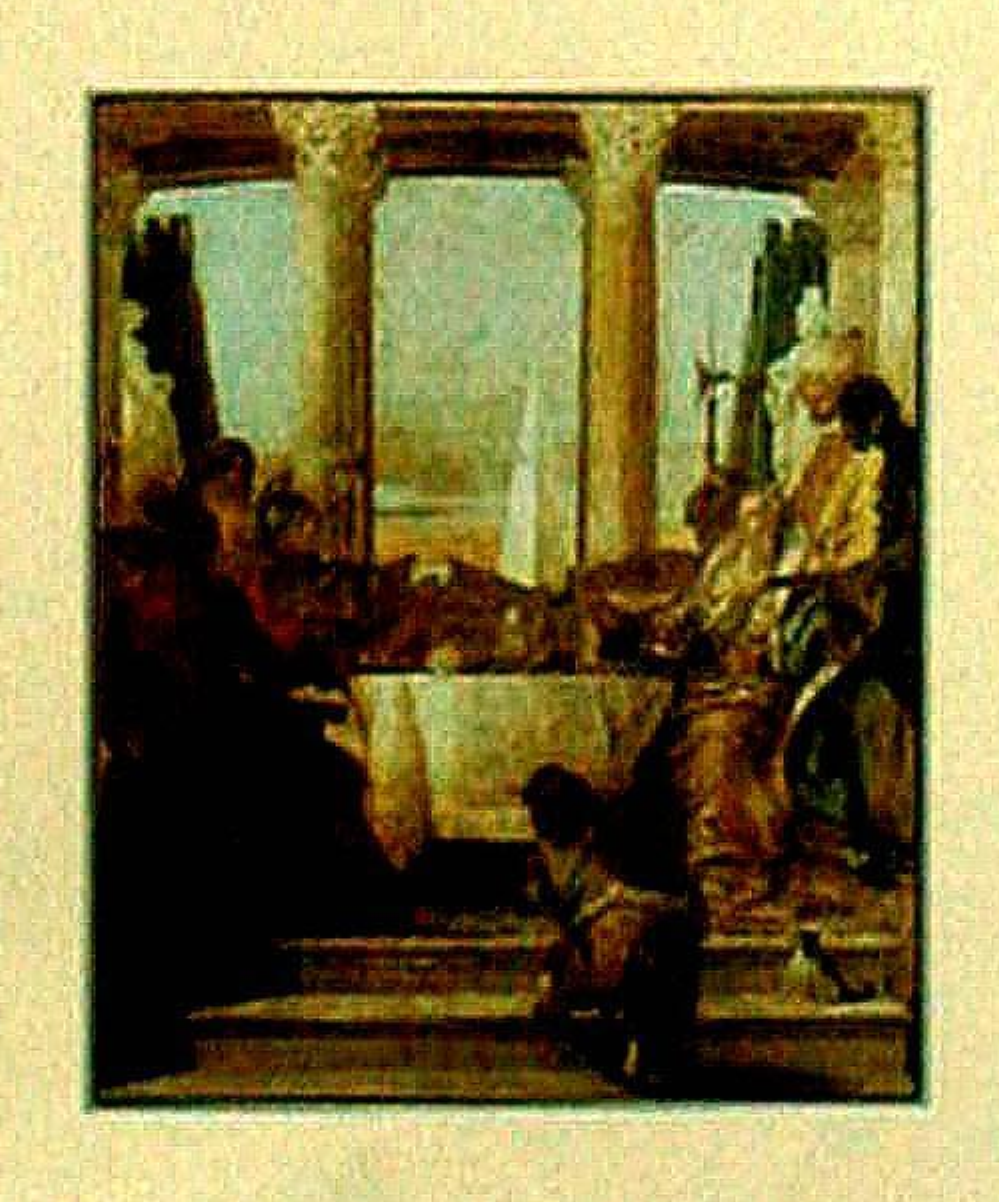


Cleopatra:
The Story of a Queen

埃及迷药

艳后克莉奥佩特拉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 著



B

希望出版社

艳后克莉奥佩特拉

这段动荡的历史，几乎完全可以被视为她与三位罗马人之间的心路历程。

在恺撒已届中年之时，他生平第一次遇见了一个他做梦也想不到的精灵。一个将女性魅力集于一身的女人。在光芒四射的青春逝去之后，她却拥有了别样的光泽，那源于丰富的人生智慧，源于一位女王纵横四海的渴望。

临终前，她致信屋大维，请他将她葬在安东尼身旁。随后，她心中念着恺撒里昂的音容笑貌，将手伸向了毒蛇……


ISBN 978-7-5379-3645-3

定价：28.80元

上架建议：文学　传记



Cleopatra:
The Story of a Queen

埃及迷药

艳后克莉奥佩特拉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 著

马 莎 译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及迷药——艳后克莉奥佩特拉 / [德] 路德维希 (Ludwig, E.) 著；马莎译.
—太原：希望出版社，2005. 12（2008. 9重印）

书名原文：CLEOPATRA: THE STORY OF A QUEEN

（插图版人物传记系列）

ISBN 978-7-5379-3645-3

Ⅰ. 埃… Ⅱ. ①路…②马… Ⅲ. 克莉奥佩特拉七世（前69～前30）—传记
Ⅳ. K834. 1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3187号

译文由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提供

图片代理：www.fotoe.com

埃及迷药

艳后克莉奥佩特拉

作　　者 /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
译　　者 / 马　莎
特约编辑 / 蔡　静
责任编辑 / 王泉珍　田俊萍
技术编辑 / 谢昌华
复　　审 / 陈　炜
装帧设计 / 唐　薇

出版发行 / 希望出版社（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出版大厦）
经　　销 / 新华书店
制　　作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1020mm　1/16　14印张　153千字
版　　次 / 2008年9月第2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79-3645-3
定　　价 / 28.80元

咨询电话：020-38865309

Preface 序 尼罗河畔的守望

Waiting by the Nile

我最后一次遇见她是在尼罗河上，她依然心系遥远的北方。对她来说，埃及只能算做异邦，她的家在地中海畔。在那里，她一生的传奇故事始终伴随着海风轻微的叹息。

在所有我撰写的传记里，这本传记是最与众不同的——它几乎没有引文。为了塑造笔下主角，我通常在传记中大量使用主角本人或他的敌友们的信件、谈话、备忘录之类的个人资料，但这本传记里却完全没有用上这些东西。诸如克莉奥佩特拉的情书、安东尼和恺撒的大部分私函，皆散佚已久，唯有安东尼所写的一封信中有三句话尚留存于今。好在埃及女王的公开活动，除了一小段时期不为人知外，其余都为后人留下了可靠的记载——这是因为有3位在世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罗马人（此指尤利乌斯·恺撒、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译者注）的伟大生平与她的名字紧密相连。

所幸，在克莉奥佩特拉统治时期结束之后不久，就有几位古代传记作家着手描绘了她的种种特征，使得她的形象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且事实上，至少还有一尊可信的克莉奥佩特拉半身像流传下来，帮助我们证实这些描绘。普鲁塔克[●]即是我能够紧密追随的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导师。虽然依我所属的民族、我所经历的生活以及我所接受的教育来说，我本属于地中海人，但迄今为止，我都是把希腊人物当做剧中的角色来塑造，而从不视之为历史上真实的人物。

我读过费莱罗那部杰出的罗马史，以及斯塔赫和威格尔[●]对克莉奥佩特拉（1864年和1927年）的详细研究，也从中受益颇丰。在我看来，古人的记载朴实细腻，相形之下，所有现代历史学家们的研究都显得多此一举。因为，普鲁塔克的观念即使不如我们当代的分析家时尚，却更为接近他的描述对象。比如，普鲁塔克写过：亚历山大时期，他的祖父曾从安东尼的厨师长那儿学会了烤肉秘方；而两位当代的学者发生争论，却是因为其中一位认为另一位不该太轻信苏埃托尼乌斯[●]。我以为，前者要比后者更为

实在。

心理方面的资料匮乏反而给了我更多自由抒写的空间，让我能仔细刻画克莉奥佩特拉的性格特征以及内心独白。1919年写《歌德传》时，我开始采用一种新的传记写法，就是允许自己偶尔来段独白。我写《拿破仑传》时也用了这种办法，但后来写其他传记时却没有再沿袭。不过，在这本克莉奥佩特拉的传记中，由于完全没有心理方面的原始资料，因而，穿插独白的办法便显得必不可少。因为，要了解传记主角的活动，随处都能找到充足的凭证；但要了解其情感，即使是普鲁塔克，也只能靠揣摩猜测。而无论那些时代的战役、党争还是罗马城邦，对我们而言都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唯有情感才是永恒的话题——他们和我们本就天性相通，也唯有借助人性的光辉，我们才能把不同时代的历史名人，都看做跟我们自己相似的那个"人"。

这本传记并未超越历史小说的种种局限。但跟我撰写的其他传记一样，在这本书中，我完全没有采用那些到处泛滥的道听途说，以及历史人物惯以交流的对话；甚至在设置场景时，我也如实遵从古代传记家们的记述；其中不多的几句对白，也都能在我的资料中找到出处。

这样一来，这段动荡的历史几乎完全可以被视为女主角与3位罗马人之间的心路历程。在那些不顾任何凭据的传说中，克莉奥佩特拉曾被视为"出色的情人"；而在这本传记里，读者诸君可以发现，她是一位情人，也是一位母亲；是一位战士，同时也是一位女王。抛开所有形式上的问题不谈，我希望我的读者能把这本集我30年心血的作品，视为对人类心灵史的一点微薄贡献。

埃米尔·路德维希

1937年1月于莫斯西亚

❶约120—约46年，古希腊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传记作家之一，被誉为"传记之父"，代表作有《古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等。
❷同为历史学家，古埃及学权威。
❸公元2世纪的罗马史学家，著有《罗马十二帝王传》。

目录

第1章

同室操戈



她跪坐在自己的凉鞋上，孩子气地蜷缩着双脚，身上披着一件单薄的黄色丝绸裳，微风拂过，那微丰的胸部轮廓便若隐若现——她已然初具成熟女性的风韵。

她完全清楚这些年来埃及和罗马之间发生的一切。在她出生前13年，一个托勒密曾把埃及拱手送与罗马人，可罗马元老院还不愿接受这份馈赠呢！每过几年，罗马的贵族就会把这个皇家吹笛手抓去，然后又像猫儿戏鼠一般将他放回来，让他从托勒密那传说中取之不竭的宝库中拿出更多的黄金来贡奉给那些逗弄他的人。唯其如此，罗马人和元老院才会承认他是埃及之王。

皇家有女初长成

在廊柱投下的阴影里，有一位小小的公主正倚着敞开的窗棂，凝视着窗外的大海。她刚满12岁，长着满头棕色卷发的小脑袋枕着相互交叠的双手，靠在大理石墙上。她跪坐在自己的凉鞋上，孩子气地蜷缩着双脚，身上披着一件单薄的黄色丝绸裳，微风拂过，那微丰的胸部轮廓便若隐若现——她已然初具成熟女性的风韵。若在北方，她会被人误认为已满15岁；但这是在地中海，在这座位于非洲海滨亚历山大城的宫殿中，她仍被视为小女孩。

她的个子不高，但轻盈敏捷，如果这时她一跃而起，那蹲在一旁的内侍还来不及服侍，她恐怕就早已雀跃到了门边。在阴暗的角落里，那内侍密切监视着她，自以为没有被她发现，可事实上，她对周遭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她金棕色的眸子追随着掠过灯塔的巨帆，同时也清楚地觉察到缩在角落里的奴隶那水汽氤氲的双眼，以及他棕色的脊梁轻轻磨擦丝质工作裳时所发出的沙沙声。

至于内侍心里在想些什么，于她却毫无意义。他只是一个奴隶，一头牲口，根本不算是个男人。与此同时，她还闻到了一股焦油味儿。她想，这焦油味儿一定是从那几条缆绳上发出来的。因为昨天，他们曾用这些缆绳把她的小艇拖上码头，现在它们正挂在窗下的拱廊里晾晒。

▲克莉奥佩特拉的祖先、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将托勒密（图），于公元前305年宣布自己为埃及之王。

那不算男人的奴隶，此时正用含泪的目光注视着公主，在心里无声地感慨着：她是如此白皙，而她的姐姐贝勒奈西却有着黄皮肤，她父王的肤色也几近棕色。不过，她不会一直这样白嫩的，在不久的将来，爱情和美酒会使她的肌肤血色充盈。可是，为何她此刻会鼻翼翕动、呼吸急促呢？无疑，她仍在想着怎样才能轻而易举地把她姐姐毒死。假如她托付我办这事，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干。单是她的声音就足以叫人发狂；何况，正是我的父亲杀了她的叔祖父，虽然最后他亦为此被砍头，但这不重要，总有

一日我们都会归天……他一面这么胡思乱想着、感叹着，一面继续凝视着公主。

失势的小公主

小公主端坐在那儿凝神眺望着大海，弯起的双肘托着她那覆满卷发的脑袋。她盼着她父亲的船帆早日归来，只有这样，她的监禁才能结束！不过，她的父亲也许早就被人杀死在罗马或者地中海的某个地方。但也说不定，也许明天就会有艘三角帆船驶进港口，它会载来一个罗马人，穿着短上衣，佩戴短剑，面容精明而严峻。他会废黜她的恶魔姐姐，并以父王的名义还她自由。

所有的好运和厄运都来自罗马，她沉思着。为何这样说呢？每年的春季，不都有一半的庄稼收成被装上大船，离开埃及的港口，驶往意大利吗？而那些最精美的布料、蕴藏着狄俄尼索斯[1]之谜的上等紫水晶、金黄色的琥珀，还有最好的麝香和熏香，全都被运往这个国家的港口，而且一经抵达就被迅速装船运往罗马。但罗马人为此付出过什么呢？每每过不了几年，她的父王就得从国库中提出大量金条，把它们搬上船，漂洋过海地给罗马人送去。罗马人从我们这儿买得越多，我们付出的也就越多，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她的父王去意大利已有两年，在庞培的乡村别墅里，他跟罗马人不停地讨价还价，争辩着要付多少钱才能保住他的王冠。但他们，那些不断勒索、威胁我们的罗马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在硬币上，“伟大的”庞培看上去和普通人别无二致。有人说，另一个名叫恺撒的罗马人要比他英俊许多，不过至今还没有硬币印上他的头像。他们能有今天，全靠个人奋斗。而我们，身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传承着300多年的皇族血脉；我们是神的子孙，是神在凡间的化身，难道却得去罗马行乞，让罗马人恩准我们留在自己的宫殿里吗？看吧，就在此时此刻，又一艘装满粮食的大船驶出了海港，而罗马人仍旧不会为此掏半个子儿。

霎时间，公主似乎明白了个中玄机。她想起了父王自大的面孔，以及

[1]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同时也是狂欢与放纵之神，即罗马神话中的巴克斯。在罗马，有专门为他举行的酒神节。

他那些有失皇族体统的种种劣迹。他经常混迹于乐师的行列，在大街上吹着长笛，用自己的笛声为奴隶们伴舞。在这都城里，有哪个孩子不把奥利提斯国王❶叫做“皇家吹笛手”呢？有哪位贵族没有见过他们的国王醉醺醺地穿街走巷呢？又有多少女人不曾在国王乱摸她们的胸脯时不得不抓破他的手指呢？难怪他们会突然废黜他，拥立了贝勒奈西女王。而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奥利提斯国王本人就是个私生子，而贝勒奈西——他的长公主——也是他跟一个黑奴偷生的杂种！

毒死她！小公主盘算着。就像若干年前另一个托勒密毒死了他的母亲，就像第四位托勒密绞死他的哥哥和姐姐一样！每当她的私人教师说到她的某个家族成员猝死时，都会照本宣科地说史书上通常都是这样记载的——当时发生了某个阴谋。而她自有小道消息，对内幕了如指掌。

一个玩杂耍的父亲，竟然当上了一国之君；母亲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她去往何处；如今，那个当婊子的姐姐成了女王！当奥利提斯穿着紫衣、额顶王冠驱车前往神庙时，奴隶和百姓们还能相信他就是阿蒙神❷的真身、卜塔神❸的选民吗？当奥利提斯在大街上狂喝滥饮，并扬言威胁说要杀死著名的哲学家德米特里厄斯时，学者们还会在文章里表达对他的敬意吗？

当小公主正沉浸在无边的思绪里时，德米特里厄斯走过来了。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英俊的头颅几乎触到了地面！他能说整个城里最漂亮的希腊语，并懂得无数关于神灵和自然的知识，当他用温和的嗓音为他的学生讲课时，他不禁让她怀疑起“智慧不及王冠珍贵”这句话的真实性来。但她旋即悄然一笑，很快便泯灭了这种想法。

“我的戒指将铭刻上：埃及女王”

无论如何，她都必须学习。她得学会所有希腊人的知识，以便有朝一日用来对付那些罗马人。今天，为了满足她对知识的渴求，又有3位学者被召进了宫，他们将会再次告诉她，一切智慧和美都源于雅典！她的所学已

❶托勒密十二世的另一称呼，意思是“吹横笛的乐手”。
❷原为底比斯的守护神，约公元前2000年，与太阳神瑞被视为一体，称为“阿蒙-瑞”神。公元前16世纪起，成为埃及主神。在埃及，阿蒙神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且深受百姓的尊崇。
❸人类和众神之父，在古埃及传说中，他创造了世间万物。



▲公元前283年，托勒密一世留下一个繁荣的王国撒手西去。在他统治时期，埃及的首都亚历山大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壮丽的都市。这座城市位于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界处，与尼罗河三角洲遥遥相望。未来的女王克莉奥佩特拉出生于此，并见证了其繁荣鼎盛。图为亚历山大城的象征——法罗斯灯塔。

超过她的父王，也远远超过她的大姐和3个弟妹。现在，整个缪塞恩[1]都知道，100年后，宫里又出了个什么都想了解的公主。她能迅速领悟并牢记宫中的图画和仪器所教给她的一切：机械图表、造船、骨骼、人体和钱币等方面的知识。她还学会了相面，并且掌握了地中海一带的6种语言。她最喜欢做的事，是站在巨幅地图前，伸出坚定而从不战栗的手，用指甲画出一条由尼罗河三角洲向东延伸的线条（她常这么做，画时还紧闭双唇），这条线行过叙利亚、卡帕多西亚、伊庇鲁斯，直抵布林迪西，然后斜向穿过意大利，再迅速向南折回，直驱她的家乡。她似乎想要吞并整个地中海东部，将整个海岸线并入埃及的版图。可是，这条她用手指画出的线条，却从未



包括罗马。

对她而言，埃及不过徒有虚名。和她的祖辈一样，对尼罗河流经的这个国度，她知之甚微。埃及的信仰并非她的信仰，埃及的神灵也远非她的神灵。远在辽阔的摩里斯湖另一头的尼罗河，被埃及人视为母亲河，于她也尤为陌生，在礁湖这儿根本就望不见。因为，亚历山大城不像孟斐斯城一样就在尼罗河岸，而是位于希腊海滨，这里的港口汇聚了操着上百种语言的各色人等。她所感知的一切，亚历山大城中的建筑，她梦中的呓语，所学的全部知识和她对知识的理解，以及她的祖先——这一切，都带着浓郁的希腊色彩。

每当她跳跃着穿过王宫，空旷的宫殿里回荡着她轻快而清脆的脚步声时，墙上那些托勒密们的半身像都俯视着她。如今，虽然托勒密的后代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雅典式的体态，但他们已经不再拥有挺拔的希腊式鼻梁。昔日，亚历山大曾君临这片荒凉的海岸，慨然四顾，决意在此建下世界之都；而如今，这座城池还拥有无上的尊贵吗？

黄昏时，小公主攀上了王宫平坦的屋顶。置身此处，有如登上灯塔之顶，她能远眺塞浦路斯、希腊，甚至罗马。她望着此刻静静停泊在港口的船只，想象着上面的货物——那也许是埃及出产的纸莎草，它们将穿越蓝色的大海，在下一个熙来攘往的港口，那些粗大的手会抓住船上的缆绳，把它们全都卸下；她也想象它们可怕的未来，风暴或许会伺机把它们摧毁。

凝视着这个巨大的港口，目送着这些船只渐渐在视野中消失，敏锐的直觉告诉这位天资聪颖的小公主：总有一天，我要登上这样迅捷有如雨燕的轻舟，去登临叙利亚和卡帕多西亚的海岸，身后追随着600艘三层桨的战舰，驶往以弗所、科林斯湾和雅典！这个巨大海湾里的所有岛屿都将属于我！到那时，贝勒奈西将被弃置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而我将戴上阿佛洛狄忒和伊西斯之冠，我的戒指将铭刻这样的文字：克莉奥佩特拉七世·埃及女王！到那时，就剩下罗马和我统领天下；到那时，埃及的谷物将不再无偿地送往罗马；到那时，黄金、珍宝和子民的敬意，将由罗马源源不断地运到我们这个富庶的世界之都！

◀公元前52年，17岁的克莉奥佩特拉（图）与10岁的弟弟成婚后共同执政。托勒密王朝沿袭了法老时代古怪的传统——女人要成为合法的权利继承人，必须与已故法老的男性后嗣联姻。

❶位于亚历山大城中的古希腊博物馆，原来是指供奉掌管艺术和科学的9位缪斯女神的神庙，到托勒密王朝统治时，则演变成为国立学术中心。

“国王的尊严不容玷辱”

夜幕降临，小公主那种种关于未来东方的幻想，伴随着夕阳的最后一抹余辉沉入西边的大海。

她不时从哲学家、船长、内侍那儿听到关于罗马的消息，如今的罗马正陷入黑暗与混乱之中，罗马共和国正濒临覆灭的边缘。

她完全清楚这些年来埃及和罗马之间发生的一切。在她出生前13年，一个托勒密曾把埃及拱手送与罗马人，可罗马元老院还不愿接受这份馈赠呢！对此，一些罗马人深感嫉恨，因为他们有可能被派往这个最富有的国家去担任统治者。但在元老院看来，由一位强大的罗马总督统辖的行省可比一个尼罗河三角洲上的软弱王国要更加危险。元老院之所以指定了托勒密王室的两个私生子去统治埃及和塞浦路斯，就是看准了他们的昏庸无能。然而，罗马的三四个当权者却心有不甘，在暗地里等待着自己权倾朝野的那一天早早到来，好把这个神奇的国度攫为己有。

每过几年，罗马的贵族就会把这个皇家吹笛手抓去，然后又像猫儿戏鼠一般将他放回来，让他从托勒密那传说中取之不竭的宝库中拿出更多的黄金来贡奉给那些逗弄他的人。唯其如此，罗马人和元老院才会承认他是埃及之王。

公元前59年（罗马纪元始于罗马建城之日），圣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成为罗马执政官，但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对付另一位当权者——他的敌人和竞争对手——克洛狄乌斯。当克洛狄乌斯因不满于塞浦路斯的进贡而废黜其王位时，恺撒还无力阻止。塞浦路斯王同时也是埃及国王的弟弟和封臣，他的财产全部被罗马人没收，其王国也沦为罗马的行省。但埃及的那位长笛手国王对此却无动于衷，更可气的是，他还打算从这个国家榨取一笔巨款来贿赂恺撒和他的党羽，以便保全自己的私有财产。

亚历山大城中终于爆发了叛乱。如今，那些宫中的权臣、显贵、教士，以及城中的地主和官吏们都发现，想让京城中那些不忠不义或急需发迹的人确信国王的无耻真是轻而易举。就这样，奥利提斯逃往罗马，长公主贝勒奈西在其党羽的拥护下荣登王位，而奥利提斯的弟弟塞浦路斯之王，则毅然选择了服毒自尽。

听闻此讯，10岁的克莉奥佩特拉极为震惊。她的家族史中有许多以鲜血撰写的篇章。250年来，先后有13位托勒密被后妃与王储监控和迫害。她对那些用毒药和匕首制造的夺权阴谋耳熟能详：哥哥如何杀害了妹妹，王储如何谋害父王，王后又如何谋杀自己的丈夫，而国王又是怎样暗杀自己的兄弟……而这一切都不外乎是为了争权夺利。在这种你死我活的相互倾轧中，一个人若不先发制人，就会被对方击倒。但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有勇气敢于自我了断。如今，终于有一位后裔为这个家族争了一口气。这个衰败王朝的众多希腊子孙中，终于出现了一位铁血男儿。据说，这位岛国之王在昂首饮鸩之时，还欢唱着自己的诗歌，小公主被这些赞美的传言感动了。如果说随着年岁的渐长，她已然不齿父王为了王权不断向罗马行乞的行径，那么，她对她叔叔的英雄气概却肃然起敬。这恰好印证了缪塞恩的哲学家们教她的真理：即使在今天，也还有比王冠和黄金更为珍贵的东西。年仅10岁的克莉奥佩特拉突然意识到，一个国王的尊严比王权更为可贵，父王不应为王权所缚，而毒药似乎是种更为迅捷、光荣的解脱方式。这种信念自此永久地铭刻在她幼小的心灵中，终身都挥之不去。

重赏之下的罗马救援

她，是这样的年轻而充满生命力，必定会冲破姐姐束缚她的枷锁。但贝勒奈西又何尝快乐呢？跟她同床共枕的第一任丈夫是她的堂兄，有幸被选中成为她的夫君之后他便可称王，并与她生下子嗣。但很快，宫中的权臣就因为他的堕落而让他下了地狱。他们硬配给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位波斯王子。盛名在外的他有可能是个真正的冒险家吗？他天生精通骑术，却完全不懂希腊精神，也不明白何谓希腊生活的优雅精致。他真的自由吗？可以不受宫中掌权的内侍控制？他对妻子是爱慕还是鄙视？他有哪一天不为罗马而担惊受怕？那索求无度而又傲慢无礼的罗马，此时正位于目不能及的遥远北方，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来犯埃及，肆意地烧杀劫掠并摧毁一切。

她的父王正步向耻辱。既然不可能对抗罗马人的意愿，就只能尽量与他们达成谅解。这一点公主明白，亚历山大城中的人们明白，女王夫妇也明白。正因如此，他们派遣了100位贵族市民去拦截那个被废黜的国王，并尝试说服罗马人和己党结盟。但时间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使臣们杳无

音讯。在亚历山大城，这位小公主也许是唯一一位希望使臣们徒劳而归的人。因为，父王虽令其大失所望，但她依然深知，唯其在罗马大获全胜，她自己也才有登上王位的可能。

冬季快要过去的时候，第一批返航的船只驶过了灯塔。整个亚历山大城，包括公主，都得知了这个消息：奥利提斯已把赶赴罗马的埃及使臣杀戮殆尽。当然，心急如焚的公主另有所闻，她还获悉了不少独家密闻：父王已然许诺，倘若罗马人能助他重返王位，他就从国库中提取6000塔兰特[1]作为酬答。而此时的罗马，早就因为在波斯战争中受挫而财力枯竭；恺撒与克拉苏、克拉苏与庞培之间又正斗得天昏地暗，他们都想独霸埃及和托勒密家族的财物，似乎唯其如此才能击败对手、占得上风。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得靠她的父王去付账，只有这样，他才能以盟友而非属臣的身份顺利地离开罗马。

关于罗马朝中已近乎政治风暴的争权夺势，早有种种传闻从海外传来，如今也都得到了证实。恺撒从高卢[2]回国后，依据自己颁布的《朱利安法》宣布那个“皇家吹笛手”为“罗马人民的同盟者和朋友”。与此同时，诡计多端的罗马统治者让他们这位新任盟友欠了罗马高利贷商们几百万的债务，这笔账他永远无力偿清，因此到头来，他还是得在罗马人面前俯首听命。

▲公元前59年，恺撒成为罗马执政官。

夺权

被打入冷宫的小公主，身边早就聚集了一群热切盼望政变的谋反之士。奥利提斯也已发出密令，要他们全力支持小公主克莉奥佩特拉。当这位狡猾而又胆怯的托勒密在罗马为他的王冠苦苦求乞之时，沉默的克莉奥佩特拉也正在埃及宫中制订自己的计划，谋算着如何才能尽可能地利用罗马人的支援来夺权。

终于有一天，罗马人真的来了。一个被派驻叙利亚的罗马将军，因为债台高筑而无力发放军饷，要求提前支取12000塔兰特——这正是长笛手国王为了王位所需支付的价格。这位将军带着千余人马横跨沙漠，从加沙来到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佩鲁西亚，沿尼罗河直下。这条路线，300年前亚历山大大帝曾走过，数千年前的波斯人、希伯来人和亚述人的司令官也曾路过。

自由终于触手可及，尽管它来自令人厌恶的罗马人。克莉奥佩特拉为之热血沸腾，她时而回避掌权的姐姐，时而在新近党派中抛头露面以争取权力。而这会儿，亚历山大城中的人们已能听见外国骑兵兵临城下的战鼓声。不久，城门被轰然撞开，埃及军队四散逃窜。克莉奥佩特拉再次见到了父亲那饱受折磨的脸庞，见到他在罗马军队的护送下重返故园、夺回王位；也见到了那位年轻的波斯王子早已不成人形的尸骨；见到祭司和贵族一一归顺；见到总是不安分却又无力自卫的亚历山大人，是如何迅速发誓效忠他们曾经背弃的故主……最后，对她所憎恨的姐姐贝勒奈西，父王给她定了罪，并让她人头落地——这也是她将来掌权的前提。如今，除了那个她不得不称之为父王、年迈无能的亚历山大罪人之外，加诸在她和权力之间的，再无任何障碍。贝勒奈西被处决的那一天，她取得了无声的胜利。

“维纳斯”初遇“大力神”

当本就年轻气盛的小公主直接面对罗马士兵时，她似乎变得更高傲了。这就是罗马人吗？这就是罗马军队？他们有的只是满头金发、长着日耳曼式的野蛮面孔，甚至不懂用任何一种通行语向她答话；队伍中还有小个子的犹太人；低眉毛的拜占庭人……看起来，这支罗马部队已然在非洲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本来就不信任罗马人的她，见到这群犹如乌合之众的罗马士兵后，那仅有的一点儿敬畏之心也悄然消退了。

然而，她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父王特地在宫中宴请了一位骑兵队长，此人曾在攻打佩鲁西亚和都城亚历山大时身先士卒，立下赫赫战功。因此，他受到了跟将军一样的尊敬，但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比一个真正的将军

❶古代欧洲及两河流域等地最大的重量单位及币制单位。
❷今法国。

更为优秀。如果这是一个罗马人，那么，他可真是一条汉子！他神情酷似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留着短短的胡须，长着漂亮的鹰钩鼻，上身着短袖，束腰，外衣的腰带扎得低低的，长剑佩带在腰间，半坐半倚在桌旁。公主凝视着他，开始默默地修正着自己对罗马人的偏见。

骑兵队长却并没有注意到漂亮又紧张的小公主。此时，克莉奥佩特拉芳龄已经14岁了，而他正好大她一倍，已经28岁了，庄严的皇家宴会成就了他们的初次相遇。当他们再次相见时，已是13年之后；而在此期间，山河承受了多少战乱，英雄经历了多少磨难！如果这时，他俩能深情地对视一眼，或者说上一句话，也许二度重逢的机会将不会再出现；也许，在他这次短暂停留中，春风扑面能让他们靠得更紧一些，也许数年后的那个夏末她便不会许下开花结果、与他斯守相伴的心愿；也许，埃及和罗马的历史也将因此而被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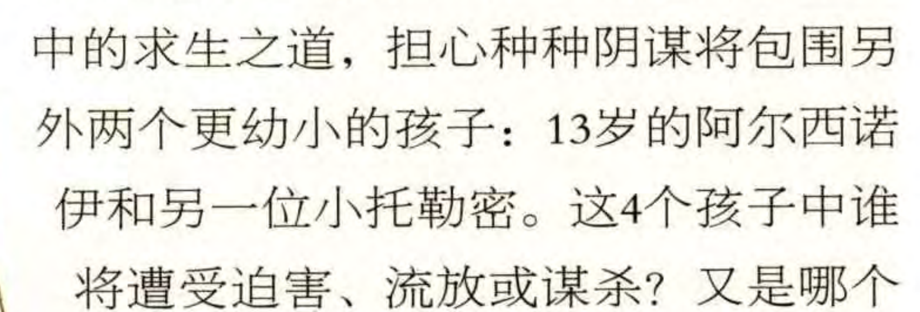
但此时，他们彼此端坐在酒桌旁，一个亮丽得像新月一般的阿佛洛狄忒❶，一个昂扬如朝阳一般的赫拉克勒斯❷。当然，两人都还远未成熟到拥有美神与大力神的迷人魅力，但终有一日，他们必将再现这两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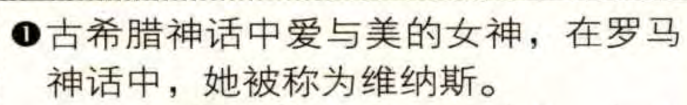
神祇的风采。此时此刻，他们只是温婉的少女和英伟的军官：克莉奥佩特拉与安东尼。

埃及法老：克莉奥佩特拉七世

3年后，克莉奥佩特拉即位成为埃及女王。她登基之日，正是埃及王朝风雨飘摇之时。她那长笛手父王，在动荡不安、焦头烂额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一个罗马财政大臣扣押了他的全部财产，当他不得不把那个人赶走之后，罗马悍然决定即刻吞并埃及，就像吞并地中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就在埃及即将被划归为罗马的一个行省时，罗马将军克拉苏在波斯战场上全军覆没。正因为如此，埃及才逃脱了亡国的命运。但当这位声名狼藉的皇家吹笛手不幸驾崩时，埃及王朝早已是岌岌可危。

在一次庄严的祷告中，他立下遗嘱：把17岁的克莉奥佩特拉和10岁的托勒密一同立为埃及之王。但是在这之前，根据古代法老的习俗，这姐弟俩必须首先结为夫妇。他委任罗马人为他的遗嘱执行者，因为他太清楚宫中的求生之道，担心种种阴谋将包围另外两个更幼小的孩子：13岁的阿尔西诺伊和另一位小托勒密。这4个孩子中谁将遭受迫害、流放或谋杀？又是哪个党派将为这些行径铺路？这个希腊埃及人像祈求神明一样祈求罗马元老院，希望他们能够维持埃及的和平与秩序。纵然在九泉之下，他仍在求助于罗马的帮助；而罗马，这个命运的主宰，终有一天会把埃及彻底征服。





▼托勒密王朝用300年时间打造的亚历山大城最终被恺撒烧毁，图为19世纪的画家凭史料记载绘出的亚历山大城景致。

❶古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在罗马神话中，她被称为维纳斯。
❷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和英雄，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赫丘利。如今，“赫拉克勒斯”一词已成为大力士的代名词。

据说克莉奥佩特拉并未同她的亲弟弟成婚。在她17—21岁这段时间之内，无人知晓她真正的行踪，这是她一生中留给世人的唯一一段空白。但在这5年中，的确发生了某些重大事件，至少她曾一度被夺权，被废黜，并且悄然隐退，为重新夺回王权积蓄力量。一位古代作家为我们保留了她的一条诏令，从中我们可以约略窥见当时她身为一国之君的感受。

风云突变

在她即位之初，一个罗马派驻叙利亚的总督曾派其子来亚历山大，目的是要收回当初跟安东尼一同来到亚历山大城并留驻下来的罗马卫戍部队。然而，这支以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为主的部队，原本纪律严明，如今却宁愿留在埃及，他们不愿再搅进另一场波斯战争，索性杀了总督之子。对此，克莉奥佩特拉作何反应呢？看到罗马人的无礼命令在这些一半隶属于她的臣民手中受挫，她难道不为之高兴和骄傲吗？不，克莉奥佩特拉绝非感情用事之人。她下令逮捕凶手，并将其五花大绑押赴叙利亚，交给罗马总督，任由那被害者的父亲处置。

但道行尚浅的她仍需修炼！那罗马总督又岂是等闲之辈？他没有残酷地报复杀子仇人，而是将他们遣返埃及，并传讯给女王：只有罗马元老院或罗马官员才有权逮捕罗马人！对骄傲的克莉奥佩特拉来说，罗马人给她上了重要的一课。

不久之后，又一艘罗马舰船驶进了亚历山大港口。奉伟大的庞培之命，其子格内奥斯·庞培奥斯再次前来收编这支部队。这一回，这些粗野的散兵游勇积极地整装待发了：他们将归编于当代最杰出的将军麾下，直接与恺撒本人交锋！在这场为权力而展开的决战中，他们必须马上站到庞培这一边！克莉奥佩特拉闻讯之后，不仅释放了这支部队，还赠送罗马人50艘舰船作为运输工具。说真的，这次作为信使前来的庞培之子，可要比安东尼年轻优雅得多了！何况，倘若他的父亲获胜，她也算是给她家族的老朋友还了个人情。

至于庞培的对手恺撒，长笛手国王只是含糊地提过。事实上，恺撒那些远渡重洋的传说远比关于庞培的任何故事都更为迷人。不过，克莉奥佩特拉还从没见过刻着他肖像的硬币，而庞培却把自己最好的肖像赠给了她，

那上面的庞培青春依旧。作为这场逐鹿之争的旁观者，她还以为这两位将军都已是老迈之人。

对埃及朝中那些对女王心怀不满的人而言，这个罗马少年的奇特使命便是诽谤年轻女王的极佳借口——她和罗马人勾结，把埃及船队白白送给他们！这个优雅的少年军官只凭一双挺秀的大腿就足以蛊惑他们的女王！这么一个君王，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但这个年轻女人的智囊团太有权力也太能干，而且还不太受约束，完全自行其是；那个跟她一同执政的男孩毕竟只有12岁，只能听凭她摆布。宫里人都知道，他的姐姐瞧不起他。他有3个亲信：一个内侍，一个哲学家，还有一个将军。不久之后，他们三人便以女王向罗马人卖国求荣的罪名，成功地煽动宫中、军队、贵族和平民掀起了叛乱。

逃出亚历山大

没人能说清楚究竟事出何因，公元前48年9月的一天，20岁的女王不得不逃离都城。她该去罗马吗？罗马长老和罗马人民曾受托为先王的遗嘱督行人，能确保她的执政权。在自身利益被动摇时，年轻的克莉奥佩特拉能够不为情感左右；但是，一旦自觉受到侮辱，她却不再考虑任何的利益。难道要像父王一样，去乞求罗马人帮助自己重返家园吗？如果真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她宁可像叔叔一样，选择服毒自尽。

带着一小队人马，克莉奥佩特拉逃到了红海一带。那儿居住着阿拉伯人和其他一些部族，她曾悉心研习过他们的语言、情感及个性。凭着自己的努力，她在当地征召了一支军队，决意以武力对抗弟弟及其煽动者。她不是十分了解她弟弟军队的弱点吗？首都的最高指挥官阿基拉斯将军是个优柔寡断的家伙，这可瞒不过她。于是，她这个亚马孙新住民率领着自己的队伍，横跨山脉、穿越沙漠，兵分两路向佩鲁西亚进发了。阿基拉斯从西边领兵迎战。就这样，为了争夺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帝国的王冠，一场战争就要在埃及东部的边陲爆发了。

然而此时此刻，世人的目光并未转向尼罗河，而是集中在希腊。因为就在几周前，两支实力强大得多的军队在希腊开始了鏖战。在那里，交锋的不是亚马孙人和她那群乌合之众，而是当代最伟大的两位将军，他们争

夺的是整个世界的霸权。世上根本不存在第三股能够与之抗衡的力量，至少，当时还不曾出现。就在托勒密姐弟正在尼罗河三角洲各自招兵买马、互窥动静的时候，恺撒已在法萨卢斯大败庞培。庞培败讯确凿，消息传遍了地中海沿岸，世人皆震惊不已。因为就在昨天，他还是个战无不胜的神话。消息传到了尼罗河，这两个同室操戈的敌人也被震惊了，他们决定静观其变。

庞培命丧埃及

继此之后，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消息接踵而来，并首先传到了埃及官方耳中：庞培，这个强大的罗马人，仅在数年之前还掌握着埃及之王的任免权，如今却成了一个逃亡者。曾经辉煌的大军，现在却仅幸存了2000多残



◀相传克莉奥佩特拉和一个名叫查米恩的侍女感情笃厚。查米恩不仅见证了克莉奥佩特拉生命的辉煌，同时也亲眼目睹她生命的悲秋与残冬。图为著名画家G. A. 罗什格罗斯约于1890年所作的《克莉奥佩特拉和她的侍女》。

兵败将，庞培竟然带着他们来到埃及寻求庇护，并向皇家吹笛手国王的儿子求援！那场决定性的战役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庞培就到了佩鲁西亚。

他原本是打算上岸的，但神人联合军事委员会却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推翻克莉奥佩特拉的内侍伯狄诺斯——如今托勒密王朝真正的幕后操纵者——立即决定要除掉这个战败的罗马人。如此一来，既讨好了世界新霸主恺撒，又不必担心这两支外国军队在埃及的地盘上开战。于是，庞培靠岸时，那个埃及将军带着雇来的杀手，乘着快艇前去相迎。

因为庞培登陆之处的海水较浅，战舰无法靠岸。庞培之妻科涅利亚深感不妙，她警告丈夫当心。但庞培见到岸上全是罗马士兵，就放心地上了快艇；浪高舟小，而庞培又是60多岁的老人，所以登艇时颇为困难。正在他离船上岸时，背后突然受袭。庞培的首级和戒指被保留下来，而尸身则被扔进了大海。科涅利亚在战舰甲板上目睹了这场偷袭，眼见他人头落地，她尖叫着仓惶而逃。

3天后，庞培的敌手和征服者恺撒驾临埃及。为了恢复埃及的秩序，他即刻派出信使，要求那对王族姐弟各自撤兵回营。

第2章

裙摆掀落佩剑



这时，房门开了，一个不知是奴隶还是士兵的高个子走了进来，肩上扛着一大捆东西。他止住了脚步，自称是信使，带来了托勒密国王的礼物——一张贵重的地毯。恺撒面露疑色，他吩咐那人走上前来，把地毯展开。他暗怀着期待望着，地毯在他眼前徐徐铺开，突然，一个光彩照人的女人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恺撒一跃而起，扶住了那个如梦似幻的倩影，助她站起身来。他立刻认了出来，这就是他在无数扰人的梦境中神往已久的女人——克莉奥佩特拉。



未能平息的野心

秩序？克莉奥佩特拉躺在帐篷里思索着。几周以来，她缺兵少将的队伍不得不滞留在沙漠边缘，随着她弟弟的部队东奔西跑。在那些酷热而艰险的日子里，是否曾有情人在夜半时分偷偷潜入她的帐篷？尽管那些古代史学家和传记家几乎全是她的对头，下笔时也大多心存恶意，却并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她那时的风流韵事。这位天生的年轻斗士，似乎毅然抛开了青春期的全部情欲。她可以迅速攫取血肉之躯所渴求的一切，也能迅速将其弃置一旁。

▼公元前48年，恺撒为恢复克莉奥佩特拉的法老地位而进攻亚历山大城，埃及国王命丧战场，克莉奥佩特拉如愿以偿登上王位。



她躺在帐篷里，冷静地分析着大局：根据几天前密探的报告，罗马人的首要行动就是围攻她的都城。她的弟弟兼丈夫，也就是继她之后的都城统治者，这会儿正躺在山上戒备森严的营地里，离她仅几千步之遥。他那里水源充足，有富饶的土地作后盾，兵力也比她雄厚得多。而她自己带领的数千乌合之众，此刻虽能用长矛和弓箭保护她，但只要有人提供更为丰厚的酬金，他们便会毫不迟疑地杀死或出卖他们的亡命女王。还有，恺撒正手握世界霸权，统率着无数骁兵勇将，其中罗马士兵占了一半之多。她弟弟无疑会服从恺撒的召唤，慌慌张张地赶回都城，像父王一样向恺撒俯首称臣；而他的部队会在恺撒的指挥下发动突袭，俘虏她这个不肯低头从命的女王。

但是，如果容易冲动的亚历山大人自发反抗那个外国人呢？据说，恺撒只带了34艘船，也就是说，他带来的士兵还不到4000人。假如有人能控制住恺撒，哪怕只是一小段时间，就能拖延时间，等到叙利亚的增援。假如那帮守城的无赖能阻止他登陆就好了！但有消息说，他已经登陆了，而且，亚历山大城紧接着来了一场暴动。

暴动是怎么开始的呢？假如现在是她在宫中发号施令，又能保住埃及多久呢？即使她能杀掉恺撒，把他的舰队赶出海，谁能保证罗马随后不会倾巢东渡，把她祖辈传下的江山社稷降格为罗马的行省？罗马元老院不是已经两度有此打算了吗？……

当她正陷入深深的思绪中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信使。他走进她的帐篷，她一跃而起，费劲地从他吞吞吐吐的话里套着消息：小国王已经迫不及待地向恺撒低头了。他带着他的将军、内侍、哲学家——那可怜的三头执政党，卑躬屈膝地对入侵者致敬；而入侵者则装扮成一个慷慨的主人，盛情邀请他们留居在原本就属于他们的宫殿里，只因为这宫殿他自己还暂时用不着……

杀死他！毒死他！逃亡中的女王在心里发着狠。她把信使驱走，在窄小的帐篷里焦躁地踱来踱去。遗憾的是，埃及的两万大军竟然都在那帮窝囊废手里，要是他们能由她调遣该多好！那个罪人伯狄诺斯上哪儿去了？他既然杀得了庞培，为什么不把恺撒也杀了？不消几个星期，阿基拉斯就能轻轻松松地控制局势。罗马人的兵力实在太少，只要把他们的水源切断就成。

可这么一来，她自己就输了。到那时，所有的亚历山大人都会站起来

支持那英勇的胜利者，把她这个怯懦的女王从藏身之地揪出来，到时一切都完了。她知道，现在只有一个挽救之策：跟罗马人站在一起！但是，恺撒，这个罗马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一个不可思议的男人

她的思绪再一次集中到恺撒身上。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只不过被视为一个冒险家，而今却成了全世界的主人，埃及也在他的面前为之战栗。虽然与他从未谋面，她却早已在脑中勾勒过他的形象。父王在清醒未醉时的描述和密探的汇报都是她想象的依据。

但是，有关恺撒的朋友、女人、传奇和诽谤的种种消息，却相互矛盾。他已经50有余，在欣赏女人方面称得上是个行家里手；尽管已经结婚三四次，却还一个子嗣都没有；尽管是第一个为妻子之死公开致悼词的罗马人，他又总是小心谨慎地对自己的罗曼史遮遮掩掩；尽管他的外表是个彻头彻尾的男人，却有一桩陈年丑闻不断被人编成打油诗，说他年轻时曾与国王尼科梅德斯同床共枕。还有，据说他曾蒙受背叛。在狄俄尼索斯的一次盛宴上，一个无耻的少年男扮女装混在修女中间，并引诱了他的妻子。当她因为这个丑闻遭到非难时，恺撒却严肃地宣称他绝不相信此事。但最终他还是休了她，因为身为恺撒的妻子，决不能让人有半点质疑。



▲恺撒和克莉奥佩特拉相逢时，已年届56岁

克莉奥佩特拉想，这个男人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呀！可以肯定的是他个子很高，听说皮肤和我一样白皙；他常常洗澡，即使行军时也不例外；他



▲这幅古罗马的壁画详细剖析了角斗的细节。恺撒把自己的威望建立在平民的拥戴上，他为此实施了很多有利于平民的政策，其中就包括允许平民观看角斗表演，而这种娱乐以前只属于贵族阶层。

总是松松地系着腰带，却又举止优雅；听说即使四处征战，他也要随身携带大理石饰品和马赛克地砖；他一定总像个贵族一样的生活，但平民百姓又都爱戴他。旧式学校的罗马女舍监总是警告女生要当心这个诱惑者，因为围在他身边的全是俊美青年。他们还说，他宁可花大价钱也要买优雅的奴隶，但却不允许奴隶贩子另立名号来从事这种交易。

喜爱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奇怪的是，爱戴他的都是下等人，是自由民、工匠等小人物。因为他让他们丰衣足食，还允许他们观看角斗表演。有一次，在节日前夕，他还让每个平民免费享受了一次刮脸，为此他多得了几千张选票。在沙场上，他跟士兵们平起平坐，一起用餐，还称他们为“伙伴”。他说话的时候，声调低沉饱满，不像护民官那么机智，也不像西塞罗那么高深莫测，而是更为平和淡定。

他的奴隶和传令兵遍布整个地中海地区，他下达的命令简洁有力，就像被疾风吹送，总能迅速到达目的地。而最让人交口称赞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出现在目的地的速度，和他下达命令的速度一样迅捷。人们说，恺撒是全世界行动最快的人。

传说，恺撒年轻时奢侈无度，欠债甚多，以至于他必须找到一个有钱的保人，债主们才肯放他去西班牙。为了还债，他把高卢人的神庙洗劫一空。稍后，他当上了执政官，从朱庇特[1]神殿的国库里窃取了大量黄金，只留下一堆镀金青铜来滥竽充数。手里宽松了，他当然就能给士兵们支双饷，释放几百个奴隶，还把女儿的葬礼办成全罗马闻所未闻的空前盛宴。

同时，身为执政官，恺撒还做主给那些子女成群的市民分发田地，且免掉租税。朱莉娅是他唯一的孩子，她出生时他才20岁，这也足以证明他的生育能力。或许，他之所以多次休妻，正是因为她们不能为他生儿育



▼▶分别用埃及象形文字（右图）和希腊文（下图）抒写的埃及女王名字——“克莉奥佩特拉”。



[1] 罗马神话中至高无上的神，拥有最高的法力和权力，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女。他不是给了塞尔维丽娅许多珠宝和房产吗？这或许只是因为，他相信她的儿子布鲁图实乃他的骨肉。据说，塞尔维丽娅吸引他的时间要比其他任何女人都长，直到她给亲生女儿拉皮条时为止。

塞尔维丽娅比恺撒年长几岁，两人相识时，恺撒还是个打扮奢华的漂亮男仆。有好几年的时间，恺撒跟塞尔维丽娅私通的事都是地中海地区的高级沙龙里广为流传的一大丑闻，直至今天才逐渐被人淡忘。再加上他年轻时的同性恋传闻，一切都表明恺撒是个很容易为美色所惑的老男人。说到这个，难道她堂堂的埃及女王会办不到吗？

她确信，恺撒此次登陆埃及的目的并非追捕庞培，而是为她而来。即使这不是他的初衷，至少也是他现在的目标。而她，应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那个被宠坏了的男人面前出现，给他一个惊喜！但这必须格外小心，因为国内的敌对派肯定比那个外国人拥有更多的密探，可以轻易地让她消失在运河边，或椰枣林的阴影里。

金子，这就是答案

两天后的晚上，恺撒手握一卷图纸，正躺在亚历山大宫中的豪华睡椅上。图纸是一位科学家进献的，上面绘着他新近研制出的一种自动装置。但是，恺撒正被某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感折腾得心神不宁、坐卧不安，无法专注于任何东西。他不耐烦地扔开手中的图纸，取过另一卷手稿。那是一位犹太学者昨天送来的，上面写着希腊语译本的《圣经》片段，是一些语言学家长期研究的成果。

他已经去过缪塞恩两次，其所见所闻令他惊羡不已。那是一幢安着时髦窗子的两层大楼，阳光透过窗子洒落在绿色地板上，所有东西都陈列在开放式的橱柜里，一切都是那么方便实用！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以馆藏之丰闻名于世，拥有浩如烟海的纸莎草卷轴。法罗斯岛灯塔的设计也具有同样优点。它是世界上最高的灯塔，安装着一块巨大的反射镜，能将灯光反射聚集成导航光束，塔顶尖上还耸立着伟大的海神波塞冬[1]。还有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纵横交错的街道，将这一切跟混乱陈旧的罗马一比，他不由暗自震惊。来到这里的两个星期中，他学到了许多东西。

最重要的收获是他亲眼见到了已故的亚历山大大帝。当他走进亚历山

大神殿，人们为他打开铜棺盖时，他看见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体躺在一座水晶棺中，包裹着布料和绷带，只有一部分腐烂了，但在银灰色的水晶光下并不明显。亚历山大大帝已在他自己的城邦之下沉睡了300年，对恺撒这个雄心勃勃的罗马人而言，他依然是个光芒万丈的楷模。

那么，为何还不动身返回罗马呢？他到底还在埃及寻找什么？金子，这就是答案。埃及先王欠了一个罗马财团的巨额债务，他已暗中把这笔债务减免了将近一半，而余下的他确实需要讨还。因为，在战胜庞培的辉煌暗淡之后，他的军库早已一贫如洗，而现在，他极需用这些金子给驻亚历山大和驻意大利的部下们发饷。

但在此之前，埃及先王的继承权问题必须解决，这姐弟俩必须和平共事。但如果继承人是兄弟俩，他会把这事看得那么认真吗？好几天了，包括今夜，他一直焦躁不安。他需要女人，可宫里那些庸脂俗粉却让他不屑一顾。他已尝尽纵情声色之乐，只有超凡脱俗的女人才能令这个年岁已经上了50的男人感到兴奋与渴望。

他想起了昨天跟伊壁鸠鲁派❷门人的交谈。且享眼前欢，倾尽杯中酒；莫负好时光，忘却身后愁！他从不畏惧死亡。在高卢和日耳曼，他跟野蛮人整整厮混了10年；那几百个部落，他或以武力攻克，或以谈判收服；他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建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要塞、桥梁、公路；他发表了一次又一次的宣言、演说；紧接着又是新一轮的征战！生活的目的仅此而已吗？就是为了得到主宰罗马的权力而去征服一个又一个的殖民地？总有新节日在流行，总要为了赢得平民和元老院的支持而向市政官和司法官没完没了地行贿，直至最后只剩下一个对手。随之而来的便是决战，庞培战败而亡，如今一切尘埃落定。

天下无敌也是一种悲剧！

在更远的地方，沙漠的边缘，有一个年轻女人，假如他能助她重返王位，她一定会报答他。他甚至不愿对自己承认，他对那个可爱的亚马孙女人有多么好奇。这位情场老手注意到，自己一把年纪的躯体又出现了一些熟悉的征兆——一种半是疲倦、半是兴奋的感觉：大腿及两股紧绷，眼皮

❶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掌管海洋，宙斯之弟。在古罗马神话中，他被称为尼普顿。
❷由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创立，其学说的主要宗旨是追求达到全然不受干扰的宁静状态。他成功地发展了阿瑞斯提普斯的享乐主义，并将其与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结合起来。

轻微跳动，以及一丝因长期压抑情欲而产生的隐隐怨恨；他的一腔激情至今还在等待着能够将其点燃的星火。恺撒躺在那儿，满心的疑虑、不安和倦怠，正和克莉奥佩特拉凭直觉所推测的一模一样。

裹在地毯里的礼物

这时，房门开了，一个不知是奴隶还是士兵的高个子走了进来，肩上扛着一大捆东西。他止住了脚步，自称是信使，带来了托勒密国王的礼物——一张贵重的地毯。恺撒面露疑色，他吩咐那人走上前来，把地毯展开。他暗怀着期待望着，地毯在他眼前徐徐铺开，突然，一个光彩照人的女人赫然出现在他面前。

这不是什么有关仙女的神话，而是普鲁塔克为后人讲述的传奇。恺撒一跃而起，扶住了那个如梦似幻的倩影，助她站起身来。他立刻认了出来，这就是他在无数扰人的梦境中神往已久的女人——克莉奥佩特拉。他笑了，好奇地追问她从何而来，又是怎样到达他的身边。她告诉他，那个名叫阿波罗道鲁斯的忠实仆人用小舟载着她，绕过尼罗河三角洲，穿过守卫在亚历山大周围的舰队，将她裹进地毯，以强壮的肩膀扛着她从码头步行至王宫，通过了门口的岗哨，来到这里。说完之后，她含笑遣退了那忠诚的仆人。

她说的话，恺撒并没有完全听进去，他听到的只是她说话的声音。他丝毫不曾反省，身为一个将领，他防范杀手的措施是多么不可靠，他关注的只是美梦已然成真。这个美丽、聪慧、勇敢的女人，有着迷人的笑靥，天籁般动人的嗓音，丰富的想象力。而最具魅力的，是她的嘴唇，那是他生平所见过的最可爱的嘴唇。在他眼中，她就是降临人间的阿佛洛狄忒在亚历山大的化身，俨然一位通晓凡尘情爱的小仙女。

也许，她能如此迅速地征服恺撒，正是因为她已浑然忘我的缘故。当她一眼看到这个男人时，她就把所有本能的媚惑之技抛到了九霄云外。在去拜见恺撒的小船上，她还反复思量见到他时该如何站立，如何搔首弄姿；但现在，她已无法扮演任何角色。这个男人的一切是这样地吸引着她，包括目光中富于挑战意味的疑问，以及保持良好的肌肤和他身上的气息。此刻，两人并肩而坐，从最初略带犹豫的相互窥视，到平静而坦然地彼此打



▲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崇尚知识与人才的托勒密一世留给埃及的文化遗产，当时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图书馆，在恺撒与托勒密十三世所进行的亚历山大战争中，它不幸成为烈焰的陪葬品，无数的图书珍藏被毁。如今，后人只能在画家凭借想象的画作中对它略窥一斑了。

量，他们相视而笑。克莉奥佩特拉半是大胆、半是敬畏，而恺撒则全然像个征服者。

第二天早上，恺撒派人请来了年轻的国王。小托勒密头戴王冠走进来，看见高坐殿上的女王正对着他轻蔑地笑着，他立刻暴跳如雷，大声谩骂，尖叫着自己被出卖了。事实上，那个漫长的夜晚结束之后，整个宫里，包括柱廊下的那些卑贱苦力，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许知道的比实际上发生的还要多。小国王妒火中烧，在双方短暂的会晤之后，他绝望地将王冠甩在了地上，然后气愤地冲了出去。

恺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却坐在宫中发出欢笑，“陛下”的叫喊已传到了外头；这叫喊引起的回应越来越强，终于引起了公愤，导致了暴乱。恺撒全副武装，站到王宫高高的窗台前，请民众第二天到广场上集合，他要宣布一项重要的指令。接着，她看着他迅速下达了一连串命令，她的住所被看守起来，她的弟弟被带回宫里，伯狄诺斯则受到召见……

此前整整半年，她被迫居住在寒冷的帐篷里，如今她终于得以重返宫中。就在这个清晨，她对自己的身体有了许多新发现；而那个罗马人在碰她之前，一切于她都只是一知半解的好奇。他是个经验丰富的男人，而且并不显老；他坚定而富于男子汉气概，虽然在他向民众讲话时这种特质并不显著。他温柔而不滥情，专横但不惹人讨厌；尤其令她心动的是，他虽沉默寡言，却深知怜香惜玉。

她已装扮停当，但却还不到赴宴的时候。今天，恺撒不过是想让这位埃及女王在自己部下面前亮亮相。晚上，她为恺撒单独设宴时，她发现，他虽殷勤却有所保留。他以顺便一提的口吻告诉她，第二天他将向民众宣读先王的遗诏，恢复先王子女的权力；他还将把塞浦路斯交还给先王那两个更年幼的孩子，以此证明罗马对埃及的友情。

亚历山大城之战

恰似平地起惊雷，敌对者打断了克莉奥佩特拉田园牧歌式的幻想。那不受欢迎的遗诏还没来得及在广场上宣读，叛逆者已决定以武力来解决它。伯狄诺斯心存复仇之念，以他那内侍特有的狡诈悄悄散布谣言，说女王是个妓女，把国家政权拱手让给了自己的罗马情人；而声名赫赫的恺撒更是

个无能的指挥官，只会在床上逞强；还说他的兵力不但微弱，而且毫无斗志。只需放手一搏，埃及就能永远摆脱罗马的控制，成为自由之邦！

恺撒不愿冒险进攻三角洲东边的阿基拉斯部队，要在都城中夺取国库却又力不从心。于是，他以小国王的名义下令，立即解散佩鲁西亚的驻军。而阿基拉斯却以取下了恺撒派出的两个埃及信使的首级作为回应，然后向亚历山大挥戈而进。

在迅速占领亚历山大城外围地带之后，一天清早，一支由2万步兵和2000骑兵组成的军队开到了城门之下。此时，世界之王恺撒的后援已被切断，他不得不在漫长的海岸线上跟5倍于己的敌军交锋。他手中只有一支小小的舰队，掌握着不到1/4的王宫和港口，身边还有小国王和内侍伯狄诺斯两个敌人。伯狄诺斯仍继续在民众和宫廷之间玩弄诡计，并打算设宴毒死恺撒。恺撒最终不再迟疑，杀了那个内侍，并派人监视小国王。与此同时，他派出一个又一个信使向地中海沿岸各地请求增援。

不久，他发觉自己已彻底陷入险境。在陆路，围军切断了他的水源；在海路，他们则把守了去港口必经的狭窄入口。接着，他又在试图突围时失去了仅存的一点儿人马。但就在这生死关头，恺撒再一次力挽狂澜。将火把扔到敌人的船上去吧！在法罗斯灯塔的脚下，包括运粮船在内的90艘埃及船舰被付之一炬。午后时分，烈焰蔓延到了图书馆，霎时间，便焚毁了堪供罗马政界与学界借鉴的知识宝殿，焚毁了所有智与美的学说之源，正是这些学说，令地中海人几千年来被视为杰出的工艺之祖。

在这场港口之外的海战中，恺撒分身乏术。他站在一艘军舰上指挥战斗，军舰被撞沉之后，人们纷纷乘小船逃生，而恺撒所乘的小船却不幸超载沉没。他掉进水里，牙齿紧咬着紫色斗篷的边缘，左手将几卷他愿以任何代价保全的书稿高举出水面，奋力游向另一艘小船。他用右手划着水，带着那累赘的斗篷在海水中挣扎，还得时刻躲避投掷过来的武器。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斗篷，却仍牢护着那几卷稿子爬上了另一艘小船。这个已年过50的男人，就这样从港口逃回了宫中。这一仗恺撒以失败告终，400多部下丧生大海。与此同时，又传来一个坏消息：庞培的残部听说恺撒战败，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再度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庞培的儿子们手下。强大的独裁者恺撒，在大败庞培之后不去勇追穷寇，而是滞留在这沙漠边缘、尼罗河上，甚至在亚历山大的街头巷尾，跟自己一手造就的敌人纠缠不清。

接着，一天早上，有人发现克莉奥佩特拉的妹妹阿尔西诺伊不见了踪



▲在这幅17世纪名为《恺撒把克莉奥佩特拉送上王位》(法皮埃尔·德·科尔托纳)的绘画中，埃及女王被描绘成了一个古希腊式美女。他们之间的传奇爱情是一场双赢的较量：恺撒通过埃及女王获取财富，而他则成为克莉奥佩特拉站稳脚跟的强有力的靠山。

影。阿尔西诺伊已被恺撒任命为塞浦路斯总督，如今，却和自己的导师兼情人、深得阿基拉斯信赖的盖尼梅德一起逃走，投奔了敌军。为了争取时间，恺撒和叛乱者开始谈判。这时传来了最新消息，犹太人和波斯人的援军已经动身！

再多忍耐一小会儿，援军就要来了！到那时，恺撒就可以将埃及军队首尾包抄，令罗马人重占上风。在尼罗河航道上，在河道的入海口，在三角洲的每一个角落，为了不被敌人发觉，援军战舰全部熄灯前进，新抵达的船只就停泊在尼罗河口的沼泽里。在埃及边界，尼罗河与地中海的交界处，混战日复一日地进行着，筋疲力尽的埃及军队在罗马援军的刀剑面前节节败退，最后缩到了三角洲那迷宫般的沼泽地里。

小国王在决战中穿戴得格外英武，最后被沉甸甸的金盔所累，溺死在

尼罗河中。阿尔西诺伊在俘虏后被带回宫中囚禁，她的谋臣们则被处以极刑。恺撒第二次驾临亚历山大。这一次，亚历山大市民们即便身着丧服，也不得不拜倒在恺撒的雄鹰及其扈从的束棒跟前了。

美丽新世界

就在那个冬天，恺撒和克莉奥佩特拉相识了。关于她和他的共同生活，恺撒只在他的《亚历山大港的小独木舟》中留给后人一句话，其中提到了她的名字："鉴于克莉奥佩特拉对恺撒之一贯忠诚，及在战争期间始终陪伴恺撒，恺撒特予恢复其埃及女王之位。"这些冷冰冰的字句出自一只运笔如运剑的铁腕，作为一份呈给罗马元老院、人民和历史的报告，它令这位将军名垂青史；而作为一段罗曼史的开篇，它宣告着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诞生。

恺撒经历过许多女人：可爱的科涅丽娅是他年轻时代最心爱的人，他结识她时只有17岁，可在23岁时他失去了她；苏拉的孙女，活力四射的庞培娅背叛了他，投向了克洛狄乌斯的怀抱；欲壑难填的塞尔维丽娅索求无度，他险些被淘空了身子；高贵的卡普涅娅与他共同生活了整整10年，分享他所有的荣耀；此外，他也时常与罗马元老们的妻室、别国的公主或随军的营妓纵情厮混、肆意取乐。

但在埃及，在恺撒已届中年之时，他生平第一次遇见了一个他做梦也想不到的精灵，一个将女性魅力集于一身的女人。她勇敢而富于创造力，莽撞却又不失心计；在战争和危难当中，她像男人一样目标明确，处变不惊；而一旦跳下战马、除去头盔，她又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她在战场上待了没几天，恺撒就养成了四处寻找她的习惯，想要随时听见她的声音，就好像她是他英勇的"儿子"。几周之后，她便成了这位将军的副官、谋臣、法官、间谍，甚至导师。

当宁静的日子来到时，他又见到一个全然不同的女人。就像当年统治都城中的百万臣民一样，这个精明强干的女主人将宫中几百个奴隶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冷眼旁观她时，发现她出于复仇的渴望，作出裁决时迅速而准确；她永不知疲倦，仿佛有无穷的精力，随时预备应付各种变故。他战场上年轻的"儿子"，此时又变回了女王，冷酷得就像埃及法老的王后。

而一旦夜幕降临，她便不再是英雄之子或埃及女王。他们时常在战役

结束之后共度良宵，她总要亲手打理奴隶们备好的那几盏灯和几张毯子，把数小时前还陷于四面楚歌中的帐篷，变成一座能让人忘却一切烦恼的忘忧宫。每逢此时，恺撒便能发觉自己源于维纳斯的朱利安血统似乎改变了，他全然成了战神马尔斯[1]之子。自然，那个解开他剑带的，是象征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出于本能，她的身体能够迅速察觉这个奢侈而苛求的男人的渴望，而她自己的精力则更甚于他。可是，他们的良辰美景却总是被一声惊呼、一声巨响或一阵敲门声打搅；在最糟的那几周里，敌人离他们只有几百步之遥，他们的欢娱实在毫无安全可言。

但也正是这些，正是因为共同面对每日的危机，共同思考他们在亚历山大和罗马所需捍卫的权力，才使得这两颗乱世中相互撞击的心愈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也令他们更加深入地思考着各自统治的帝国，思考作为两大帝国的统治者他们还能相聚多久。恺撒震惊地发觉，在这本属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城邦里，在跟这个妩媚的、希腊最后一位女王的结合中，他那一度弃置脑后的要成为亚历山大第二的夙愿，如今正在成为现实。一个由两大帝国缔结而成世界第一帝国的宏伟蓝图渐渐展露出来……冬天就要过去了，她告诉他，夏日来临时她就会为他生下儿子。

现在，战争结束了，克莉奥佩特拉在恺撒的相助下重返王位。她将和最小的弟弟共同执政，依照埃及法老的习俗，这个还不具备任何能力的孩子也将是她的法定丈夫。阿尔西诺伊则成了恺撒的阶下囚；成千上万用以还债的黄金也已准备就绪，此时，埃及仍保有独立，虽然恺撒原本可以宣布埃及为罗马的行省之一。

期待英雄归来

冬去春来，在埃及风平浪静之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着恺撒。罗马、意大利、雅典、不列颠群岛以及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都在希望或畏惧中等待他的到来。庞培党人逃走之后，罗马元老院空出了许多席位，成百的高级官员、元老院议员都纷纷躲往海滨小镇，元老院形同虚设。在意大利，最后仅存的一点儿安全感也已消失，没人知道谁将掌权，掌权之后又将是何种光景。

而此刻的恺撒正端坐在异邦的王宫里，面前站着一个又一个从远方捎

来急件的信使，每个信使都向他讲述自己的途中见闻，他获悉了如下消息：他最得力的两个干将安东尼和德拉贝拉在广场上打了一架，因为其中一个拐走了另一个的老婆；他的雕像在整个意大利被树立起来；为了一雪法萨卢斯战役之辱，庞培的儿子们正伙同庞培某个情妇的兄长加图[2]积极备战；而他手下成千上万的士兵眼见恺撒这个领导人兼债务人消失不见，也就对本应分得的军饷和土地不再抱有希望，开始四处劫掠，甚至投奔敌方……实际上，似乎整个世界都少了主心骨。

为了克莉奥佩特拉，为了权力，恺撒这个奋勇的战士已在埃及战斗得太久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英名如同天上闪耀的北极星一般指引着他。自少年时代开始，他的目光便对准了罗马广场，对准了大祭司的房子。他要成为那些地方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没有第二个执政官能分享他的权力，没有财政官和市政官，没有200名元老院议员，也没有那无数要求他以共和国的名义递呈账目的家伙！这就是他的目标。如今，这目标正触手可及，虽无君王之名、实有君王之权的地位正在等待着他。

法萨卢斯大捷之后，恺撒的声望如日中天。而这个当代最杰出的英雄这会儿却像个地道的冒险家一样，只身领着一队孤军在异邦游荡。他很可能会被轻易干掉，到时，除了身败名裂之外什么也不会剩下。在遥远的埃及，他再度走进婚姻：最初是出于不安和好奇，然后是情非得已，最后则是全身心坠入爱河。现在，再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将埃及之行最重要的收获带回罗马老家，对他而言，没有这份收获就没有真正的荣誉和权力。因而恺撒决定：在离开埃及海岸之前，要亲眼见到自己的儿子来到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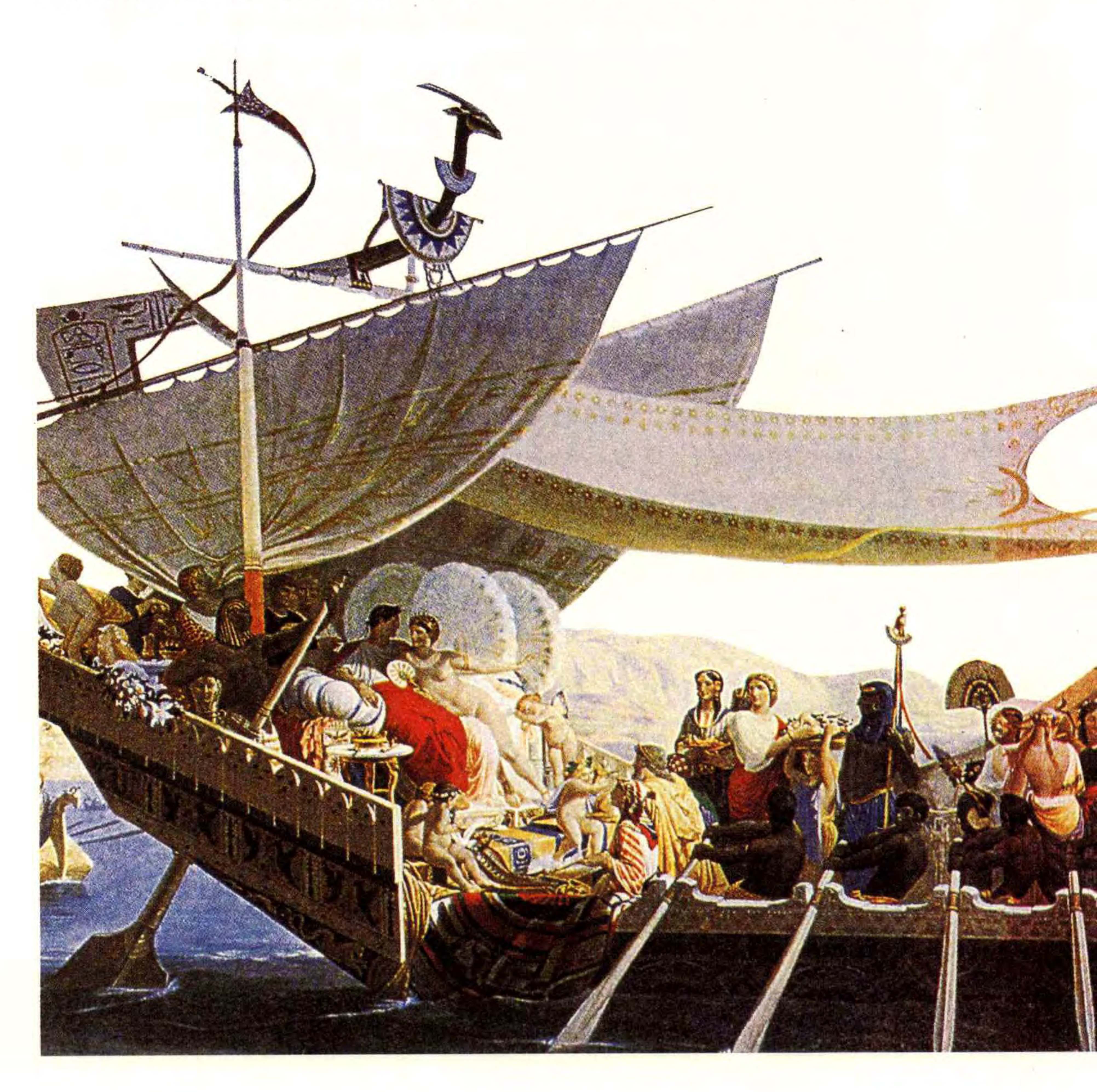
尼罗河上的豪华浮宫

而一贯足智多谋的克莉奥佩特拉想出了一条妙计，好让恺撒不会因为在这3个月里陪伴一个日益步履蹒跚的孕妇而感到厌倦：她准备了一条船，邀请这位世界至尊跟她一同分享这趟尼罗河之旅。

这条名为泽拉美尤斯的皇家快艇，是一座任何一位埃及法老都不曾享

[1]罗马神话中著名的战神，在希腊神话中他被尊称为阿瑞斯。
[2]加图（公元前95—前46）：罗马政治家和斯多葛派哲学家，是古罗马政治家、作家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老加图）的曾孙。小加图是恺撒的反对者，后因兵败自杀。

用过的豪华浮宫。埃及式的宴会厅里有以雪松和柏树为原料的木雕，令人想起这条世上最古老的河流两岸那茂密的原始松柏林。船上甚至还有一个四壁和地面都装饰着镶嵌图案的小教堂，里高供着阿佛洛狄忒与狄俄尼索斯；而恺撒的卧室里则悬挂着一块绘有《伊利亚特》场景的粗绒布，以激励这位上了年纪的英雄再创辉煌。船上的甲板和小花园时刻维持着奢华的供应；设备周全的亚麻布遮阳篷能确保乘客免遭日晒之苦。还有无数仆从、舞姬、悲喜剧演员和经验老道的厨子，都各自带上最华丽的行头，随行服务于这座水上王宫的主人；他们有的陪坐在大船上，有的乘小舟尾随着大



船沿尼罗河溯流而上。与此同时，她还请了许多学者和巡视官全程同行或由尼罗河周边小镇中途登船，为恺撒沿途介绍埃及的情况。

这次航程从亚历山大城直抵努比亚边境，整个埃及的历史长卷由此呈现在恺撒眼前。因为，尼罗河就是埃及。带着旁观者自然而然的惊异，更带着见多识广者特有的挑剔目光，恺撒注视着这条传奇的河流，观察它的涨落、流动和宽度变化。它的河岸可以根据埃及最偏远角落的粮食产量来调节高度，所产粮食的税收和利润给整个埃及带来了富足。恺撒站在船头，锐利的目光迅速发觉了一条管理不善的运河。他收敛了平日望着女王时自然流露的微笑，像个骑兵似的破口大骂，当即罢免了管理这条运河的漕官。对水闸、水车、阿基米德螺旋泵之类的东西，恺撒向来颇有兴趣，在往年征战的岁月里，他在北方主持修建了无数的桥梁和水坝，工程甚至远达不列颠群岛。埃及是个缺雨的国度，世上再没有别的国家像它这样，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完全依靠统治者的个人智慧。因此，自拉美西斯[1]和约瑟夫时代开始，就不断有富于创造力的人在埃及的水利领域大展才华。恺撒并非最后一位。

当恺撒站在金字塔脚下，望着亚历山大大帝自阿蒙神的庇护所重返埃及之路的尽头，他感到在4000年的轮回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并惊奇地发现，自己跟亚历山大大帝是多么地接近，似乎正在不偏不倚地沿着亚历山大的脚步前行。在阿

◀ 版画:《克莉奥佩特拉的帆桨大船》。公元前47年的春天，恺撒陪同有孕在身的克莉奥佩特拉沿风景优美的尼罗河溯流而上。

[1] 此指拉美西斯二世，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在位67年，在其统治之下，埃及曾达到鼎盛时期，因而又被后世尊称为拉美西斯大帝。

蒙神和奥西里斯神[●]宏伟的庙宇前，恺撒为一位军中技师的问题感到震惊：如此巨大的圆柱，是如何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竖立起来的呢？而在托勒密王朝辖地，比如埃德夫神[●]殿和尼罗河上游的菲莱岛[●]，建筑风格则与希腊接近。恺撒把这次与亚历山大大帝的邂逅视为一种征兆，并再一次向这位伟大的先驱顶礼膜拜。

祭司以希腊语讲述的历史，和通过翻译从农民那儿了解到的一切，都给恺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两条古道令他想起了通往印度的商路，君临波斯的亚历山大大帝再次浮现在他眼前；接着，他又想起波斯与罗马世代为敌，仿佛看见了克拉苏在那儿一败涂地，看见了整个波斯的神秘莫测。随后，他的思绪回到了埃及的商业上，如今正是埃及商业最为发达的鼎盛期。随着游船一天又一天沿河而上，恺撒眼前出现了越来越多具体的生活细节。对这位不知疲倦的将军兼独裁者来说，这趟彻底脱离自己日常角色的尼罗河之行，无疑是对东方生活的一次重要学习。

回首戎马生涯

但在埃及，恺撒终究是个异乡人，他自知该对这个水上王宫的女王有所回报。就在那些夜晚，恺撒也许把自己一生的故事都告诉了她。在不久前的一次全民战争中，因为庞培切断了他的补给，他和他的人马是如何接连数日以草根果腹且滴水未进。那一战就发生在狄拉奇乌姆战役[●]之前，是他唯一一次打了败仗。当时，几个军团的人都跑来将军帐前请罪，于是他解散了整个第九军团[●]作为惩罚。

整整10年，那些罗马士兵们追随他征伐高卢，从不曾落败；他们很少发牢骚，也不怎么需要教训，只要给他们足够的面包和像样的鞋，偶尔还有女人，他们便能心满意足，对领袖满怀信任。但当情况危急时，比如，对内尔维的丛林战役，或最近的埃皮鲁斯一战中，他们必须看见自己的将军能够身先士卒。

他常常回想起庞培。庞培并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胜利。他本可以在胜利之后为所欲为，在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获胜，甚至能避免后来法萨卢斯战役的发生。庞培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吗？他一向富有，一向声名赫赫；他是贵族里的贵族，一切都如他所愿。而与庞培正相反的是，恺撒却总是

不受眷宠，每上升一步都会遭到罗马上流社会的挤压。正因为此，他才必须从平民那里寻求支持，才只能一步一步痛苦地向上爬，才会到40岁之前都只管辖一个行省！那个晚上，他满脑子都是这种种不容乐观的前景，以及少年得志的亚历山大大帝。

那不就在3年前吗？他还站在里米尼的卢比肯河前，为是否冒险进军罗马犹豫了半个小时。进军就意味着宣布与自己的祖国为敌！克莉奥佩特拉问他是否曾求过神谕，他笑了。他手下骑兵的数量、射手的技术、后援力量以及粮草补给就是他的神谕；而几个骁勇的副将则是他的祭司。安东尼呢？他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当安东尼假扮成奴隶逃出罗马，到卢比肯河投奔恺撒时，恺撒让他在全军面前现身说法，让大家看看，罗马政府竟然把这么一位勇士逼到这样狼狈而逃的地步，让大家愈发对元老院义愤填膺。

克莉奥佩特拉专注地听着。说到安东尼的逃亡时，恺撒的口气像生铁一般冷硬，对罗马党派的种种旧仇宿怨随着讲述再度涌上他心头。那些个党派！他需要他们，因而也就无法掌控他们。以前她也曾向他打听过安东尼，他的眼中总会闪过一道光彩，似乎能包容安东尼的一切过失，因为安东尼的过失总是跟他的优点密不可分。她渴望多打听些关于安东尼的事情，了解真实的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恺撒说起他时总像在说一个狂野又任性的孩子，但因为他的勇猛忠诚，又总能宽恕他的桀骜不驯。平时吝于褒奖之辞的他，对安东尼却唯有赞扬。

不过，当她问他安东尼是否能当国王时，他却断然否定。作为一个副官，在更强大的人领导之下，安东尼的优秀无人能及；但作为最高决策者，他却既无耐心，又缺乏冷静。正是由于不懂节制他才会失去民心。可以肯定，这会儿，他正在罗马花天酒地；或凭着一时兴起以恺撒的名义滥施奖惩，或依着迷人的西泽瑞尔的意思胡作非为；就在这会儿，他还可能跟某个女人腻在一顶轿子里，由一对温顺的狮子拉着招摇过市呢！

❶冥界之王，主宰死亡，同时决定着死者的轮回重生，伊西斯女神的丈夫。在古埃及，他受到人们广泛尊崇。
❷古埃及人崇拜的力量之神。
❸埃及古神庙群，有“古埃及国王王冠上的明珠”之称。其神庙建造奇特，石雕与石壁上的浮雕故事生动而宏伟。据说，克莉奥佩特拉父亲的大型雕像即存放于此。
❹公元前48年，为了争夺东方行省的统治权，恺撒与格奈乌斯·庞培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战，结果是恺撒军队溃败，其士气严重受挫。
❺恺撒于公元前46年或公元前45年在西班牙征募的军队，恺撒死后，公元前41年或公元前40年，屋大维对该军团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整编。

克莉奥佩特拉听着，感到恺撒的声音少见地愉快起来。但此时此刻，她眼前看见的并非恺撒，而是另一个人。昔日，安东尼那与酒神相似的头发曾令她心神荡漾，而今他却依着一个歌女的心意统治罗马。生活本就精彩纷呈，对恺撒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这没什么意义；但对克莉奥佩特拉而言，未来却有着无限可能，因为她还风华正茂。

恺撒不知道这个怀着孕的女人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什么念头，他只注意到她的魂不守舍。这叫他怀疑，几年前，她是否也曾跟安东尼春风一度？不然她为何一连三次地向他打听安东尼？是啊，安东尼更年轻，实际上，他比自己年轻了差不多20岁！

恺撒里昂诞生

水上王宫回到了亚历山大。两周后，在祖辈们世代居住的王宫里，23岁的克莉奥佩特拉果真实现了自己对罗马情人的许诺，生下了一个男孩。她给孩子取名恺撒，亚历山大人都称他为恺撒里昂，即小恺撒；在历史记录中，他正式的名字是托勒密俄斯·恺撒。依照克莉奥佩特拉的指令，人们在神庙墙上记下了阿蒙神是如何在女王面前显示生育神迹，以及这个新的神子降临人世时诸神是何等的欢欣鼓舞。祭司们还对人们宣布说，阿蒙神就附在伟大的罗马人恺撒身上向神圣的女王显灵，而恺撒本人也是阿佛洛狄忒的传人。

与此同时，一封又一封急报在催恺撒返回罗马，安东尼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任性胡为，罗马正处于即将分崩离析之境。但在回罗马之前，他还得先去小亚细亚对付波斯人，他们正跟这位罗马将军对峙，就像当年跟他的父亲过不去一样。尚在狱中的阿尔西诺伊被遣往罗马，她将被关押在那儿直到恺撒得胜回乡。恺撒还在埃及留下了3个军团，让一个获得了自由的奴隶来统领这支部队，而没有留下一个高级军官。而这3个军团之于埃及是守护者还是看管人，是同盟者抑或反叛者，全取决于女王对罗马的态度。

当恺撒离开克莉奥佩特拉时，她在他眼中依然像刚从地毯里钻出来那会儿一样楚楚动人。他留下儿子陪伴她作为保证，并答应来年带她一道去罗马，以便让她和她的小托勒密丈夫与罗马人民和元老院重新结下神圣同盟。



▲托勒密的后代一直恪守马其顿式的风俗习惯，并未受到埃及传统的深刻影响。他们的生活是希腊式的，包括服装、语言，甚至还把他们信奉的神祇也来了个“东非合璧”。在这幅尼罗河风情画中，散发出来的完全是希腊式的生活气息。

终于，恺撒起航回罗马的那天来了。克莉奥佩特拉蜷在她最喜爱呆的窗台边，看着船队驶出港口。她知道，恺撒就在那条最大的船上。当她移动目光试图分辨出他的身影时，他也正竭力从船上的窗口搜寻她的轮廓。他们都在思考着对方的未来，而世界的命运似乎也将由此而定。

靠着胆识与魅力，流亡女王终于保全了自己。由此开始，她倚仗着一个年纪几乎3倍于她的男人的相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历经了情人、伴侣和母亲的角色；而那位以权力为生命写注的常胜将军，也因爱情而重获青春，成了一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彼此的结合，为了儿子能继承世界霸权，他们两人都在竭尽全力。

第3章

向埃及女王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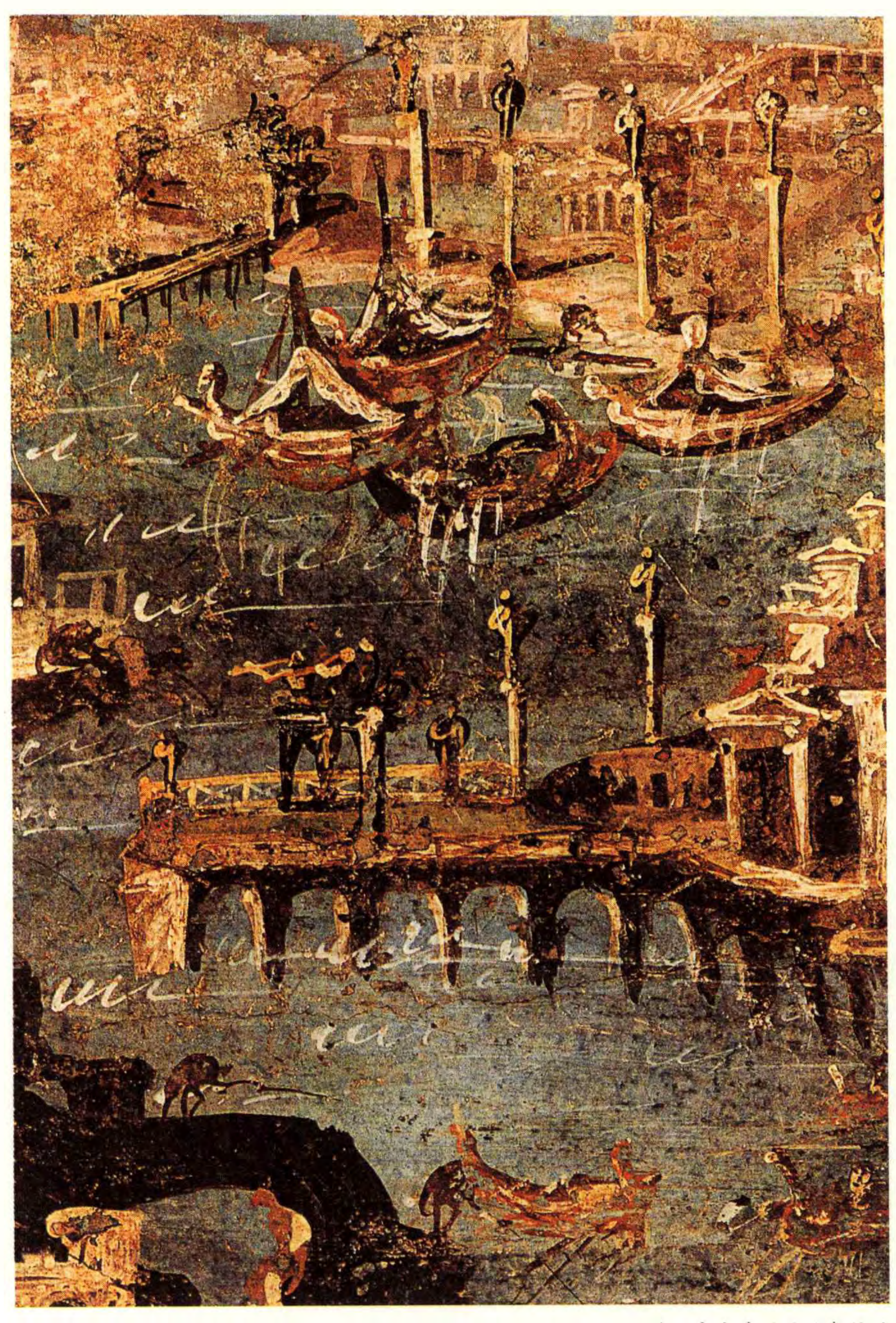


即使没有我并不精彩的记述，又有谁会不知道恺撒呢？他是多么伟大、完美和优秀啊！强大、有力、不畏强敌！不可动摇，亦不能抗拒！有着远逾出身的睿智、干练和高尚，且自知幸运、机警、迅捷——总之，集所有人类的优点于一身！

——歌德

在元老和高级官员的簇拥下，恺撒以罗马共和国最高礼仪迎来了同盟国埃及的女王及其丈夫——年仅12岁的托勒密，以及他们的随同臣属。埃及来客充满异域风情的华丽服饰耀花了罗马人的眼睛，令他们既羡且妒。

她抵达的当晚，他独自乘着快轿，从他在广场上的简朴住所出发，前往她所在的梦幻别墅去看望她。直到此时，他才完全意识到：从此以后他要开始一种双重生活，而这种双重生活，即使对阅历无数的他来说也充满着新奇魅力。他想起在国宴上见到她时，她仍跟两年前突然从地毯里冒出来时一样稚气未脱……



▲各地的奇珍异宝通过商品交易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境内，这正如某位来自希腊的游者所说的："从远近相邻的各个大洲，各处货物川流不息地涌进了罗马，凡是天底下有的东西，大抵都能在罗马看到。"

老迈疲惫的罗马共和国

四面环水的亚历山大港与地中海其他港口不同，即使时值炎夏，也仍然海风习习；而意大利的首都罗马却被湿地包围，到了夏天，湿热的沼气不断涌入，使整座城市暑气蒸腾，只有偶尔的几场暴雨才能暂时搅动这团闷热。

一个人如果习惯了亚历山大的凉爽海风，会对罗马过于闷热的夏季尤感不适。每逢这个季节，富有的罗马人都会逃离城市，赶往奥尔本山区享受田园生活。在那儿，他们可以躲在月桂和柏树的凉荫下，舒舒服服地捣鼓对首都的阴谋诡计或别的什么狂热把戏；同时，他们以酒色豢养的诗人将用生花妙笔令他们的主人名垂青史。真的，卡图卢斯[1]就有本事美化一切下流肮脏的勾当；他归天后，又有擅长鸿文丽藻而且能言善辩的维吉尔起而继之；还有年轻而滑头的贺拉斯[2]，人们永远弄不清楚他那优美的诗篇到底在支持哪一方。

无论如何，花钱来买身后名都是一桩危险买卖，还不如把钱用在情人身上来得实在。长远看来，一切问题无非都是钱的问题。从祖宗八代往下数，有哪个穷人曾当上执政官或市政官呢？东拼西凑地弄够了钱，就能买选票；一旦当选，就能把借来的钱据为己有，并由此进一步搜刮更多的财富！加图曾试着像古人那样过日子，用道德上的自我满足来弥补金钱上的缺憾；但这种人最后的结局就是自杀。如果庞培和克拉苏没钱，他们还能有何作为呢？今天的恺撒不也一样吗？在行贿方面，除了他的手下，简直无人能出其左右。罗马共和国如今已老迈疲惫，他必须尽快在它的继承人中间谋得一席之地。

众神的光芒已日渐黯淡，整个罗马上下一片人心惶惶，无论城里城外都在纵情狂欢。一切都极尽奢侈铺张之能，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很富裕，但人人都在渴求极度欢娱，因为谁也不能预料明日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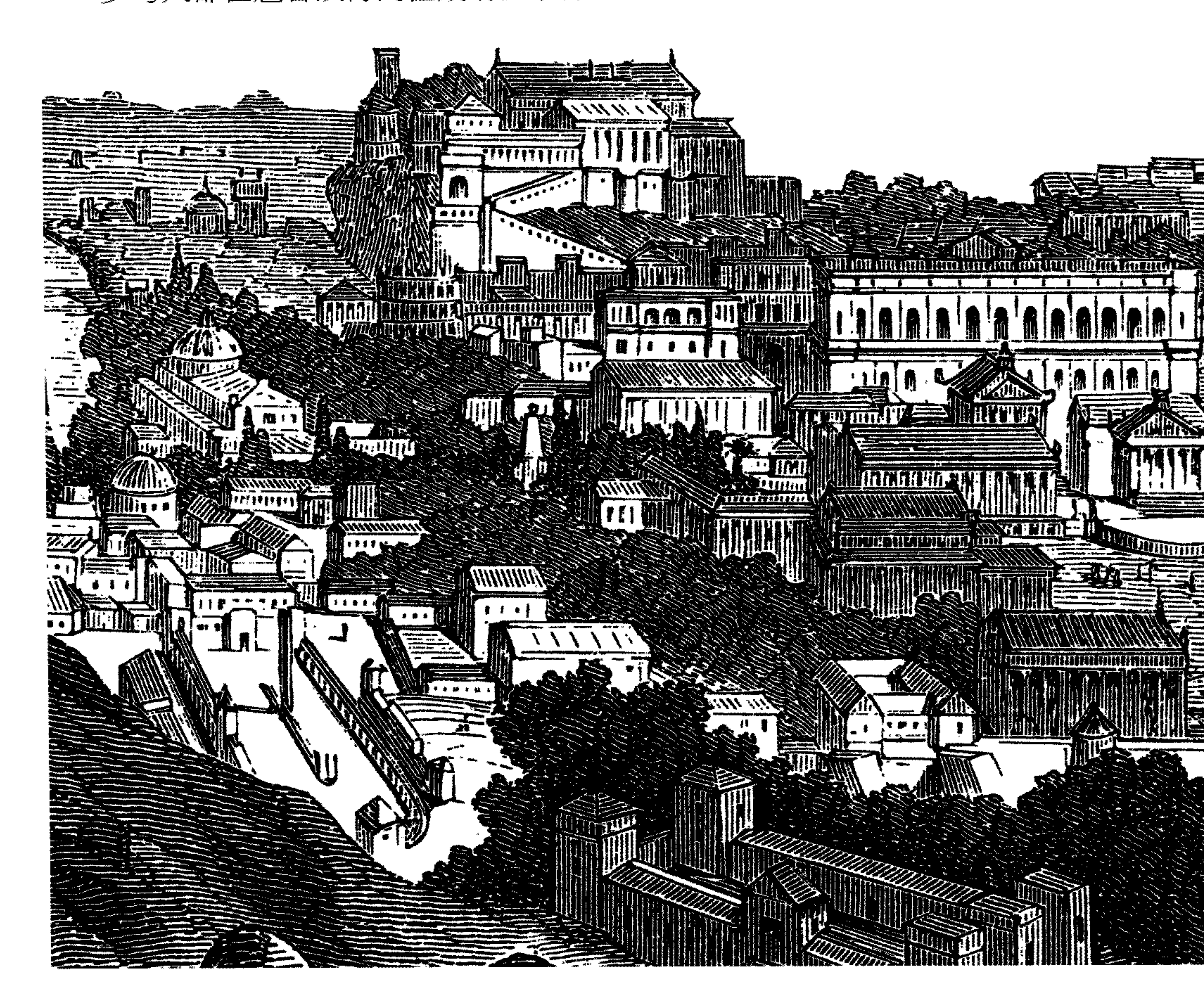
[1] 古罗马的天才诗人，公元前84—前54年在世，其作品以其本真、率直和极具个性化的艳情风格在罗马诗歌中独树一帜，尤其以粗俗大胆的言语著称。

[2] 与维吉尔齐名，被尊称为奥古斯都黄金时代的诗人三杰之一，曾担任屋大维敌对部队的军队指挥官，后受其爱戴，屋大维曾邀请他任自己的秘书，却遭其拒绝。他虽写过歌功颂德之作，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隐居中度过。

共和政体日趋消亡

但是，这个夏天无人离开，只因恺撒留在罗马。他刚从非洲凯旋而归，又在光荣的塔普苏斯一役中击败了最后的庞培余部。庞培党的将领或死或伤，其子侥幸未死，逃亡西班牙。恺撒令己党一获捷报就向元老院提出建议，让他担任为期10年的独裁官——这是罗马历史上的一次革新。回到罗马后，他向罗马人民发表了一番著名演说，保证自己绝非暴君，也永远不会蜕变成暴君；还说他打算交替任职，一年独裁官，一年执政官。持怀疑态度者对此付诸一笑，但这位将军的表白还是博得了大多数人的好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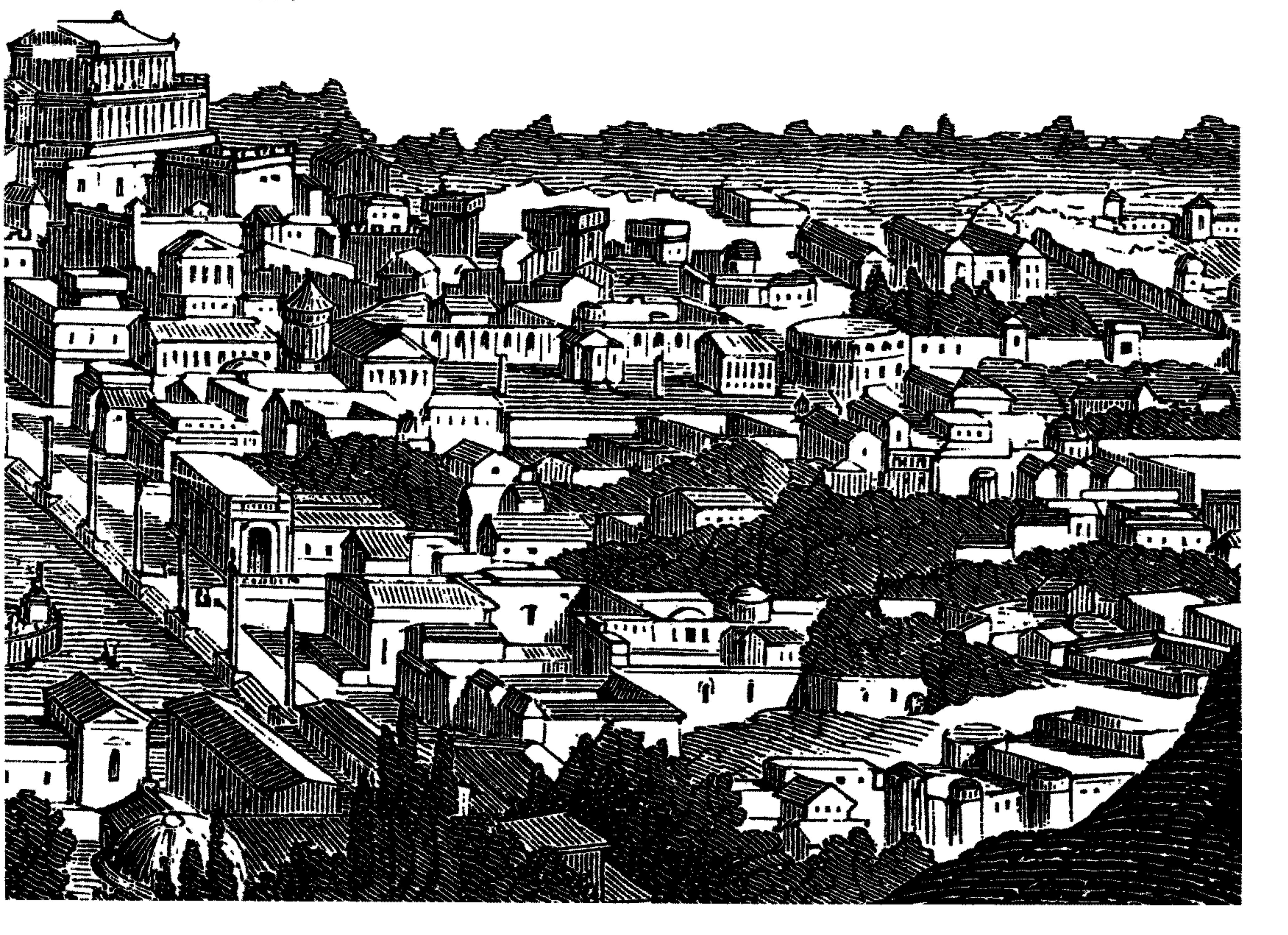
罗马人都在翘首以待两桩轰动性事件。一是恺撒将在8月举行庆功典



礼，二是届时，50多万观众中将会出现一位陌生来客——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恺撒取道西班牙南下之时，克莉奥佩特拉已动身北上，赶往罗马。

两人阔别的这一年，对恺撒而言充满动荡与胜利，对克莉奥佩特拉来说却平淡无奇。她不过是给儿子喂奶又伺候儿子断奶，在小家伙出生的第二年，母子俩一道踏上去往罗马的航程。在途中，只要船不是颠簸得太厉害，这孩子已经能自己站稳了。经过无数风雨，她终于得到机会去设法安抚埃及这片土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去安抚能左右其命运的那几百个人。在罗马军团盾牌的庇佑下，在他们强大的保护者恺撒的光芒笼罩下，在某种稳定的安全感带来的愉悦氛围中，亚历山大人开始友好地看待女王那暧昧不清的爱情与婚姻；加上人人都能从与罗马的贸易往来中获益，他们很快就开始认为，那位罗马将军确是阿蒙神在人世的真身，而他们的王子就是罗马与埃及众神共同的儿子。

▼公元前100年，恺撒出生时，作为欧洲的中心，罗马已经发展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现代的城市。



恺撒离去之后，克莉奥佩特拉很快便得到了他在小亚细亚大获全胜的消息。作为他的心爱之人，她一厢情愿地将他的胜利归功于爱情的力量为其带来的青春活力，或者来自于在所有女人里只有她为他生下了子嗣——好像他以前就从来不曾获胜似的。他的信使给她带来了许多消息，但她还是竭力用自己的办法去打探恺撒不在她身边时的所作所为。她要知道每个跟他有瓜葛的女人的名字和长相，要知道他跟他妻子的关系；实际上，她还特地为此在罗马布置了密探。她得知，在法萨卢斯战役之后，在被他俩这段不可思议的浪漫插曲耽搁了整整14个月之后，恺撒一回到罗马，便迅速将一切整顿得秩序井然，至少缓和了罗马城中的局势。两个月后，为了征服庞培之子，他再次整装出发。现在，他总算班师回朝，并派人来接她了。如今，尽管他已经上了年纪，他还是希望能如亚历山大大帝在年少时就梦见自己一统天下一样，像一个真正的帝王一样统治罗马，实行独裁。

独裁，也是为了他的儿子。与她别后的一年中，这个想法一直鼓舞着他。在那些征战岁月的夜晚，他不由得将回罗马后见过的年轻可爱的女人，与那个为自己生下子嗣的埃及情人作了一番比较，无论是美好的记忆还是两相对照后的结果，都令他愈发想要回到她的身边。他意识到，在他对儿子的期待之中，也交织着对那位在烽火岁月里与他相伴的美丽情人的深深怀恋。此外，在辉煌的成功之后，他也迫不及待地想向她展示自己的胜利。他渴望和这个与众不同的情人尽快团聚，为此他已等待了一整年，身为一国之尊，他决意要排除任何可能出现的障碍。

女王驾临，父子相见

在元老和高级官员的簇拥下，恺撒以罗马共和国最高礼仪迎来了同盟国埃及的女王及其丈夫——年仅12岁的托勒密，以及他们的随同臣属。埃及来客充满异域风情的华丽服饰耀花了罗马人的眼睛，令他们既羡且妒。在台伯河左岸的豪华花园，也就是今天的多丽亚潘菲力公园中，罗马之主恺撒修建了一座极尽奢华之能的别墅，以答谢克莉奥佩特拉在尼罗河上的盛情款待。为了确保每个细节在她到来之前都能修饰完善，他亲自前往督建。他还设计了一个小凉堂，摆上躺椅，挂上帘子，用来纪念那座尼罗河上的浮宫。她抵达的当晚，他独自乘着快轿，从他在广场上的简朴住所出

发，前往她所在的梦幻别墅去看望她。直到此时，他才完全意识到：从此以后他要开始一种双重生活，而这种双重生活，即使对阅历无数的他来说也充满着新奇魅力。他想起在国宴上见到她时，她仍跟两年前突然从地毯里冒出来时一样稚气未脱；而这半小时里，他最强烈的愿望还是看看自己的儿子。她在信里告诉过他，那孩子活脱脱就是他的翻版。

其时正是7月，夕阳染红的天空微光尚余，恺撒的快轿停在了古老的冬青树下。铁门外无人把守，看样子她早已支开了所有仆从。他也让自己的侍从退下，只身进了大门，沿着宽宽的园中小路走进了别墅。他向灌木丛里瞧了瞧，暗自感到开心，这也许又是她的什么新把戏；这位独裁者习惯了无论到哪里都被胆怯或好奇的目光追随，而眼下这种别有味道的迎接让他觉得有趣。走到半路时，他听见了一声轻微的呼唤，似乎有一个不愿暴露自己的人正在招唤他。

在巨松的树荫下，克莉奥佩特拉坐在一张半圆形的大理石长椅上，一个小男孩就站在她的身旁，他的脑袋已经够得着她的肩头了。她似乎不够力气抱着他站起来，只能投给恺撒一个问候的笑容——一个无论军队或剧院都无法给予他的笑容。带着无限惊讶，他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到孩子身上，又转回到她的脸上：那孩子没有一点儿她的影子，彻头彻尾地像他！一个孩子的面容，竟能和一位上了年纪的斗士那饱经风霜侵蚀的脸庞如此相似，可真是罕见！这份相似并非仅仅让恺撒模糊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代，而是让今天已头发斑白的他觉得好似在对着一面镜子，时光倒转，镜中映出的仍是自己儿时稚气的小脸。而那孩子，也睁大了他的黑眼睛，惊讶地凝视着这个陌生人。

这一刻，恺撒终于在经历无数苦难之后，品尝到了诸神恩赐的至为完美的幸福。然而，他也敏锐地感觉到，这样的幸福极为短暂。就像我们在不知是否能看到明天的太阳时，今天的夕阳却让我们为之战栗；如今的恺撒，在面对这种幸福时，却用了一种惜别之情来体验。就像当年离别时一样，如今，出于礼貌，他强作欢颜，但又莫可名状地陷入了挥之不去的忧思之中。

靠着青春的力量，她再次成了赢家。这位强有力的伟人刚在早上那尽显罗马共和国尊严的盛典上接见过她，现在又跟她并肩坐在城郊的一座孤园里。他那探索的目光凝望着自己的继承人，然后又带着某种隐秘的挑战看向她——这目光里的含义，她早就从白天他那紧闭着的双唇上察觉出来。

是的，他已成罗马之王，梦想正开始步近现实。

一石激起千层浪

整个罗马上下已经激动得一塌糊涂。所有人都恨不能马上跑到台伯河边的别墅里去亲眼瞧瞧这位外国女王，顺便对她来一番品头论足。有些人认为，她终究是个崇拜野兽的埃及人，虽说美貌不亚于海伦[1]，但到底出身不佳；另一些人则专门取笑她的血统，说这个所谓的女王其实不过是一个本身就是私生子的托勒密跟某个无名女人所生的杂种；他们还算出了她那总是醉醺醺的长笛手父王欠下的债务，嘲弄地质问她是否有还清的可能。此前10年里，罗马人谈到恺撒的妻子时都是一副谴责的口吻，但如今，他们忽然开始同情这位被冷落的原配来了。他们还怀着一种虚伪的怜悯之情议论女王那个被囚禁的妹妹，说什么他们为了把她拉来这儿替恺撒的庆功典礼助兴，已经关了她一整年，而她早已容颜憔悴。

所有罗马女人，以及至少一部分男人，都认为女王根本就不漂亮，起码比不上那一干罗马贵妇。男人和女人一致佩服的只有一点，就是她的智慧：就凭着这股子聪明劲儿，她居然骗得那个年过半百、多年不育的男人相信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显而易见，那孩子一定是她跟某个肌肉发达的副官偷情的结果！

与此同时，她的周围也聚集了一帮阿谀谄媚之徒。毕竟，她的父王是个为了夺回王位滥用金钱还大举借债的流亡者，她却是合法的埃及女王、恺撒公开承认的妻子，显然比她父王成功得多。然而，或许明天，或许明年，谁也说不准恺撒会有什么惊人之举，因此也就不宜对他的密友表示过分的尊敬。他跟他这个外国同盟非但不像是打算一同建立一个君主国家，还成双结对地出席宴会，俨然一对国王夫妇。这未免让生性多疑的罗马人浮想联翩，还很快发展成了明显的忧虑。

无数盛传于罗马的流言蜚语都在渲染埃及女王的荒淫无度，然而那些还不算是睁眼瞎的人惊讶地发现，她其实机智又矜持。他们看见，正好与过分铺张相反，她在着装方面品味高雅，假如非要找出与罗马流行时尚的区别，也只能说，她的风格更加大方得体。在她客居罗马的两年里，对她心存恶意的文人和蹩脚诗人不在少数，却没有一个曾抓住她乱抛媚眼或卖

弄风情的瞬间，也不曾找到一条能用来败坏她名声的丑闻或浮言浪语。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她自我保护得如此周密，绷紧全部心弦专注于一个目标，一个只有在罗马才能实现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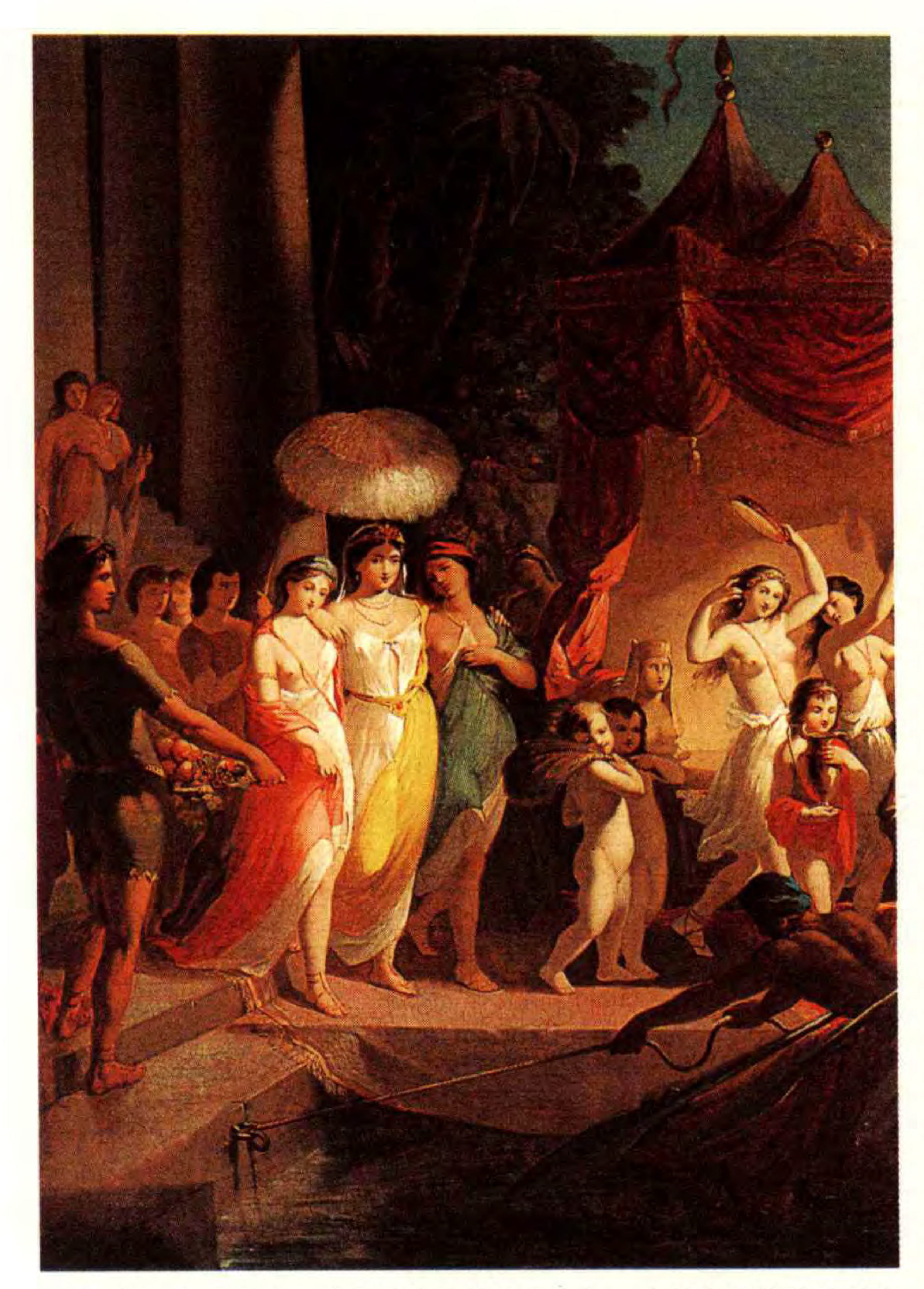
她竭力要挣脱罗马人以阴谋与贪婪交织而成的罗网，事实上，她给罗马社会留下的印象，比罗马给她的还要深刻。她自幼便心系罗马，埃及人与生俱来的好奇心驱使她去解开一直困惑着她的谜团：为何罗马人的权力就能凌驾于自己祖国之上？令她感到可笑的是，一些从前曾拒绝过她父王行贿的重要角色，如今却心甘情愿被她收买；她还利用了恺撒在罗马留下的一个人物——阿莫尼俄斯，此人就像一条尽忠守职的地中海猎犬，向她详尽汇报了那几个或敌或友的共和国核心的家族秘密。

而她热切追求的真正目标，其实是找出那些目前或将来可能会对恺撒有影响的人物，并从恺撒与这些人的交往中估摸出他在罗马的根基深浅。她在罗马孤立无援，唯有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她必须以自己称霸世界的野心对抗所有这些影响与利害。就像一颗遥远的恒星要吸引一颗彗星离开成百上千颗行星的轨道，要做到这一点，她就得先探明这些行星的天性，以及它们对那颗彗星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

花园里的访客

初到罗马的几周里，每逢规定的开放日，她就在花园里接待访客，时髦的罗马人也似乎渐渐习惯了她那淡然文雅的态度。安东尼并不在她的访客之列，因为他正在跟恺撒赌气。刚从埃及回国，恺撒就狠狠责备了安东尼一通，而此时的安东尼已成了一个大人物，再也受不了这等对待。其实在恺撒看来，作为他的代理人，安东尼就算犯了上百个错，宽宏大量的他也能马上弃置脑后。但是，有人向政府鸣不平说，庞培遇害之后安东尼买下了他的宫殿，还分文不付就想把庞培的希腊雕塑和酒窖据为己有。在这一点上，恺撒坚持原则而安东尼拒不听命，结果是一番争执之后，两人就此疏远。恺撒不再让安东尼当执政官，却启用了安东尼憎恨的对头德拉贝拉。在嫉妒心作祟之下，安东尼开始在城里四处放话，很快就有传闻说，

❶传说中她拥有绝色美貌，特洛伊战争即由她挑起。荷马曾以此战争为题创作著名的史诗《伊利亚特》。



▲T. 布坎南的绘画：《克莉奥佩特拉登船》。克莉奥佩特拉的到来引起了整个罗马城的好奇，罗马人发现：她虽不如传说中那样美丽动人，但却比传说中更加聪明机智。

他在计划着谋杀自己的朋友和主人恺撒。

克莉奥佩特拉通常只在花园里接待访客，而西塞罗来访时，她却将他迎进了别墅。他们以探究的目光彼此审视，却都觉察到了对方的不信任。最近说到西塞罗时，恺撒总是陷入沉默。在喀提林一案的审讯中，他不敢攻击恺撒，随后还向恺撒借了钱。克莉奥佩特拉听说他曾被判处“光荣放逐”，但在罗马，“光荣”意味着什么呢？还有传闻说，在小亚细亚，他虽然满口仁义道德，但也跟其他人一样搜刮钱财，否则如何买得起他那漂亮别墅？想到这里，她笑了。西塞罗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当他说到埃及图书馆被焚时抢救出的一部分古籍手稿时，她向他保证会马上派人去亚历山大把它们取来。随后，她瞪大了眼睛，迎来了两个高个子的年轻人。

他从没单独来过！克莉奥佩特拉想着，勉强地向两人中偏瘦的那一位伸出手。这小子正值17岁——令人讨厌的年纪，可恺撒却总是亲切地谈起他。他的名字叫屋大维，和他同来的，是他的朋友阿格里帕。他举止粗俗，

面色苍白，多斑的皮肤好像洗不干净，浅棕色的头发老是梳不像样，此外还总是为自己的健康紧张。总之，一眼看去，你会觉得他是个书呆子。然而，他呆滞的眼睛里又有一丝贪婪，隐隐透露出某种秘密的邪念。这小子的祖父是维勒特里的钱庄老板，如果他祖父不是那么个吸血鬼，他父亲也就不可能跟恺撒的贵族家庭联姻，而他也就不可能比他的朋友更显贵——这会儿，他那朋友跟他一样，正直勾勾地盯着埃及女王的胸脯发呆呢。

我知道你的心思！她想着。假如现在不能耕种恺撒的田地，你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谋取他收获的果实！她忽然兴起，吩咐女仆去叫奶妈把正在睡觉的孩子抱来，举到这个正抽着鼻子的苍白少年跟前。他没察觉到她金棕色的眸子射出的利箭，此时正直插他的心脏。屋大维——恺撒17岁的甥孙，也即他的被保护人，此时只专心研究着恺撒之子的眉眼。未来风云变幻，不可预知，不能解释，阴霾却已注定要在这3人之间飘忽不定。

两个恺撒之子

两个少年告辞之后，一个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新访客走了进来。此时她右手还抱着孩子，只得向新来者伸出了左手。这位陌生人认真地看了看熟睡中的幼儿。女王想，像这样怀抱孩子待客想必会在罗马遭到非议，之前她从没这么做过，今天只是因为讨厌那个嫉恨她儿子的小子，她才这么干的。但现在，既然时机如此凑巧，她也就决定让孩子多待一会儿。因为，这个站在她面前的男人也被认定是恺撒之子，他就是布鲁图。

女王镇定地招待他，只因恺撒谈到他时宠爱有加。他30岁了，充满阳刚之气，目光真挚锐利。这些本该让一个24岁的女人感到身心愉快，但是，当她幻想跟此人相恋的情景时（她总爱通过想象与某人相恋来判断对一个人的喜恶），却感到了某种厌恶。她潜意识里相信，布鲁图决不会臣服于任何人。

她想，他绝非恺撒的儿子，虽然他的双眼跟恺撒如此相似。如果他确实是的话，那恺撒的特征必定是被那个陌生女人的特征完全掩盖了，正如在我儿子身上，他父亲的特征掩盖了我的一样。这时，她似乎觉得应该把这两个恺撒之子分开，于是她把孩子交还给奶妈，开始聆听布鲁图的谈话。布鲁图有个特殊习惯，就是从不谈论社会，只探讨原则。今天他就建议她

用毕达哥拉斯[1]的学说来教育孩子，以便将来他能学会在生命中的每一个晚上都反躬自问、反省自身。她时不时点点头以示赞同，心里却把他看作狂热分子，他究竟企图用正直表象来掩盖什么险恶用心呢？这又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拉丁人！埃及女王想着，他难道没有反省一下自己那些还没解决的道德问题呢？起初他投靠了杀父仇人庞培，只因庞培手握法律与政令。据说，开战前夕，他不去检视手下骑兵的马鞍，却在抄录波利比乌斯的文摘。但恺撒下了急令，说要是在溃逃的敌军中抓到他必须饶他不死，于是他便顺势倒向了胜利者恺撒，还受到了盛大欢迎！作为报答，他从城里最危险的地方带出了加图的女儿。这个女人正是问题的所在——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

布鲁图开始谈论瓦罗[2]，问她是否读过瓦罗那篇谴责东方的奢侈、倡议恢复古罗马的朴素的文章。她回答没有，请他多多介绍。但她并没有注意听，而是在想：这真是个不老练的罗马人！他整个家族都是如此，不但不老练，还自以为是！他担任塞浦路斯总督时，竟然以47%的利率向我的百姓放债！但是，当然了，恺撒会原谅此人的一切行径，好像他为这个庞培旧党的臣服深感荣幸似的！就在最近，他还提到想让这人担任执政官呢！当我吃惊地瞪着他时，他还笑着说，一个人必须学会忘记宿怨！但放弃复仇的生活是多么可怕！那必将导致阴谋孳生！在埃及，我们已经受够了，这些道德家正是最危险的人。必须提醒恺撒，即使这人真是他的亲生儿子！但事实上，欲壑难填的塞尔维丽娅根本是来者不拒，谁也不清楚布鲁图究竟是否真是恺撒之子。恺撒认为是，但希望一切都正当合法的布鲁图自己却拒不承认。这两个人都是多么古怪啊！恺撒究竟有多少敌人？他还有朋友吗？

颓废弥漫罗马都城

一连多日的上午，克莉奥佩特拉都端坐着，为希腊雕塑家阿基莱斯充当模特。但由于这些雕塑未被保存，所以至今我们无法确切知晓她的真实

[1] 约生活于公元前580—前500年，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兼音乐理论家，早年曾游学埃及。他主张用数学来研究乐律，以达到真正的“和谐”状态。他的这一理论对之后的古希腊哲学家产生深远影响。
[2] 古罗马时期伟大的博物学家。

容颜。留传下来的只有一座半身雕像，栩栩如生地记录了她传说中的美貌。有关这位女王在历史上所遭遇的坎坷，似乎与亚历山大一样，同样缺乏一位伟大的诗人或艺术家，把她的丰功伟绩和绝代风华记录下来。

眼下正值炎夏，大街上人迹罕至，整个罗马都在急切地期待。女王喜欢趁没人注意之时，让几个奴隶抬着自己在罗马城中穿街走巷。她自然明白恺撒正派人盯着她，但她装作一无所知。在亚历山大，她从不关注穷人和奴隶的生活，也从不曾意识到她那皇室的奢华都依靠着无数百姓。但在这儿，她开始试着了解平民生活，只因恺撒的权力取决于他所获的选票，或者至少，取决于他的情绪，而敌党会在一切事务上竭力与他作对。

有时她悄悄出现在某个阴暗的角落，有时则只带着一个奴隶在罗马其他更脏乱的地方闲逛，渐渐地，她知道了罗马街道的狭窄、曲折和凹凸不平。砖墙遮挡着人们的视线，让一切看起来更加肮脏灰暗。穷人们什么都没有，就是孩子特别多，成群结队地混在恶臭熏天的垃圾堆中间。整个罗马只有3条街道能容马车通过，它们承载着所有交通运输重担，以至于满载货物的马车只能在夜间通行。到了黄昏，太阳开始西沉时，她就开始听见运货马车行进时雷鸣般地隆隆作响。她还得知，每天晚上，苦力们都得就着火把摇曳不定的微光，从满载的货车上卸下大理石、砖块和木料。她不由感到惊奇，罗马人在这无数嘈杂声中竟能恬然入睡，他们的神经该是多么坚韧呀！

而这些填满了罗马仓库的货物中，有多少东西是来自她的家乡！其中有从亚历山大运来的亚麻与玻璃，有从印度运来的草药和香料，所有货仓都堆满了纸莎草纸，制造它们的纤维都生长在尼罗河畔！但正和她在孩提时代听父王讲过的一样，在所有货仓之间，都有罗马最大的奇迹在低语着悄然滑行，那就是水。罗马人总在渴求着水，水注满他们的浴室与水塔，甚至被直接引到他们的餐桌上来。

▲刻着“永远的独裁者”字样和恺撒头像的罗马硬币。恺撒为了进行独裁统治，削弱了已经极度腐败，并与恺撒长期作对的元老院的势力。他改组元老院，增补了300名成员，其中“多数人来自为人轻视的商业和一般职业阶层，甚至还有被征服国的代表”。

在货仓之间，她还看到了贫苦骑士的家。在内战带来的灾难中，这些贫苦家庭落入了一夜暴富的投机分子手中。有钱的面包师可以在自己富丽堂皇

的家里举行政治宴会，宴会上的谈话甚至能引来恺撒的兴趣。她知道了是谁从叙利亚买进货物又转手倒卖给高卢人，是谁借钱给人充当赎金，又是谁真正保证了那些对土地贪得无厌的前罗马军人的不动产权。她看见了马姆拉骑士的大理石宫殿，整个风格都竭力模仿卢库勒斯❶的豪宅，庆典当天门前还摆上了千张长桌，上面供着恺撒的人民党献给选民的100头公牛。在这个炎热又狂躁的罗马城中，一切都显得拥挤混乱，只有神庙里还余有清静。

就这样，迄今为止，克莉奥佩特拉所知的一切都是在罗马街道上的所见所闻。但这些见闻还有欠周全，也并不切实。除了种种耳闻目睹外，她的猎奇天性令她所获甚多：摇摇欲坠的古老共和国，充斥着诡辩的民主政治，腐朽堕落的罗马贵族，一切都要靠金钱开路，到最后，一些享有特权的公民宁愿将自己黯淡的理想寄托在一小撮投机分子的力量上。她越把这些人同恺撒作比较，就越觉得恺撒占尽优势。

在这个罗马城里，还有神灵存在吗？女王这样问自己。即使在她自己的首都，信仰也已消失，但还保留着一种传统：所有人都必须尊重古老的仪式。在这儿，在罗马的大街小巷中，她发现，人们也保留着对密特拉神❷的崇拜仪式，那是一种为纪念波斯神之子而举行的圣礼。就像在她自己的国度，埃及人会在崇拜伊西斯神的庆典上列队游行，游行时还从小母猪的乳房里挤出乳汁。也许，她也曾在大剧院里听过恩尼乌斯的诗句，他宣称神灵不再关注世人的不幸，而观众对此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也许，她也曾见过演员带着戏弄的口气细数狄安娜的罪过，而某位古罗马遗老会对他吼叫："但愿神灵赐给你一个女儿，让她也犯尽这些罪过！"

在这种颓废情绪影响下，宿命论大为流行：神灵将不再伸出一根手指来救助他们的崇拜者！能够信任的东西只剩下彗星、流星、地震以及非自然的生育。恺撒不是像个大祭司似的在元老院说过吗？"万物终将归于死亡。"这就是他答复街上那个男人的肺腑之言——此人在街头高声疾呼："像恺撒那样投身到冒险的乐趣当中去吧！他本就为壮举和黄金所生，倘若他甘愿为共和国出征，就该让他的独裁官任期无限延长！他所追逐的一切都必将还之于民，他比庞培、克拉苏和苏拉这3个人加起来都还慷慨！"

❶罗马著名的军事家兼执政官，同时也是苏拉的支持者之一，曾在对抗波斯人的战争中取得过辉煌的功绩。
❷罗马人崇拜的太阳神及爱神，人们相信他可给战争带来胜利。

"向埃及女王致敬"

但是，恺撒的庆功典礼上出现了一个征兆，就连对各种征兆司空见惯的克莉奥佩特拉都为之战栗。当时，乱哄哄的人群簇拥着他的战车慢慢驶近，从看台上，她能看到他高昂的头。车夫喝住了4匹嘶叫着的骏马，恺撒在向人们致敬。他的面容在阳光下显得有点儿衰老苍白，但他裸露着的胳膊却强壮红润。他的目光投向了看台，她和他的妻子卡普涅娅坐得很近，而他的目光无疑是在寻找克莉奥佩特拉。当他离她不到100步时，突然，她看见他身子一晃，跳到了地上，人群一哄而上，围着他高声嚷嚷——他的凯旋战车车轴折断了！传信人叫喊着跑开了，他得在原地等着另一辆战车。很快，另一辆车推了过来，又重新套上了马。

他乘着新战车经过看台，成千上万道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而他的目光独独与克莉奥佩特拉的目光相遇了。正是因为她，他才将庆功典礼延迟到了今天。他一面含笑看着她，一面指着他战车前那些镣铐丁当、步履艰难的囚犯，黑色的眼眸似乎在对她说："断了的难道会是那个被征服了的国王身上的铁链吗？不，今天断了的是我的车轴，明日就是他的人头！"他的目光震慑着她，也让她放心地把之前的不祥之兆踩灭在脚下，就像踩灭一星微弱的火花。那一天，人们纵情狂欢。直到深夜，40头大象背上绑着火炬，跟随着恺撒的战车走进广场。

以前从未举行过任何庆功典礼的恺撒，这回却在短短几天内接连组织了至少4场典礼。而到了第二场庆功典礼举行的那天，克莉奥佩特拉复仇的渴望才得以满足。那是一场专为埃及而设的庆功仪式：按照罗马官方的说法，这场典礼唯一的目的，就是向看台上的合法埃及女王致以敬意，祝贺她终于战胜了反对势力。首先，她急切难耐的双眼找到了从前的宿敌——阿基拉斯和伯狄诺斯——的画像抬过了她跟前，就是这两个人，曾逼得她离开王位。接下来，就在恺撒的战车前（这一回他的车倒是安然无事），出现了阿尔西诺伊的身影，这是她的妹妹，也是第二个背叛她的人。她有幸得以目睹这一幕，遗憾的是只有短短几分钟！她品味着复仇的快感，目光始终追随着阿尔西诺伊，几乎没有留意到随后而来的忧郁的长颈鹿，这些可怜的动物还是第一次在喧闹的人群前展现。而她的注意力完全被她镣铐

加身的妹妹夺走了。

忽然间，她眼前浮现出了塞浦路斯叔叔的形象；当她还是个孩子时，正是为了避免阿尔西诺伊现在的命运，她的叔叔毅然选择了服毒自尽。克莉奥佩特拉在24岁时，第二次体会到了耻辱与光荣、胜利与自尽的全部意义。而天生的直觉令她确信，命定的劫数离此时还十分遥远。老兵们走过看台时唱起了放肆的歌曲，歌中暗藏着对她和恺撒的嘲弄，逗得人群轰然大笑，恺撒也跟着开怀一乐，可她却完全没有听见。她只看见她痛恨的妹妹一直垂着头，盯着地面，似乎竭力要躲开众人的目光。第二天，当恺撒对她说饶阿尔西诺伊一命才是明智之举时，她简直觉得不可理喻。终于，到了庆功典礼的最后一天，游行队伍抬着加图的讽刺画像前进时，女王听见坐在她身后的几个贵族在愤怒地窃窃私语。她感到高兴，今天的恺撒不再像昨天那样理智了，他激怒了那些冷漠无情的贵族。最叫她开心的是，到了晚上，庄重的庆功典礼闭幕式上，他竟然穿着拖鞋露面，还公然训人。这种面对众人的高傲姿态，正是恺撒王者气概的又一个证据。有时候，克莉奥佩特拉的治国才能会为她那嘲弄众人的强烈欲望所碍，无论平民还是权贵，无论祭司还是大臣，无论面包师还是军械士，她会对每一个人都高傲无礼，把每一个人都看成窝囊废！

合力打造“恺撒王朝”

到了9月初，庆功典礼刚结束不久，这种放纵情绪更加强烈了。恺撒为自己家族的圣母维纳斯修建了一座新神庙，还举行了最最奢华的盛宴作为献祭。在竞技场[1]上，他除了让角斗士互搏之外，还让他们同野兽厮杀。一位穷困潦倒的罗马武士降格参加角斗表演，招来了众人的耻笑，恺撒却在他表演结束后特地赐给他一枚金戒指，以恢复他因充当“戏子”而损失的尊严。他还下令在城中每个大角落以4种不同的语言上演悲剧，以便让无数外国来宾能够看懂。最后，他让人们欣赏了空前绝后的海战奇观，在城外的人工湖里安排埃及战舰互相搏击。就在这一片欢乐的喧嚣中，维纳斯神殿落成了。

但是，出席献祭典礼的罗马贵族们看到了什么呢？一尊跟克莉奥佩特拉一模一样的维纳斯神像！恺撒要把他的情人埃及女王以神的化身加到罗

马共和国的头上，让她接受罗马人的膜拜，就像她被自己家乡的人民崇拜一样。事实上，为了能亲眼看到，也让其他人看到这一切，他甚至丢失了他最大的美德——耐性。因为，这尊雕像还没彻底完工呢，就连那可爱的模特亲自恳求他也没用。

不论是神圣的宗教传统还是俗尘凡世的传统，统统都被他冒犯了。克洛狄乌斯曾在西塞罗的家门口摆上一张妓女的画像，把她当做自由女神像来供奉，而庞培宠爱的佛劳拉也曾当过神像的模特。但跟恺撒的奇思妙想相比，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如今，被神化了的女王塑像供在了恺撒家族的神殿里，人人都明白（大部分人还是带着沮丧的心情明白过来）这意味着什么！事实上，为了让情形更加显而易见，恺撒还发行了一种硬币，人们在上边看见的维纳斯和丘比特，就是怀抱着小恺撒的克莉奥佩特拉。

这种种浪漫的异想天开显示了恺撒身上诗意的一面，他规定了首都市民该以何种方式看待他的情人，也暗示了他们该以何种态度对待他的计划。不久之后，他就让元老院通过了一条法律，允许他依照东方风俗同时娶几位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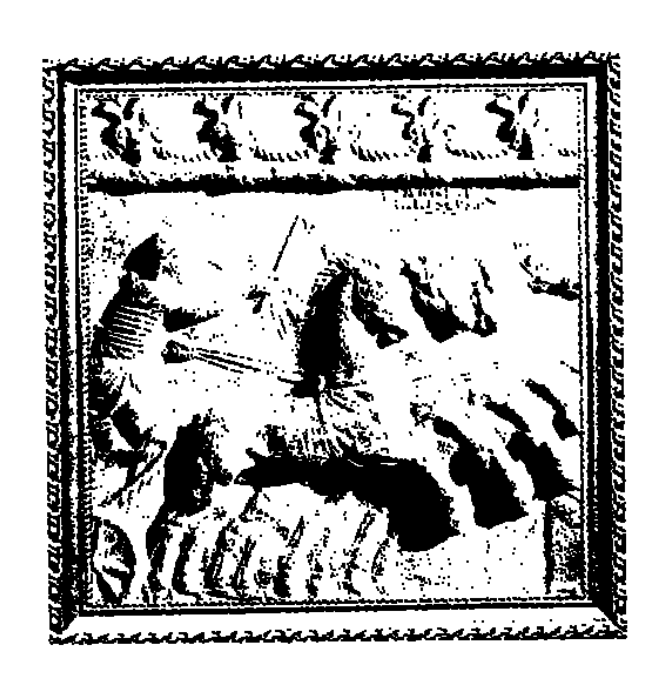
凭着比年轻女王成熟得多的判断力，他预见到他们的婚姻也许将以不愉快的破裂结局告终，因此选择了这种新奇的办法，借罗马和埃及的法律令儿子的地位合法化。就这样，自上而下，他在宗教与法律两方面都为自己的家族王朝打下了坚实根基。

在死亡来临前的18个月，恺撒最最发自内心的愿望，便是建立一个能够延续自己血脉的王朝。而在这个愿望得以实现之前，他还必须为一桩独一无二的伟大事业再冒奇险。

❶专为角斗士之间的拼杀所设的场地，其中还有残忍的人与兽之间进行的角斗。

第4章

帝国梦灰飞烟灭



在3年时间里，他迅速地逼近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就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墓旁，就在尼罗河上的水上浮宫里，马其顿精神触动了他，激励着他去完成他自法萨卢斯大捷起步的事业。一想起亚历山大大帝为了寻找阿蒙神的神谕远赴沙漠的事迹，他就兴奋不已。

但他适应力最强的年岁已然过去。他生平的第一次战斗就是在尼科梅德斯国王的营中打响的，这让他至今仍被人耻笑为国王的娈童，而现在，他已经老了。多么奇怪呀！在事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怀着对年少时光的美好回忆，他再次对南方悠然神往——美妙的南方、地中海精神、温暖阳光与蔚蓝天空，将抚慰这位头发稀疏、面容憔悴的年迈战士，治愈他的创伤，唤回他的青春！

危机四伏的独裁

就在这个秋季，罗马上下在恺撒与克莉奥佩特拉之间造成的鸿沟日益加深。他自封为唯一的执政官已经一年，同时将自己的专政期又延长了一年，如此一来，他就拥有了连苏拉都不曾拥有过的权力！此时的罗马，人人眼里流露着紧张，情绪急躁到一触即发的地步。罗马共和国正面临着君主制卷土重来的危险，罗马人深感忧虑。

还不仅仅是罗马。在西班牙，所有军队中的不满者都已聚集到了庞培之子的麾下。因此，在战火绵延了4年之后，内战还将继续下去。就在他征服世界的计划即将实现的最后阶段，独裁者却不得不重返沙场，领着一些罗马人去对付另一些罗马人。这次计划的中断也意味着他将再次与克莉奥佩特拉分别，而实际上，一旦他离开，她将孤立无援。冬天来了，亚平宁山脉斜坡上的小路崎岖难行，据说在塔普苏斯作战时，恺撒曾突然大腿抽筋。在去西班牙的途中，恺撒还撰写了《反加图》一文来抨击西塞罗颂扬的共和国思想。然后，他又再次担任统帅，全力投入战斗之中。

在此期间，克莉奥佩特拉也正在罗马为他而战。据她了解，昔日的庞培旧党如今正悄无声息地聚在一起，因为新内战的结局尚未确定，所以任何人都还抱着希望。与此同时，西塞罗却决定要在恺撒这位亚历山大大帝第二面前扮演亚里士多德第二的角色，他给恺撒写了一封信，希望恺撒能像那个希腊人一样，仅以“第一公民”的身份来统治罗马。但事实上，这位声名赫赫的思想家却又听从了某位精明的财政家的劝告，并没有寄出这封旨在使其身后之名能永留青史的信件。

而且她还知道，布鲁图一直都在跟他的妹夫凯西乌斯密谋，而这两人的妻子似乎还没有摆脱恺撒的老情人塞尔维丽娅的阴影，她们都在暗中策划着阴谋。

正如她不信任凯西乌斯，她也不信任这个40来岁的德希姆斯·布鲁图。此人现在是恺撒的心腹，据说在前往不列颠的航程以及与维尼提人的交战中，他都表现得十分英勇，因此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舰队司令。恺撒曾两度任命这个一直追随他的杰出军官为高卢总督，他也就此成了百万富翁。此外，女王对屋大维娅——恺撒的甥孙女——的厌恶也丝毫不亚于对她的弟

弟屋大维，这位个子高挑、神情傲慢的黑发女人，总是摆出格外端庄的样子严阵以待，这让克莉奥佩特拉尤其反感。

“为性命而战”

恺撒凯旋而归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在蒙达战役❶中，他率部全歼敌军，精神面貌顿时焕然一新。蒙达之战一定异常激烈，恺撒的一个亲信后来告诉她，他总是身先士卒地领着他那军心动摇的部队冲锋陷阵。但到了晚上，他又总是平静地说：“从前我总是为胜利而战，但今天，我却是为性命而战。”对恺撒的凯旋，罗马人早就习以为常。因此，恺撒回来时，罗马广场和全罗马社会最关心的并非他的胜利，而是他与安东尼的和解。

克莉奥佩特拉在罗马听到了不少关于安东尼的事。其中包括，几周之前，他突然由恺撒阵营中的稳健派摇身变成了激进的左翼分子，那些顽固的反对派就此丧失了维持现有国体的最后借口。孤独而年迈的恺撒看得很清楚，那个疯狂的德拉贝拉虽然追随他，却并不爱戴他。在这次和解中，他的所获并不比安东尼少。安东尼赢回了唯一能令他那飘忽不定的性格免于灾难的人，而恺撒挽回了一个朋友。

又是一个春天，这两个男人一同来到台伯河边看望女王。他们相会在由大门通往别墅的林阴道中间，恺撒紧紧抱住她修长的娇躯，毫不掩饰地以占有者的眼神凝视着她，他那年轻同伴的艳羡神情令他倍觉幸福。他是这样自信，甚至忘了要好好观察一下眼前的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就在这短短片刻内，恺撒已不知不觉地取得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胜利：他赢得了自己选择的两个人——他的朋友与他的情人。

女王接纳了安东尼这个新朋友，但却无法忍受他的妻子富尔维娅。为何在这个国度，所有大家族都爱以这种方式自夸古老呢？这些所谓的罗马世家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中最卓越的成员，不论男女，都会为了利益需要而联姻、离异并再度缔结新的政治婚姻。现在，女王已在罗马客居了整整一年，让她深感震惊的并非种种不道德事件本身，而是所有的婚配都由金钱决定，而所有的离异都受政治影响。

❶指公元前45年，恺撒与庞培的儿子在古西班牙蒙达城（位于西班牙马拉加城30千米处）所进行的一场战争，恺撒因此战而声名大噪。

对罗马的党派政治探究越深，女王就越觉诱惑：权力原本源于选票，却可以不断被行贿、继承、联姻、离异、收养之类的手段购买。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她自己的抱负理应跟恺撒颠覆宪法、建立帝制的目标直接联系在一起。

精明的她除了恺撒之外谁也不信任。她接受了安东尼甚至富尔维娅的友谊，只是因为他俩都憎恨恺撒的对头，都不信任她所疑心的人；也因为恺撒的新朋友仍然对他心存不满，对她也一样。现在，她的直觉被证实了：安东尼的确痛恨西塞罗，因为西塞罗曾把他母亲的第二个丈夫处以极刑。而且，这个伟大的道德家还跟安东尼最心爱的女奴泰罗偷欢。

一天晚上，恺撒向她说起了安东尼那些放浪形骸的传闻，比如，在喜剧演员西比亚斯[1]的婚礼上，安东尼喝得酩酊大醉。次日，他在广场上对民众发表演说，突然当场大吐起来。还有一回，他让几个歌女在那些声誉良好的人家门前唱歌，用淫荡的小曲儿把人吵醒——但她告诉恺撒，她喜欢这个酒神般的故事主角胜过喜欢西塞罗和布鲁图百倍。当然了，恺撒微笑着，以慈父般的口吻补充说，安东尼能领着左派在法萨卢斯一战中获胜，而布鲁图则是个渊博的哲学家。但他从来不提他的外甥屋大维，因为他从女王的沉默中读出了她对屋大维的嫌恶。作为一个贵族，他决定保护自己的家族免遭任何人指责，即使是她也不成。

现在，如他所愿，一个新家庭诞生在他眼前。他们的儿子已经3岁，正如一个古代作家告诉我们的，长得跟他父亲“简直如出一辙”。在罗马生活的第二年，克莉奥佩特拉已经变得益发傲慢。她这个异乡人已得到罗马社会的认可，甚至俨然已成了罗马的女王，被崇拜者前呼后拥。西塞罗给她写信时，甚至干脆直接称她为“女王”。

她期待着恺撒颠覆罗马宪法，现在已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他实现计划。在期待的过程中，她还排除了她俩婚姻中的最后一道障碍。我们没有找到任何证明，但事实的结果就是：正是在这段时间，也即她到罗马的第二个秋天，她的弟弟小托勒密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追随亚历山大大帝前行

虽然，克莉奥佩特拉和恺撒注定要攀上辉煌的幸福巅峰，但他们之间

仍然横亘着一个阴影，那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恺撒一心要追随他的脚步前行。从年少时开始，恺撒就把亚历山大大帝视为唯一的楷模，但亚历山大大帝的一切都是那么富于传奇色彩，后人难以效仿。在罗马，谁当选了执政官，就必须和另一位执政官共同掌权。也许他能连任，每届任期也只有一年。但谁能在这短短一年里更有所作为呢？假如谁征服了一个行省，或者，就算像恺撒那样一口气征服了3个行省，谁就可以留在那儿当几年总督，但迟早也会被中央政府罢免。苏拉或庞培难道还不算厉害吗？不也照样被不同党派拉下了马？共和国里是出不了亚历山大大帝的。

唯有长期的内战迫使市民不得不屈从于士兵时，法律才会不得不屈从于战争的裁决——法萨卢斯之捷令恺撒获得了凌驾于此前任何罗马统治者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3年时间里，他迅速地逼近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成就。就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墓旁，就在尼罗河上的水上浮宫里，马其顿精神触动了他，激励着他去完成他自法萨卢斯大捷起步的事业。一想起亚历山大大帝为了寻找阿蒙神的神谕远赴沙漠的事迹，他就兴奋不已。但他适应力最强的年岁已然过去。他生平的第一次战斗就是在尼科梅德斯国王的营中打响的，这让他至今仍被人耻笑为国王的娈童，而现在，他已经老了。多么奇怪呀！在事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怀着对年少时光的美好回忆，他再次对南方悠然神往——美妙的南方、地中海精神、温暖阳光与蔚蓝天空，将抚慰这位头发稀疏、面容憔悴的年迈战士，治愈他的创伤，唤回他的青春！在南方的丘陵地带，以弗所和塔尔苏斯这两个阳光充沛的岛屿，依偎在海洋温柔清凉的怀抱中，是那么光彩照人，仿佛得到上古众神的格外眷顾。还有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安提俄克与雅典，都没有在他的艰苦节俭面前自炫其能，而是令这位异族征服者享尽了智慧的盛宴，品够了文明的醇酿。还有，东边的亚历山大城与地中海沿岸各地，也都在召唤着这位年迈的战士。

◀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的雕像。她年纪不过25岁，却已先后嫁给3个自由党人，并生有4个孩子。她的第一任丈夫杜里奥本是安东尼的心腹之交，却因欠债而不得不将她用来抵债，而安东尼则直到酒肉之交德拉贝拉把他的妻子拐走之后，他才正式娶富尔维娅为妻。

❶雅典的一位智者。

波斯曾是臣属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风景，也是罗马人永难征服的劲敌。一旦迦太基人垮台，伟大的拉丁共和国必将遭受其害。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国之间烽火不断，苏拉和庞培曾取得过短暂的胜利，而卢库勒斯和克拉苏却殉难疆场。在8年前的那场大灾难中，成千上万罗马人遭受了亲人被杀或被俘之痛。老克拉苏被庞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只带了4万人马就企图征服波斯帝国。结果，大获全胜的敌人把他儿子的头颅挑在长矛顶端送到了他面前，他自己最终也带着对死亡的蔑视罹难。而他的鹰徽和旗帜，连同他的遗体都被留在了波斯。自那时起，谁想赢得罗马人民的支持，谁就必须计划一场对这个亚洲强敌的复仇大计。

只有罗马本身发生内战才能中断复仇大计。而今，既然内战过后只剩恺撒一人屹立不倒，人民自然期待他能完成这个复仇使命，而他内心深处也早就有此打算。作为一个将军，恺撒仔细地研究了克拉苏失败的原因。当时，克拉苏被关于巨弓的传闻吓怕了，据说波斯人能用这种巨弓把箭射到前所未闻的远程之外。他们与克拉苏在一次仿佛没有尽头的行军中相遇，克拉苏迫于巨弓的威力不敢逼近，迦太基人就这么一个月接一个月地撤退，直到安然无恙地退回到他们的领土中。恺撒最近的几场战斗都只打了几个月，这次他却给了自己3年时间，因为他宏伟计划的目标既非幼发拉底河流域，也非印度。他的计划是，征服亚历山大东部后，穿越赫卡尼亚直抵里海，然后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与日耳曼人相邻的斯基台人的领地，接着进攻日耳曼人，最后取道高卢回罗马。如此一来，罗马帝国将四面环海。为了这个惊人目标，他开始用出售土地的办法来囤积黄金，还在地中海各港口建立起了巨型军械库。

与此同时，恺撒的内阁不断由前线向最边远的行省发出大批命令——仿佛有某种极其罕见的渴望摆布着他，促使他急不可耐地要把财政、改革、重建、扩张战争等一切大权都掌握在手。一天早晨，罗马人听说恺撒计划在城外拦截阿尼奥河与台伯河，让它们加深并改道流入特拉斯纳一带的海洋。另一天早晨，罗马城中传闻恺撒打算抽干庞狄纽沼泽和赛狄亚沼泽，为千万罗马人民打造沃土良田。再一个早晨，又有消息说，恺撒决定在整个战神广场上大兴土木，还要在塔尔皮亚岩上建立一座比庞培曾修建的更加恢弘的剧院。随后几周里，瓦罗被委任在罗马各区兴建图书馆，收藏各种文字的书籍。同时，恺撒命令工程师们拟定草案，要在奥斯提亚[1]修建一个新罗马港，以防波堤控制海浪，建起船坞，并夷平所有危险的礁石与

浅滩。

但是，恺撒的心思并非仅限于罗马的诸般事务，他正在制订一个最为宏大的计划。他要编撰一部所有法律条文的集成——第一部罗马大法典，还要修建一条横穿亚平宁山脉的大道。他的目光还投向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决定穿越科林斯地峡，重建城邦。在被他征服的非洲，他则要重现在科林斯战败时早已被摧毁的迦太基城[2]。在这漫长的一年里，有什么事不能完成呢？埃及天文学家在克莉奥佩特拉的赞助下，编制了一部新历法，赐予恺撒这位世界霸主1年可以有15个月时间，也结束了过去100年里混乱无序的计时法，做到了与太阳同步。为了设置一部直至今日我们都还能使用的历法，恺撒把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变成了历史上最悠长的一年。

“我已经活得太久”

恺撒之所以为恺撒，正是因为他能将想象力与治国之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为了给成千上万的失业工匠提供面包，便命令他们去为他们自己兴建众多公共建筑。自由民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都在为他出谋划策，为实现来年的宏图而战斗，也为他的建筑规划而卖力。他向各地强征贷款；他将所有税收国有化。他通过了一条法律强迫有钱人购买国有土地，以便给旗下的1万罗马士兵每人支付300赛斯特斯[3]的军饷——早在法萨卢斯战役之前，他就许诺分给这些士兵土地和金钱，而今他既已成为一国之君，便给每人又加了100赛斯特斯作为延期付款的利息。

在西班牙之捷的庆功典礼上，恺撒赢得了最新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胜利，这让他疏远了许多人，其中也包括不少百姓，因为这次胜利，乃是一次罗马人对罗马人自己的胜利。法萨卢斯之战后，当恺撒发现自己陷身于此种尴尬境地时，他忍耐地没有举行公开的庆功典礼，仅在罗马办了个宴会，设了2000席，并首次提供了意大利酒以及前所未见的角斗与竞技表演。但这回，他允许5000名真正的士兵现身于扩建后的竞技场，随后是囚犯们的

[1]地名，古罗马的重要港口城市，同时也是重要的天然盐场，距罗马城20千米。
[2]坐落于非洲北海岸，与罗马隔海相望，公元前814年为腓尼基人所建，曾是奴隶制国家迦太基的都城，同时也是当时北非地中海地区的政治、经济、贸易和商业中心。
[3]古罗马货币单位。

生死对决，最后还让亚洲小国的王储们表演战争之舞。当罗马人还在为这种傲慢举动忐忑不安时，恺撒却宣布大赦所有庞培旧部，还把他们被查抄的财产发还给他们的妻儿。事实上，他还在一座神庙里为他的大对头庞培建了一座雕像，如今，他终于将其子嗣也一并收服了。这确乎是一个高贵之举，就连西塞罗也撰文表示，恺撒竖起这座雕像，也就等于为自己竖起了一个坚实的丰碑。

而让女王感到震惊的，也正是他的这些举措。她自幼就被训练要保护自己性命就必须将敌人赶尽杀绝。在她看来，自己的情人不断宽恕敌人的情形着实令人担忧。在等待了很久之后，她才择定了沉着的言辞，开口说出自己的警告。他一动不动听着她的话，也许就在此时，他说出了这几个月来时常挂在他嘴边的那句话，也就是西塞罗和阿庇安都曾引用过的那句话："我已经活得太久。与其一直等死，不如一命归天。"

不过，这种言论只不过显出了一个人因为一次又一次努力挣脱时光与死亡之手而生出的消沉倦怠。从他对克莉奥佩特拉的信赖中，我们就能推断出，当时他已能大略感受到那些威胁到他的危险因素。也许，他还会以年轻人才有的敏捷跳起来，告诉她说，他自己年轻时也曾跟克拉苏以及另外两个朋友策划过一桩阴谋——他们打算怀揣匕首走进元老院，只待一声号令就把某张名单上列着的元老统统干掉，而负责发信号的正是恺撒，届时，他会突然把长袍从肩头褪下，露出自己的胸膛。计划成功之后，克拉苏将成为独裁者，而他将出任骑兵司令。但到了最后关头，那个胆小如鼠的克拉苏竟然临阵脱逃了！

他还碰上过冲着他来的阴谋！恺撒告诉她，那天，就是喀提林政变[1]发生那阵子，他正在元老院演说反对西塞罗要求的死刑判决，一小撮狂怒的元老突然提着剑向他冲来，幸好几个站在他那边的人挺身而出挡住了攻击者，救下了手无寸铁的他。打那以后，他过了很久才敢再次走进元老院。他想让她明白，没人能比他更熟悉这些阴谋诡计，他无需旁人警告。

大限将至

冬天的最后几个月里，女王的担忧与日俱增。恺撒越显得心烦意乱，她心中交织着希望与恐惧的矛盾就越深。两人共同拼搏的目标就是赢得全



▲作为强大的帝国，大量的农作物被从埃及、北非、西班牙和高卢等地源源运往罗马。这幅罗马奥斯提亚港的地板镶饰画描绘了当时装载粮食的场景。

世界，而恺撒的年龄已成为唯一的障碍。但尽管如此，他的亚历山大大帝之梦委实更加强烈——它之所以更加强烈，是因为追求它的不仅是他恺撒，还有克莉奥佩特拉。

所有这些并未影响到他们实际的治国之才，在理智上，他们两人都在精确地估算着彼此合作与征服中的收益。恺撒十分清楚要用多少埃及舰队和托勒密王朝的财宝才能增强他征伐波斯的力量。如今，波斯不再是区区一个罗马行省，而已成为东方世界的一大象征，整个东方最终将落入西方强者之手，到那个时候，帝王头衔才能真正获得它的神秘力量。

然而，即将开始的3年战争妨碍了他赢得王冠的大计，也令既为女王又为人母的克莉奥佩特拉深为忧虑。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她被日渐增强的敌意包围着，从前的合作者心存嫉妒，女政客们正在打造敌对联盟，年轻一代也普遍怀着怨恨。何况，尽管整个罗马都知道恺撒认定恺撒里昂是他的子嗣，却没有一条文件能证明他们的父子关系。对她来说，这可比一桩得到罗马人承认的婚姻重要得多，因为在埃及法律里恺撒本来就是她的丈夫。去年冬天，他拟定了一条法案以便能同时娶几位妻子，但这条法案还没有成为公认的法律。在这最后几周里，恺撒重拟了他的遗嘱，并补充了一条附录说，他将甥孙屋大维收为义子。

❶公元前66年，苏拉的老兵喀提林曾提出竞选下年度的执政官，却因有人控告其犯有行贿罪而被取消候选人资格；公元前64年，他再次提出竞选执政官，却仍遭失败；次年，他的努力再次成为徒劳，因此密谋发动了暴动。



▲在罗马元老院召开的议会上，西塞罗正慷慨陈词，发表演说，他曾极力维护罗马的共和制度，却最终归于失败。

最近，他任命自己为任期10年的执政官，这在罗马历史上是一大改革。但由于尚未正式授衔，他的权力起码比真正的帝权减弱了一半。而另一半，也由于在继承人问题上的疏忽而最终成了泡影。罗马百姓已经形成了对君主制根深蒂固的抵制思想，然而，事情就此决定：恺撒必须被推上全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但在意大利境内禁行皇帝的称号和徽章。

他就要上战场了，有可能一去数年，波斯战争绝不可能再往后推，因为准备工作已经开展得极为充分，战前的气氛也已被渲染得过分紧张，而罗马的敌对势力也开始膨胀。虽然女王已察觉到国内的敌对势力正在拉帮结派，恺撒对此却一无所知，否则便不会在临行前的最后几周还不断地激怒他们：他在硬币上铸了自己的侧面像；并在一次节日庆典中乘着埃及战车，头戴一顶金月桂叶王冠；他在元老院接受了一把金座椅，甚至在朱庇特神殿那7位古代帝王像旁竖起了自己的雕像。

与此同时，因为受了以克莉奥佩特拉为模特塑造神像的启发，他也把自己的胸像摆到了彭帕·塞森赛斯神殿里的诸神中间。在大神殿中，还专门为他设了一把精美绝伦的躺椅，甚至在公开祈祷中用上了“恺撒大神”的字样。此外，跟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还获得了在罗马城中建立陵墓的特权。

他周围埋伏着成百上千个不安现状的敌人，他们无不在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位独裁者由是非分明、忍耐宽厚变得反复无常、傲慢自大。人们每天都在互相散布关于他的新闻。有一回，他任命几个不知来头的人担任元老院议员，后来发现，他们原来都是高卢人。还有一次，他又把几个流放犯的儿子封成了国家要员。在某个场合，他说苏拉放弃了专政权，简直是个傻瓜。在另一个场合，他居然宣称："我的话就是法律。共和国不过是徒有虚名。"还有一次，有个护民官在他经过时没有起立，恺撒便当众斥责了他一番。

最后，当全体元老院议员连同执政官、地方官前来将终身独裁权献给他时，他竟然端坐着纹丝不动。这个举动招致了极大愤慨，许多议员当即拂袖而去。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当时他本拟起身迎接，包布斯却一把拦住了他，并且说："难道您不记得了？您可是恺撒呀，作为他们的元首，您不是理应接受他们的朝觐吗？"实际上，事情发生之后，他立刻动身回到自己家里，袒露着脖子吼道："谁想割断我的喉咙就来吧！"

两度拒绝加冕

唯有安东尼得到了恺撒的全然信任，也唯有他一个人有权了解恺撒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制订的全盘计划。他甚至还被委任与恺撒共同执政，他的兄弟也分别当上了地方官与护民官[1]，就连他的几个朋友抢劫了国家财产，恺撒都未置一辞。对安东尼来说，恺撒的称帝之举来得越快越好，他甚至还不惜从旁煽动。因为接连发生的3件事，加剧了君主统治的危机。

一次，恺撒正在街上庄严地巡行，一些旁观者把他当成皇帝高呼万岁，他却回答："我不是皇帝，我是恺撒！"另一次，他发现几个护民官去掉了他塑像上的王冠后，便当场罢免了其中一人，还轻蔑地称他为新布鲁图，因为正是老布鲁图推翻了君主政体，同时，他还管那人叫库米人，意即蠢驴。

[1] 罗马共和国统治时期，掌管国家政权的曾有三种官职：一为执政官，相当于现在的行政官员；二为裁判官，即司法官；第三种即为护民官，其职责是维护被压迫者的利益。一定程度上，护民官起到了约束政府和限制法官权力滥用的职能。

第三次，就在牧神节[1]庆典上，他坐在罗马广场上的一张黄金御座上，看着青年男子在街道上赛跑。在这种古老的庆祝仪式上，参赛者们都拿着毛茸茸的兽皮鞭互相追打。向来喜欢扮演新角色的安东尼也加入到年轻人当中，半裸着身子，挂着条尾巴，拿着一顶月桂枝编成的王冠，和别人一道嬉戏追逐。跑到恺撒的御座跟前时，他突然把王冠献给了恺撒，还把恺撒称为牧神、朱庇特·阿蒙神以及“吾王”。旁观者中拥戴恺撒的人为此热烈鼓掌，而无数有头脑的人却只是默默地看着这场闹剧。于是，恺撒当场拒绝了那顶花冠，或者说王冠，人们这才拍手喝起彩来。安东尼再次把王冠献上，恺撒便再次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重复了推却的手势。然后，他命人把这顶花冠送进了朱庇特神殿，于是当天的日历上便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恺撒于今日两度拒绝加冕！

就在那时，恺撒已开始悄悄地细思死亡以及厄运来临的可能性。也正是那个时候，女王听说他解散了贴身警卫，随身只带着几个执杖扈从行动。她自幼熟知毒药与匕首的可怕，已由此察觉到了被安东尼忽略的某些事情。她知道，阴谋往往就孳生于这些细枝末节。而她无法得知的是，阴谋已然成形。

“小心3·15”

她最不信任的人并非只是那帮谋逆分子，而是其中的领袖人物。到最后，将近80位元老院议员都卷进了这场阴谋，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参与让百姓们看到，独裁者恺撒已激起了极为普遍的义愤。他们的目的在于挽救父辈所建的共和国以及公民自由，一旦波斯战争取得胜利，这一切就将付诸东流。恺撒已定于3月17日由罗马出发，他们必须加快阴谋的步伐。3月15日，他将在元老院召集会议，这是许久以来的首次集会，也是谋逆者的最后一次良机。在这些谋逆者中，确实有人纯是为了挽救自由而战，但绝非那3个头领。

这3个人都是高级官员，都是30岁左右的年纪，都出身于世家大族。对这3个人，恺撒都百般宠信，但他们却从未打消过狼子野心。德希姆斯·布

[1]古罗马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所举行的各项庆典中，其中一项是由年轻的贵族们手持羊皮鞭，在街道上奔跑。年轻妇女们将聚集到街道两旁，渴望鞭子能抽打到她们的头上，这样她们才能更好地生儿育女。据说，西方的情人节即由此而来。

鲁图，跟另一位仗着父子关系与恺撒格外亲热的布鲁图一样，他的生平功绩无一不应归功于恺撒，没有恺撒的引领，他将一事无成。他之所以谋逆，只因为他企图从二把手变为一把手。假如恺撒只是个将军或执政官，他也许还能忍耐地屈居于恺撒之下，因为恺撒比他年长得多，只要跟定恺撒，过不了多久他也可能当上将军或执政官。然而即将夺得王位的恺撒却越来越疏远他，他的大好前程也必将随着恺撒王朝的建立而告终。凯西乌斯则是另一种情形，他天生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可身为曾被恺撒宽恕的庞培败党，他又不得不对自己的敌人感恩戴德，这叫他忍无可忍、饱受折磨。他认为狮子事件可以向历史证明他的举动正当，另外，希望能效法恺撒的他也从这一事件中觅得了解读恺撒灵魂的关键所在。

然而，布鲁图的道德声望才是整桩谋逆事件的精神支柱。他痛恨那个自认为是他父亲的恺撒。要求家族清白的贵族观念令他无法容忍母亲的声誉被玷污，更何况他那如今已成年迈老妪的母亲就在他的身边。一个名为布鲁图的人必须是合法婚姻的结晶，唯其如此，他才有可能是那位著名的弑君者兼解放者的嫡系子孙。事实上，布鲁图那刚愎自用的道德观令他总能以正义自诩，也让他能够去憎恨自己的生身之父。既然要这么做，他就必须连自己的合法父亲也一同背叛！因为，他的合法父亲正是死于庞培之手，他的灵魂本该召唤着儿子到恺撒的队伍中去向庞培复仇！然而布鲁图非但没有寻仇之心，反而在两个执政官分裂之时投靠了叛党，并就此与恺撒为敌长达两年之久，直到恺撒获得法萨卢斯大捷为止。一听说恺撒愿意接受他，他就立马投靠了当权派。如今，他必须报仇雪耻，必须恢复他那被动摇的自尊，于是他选择了再一次背叛。

▲鹰是恺撒所率领的罗马军团的权力象征。

古罗马历3月15日之前的最后几天里，恺撒和女王共同度过了美好的一夜。而与此同时，战鼓轰鸣、军号嘹亮，伴随着雄壮的进行曲，士兵们正大步走在通往意大利各个港口的大路上，恺撒身处下僚时已开始长久渴望并精心策划的宏图终于实现，而克莉奥佩特拉也已拟定计划：恺撒一发兵，她就动身返回埃及，并通过驻埃及的叙利亚军队和恺撒军团的通信兵与他保持联络。

然而，即使在这最后的夜晚，恺撒又从她的笑容背后读出了她连续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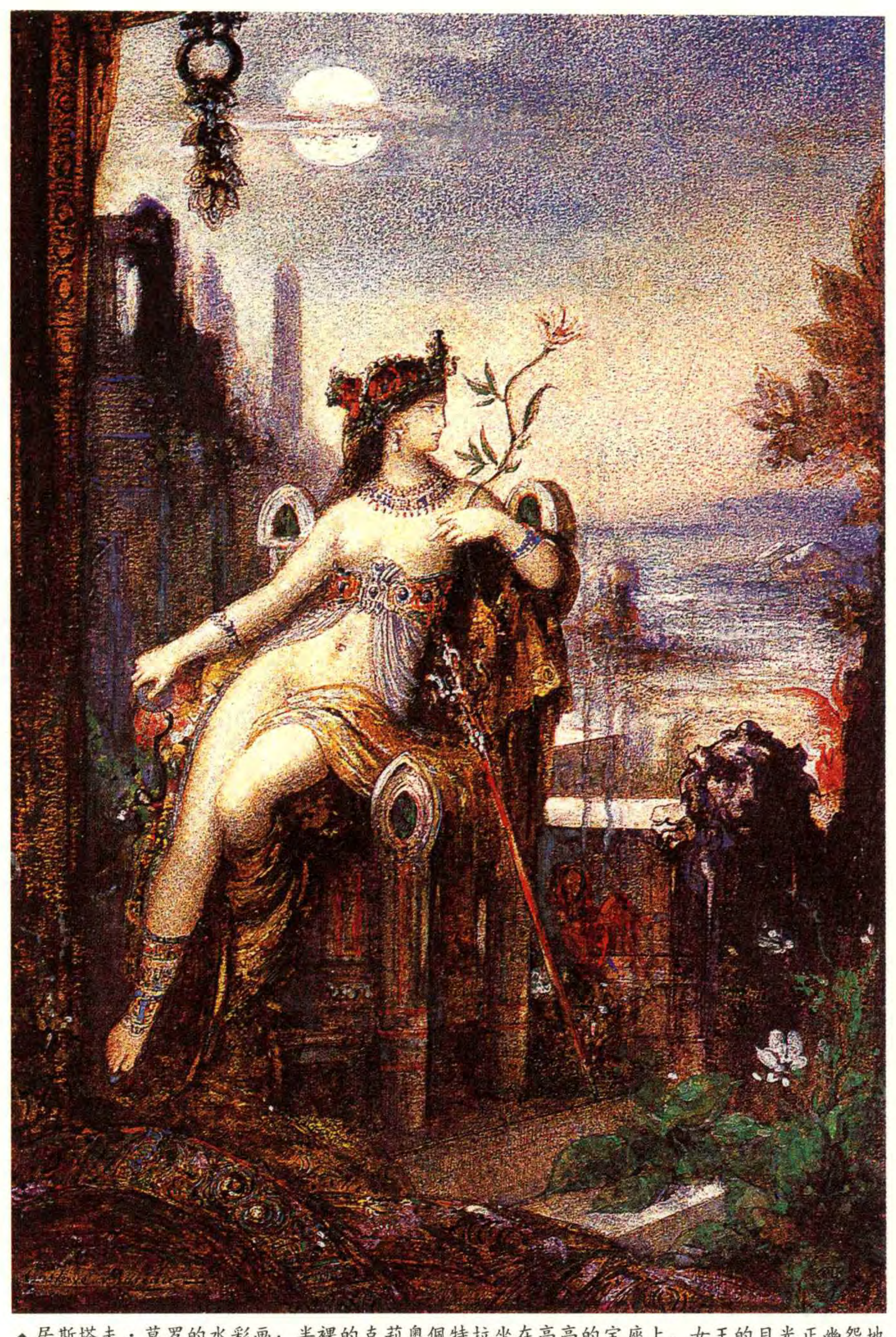
周的心神不安，而她这份不安已令两人之间隐隐生出了隔阂。她听闻了各种各样的不祥之兆。整个罗马谣言四起，人们都在谈论着罗马广场上孤寂的鸟儿为何在深夜里发出凄厉的哀号，而用以献祭的牛羊竟然没有心脏，还有天空中突然出现的强光，种种征兆无不印证了女王自己的直觉。她无法与那个即将重佩宝剑的男人谈论这些，而他却主动向她说起了一些事：比如，不久前他在卢比肯河边献祭给诸神的马匹竟然开始绝食；3月15日对他来说一向都很危险；还有昨天，一大群鸟儿口衔月桂树枝飞进了庞培的元老院……

翌日，恺撒与利比德斯共进晚餐，德希姆斯·布鲁图在旁作陪。布鲁图相当沉默，他十分清楚，明天将会有什么样的厄运降临到这位世界之王身上。我们可以在记录中看到，那时他们谈到了死亡，而将谈话引到死亡这个题目上的，也许正是布鲁图。当时，恺撒正伏案批阅公文，突然听到了这样的提问：哪种死亡最完美？他一边签署文件，一边回答："突如其来的死亡！"

出师未捷身先死

第二天清晨，80名宽袍底下藏着短剑匕首的议员浑身发抖，而手无寸铁的恺撒却神色自若。不过，他的确觉得有些不妥，克莉奥佩特拉向他讲述了那些可怕的噩梦，她苦苦哀求他能留下，而他也希望能满足她的心愿，于是，他决定出征前最后一天留在家中度过。但德希姆斯·布鲁图来了，受了谋逆者们委派的他劝说恺撒前往元老院，不必理会克莉奥佩特拉的恳求。他早已向议员们发出了集会通知，如果他们得知他仅仅因为妻子的噩梦就改变主意，他们会如何说三道四呢？但恺撒仍然拒绝动身。此时，据普鲁塔克猜测，情急之下布鲁图使出了最后一招，他对恺撒说，根据之前议定的计划，元老院决定，就在今天，在他出征之前，将正式授予他意大利皇帝的封号。这正好与恺撒自己的计划丝丝入扣，于是，事情就此决定下来。

在前往庞培元老院的途中，一名奴隶对着恺撒大喊大叫，想用激动的手势告诉他某些信息，可坐在车里的恺撒却浑然未觉。一位名叫阿狄米德的希腊学者从人群中硬挤出来，把一卷纸莎草纸塞到恺撒手中，并言辞恳



▲居斯塔夫·莫罗的水彩画：半裸的克莉奥佩特拉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女王的目光正幽怨地投向远方，恺撒与元老院的关系越来越僵，女王的担忧与日俱增，她在宝座上还能安坐多久？为了“小恺撒”的合法继承权，她曾期待恺撒颠覆罗马宪法。

切、表情急迫地要他马上就看，可行色匆匆的恺撒却未及展阅。不过，学者的激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打算集会一结束就马上读这份卷轴。其实，就在这份卷轴上，那位学者列出了所有谋逆者的名单，并警告恺撒提防这些人的阴谋。当恺撒走到元老院时，这份卷轴正是他手里握着的唯一一份文件。就在恺撒准备进入元老院时，一位议员拦住了他，跟他窃窃私语起来。谋逆者们以为阴谋暴露，一些人开始逃跑。与此同时，安东尼被挡在了廊柱外面，因为他们打算留他一命，以备后用。

终于，恺撒走进了元老院，落座在他那王座般的椅子上。根据事前的约定，辛伯首先走向恺撒，要求他召回自己被流放的兄弟。恺撒急欲讨论其他更紧要的事务，便打发他走开，此时，谋逆者们借口声援辛伯的请求，趁势一拥而上。有人吻着他的脖子与前胸，状似向他致敬，实则查看他是否穿着护胸甲。恺撒一见自己被困，便挥动右手想把他们推开。塔利斯却攥住了他的长袍，把它从他肩头用力地撕了下来，他仅着单薄束腰内衣的胸膛便暴露在了众敌面前——这便是他们约定动手的暗号。恺撒一跃而起，大吼一声："造反了！"阿庇安[1]叙述道："此时，离恺撒最近的凯斯喀挥剑直刺他的喉咙，可剑锋一偏，只伤着他的胸膛。恺撒甩开被辛伯揪着的长袍，一把抓住凯斯喀的手，纵身跳下座椅，试图全力制伏凯斯喀。正当他与凯斯喀厮打时，趁他转身的刹那，另一把匕首插入了他毫无防护的侧肋。凯西乌斯刺伤了他的脸，布鲁图则拔剑砍中了他的腰。""有人说他以一敌众，"普鲁塔克这样描述，"他始终在奋力反抗、虎吼连连，直到受了布鲁图那一剑，他方才以长袍蒙住脸，屈从了他的命运。"

最后，他身带23处伤口倒在了地上。之前想要助他一臂之力的两个议员匆匆逃离了现场，心神俱丧的谋逆者们也很快四散逃去，没人再想留下来听布鲁图说些什么。已然殒命的恺撒独自留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唯有一座大理石像俯视着他——那是比他更早被暗杀的庞培，他生平最大的敌手。稍后，他的两个仆人赶来把他的尸首扛回了家中。至此，一代枭雄悲惨地逝去。

噩耗传来

台伯河畔的克莉奥佩特拉或许比旁人还要稍迟才得悉噩耗。年轻的女

王并没有悲哀或哭诉，而是立即意识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她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因为她的儿子也叫恺撒。在那段日子里，她那钢铁般鲜明的个性焕发出了英雄的光辉。当成百上千有权有势的罗马人匆忙出逃时，这个无人保护的女人却毅然留在了城中。她随时都可能遇害，却仍留居罗马长达一月之久。安东尼成了她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因为他的利益与她完全一致。

在随后4天中，安东尼不但躲过了危险，而且还从这次灾难里发现了意想不到的良机，这都是他的妻子富尔维娅的功劳。从元老院逃回家后，安东尼立刻在屋子周围安排了警卫，并在谋杀发生的当晚，便邀请凯西乌斯来家中赴宴。而那时，布鲁图正在和恺撒的另一个朋友利比德斯共进晚餐。安东尼似乎愿意满足谋逆者的所有要求，同意给予他们特赦，并承诺他们将受到舆论的尊敬。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这般冒险一搏，是因为他拥有一种旁人都没有的权力。就在谋杀发生的当晚，他带着几个奴隶，悄悄潜进了恺撒家中，从恺撒那个六神无主的遗孀手里拿到了恺撒的文件和财产证。据他所称，他将把这些东西藏到安全之处。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奥普斯神殿，将价值约等于今天500万美元的国有资产席卷一空。

恺撒的遗嘱现在夹杂在他的文件当中。安东尼将遗嘱大略读了一遍之后，向女王派出了一名信使，邀请她前来会面。此时，罗马的大街小巷正被火把照得亮如白昼，人们从一栋屋子跑向另一栋屋子，慌慌张张地关门、开门又关门，没人知道匕首会在哪一个拐角处等着自己。而这位希腊的亚马孙女斗士，无疑是唯一一个胆敢在那个晚上冒险走上罗马街头的女人。现在，她来到了安东尼家中，读了遗嘱。根据遗嘱，恺撒的财产将由3个甥孙继承，最年长的甥孙屋大维占其中3/4；假如3个甥孙中有人无法继承，则由德希姆斯·布鲁图接替其位。如果还有恺撒之子于他死后出生，将由他的几个朋友担任孩子的监护人，而他这几个朋友赫然都在谋逆者之列。恺撒在台伯河畔的花园以及女王现在所居的别墅，将遗赠给罗马人民。另外，每个罗马市民都将得到300赛斯特斯。最后，在附录中，恺撒宣布屋大维为其义子。

克莉奥佩特拉与安东尼两人坐在那儿，面面相觑，作为恺撒的朋友与恺撒的埃及遗孀，他俩都无法接受这样一份遗嘱。不过，既然他们的会面不是为了责备死去的恺撒，而是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他们也就无暇去推

❶罗马帝国时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创作《罗马史》，记录了从王政时代至图拉真统治时期的罗马历史。



▲恺撒在元老院议会上。他曾数次以其帝王般的自信遣散议会成员——对此，他最终付出了沉重代价。

敲遗嘱中更深层的含义，也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一个令人心酸而又充满讽刺的事实：根据这份遗嘱的条款，有不少谋逆者都将从中受益。而其中最叫他们两人受不了的，就是最后那条关于屋大维的附录。

英雄尸骨未寒

在随后几周里，恺撒的私人秘书法伯里斯以恺撒的名义为富尔维娅伪造了数十份文件，同时还协助安东尼捏造了元老院决议书、特赦令，以及各种用以转移和夺取财产的恺撒手谕。另外，他们还意识到了一个极为有利的事实：屋大维将作为敌对派的灵魂人物与之抗衡，但此时他只有19岁。不过，此时此刻，在恺撒遇难仅数小时之后的深夜里，这3个碰头密谋的人面对恺撒的亲笔签名，还是生出了一份虔诚的敬意，因而不能不对恺撒的遗嘱手下留情。

富尔维娅想出了一个绝招。几天后，安东尼邀请几位谋逆者来家中赴宴，并向他们出示了真正的遗嘱；酒酣耳热之际，他劝说他们同意让他在恺撒葬礼上向人民公开宣读它。愚不可及的布鲁图和凯西乌斯居然一口答

应下来。就凭每个罗马市民都将是恺撒遗嘱的受益人这一点，安东尼成功地激起了百姓反抗谋逆者的熊熊怒火，并由此决定了随后几年的罗马历史。

而克莉奥佩特拉则强迫自己此时只考虑恺撒里昂。孩子的父亲撒手西去，她必须独力为孩子开辟未来的光明大道。安东尼会是他的敌人吗？当她看着富尔维娅时，她总是忍不住这样揣测。但至少在这个时候，那个脸色苍白的屋大维才是安东尼与恺撒里昂共同的敌人。眼下他正待在阿波罗尼亚，手里控制着恺撒原先派往希腊的一个军团，他的智囊团正在为他传授更深奥的哲理。与此同时，凭着上一次战争中担任恺撒副官的资历，他已经成了一名年轻的指挥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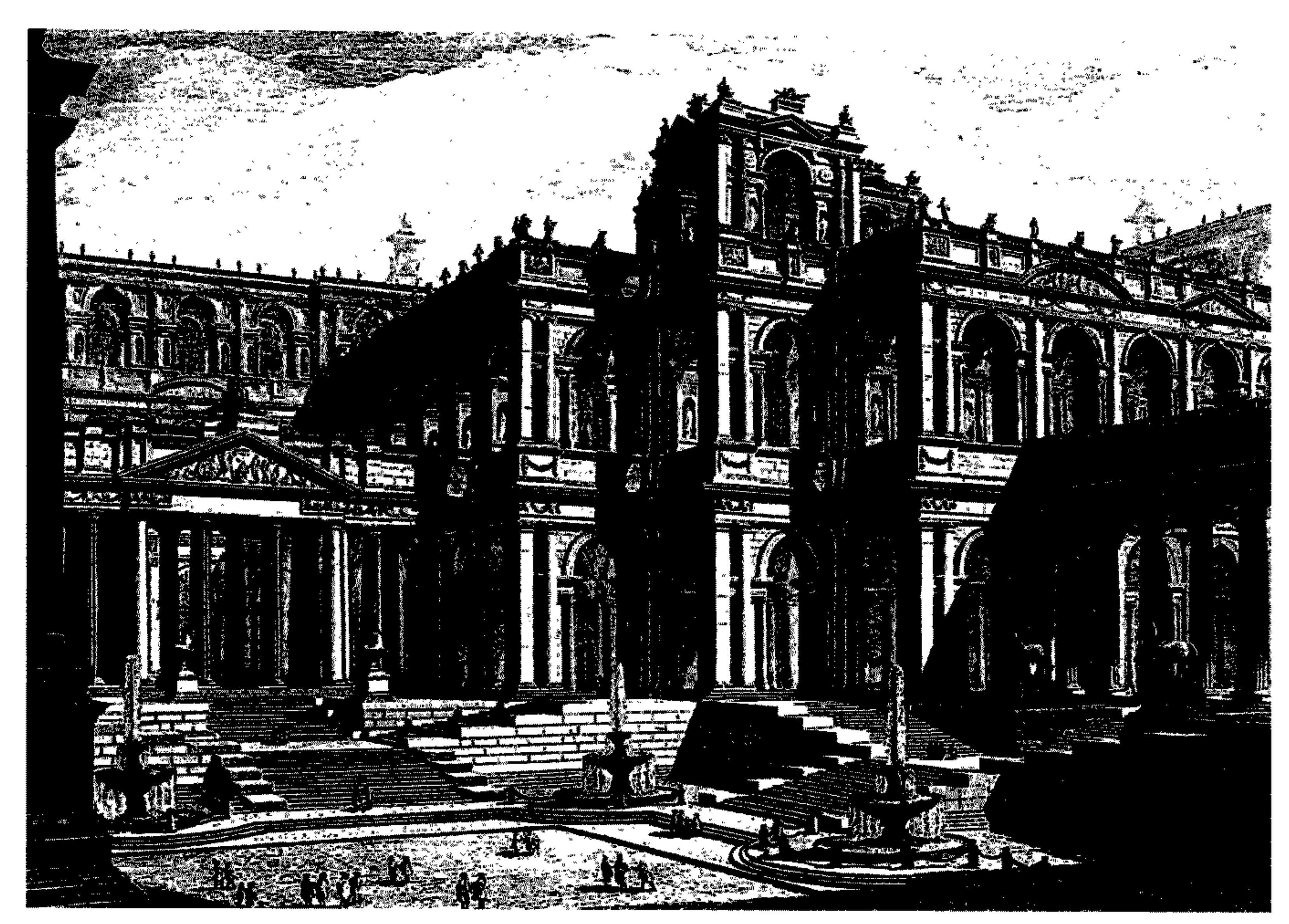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决定联手对抗屋大维。为了确认恺撒里昂的合法身份，女王需要安东尼；而为了借恺撒里昂的名义摄政，并阻止19岁的屋大维攀上王位，安东尼也需要这个年仅3岁的孩子。

因此，就在恺撒遇害的那个晚上，他的朋友安东尼与他的情人克莉奥佩特拉默默地结成了联盟；其后，安东尼派出了一队警卫，护送她穿过黑暗的街道回到家中，并就此留驻在她清冷的别墅里，守护她的安全。而这个时候，她也许回想起了那个愉快的夏夜，恺撒第一次为她介绍这个深得他信任的朋友时，他们都是那样的激情澎湃、斗志昂扬，甚至分手时还击掌为盟，俱为彼此的信任深深动容。

几天后，靠了富尔维娅的精明，安东尼的地位令人惊讶地变得无比牢固，甚至到了能与元老院分庭抗礼的程度——因为，恺撒的正式文件除了承认埃及女王的儿子是其合法子嗣之外，当然也宣布了任命安东尼为执政官。此外，他还得到了恺撒手下掌握着实权的财政顾问的支持。这样一来，安东尼的一切便称心如意了：只要恺撒之子好好地活着，无论是担任文官抑或武将，他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以其监护人的身份攫取统治大权。

▲恺撒死后，罗马人铸造了一枚新的硬币。硬币上刻着恺撒被刺杀的日子——“3月15日”，同时还有一双匕首和一顶象征着罗马从恺撒独裁者手中解放的自由之帽。

但屋大维主动现身了！一得知恺撒遇难的消息，他便快马加鞭地赶回罗马，几周后，便站到了安东尼的家门前，确切地说，是坐在安东尼家的门厅里等候他的出现。两人会面后，屋大维便以平静而狡猾的口吻解释说，他以恺撒继承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是为了拿回恺撒的全部文件，以及他自



▲当屋大维从恺撒手中接过权力之柄时，恺撒留给他的是一座用石头砌成的城市，然而数十年之后，屋大维留给罗马人的却是用大理石建成的房子（图）。

己应得的全部遗产。但比他年长两倍的对手安东尼，却像将军训斥部下一样叱责了他一番。就这样，阿庇安记载说，安东尼丢下屋大维，走出了房间。这是一个致命失误，安东尼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大势已去

在女王动身回国前夕，屋大维得到了拜访她的机会。但直到女王带着大批扈从登船回国的那天，罗马仍然大局未定。一切都在促使她返回埃及：她的儿子已成为许多罗马人的眼中钉，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到处都能看到愤怒的面孔，人们在街上嘲弄地议论说，根据恺撒的遗嘱，她所住的别墅早就是罗马人民的公有财产。最重要的是，她将国家前途都押在了恺撒的权力上，而今恺撒一死，她国内的敌人也有可能蓄势谋反。

4月中旬的一个清晨，女王的船队扬帆起航，向着东方驶去。克莉奥佩特拉站在船尾，长久地凝视着意大利，直到再也看不见那漫长的海岸线为止。她又想起了那天为恺撒举行葬礼的情形：仿佛是听了某个无形旁观者

的号召，人群骚动起来；他们没有把恺撒的遗体抬到马狄乌斯园火化，而是就地垒起了柴堆。她看见军人、水手、市民、儿童，无数双手拿出了身上一切易燃物件：有人扯下了外套，男人丢下了武器，女人献出了首饰，乐师奉上了长笛……人们渴望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祭给这位英雄——他的躯体已被烈焰吞噬，而他的英灵将与诸神同在。人民以自己对恺撒的爱戴，垒成了这前所未有的火葬堆。此刻，她似乎又看见了那火光，嗅到了那浓烟，也懊丧她自己只能站在一扇窗边，因为离得太远而无法将任何东西投进火里。

就在她沉思之际，奥斯提亚港的灯塔看上去越来越小。站在窗边的她，似乎也将一个梦想投进了火堆，这个梦想曾与那火焰一样绚烂，也与那位被火光吞噬的英雄一样伟大。这就是亚历山大之梦。这梦想，连同那其中所有的奇珍异宝、盛世繁华，以及龙袍、王座和王冠，都在这大火中灰飞烟灭。共和国的人民为他们已故的执政官点燃了这熊熊大火，只因如他们所愿，他并没有来得及成为帝王。

带着一颗沉重的心，她深深思索着命运的无常，思索着王权与王权的传承。当火葬堆再度浮现在她眼前时，她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强烈地痛恨那些由暴民任意制订的规则。而幻象渐渐淡去时，意大利海岸也早已消失不见。在这儿，在这艘船上，这个熟睡的男孩便是恺撒的权势留下的唯一明证。

此时，克莉奥佩特拉走到船头，目光越过大海，投向了南方；埃及的海岸线已隐约在望，那便是她的家乡。

第5章

Back to Alexander

重归亚历山大



男人往往崇尚暴力、鼠目寸光，一点儿障碍便能轻易地将他们导入歧途。而女人则工于心计、花样百出，能够熟练地经由迂回曲折的道路到达目的地。

——歌德

两年之后再重回这些拱顶高耸、回音四壁的宫中厅堂，首先袭上心头的便是一阵孤寂，她不禁不寒而栗。她曾在这里看着父王时醒时醉，处理朝政或弄笛自娱，看着两个弟弟与两个妹妹在身边日渐成长；也曾在这里经历了那么多纷争恩怨和无休无止的勾心斗角。

“万不可与罗马为敌”，她的长笛手父王在清醒时这样告诫她。这么久以来没有一个亚历山大人能取悦她，这是命中注定，还是她个人的品味问题？又是一个罗马人！安东尼并非恺撒，这很明显。但他的血气方刚，他的纯熟老练，都撩起了她的好奇，也为她指示了前行的方向。



▼克莉奥佩特拉对罗马人又爱又憎，他们是自己的救星，又是埃及财富的掠夺者。图为公元前后的一幅石雕中刻画的罗马士兵。

人面不知何处去

带着无声的怨恨，亚历山大城中的权贵们迎回了自己的女王。为了与罗马缔结同盟，她已离开埃及整整两年。但是，那份盖着正式印章的同盟条约如今安在？罗马人和罗马元老院到底对埃及人作出怎样的承诺？强大的罗马共和国正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寄托着国家前途命运的人已经死去，更糟的是，假如那些谋逆者夺得了大权，难道不会把恺撒的旧政一概废除吗？等到那时，埃及将遭遇怎样的不幸？

克莉奥佩特拉尽量让大家明白，朝臣们的忧虑与居心叵测者的谴责显然毫无根据。她举出埃及与罗马通商的统计数字为证，指出在最近两年里，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已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她还告诉大家，恺撒里昂的合法地位已得到元老院的确认——这都是安东尼的功劳。但回答她的仍然是一阵怀疑的沉默。她不耐烦地质问，除了她之外，难道他们心目中还有另一个有着托勒密血统的继承人选吗？恺撒的阶下囚阿尔西诺伊是托勒密家

族最后一个幸存者，但也早已在几周前的混乱中下落不明。再说，凡是跟罗马打过交道的人全都发了大财。她的一番说辞，成功地打消了大家对未来的疑虑。

但她自己却忧虑重重。两年之后再重回这些拱顶高耸、回音四壁的宫中厅堂，首先袭上心头的便是一阵孤寂，她不禁不寒而栗。她曾在这里看着父王时醒时醉，处理朝政或弄笛自娱，看着两个弟弟与两个妹妹在身边日渐成长；也曾在这里经历了那么多纷争恩怨和无休无止的勾心斗角。11年前，就在那儿，那张长桌边，她跟安东尼和父王一道享用盛宴。而在这儿，恺撒曾躺在软垫上，吃惊地看着她钻出毯子、站在眼前。她还记得她第一次面对恺撒时，他浓眉下那双黑眼睛是何等的闪烁迷离——怎么可能呢？从那时到现在，竟然只过了短短4年！

此时，她坐到了她那古老宽大的窗台边，缩起双脚，将脑袋靠在大理石墙上。5月里天气和暖、宁静无风，窗台下方就是那个东方巨港，她能看见许多新船正在准备扬帆出海，而另一些船只却在收帆归航——就在这个永恒繁忙的海港里，恺撒曾从一艘沉船游向一条救生艇，牙齿还牢牢咬着他的紫袍，那紫袍浸水后愈发沉重，他最后不得不放弃。而在左边更远一点的地方，他的三层桨战舰曾轻盈地驶向大海。她依恋的目光追随着他，他也向她久久凝望，因为两人都无法确定这次生离是否将成死别——而今天，她与他真的阴阳相隔。

克莉奥佩特拉从来就不懂何谓尊敬父亲、友爱手足，现在，在这个她生平第一次坠入爱河的宫殿里，她感到了一阵阵寒意与无穷的孤寂。她甚至渴望见到那个狡猾的内侍伯狄诺斯、那个小托勒密，或者醉醺醺的长笛手父王，哪怕只有一小时，也足以让她重温昔日时光。过去的几年犹如黄粱美梦，一度令她远离了先祖们的世界。如今大梦已醒，她回到了自己的天地，却发觉父辈留下的这座城市委实太寒碜了，而这个帝国也委实太狭小了，它那光彩壮丽的一切实际上毫无意义。她所怀念的并非罗马，因为罗马共和国的种种外在形式总是令她厌恶。她感到悲哀，甚至有点心如死灰，第一次失败便掏空了她的生命，第一场浩劫为她展露了命运狰狞的一面。她怀念那个令她甘愿顺从的男人，那个待她如父亦如师、如夫亦如兄的恺撒。而今，她必须鼓起勇气，支撑起没有他的生活。

玉容寂寞泪阑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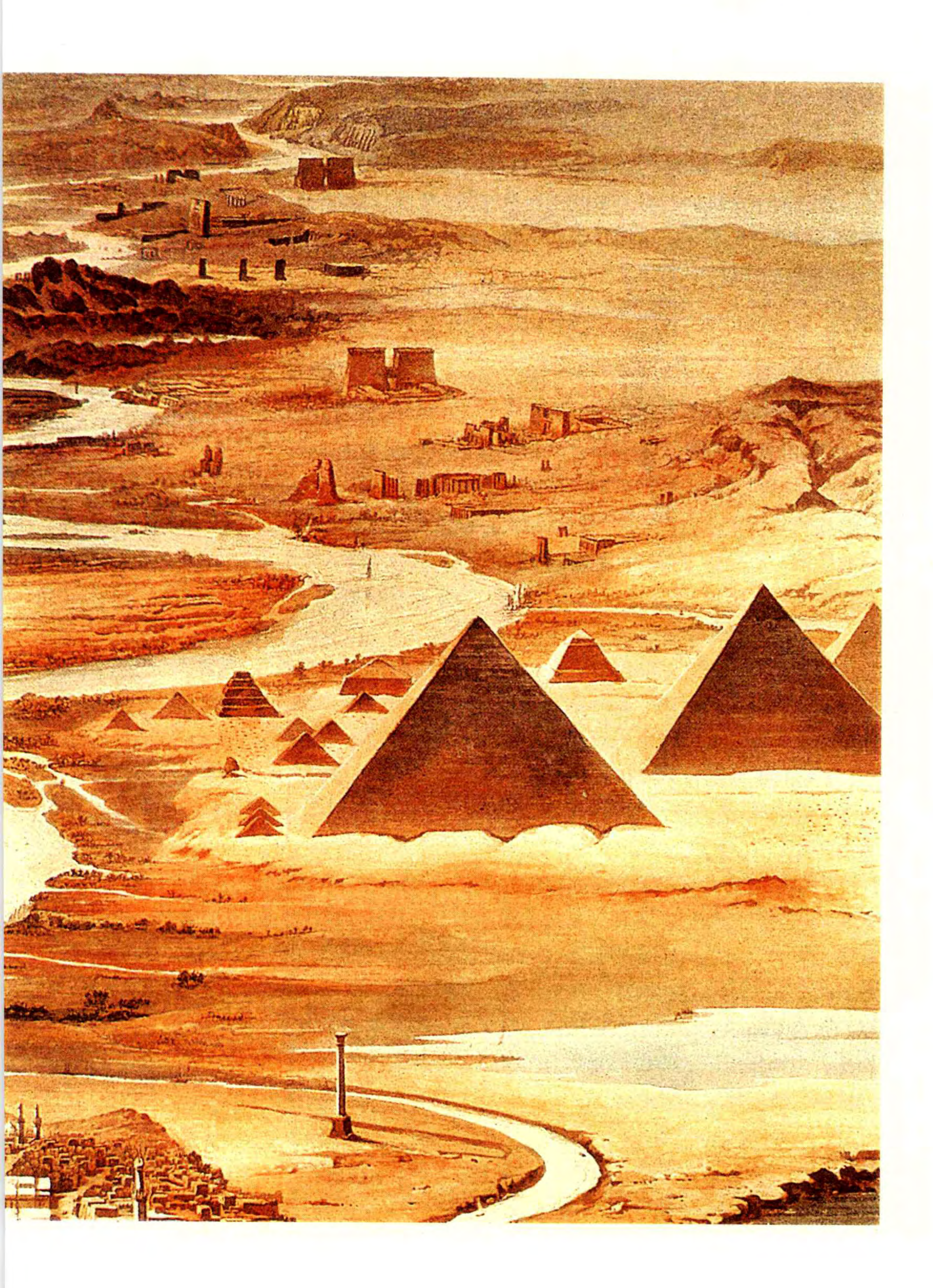
这时，一双小脚咚咚有声地跑过了王宫的厅堂，她前往罗马的时候，这双小脚还站不稳呢。命运奇迹般地给了她一个返老还童的恺撒，看着儿子，这个生平从不落泪的女人也忍不住潸然泪下——这并非出于悲痛，而是缘于极度的快乐。

起码有上百次了，她试图推算出究竟是哪一个狂野之夜令她珠胎暗结。是在王宫里，还是在行军帐中？是在那边的软垫上默默对视时，还是在那个能听见音乐声和女人尖叫声的军中之夜？或许，也可能是在某个下午，敌军终于落荒而逃，恺撒正在向她讲述战斗中的趣闻。胜利令他容光焕发，他伸出右手，断断续续地讲着，似乎沉醉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之中——但忽然间，他发现了他沉默的倾听者，便以年轻人才有的敏捷，猛地将她压在了自己身下。

今天，她再度重温了那些欢爱时光。因为这宫殿，这孩子，更因为她的孤独。在回国的船上，因为忙于制订计划，她无暇感受孤独。现在，她天生的情欲突然苏醒了，



▶恺撒死后，失去依傍的克莉奥佩特拉回到了阔别两年的故国。



她需要一个男人！她把宫中所有门当户对的年轻人在心里过了一遍，她发觉，要想从中挑出一人来顶替恺撒，这个念头简直荒谬。也许，还不如找一个年轻奴隶呢，如果他胆敢饶舌，也很容易就能让他永远沉默。

她打消了这种种遐思，习惯性地甩甩满头卷发，转身抱起了孩子，让他看泊在港口的船只。孩子好奇地问她它们都将驶向何处，她告诉他，它们都将驶向罗马。

隔岸观火

来自罗马的信使、商人、密探以及放债人给她带来源源不断的消息，让她能够得悉各种与她和埃及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新闻。她的臣民继续设法把本国的货物发往意大利，而后从意大利得回大批黄金。她不知疲倦地收集着情报，想尽快了解意大利的时局。她急欲理清罗马各派军事力量的相互关系，唯有把这一堆杂乱无章的情报详加分析，她才可能推断出真实情况，并且由此得知相关各方面可能作出的决策。

她对罗马的研究并非白费心机。从前，她了解罗马的渠道仅限于父王的描述，尽管思维敏捷，她也只能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而现在，她能精确地想象出罗马每件事情的发生经过、每个角色的音容举止，甚至他们说话时习惯在何处加重语气、在何处略作停顿。不仅是男人，对罗马局势有着关键性影响力的罗马女人，更是能活灵活现地浮现在她眼前。

恺撒的老情人塞尔维丽娅如今堪称第二个尼俄伯，她的家务纷争就是这次罗马内讧的缩影：她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婿站到了誓为恺撒复仇的阵营里，另一个女婿则是谋逆者之一，而布鲁图更是阴谋的始作俑者。因此，她的两个儿子正在自相残杀、水火不容。克莉奥佩特拉可以想象，当这位老妇人得知暗杀恺撒的人正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时该是多么痛苦。也许正因如此，当她将自己的所失与塞尔维丽娅作过一番比较之后，一种未曾有过的怜悯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富尔维娅的专制之举

最重要的是，如今的非常局势令富尔维娅的嫉恨与权力欲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克莉奥佩特拉的探子必须密切关注富尔维娅的一切行动。富尔维娅还很年轻的时候，曾暗自感叹男人的雄才大略被白白浪费。跟了安东尼之后，除了尽力促使安东尼与恺撒交好之外，她也无法在其他方面施展拳脚。因此，这些年来，她只能被迫扮演贤妻的角色，照应好身边发生的一切，以便必要时从旁提点安东尼这位当权者的亲信。但恺撒死了，就在他遇害的当天，她便亲手参与了更刺激的游戏。因为单靠她自己就足以激励安东尼，让他改变花天酒地的生活，转而致力于更大的野心——成为罗马最高统治者，而非屈居第二。首先，她争取到了她弟弟卡修斯的支持，姐弟俩打算联手对付纵欲无度的安东尼，把他对日常享乐的兴趣变成对政治前途的追求。

这并不代表安东尼就会低估自己。提到年轻的屋大维时，他总是表示不屑，也从来不理会屋大维或利比德斯的意见。而对于那些谋逆者，他认为只要忽略他们的存在就足以击败他们。他是个目空一切的家伙，却还远不足以左右历史的进程。狄俄尼索斯并不具备宙斯的力量，不能像宙斯一样主宰时空。但这个男人却正合富尔维娅的心意，她想尽办法让他看到宙斯留下的空位，让他再也无心享乐。在她的刺激下，安东尼突然觉得，他只要模仿恺撒，就很可能跟恺撒一样成为天下至尊。

得知富尔维娅的种种专制之举后，克莉奥佩特拉甚为不安。女人的本能令她察觉到富尔维娅正威胁着安东尼，也威胁着她自己。虽然她的梦想已告破灭，但她还是必须做罗马的盟友而非敌手。这是自小就根植在她心中的基本原则。她希望安东尼安分守己地当他的执政官，或当个向谋逆者开战的将军。而现在，一场胜仗都没打过的安东尼，竟然开始向恺撒的位置攀登，不知天高地厚地想要扮演独裁者的角色，这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她，都是极大的风险。

未来的劲敌

对克莉奥佩特拉而言这尤其危险。因为，强势的富尔维娅要清除他身边的所有女人，她已经着手行动了。特别对这个埃及女王，她绝无半点信任可言，正如克莉奥佩特拉也完全信不过这个罗马女人一样。她们两人对屋大维共有的憎恶，也不足以成为她们之间萌生友谊的桥梁。富尔维娅才20多岁就当了两回寡妇，如今也并不比克莉奥佩特拉年长多少。前两次婚姻已让她精通人世欢娱之道，不论是凭天赋还是靠经验，她都足以成为克莉奥佩特拉的强劲对手。而最近在罗马发生的一切，显然已激起了她对克莉奥佩特拉的强烈敌意。凭什么她就不能出尽花招让安东尼明白，他自己的儿子比恺撒里昂更有资格成为恺撒的继承人呢？尽管恺撒里昂的母亲正在全力为儿子争取继承权，可她的丈夫安东尼才是现任的罗马当家！两人在公开场合会面时，一看富尔维娅的眼神，克莉奥佩特拉就明白了：富尔维娅宁可认定恺撒的遗孀乃是那个膝下无子又年老色衰的卡普涅娅，也决不承认她这位年轻的埃及女王，以及她那个麻烦的儿子。更何况，克莉奥佩特拉这个女人，很可能轻轻松松就把她的丈夫迷得神魂颠倒。如果说，克莉奥佩特拉把安东尼视为她在罗马唯一的朋友，那他妻子便是她眼里未来的劲敌。

克莉奥佩特拉手里所有的情报都能说明富尔维娅对罗马大局的举足轻重。她还在一个月接一个月地炮制带有恺撒签名的新文件，这招一定还能笼络住不少上当受骗的人，即使他们还不敢冒险公开谈论。同时，恺撒的私人秘书也在继续以恺撒的名义捏造他生前的赦免令与放逐令。到最后，一切都成了金钱交易，就像拍卖似的，法律条文和元老院决议都被明码标价、公开出售。恺撒的巨额财产足以供安东尼还清自己的外债，并且出手大方地收买所有愿意支持他的人。

墙头草西塞罗

但安东尼并不具备掌控大局的能力。两位现任执政官都或多或少倾向

于站在叛党那边，最后，他们以非常手段逼走了安东尼。莫德纳[1]战役失败之后，他只好逃离了意大利。而在罗马，他的妻子被西塞罗以一番无可辩驳的演说指控为犯有诈骗。西塞罗从来就是个墙头草，恺撒遇害那天，他撰文表示他只为一件事深感遗憾——那就是他本人未被邀请出席这次诸神之宴。才过了一个月，他又写了封感人肺腑的信，向“伟人”安东尼致敬。而时隔数月他又发现，跟安东尼相比，屋大维才是真正的伟人。他以全部才智来谋求利益，从无率性而为的勇气。他那非同寻常的狡猾虽不至于令他的天才黯然无光，却确实有损于他的声誉，并最终将其引向灭亡。

另一方面，克莉奥佩特拉却拒绝让坏消息动摇自己对安东尼的同情之心。靠着她那远比西塞罗准确的直觉，以及对恺撒与恺撒里昂的爱，她抵制住了内心的震动。不论在罗马还是在更大的范围里，她的敌人仍然是屋大维，那个有可能取代恺撒里昂的人。早在谋杀发生之前她就明白这一点，并且在随后的14年里，直到死亡来临，她也从未更改这一想法。与此同时，她更加关心安东尼的命运，只要安东尼继续与屋大维为敌，她这份关心就会日益加深。但两个男人也有可能化敌为友，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对她来说就连安东尼也将一文不值了。

但现在，她的密探告诉她，这个战败的安东尼确实与她心意相通。仗着曾帮利比德斯与恺撒和谈的交情，安东尼翻越阿尔卑斯山去寻找那个老朋友的军团。他扮起了遭到恶势力迫害的恺撒信徒，穿着黑衣、蓬头垢面、浑身泥浆地出现在利比德斯的部下们面前，隔着一条小溪向他们喊话；他们都认识他，也都爱戴他。为了防止自己的部下被他的花言巧语打动，利比德斯在无计可施之下，只好下令吹起军号来盖过他的声音！而这时候，富尔维娅正在罗马集市上发表演说大力控诉屋大维，责备他作为恺撒的继承人，非但从未为恺撒有过复仇之举，又不肯把恺撒的遗产分给人民，还一心忙着向安东尼索命——听到这些消息，克莉奥佩特拉简直都有点儿喜欢那个野蛮的富尔维娅了。她太清楚罗马那些诡计骗局了，隔着汪洋大海都能嗅到那股味儿！罗马的四大党派彼此尔虞我诈，都想竭力引出对手，然后将其一举吞并。西塞罗正口若悬河地告诫众人警惕第六次内战，虽然他自己在前5次内战中干得还不错。为了取悦他所蔑视的人民，冷酷无情的屋大维让恺撒家门不加锁，暗中却跟他的放债人祖父一样，把继承来的财

[1] 意大利北部莫德纳省中部的一个城市，以高度集中的工农业而闻名，是当时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之一。

产藏得严严实实。人人都在奉承那些无所不能的老兵，希望能收买他们的刀枪……所有这类事情都让这个埃及女王感到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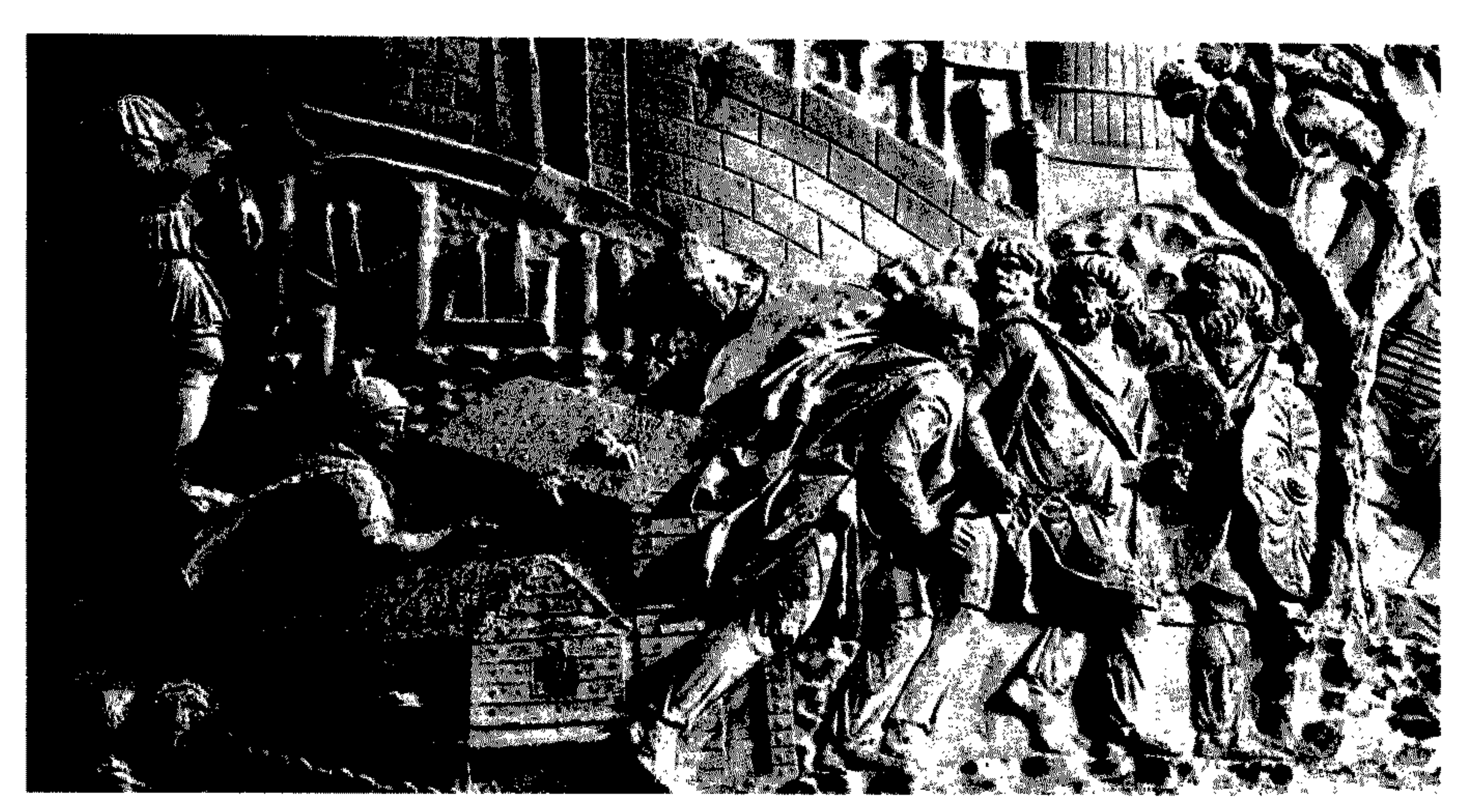
后三头执政

但几周后，便有新消息说，那些军团打算同恺撒的后人谈判，因为他们不愿意自相残杀。听到这个，克莉奥佩特拉不由花容失色。她决不能与杀死恺撒的凶手妥协，一旦那些本该为恺撒复仇的人投向了他的义子屋大维，那她该怎么办？然而，安东尼战败被逐后才过了半年，这种情况就真的发生了——敌对双方议和，并进而决定联合利比德斯形成三方执政的局面。14年前，也是在意大利北部，恺撒与对头庞培一起联合富豪克拉苏形成了三方执政；而今天这3个互不信任的家伙效仿这一模式，只不过想利用假盟约来争取时间，一旦机会来了，便尽快置对方于死地。在百姓们眼中这就是一出闹剧，但毕竟，百姓们对这出闹剧还是颇有贡献的，掌权者们的权力欲终归要靠士兵和纳税人的鲜血与黄金来满足。

但是，比起恺撒他们来，这个新三方执政党是多么差劲呀！一个黄口小儿接替了恺撒的位置，一个放荡成性的酒肉将军则取代了大贵族庞培，而这3个劣质替代品还都确信自己就是未来的恺撒！屋大维甚至还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了“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几个字，好像这么一来，30年后属于他的子民都会相信在他之前从来没有过另一个恺撒似的。

克莉奥佩特拉带着难以言喻的痛苦，听着她的密探汇报关于新三方执政盟约缔结的情况：当时，波罗尼亚附近的一条河流两岸都挤满了部队，利比德斯首先登上了一个河心小岛，向两岸发出信号，安东尼和屋大维便各自乘船上岛，并在欢呼雷动的士兵们面前互相搜身以确保未藏武器。事实上，士兵们都相信他们确实已化干戈为玉帛，还派出了一名代表前去力劝他们联姻。于是，屋大维得娶富尔维娅跟首任丈夫所生的女儿为妻，那还是个年仅八九岁的孩子。而一直盼着屋大维早早归天的富尔维娅，现在却必须以岳母的身份拥抱他。时年20岁的屋大维准会觉得，他娶的如果是这个年方26岁的岳母，那一定要有意思得多。

克莉奥佩特拉对这桩婚事倒也怀着点希望，但她的希望与旁人完全不同。她只愿那3个家伙一上岛就发现他们的合作不能长久：生性闲散又脾气



▲ “后三头同盟”将2000个最有钱的敌人列入了屠杀清单，其中包括恺撒的死敌——西塞罗。图为罗马士兵在追杀黑名单上的人。

暴躁的利比德斯只想独自落得清闲；而生活放荡的安东尼与冷漠无情的屋大维则将产生矛盾，因为他们一个纵欲无度，一个却伪善禁欲。这3个精力与创造力还比不上富尔维娅的男人正在瓜分恺撒的帝国，好像那是他们的祖传家产。

干掉最有钱的敌人

他们很快列出了一份长长的清单——那是2000个最有钱的敌人，他们打算统统干掉。不过，其中并没有克莉奥佩特拉。她满意地得知了西塞罗的死讯：士兵们把他的脑袋从垃圾堆里拖出来，然后慢慢割了下来。随后，富尔维娅朝着这个死敌的脑袋大吐口水，还用发卡戳穿了他那根恶毒的舌头。她还从她的罗马探子那儿听说，人们为了保命已慌不择路：议员们是如何装扮成掏粪奴藏进茅厕以躲避搜查；另一些人是如何在一个月内散尽家财，什么也没给执行官留下；还有，女人们又是如何把自己讨厌的丈夫加进黑名单里——这种种行径都让她感到恶心，因为促使人们这么做的并非复仇的烈焰，而是冰冷的贪欲。同时，她想起了所有这些勾当背后那20万雇佣兵的卑俗面孔，在掌权者实行统治的时候，他们那种蛮力还是很派得上用场的。

惯于寻仇的克莉奥佩特拉简直嫉妒起富尔维娅来了，因为她能亲眼看着这么多敌人的脑袋满地打滚。富尔维娅有个叫鲁弗斯的有钱邻居曾拒绝把自己的房子卖给她，这会儿他可得把房子乖乖交出来了，而且还搭上了性命。在一次宴会上，有人把一颗头颅送到了安东尼面前，他一边惊讶地表示他不认得此人，一边心想这肯定又是他妻子干的好事。富尔维娅带着复仇的喜悦一把抢过这头颅，挂到了房门口——正是为了这栋房子，她派人杀了鲁弗斯。她的权势越来越大，现在已正式与利比德斯一道共掌罗马大权，就连利比德斯本人也受制于她。另外两位当权者则远赴希腊，准备给谋害恺撒的凶手们最后一击。

这场冲突很快就震撼了整个帝国，连身处遥远彼岸的克莉奥佩特拉也不得不从中作出选择。她心里只承认其中一派，但争夺恺撒继承权的战火已蔓延到了非洲，她的国家利益业已受到威胁。现在，杀害恺撒的凶手之一凯西乌斯带着8个军团驻扎在叙利亚，如果他决定向埃及要钱，而且数目跟5年前恺撒所要的一样多，那她该如何是好？德拉贝拉离此不远，虽说他与谋逆者为敌，但同时也是安东尼的对头。他曾求助于克莉奥佩特拉，女王便把恺撒留驻在亚历山大以保障罗马利益的4个军团拨给了他。但他却领着他们背叛了她——也许是被凯西乌斯俘虏了也未可知。无论如何，这12000罗马大兵本该听从女王指挥，现在却落到了恺撒的仇人手里。

形势不妙啊！难道她没有理由担心敌人到来吗？这个凯西乌斯已经向她发出了命令：她必须为他提供船只。事实上，她那个塞浦路斯总督早就给了他不少船，而她正急需加强本国舰队的战斗力。数千年来，埃及的征服者都曾走过那条荒僻的古道，亚历山大大帝是最后一个。如果凯西乌斯也将经由那条古道从叙利亚来到这里，那谁来保护埃及和亚历山大的港口呢？她几乎可以看到他站在自己面前，斜倚着她宫中的某根柱子，用曾轻视恺撒的那种目光窥探她。假如他一时起了无礼之念，想着恺撒既已做了自己的刀下鬼，此时不妨把他的情人看个仔细，那又该怎么办？现在，尼罗河已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水位，都城里饥荒肆虐、瘟疫横行。她只好找了个借口来搪塞凯西乌斯，以争取一点时间。

腓力比战役

幸好，众神看来并没有站在恺撒的仇敌那一边。正当凯西乌斯直逼埃

及而来时，他突然收到布鲁图的急件，要他即刻赶赴马其顿，因为布鲁图即将在那儿跟三方执政党决一死战。究竟谁会获胜呢？哪一派的实力更为雄厚？而哪一派的将领又比较高明？克莉奥佩特拉不得而知。

事实上，这场腓力比战役的结果确实难料。这是两位将军之间的较量，他们两人都一样紧张万分。性急的布鲁图出手太快，一举打败了屋大维。后者被他那气势汹汹的进攻吓坏了，一头藏进了芦苇荡里。而凯西乌斯则败在了安东尼手下，假如当时布鲁图能予以援手，也许凯西乌斯与安东尼交锋那天，战役就能以布鲁图的胜利告终。但是太晚了，尽管落败后的屋大维以及打败了他的布鲁图联手夹击安东尼，安东尼还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他的敌人们则纷纷倒在了他们自己的剑下——这就是布鲁图与凯西乌斯胆敢谋害恺撒的下场。

当消息从海外传来时，富尔维娅与克莉奥佩特拉产生了同样的想法。对于安东尼的心慈手软，她们两人都深感震惊，或者不如说是极为愤怒！他本该当场将屋大维斩于剑下！不过，这两个女人中只有一个人注意到，布鲁图自裁时用的剑，正是两年前他刺进恺撒侧肋的那把。在克莉奥佩特拉眼里，布鲁图的自裁以及随之而来的10多起谋逆者自裁事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复仇——诸神终于显灵了。

每当她想要预测未来的变化时，克莉奥佩特拉总能看见她所信赖的那颗星。恺撒遇害后不久，她仅凭肉眼就能从天空中寻出它的身影，那是一

▼公元前42年，为了恢复罗马的共和体制，布鲁图、卡修斯与安东尼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战，布鲁图战败之后自尽身亡。图为拜伦·皮埃尔-拿西斯·盖兰所作的油画《马克·布鲁图之死》(1793)。



颗晶莹闪烁的彗星。

安东尼分得东方诸省

腓力比战役结束半年后，一天，亚历山大城来了一个气度不凡的罗马人。女王从没见过这个神秘人物，他既是半个哲学家，也是半个皮条客。他就是德里乌斯，安东尼的信使。

三方执政党瓜分罗马帝国时，安东尼分得了东方诸省，那正是他心之所向。希腊对他而言意义非凡，那里不仅有他的许多童年记忆，也有恺撒留下的遗产。他并没有毫不犹豫地出发去征服波斯，他可不想效法亚历山大大帝。但恺撒遇害那晚，安东尼从他家取走了许多文件，那是一大堆的笔记手稿、数字资料、行军地图以及计划草案，足以供一个将军制订远征计划之用。资料里还有沿途港口和行进路线的名称、马匹与公牛的数目以及所需粮草的数量——这真是对继承者的一大刺激！现在，恺撒这份珍贵的遗产落到了他麾下第一大将手里，并在他这个继承人的心中产生了某种神秘力量。安东尼想，总有一天，他要用它们来干一番大事。但首先，他希望先征服亚洲东南沿海那些他年轻时生活过的岛屿。那些地方，而非聚居着蛮族的高卢，才是他心中向往的去处。恺撒迟来的懊悔还在他耳边回响：真不该离开南方太久。无数的奇珍异宝、迷人的年轻女奴、最最甜美的佳酿——只有南方才有无穷乐趣在等着他。

让他意外的是，这次南方之行中等着他享用的，甚至还包括众多王妃公主。卡帕多西亚和弗里吉亚那些可怜的小国王竞相为这位狄俄尼索斯将军准备了一次又一次盛宴。说实话，让这些君王们在帐篷外头苦苦等候，对安东尼来说是个乐子。然后，当他掀开某位王后的面纱时，他觉得盛宴才刚刚开始。此时此刻，既无内忧，亦无外患，安东尼就这样一路穿越希腊群岛，把部队远远扔在后头，只让舞姬小丑随驾，伴着竖琴与长笛尽情取乐，还把那些闲置已久的长矛都缠上了漂亮的常春藤。

一天，在尽情享乐时，他突发奇想地把身边这群女人跟恺撒的情人一比，顿觉兴致索然。他当即决定，他要享有跟那个罗马头号人物一样的待遇，但恺撒的阴影仍然沉甸甸地压制着他。难道恺撒没有让她在还没蒙受他这个摄政王召见之前就自觉现身吗？最近她还给凯西乌斯送来了4个军

团，有消息说两人已经结盟，却也不知是真是假。但有一件事倒是可以肯定的：在腓力比战役中，他安东尼在恺撒那几个军团手里损兵不少，这可都是她的错！

“到西里西亚去吧”

但他不能简单地把责任都归咎于她，他对这个女人怀有真正的敬重。因此，他派出了这位擅长殷勤之道的特使，用某种介于邀请和召唤之间的恰当言辞，去把克莉奥佩特拉给请来。而德里乌斯几乎是一见到女王就甘拜下风了，他预感到了将要发生些什么，也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才最好。于是，他引用了《伊利亚特》中波塞冬劝赫拉的一句话，笑容满面地对她说：“请穿上您最华美的衣裳，到西里西亚去吧！”

克莉奥佩特拉含笑等待着更进一步的召唤。她接连收到了几封信。对这份邀请她并没有加以拒绝，但她的回复体现出了她应有的皇家气度：如果她将拜访三方执政党中的某一位，她将其视为一次愉快的私人远足。总之，她会考虑这件事的。7年前，恺撒向她发出召唤时，她正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但这一回，在她考虑该如何决定时，却不是困在沙漠边缘那顶可怜的帐篷里，而是身处自己凉爽怡人的王宫中。

“万不可与罗马为敌”，她的长笛手父王在清醒时这样告诫她。这么久以来没有一个亚历山大人能取悦她，这是命中注定，还是她个人的品味问题？又是一个罗马人！安东尼并非恺撒，这很明显。但这个大胡子狄俄尼索斯身上不也有许多恺撒所没有的东西吗？跟他并肩而坐，让两只狮子拉着满街晃悠，会是什么滋味呢？还有许多东西她都不曾尝试呢。他的血气方刚，他的纯熟老练，都撩起了她的好奇，也为她指示了前行的方向。

她对此行充满自信，就像恺撒出征前就胜券在握一样。既然是他要求见她，让她远赴异乡去做客，她总不宜防范过甚吧？毕竟，他太强大而她太美艳。何况，能气气富尔维娅总是件乐事，单凭这一点也值得她跑一趟。因此，虽然早已明白此次旅行很可能充满风险，她也下定了要去的决心。别的且不说，她至少知道，他是唯一真心爱戴恺撒的人，自然也就不可能加害恺撒里昂。

但她该如何出现在他面前呢？总不能第二次把自己裹在地毯里吧？况

且她已经是一个母亲了。一定会发生些什么的，她一边想着，一边做好了种种准备。

与此同时，她的理智也在提醒她，她确实得与这个掌握着南地中海地区的罗马行政官成为朋友，她必须取悦他。事情已经决定了下来，但她的自尊却不允许她仅仅因为受到召唤就乖乖地漂洋过海跑去见他。为了让自己在前往罗马时不失皇家体统，她收集了大量黄金、奴隶、珠宝、饰品，用几百只箱子装上了足以填满整个厅堂的奇珍异宝，让无数肤色黝黑的奴隶扛着它们，挥汗如雨地走下王宫的台阶运到船上。这些宝物装满了整整12艘战舰。对女王前往塔尔苏斯时的盛况，曾引得古代无数文人费尽华辞丽藻，大加描述。

滑稽演员兼花花公子

在前往小亚细亚途中，克莉奥佩特拉用她那实战模拟的办法，再次在脑海里排演起了她对这个罗马人的期待。

从安东尼的敌人和她自己的密探那儿，她得悉了安东尼的许多情况：他跟他母亲一样宅心仁厚，又跟他父亲一样不大可靠。从小，他的家庭就因为他父亲的挥霍无度而处境窘迫，又因为他母亲的眼泪而终日愁云笼罩。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因为向往冒险生涯，他在雅典早早就辍了学，随后便跑去叙利亚当了骑兵军官。也正因如此，他才得以出席她父王的皇家宴会，才第一次与当年只有14岁的她四目相对，彼此交换了一个格外热诚的眼神。30岁那年，他被恺撒起用。

恺撒对他委以重任并最终给了他最大的信任，是因为恺撒认为自己的地位牢不可破，根本无须提防旁人的嫉妒之心。至于忠诚，世上有这么个玩意吗？假如有人真的具备这种品质，再兼有骁勇善战的优点，那简直就无可挑剔了。而在克莉奥佩特拉看来，安东尼正好在这几方面都堪称完美。更关键的是，在恺撒遇害当晚，安东尼就果断地开始着手准备为恺撒报仇，召集了激动人心的会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恺撒的合法继承人，理当为其复仇的屋大维，却在向西塞罗以及其他敌人发兵时奇慢无比，显得那么地滑头而且迟疑。

当然了，女王站在她那三层桨战舰的甲板上寻思着，他虽然有点儿像

个滑稽演员，那就是他总爱跟戏子们胡混的缘故。她还能听见他在恺撒葬礼上的那种声音，时而拔高嗓子，时而又压低声调变成窃窃私语。他用这种戏剧化的技巧把恺撒遇刺的蜡像展示给大家看，逐一指出那23处伤口，最后，又像掀起一出戏的高潮似的，猛地抖开了那件血淋淋的长袍！但他的眼泪是真诚的，他确实爱戴恺撒。是啊，在恺撒的遗体边，唯有他和她是再也不愿见到悲剧重演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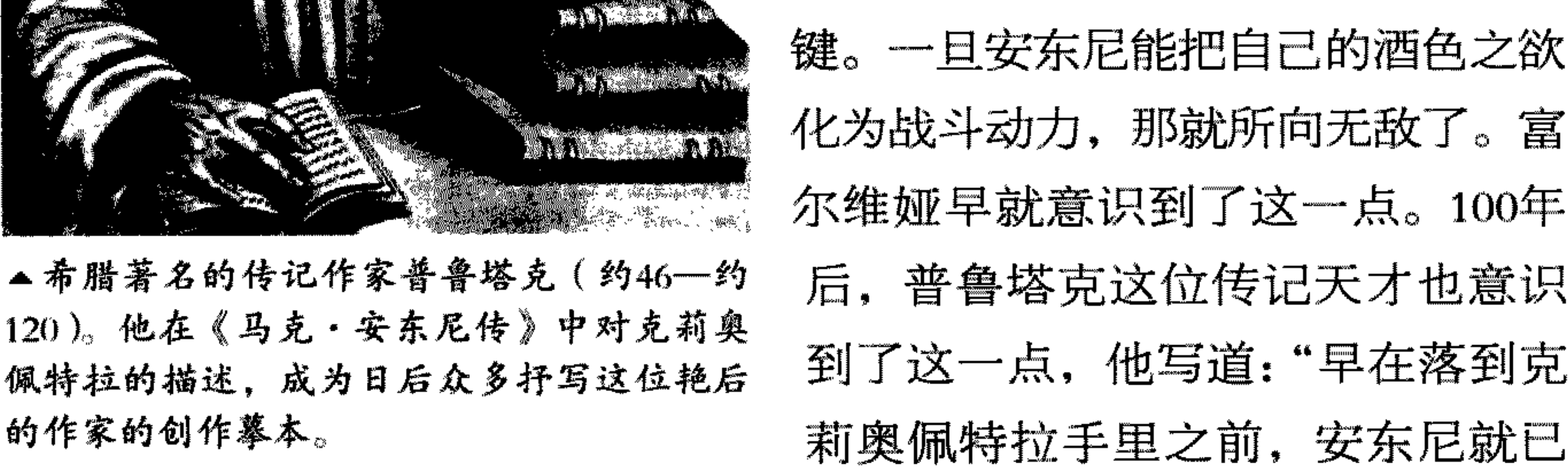
他满脑子都是些什么样的古怪念头呀，他可真是个大小孩！那天，他与恺撒和解后刚回到家里，就收到急报说恺撒死在罗马而敌军正在逼近，他必须尽快赶赴前线。临走前，他扮成奴隶，用黑布蒙着头，拿着封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妻子。她尖叫道："他还活着吗？" 安东尼默不作声，只是悲伤地指指那封信。她打开信读了起来，上头写着什么呢？写着安东尼的保证，说他再也不跟那个西泽瑞尔上床了！然后他一把扯掉黑布，跟她满屋子打闹嬉戏起来。



▲小弗兰肯的绘画：《克莉奥佩特拉在塔尔苏斯登岸》。公元前41年，安东尼传克莉奥佩特拉前来塔尔苏斯，追究她援助罗马共和党阴谋家的责任，并借势剥夺她的王位，划归埃及为罗马行省。然而克莉奥佩特拉此行的结果，却大出众人所料。

另一次，他要把50万赛斯特斯作为礼物送给一个朋友，生气的管家把一大堆钱丢在他面前，安东尼见到管家那满脸责备，就故意说："只有这么点吗？去，再多拿一倍来！"

克莉奥佩特拉就这么一边回想着这个男人的个性，一边向他驶去。她发现，她想起来的这些奇闻趣事，一件都不可能发生在恺撒身上。因为恺撒像一位帝王，而安东尼则更像一个滑稽演员、一个孩子、一个花花公子。也正因如此，这个男人才这么能讨女人欢心。


▲希腊著名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约46—约120）。他在《马克·安东尼传》中对克莉奥佩特拉的描述，成为日后众多抒写这位艳后的作家的创作摹本。

女人？富尔维娅可是一大障碍。因为安东尼太不可靠，凶悍的富尔维娅也就不得不看紧他。她就像牢牢笼罩在他头顶上的一大块乌云，只要有她在，他就别想跟别人勾搭。但克莉奥佩特拉心想，这会儿山高皇帝远，富尔维娅的影响力还能鞭长所及吗？不过，她随即又想起了富尔维娅对屋大维的憎恨，这是他们3人能够合作的关键。一旦安东尼能把自己的酒色之欲化为战斗动力，那就所向无敌了。富尔维娅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00年后，普鲁塔克这位传记天才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写道："早在落到克莉奥佩特拉手里之前，安东尼就已顺利地从女人这所学校里合格地毕了业。富尔维娅为后来者做好了准备，驯服他的野性，并让他惯于俯首听命。克莉奥佩特拉理应感激富尔维娅。"

也许，这位伟大的传记家已在天堂里看见，克莉奥佩特拉读到他这些入木三分的字句时，露出了会心微笑。

女神降临塔尔苏斯

安东尼坐在大广场上，佩带着他那把从不离身的利剑，但只是松松地系着，任何硬邦邦的东西都能让他想起战甲，这叫他受不了。他斜靠着的那把椅子是权势地位的标志，是特地从罗马运到这个殖民地来的。这会儿，

他作为三方执政党之一，正坐在审判台上掌控着生杀大权呢。的确，没人曾赋予他这一权利，有资格生杀予夺的唯有傀儡元老院，但凭着执掌罗马帝国半壁江山的权力，他把这生杀大权也一并据为己有了。而利比德斯是三方执政党中的第三号人物，落到他手里的东西自然少得可怜。

安东尼现在正身处塔尔苏斯。这是一个位于亚历山大湾东南角的繁华海港，毗邻地中海地区，与塞浦路斯岛和安提俄克古城遥遥相对。每一支从叙利亚前来的远征军，若要征服阿米里亚、麦迪亚、波斯等小亚细亚王国——它们曾被称为帕提亚人的土地，就必须经过塔尔苏斯这个军事要港。塔尔苏斯城坐落在塔尔苏斯山脚下的内陆地区，从海上来的人要想进城就必须乘舟沿西奈斯河逆流而上。这条长满了芦苇与纸莎草的小河一直流到一个小湖里，因为有了这个湖泊，塔尔苏斯城平添了不少幽趣。

太阳就要落山了，这正是一天中最为凉爽的时分。安东尼特地选了这个时候，来到了集市的背阴处。他注意到，就在他那宝座前方的集市里，他的子民们一阵骚动。他看见，先是年轻人，后是女人们，跟着是塔尔苏斯市民和罗马士兵——旁观者们都先后跑开了。他跟所有独裁者一样好奇，想要问个究竟。有人结结巴巴地告诉他，一个让人无法置信的奇迹发生了：阿佛洛狄忒女神来了！她正沿着西奈斯河溯流而上，马上就要登陆了！

安东尼兼有军人跟滑稽演员的双重特点，并不相信什么神话传说。他下令马上把那个故作神秘的女人带到他的审判台前。这时，人群骚动得更厉害了，空中好似传来了仙乐飘飘，大家边跑边嚷，信使来回奔走，而士兵们则纷纷抓起武器备好马，仿佛人人都有关于这个奇迹的最新情报，而各种情报中共同的一点是：那个带着无数仆从的陌生女人，根本不为安东尼的命令所动。这个征服者既好奇又生气，怎么办呢？最后，他只得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河边走去。

“她沿西奈斯河而上”，普鲁塔克这样写道。正是根据他的描述，莎士比亚编成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画舫以黄金做尾，以紫霞为帆，以白银铸桨。伴着琴声泠泠、笛箫悠扬，那船桨划破了西奈斯河的波浪。在那张金雕玉镂的躺椅上，斜倚着年轻的女王，她穿着女神阿佛洛狄忒的华服霓裳，宛如画中的仙子。乔装成丘比特的清秀少年，为她扇去阵阵清凉；打扮成涅瑞女神与美惠女神[1]的纯洁少女，在忙着整理紫帆，或挥动银桨。这船上的

[1] 传说中的美惠女神由3位纯洁少女组成：欧芙洛绪涅、塔莉娅和阿洛莱娅。

一切都散发着阵阵甜香，随风远送到河岸上。岸上挤满了激动的人群，竞相来看神秘的埃及女王。”

现在，安东尼来了，人群自动闪开了一条通道。克莉奥佩特拉一声令下，所有挂着灯笼的曲杆开始上下翻舞，在空中幻化出各种精致繁复的花样。这五光十色的灯火巧妙地交织着黄昏的微曦，半明半暗间，恰到好处地映出了女王唇边那一闪而逝的微笑。她慵懒又安详地倚在那儿，伸出她纤柔白皙的手，握住了安东尼那黝黑粗糙的、军人式的五指。她以半是女王、半是女神的身份向他致意，而这位半是罗马公民、半是滑稽演员的安东尼，无疑对这绝妙的一幕大为叹服倾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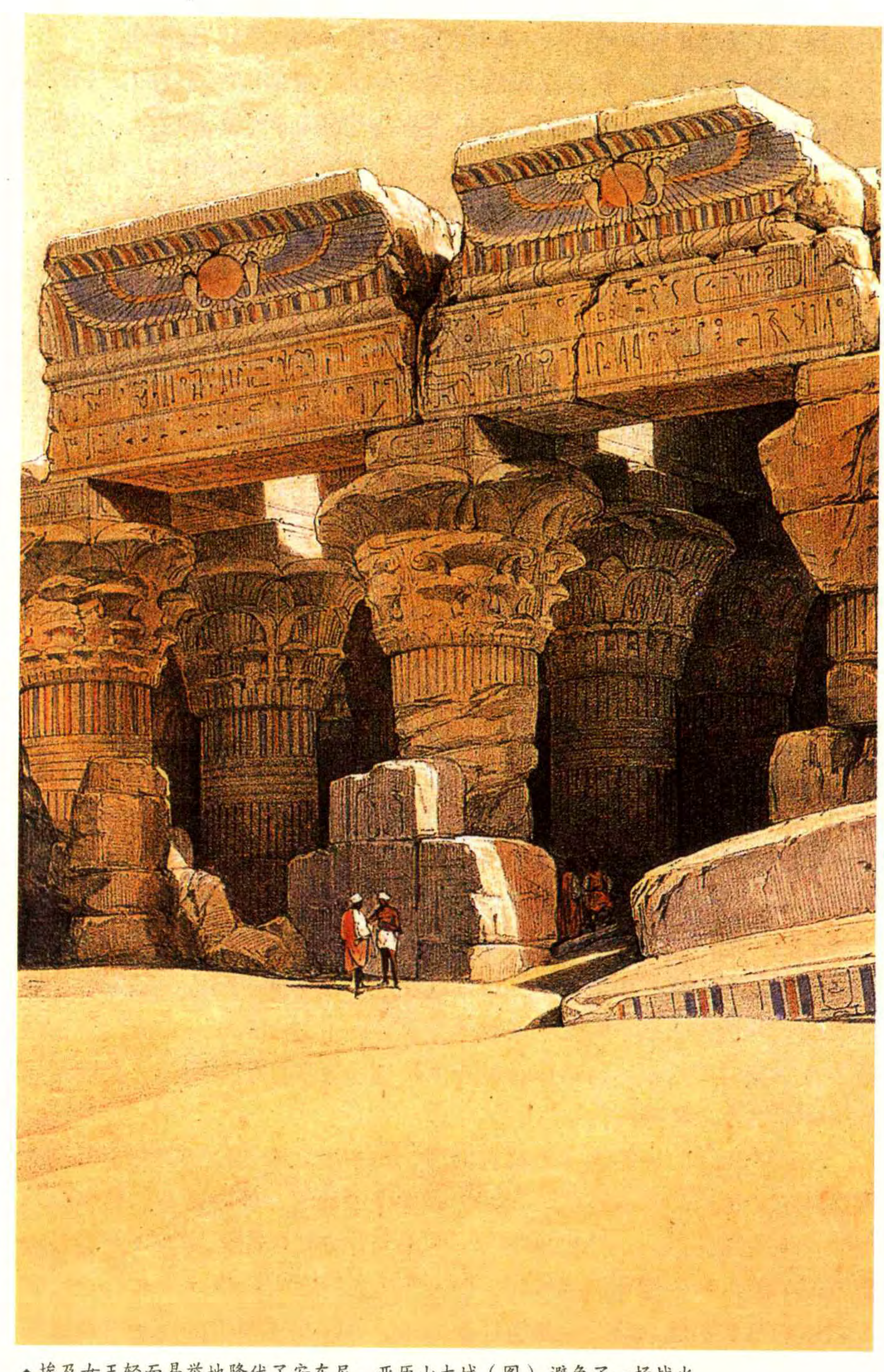
美梦开始了

当晚，船上就摆出了盛大的宴席。“桌上所有杯盘碟盏皆为黄金所制，”一位希腊作家这样记录她为他而办的初次盛宴，“它们嵌满宝石，由最杰出的工匠精雕细琢而成。12艘三层桨战舰的墙上都挂满镶着金边的紫色帷帐，恭候着执政者及其扈从的光临。如此精美绝伦的筵席顷刻间就已备就，安东尼不由惊叹不已。她却面带微笑请求他的原谅，说是因为来得匆忙，招待不免欠周。他们若愿翌日再来，必将得到更多惊喜。同时，她准备将他目中所见的一切物件作为见面礼呈上，请他切勿推辞。

第二天，他受到了更为奢华的款待。席散之时，女王再度将他所见一切作为礼物相赠。另外，高级官员们被赠予各自席中所坐之椅，并金杯、金盘、金碟及轿子、轿夫等物，其余各官亦有银制杯碟、骏马良奴等相送。第四日，女王更出妙招，为来宾献上玫瑰无数。花瓣铺满地板，能没脚背，且有花环自厅顶悬空垂下，其景壮丽非常。”

夜深席散，这位战神阿瑞斯也终于上岸回家了。克莉奥佩特拉暗忖，这个罗马人大约比恺撒年轻了20岁，看上去真是精力无穷。这趟出行还是值得的，虽然国库确实受了一点儿损失，但至少，埃及算是安全了。

下午，安东尼从好梦中醒来时，晚宴还未开始。在浮宫的甲板上，他坐在女王的躺椅旁，向她细诉两人自罗马一别后发生的一切。她躺在那儿，用手撑着头，仿佛又看见了恺撒的身影，他也曾像安东尼一样坐在她的椅边，陪着她沿尼罗河而上。不过，她当然不会向安东尼描述她的幻想。理



▲埃及女王轻而易举地降伏了安东尼，亚历山大城（图）避免了一场战火。

所当然，在随后几年中她也从不向他提起恺撒，除非是为了激励他。

在爱情这回事上，这种激励确实毫无必要。起初，在可爱的女王面前扮演恺撒的继承者这一角色时，安东尼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起恺撒，也就总是不自觉地想要展现更多的男子气概；他似乎想借此向她和自己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可以超过那个所向无敌的独裁者。确实，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个女人，他才第一次得以超越他那种狄俄尼索斯式的狂欢胡闹。他们在罗马初次见面时，无论作为一个女人还是作为一个女王，她都令他印象深刻。假如不是因为恺撒，这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去征服这个女人。现在他自由了：恺撒已然仙去，而他手中正掌握着半个罗马帝国的命运。他几乎像恺撒一样获得了独裁者的地位，开始分秒必争地在她面前展现自己。比如，在盛大游行时特地走在军团的最前面。假如他看见了她因为他这番卖弄而露出的微笑，他就会知道，只有成为真正的男人，他才能符合她的要求，并唤起她的激情。

“两只狮子”

世上恐怕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光彩夺目的一对伴侣了。安东尼时年40，虽然年轻时纵欲无度，却依然有着赫拉克勒斯般的气魄。而芳龄28岁的克莉奥佩特拉虽已是个成熟女人，却苗条依旧，她仍然像个亚马孙女神，只不过已经历过生养。两人都深信自己正处于最为光辉绚烂的人生巅峰，都本能地想要把自己奉献给对方。他们是人中龙凤，是权力与财富的绝佳联盟，无数旁观者都在盼望着他们能结成连理。在不绝于耳的婚乐声中，他们时而同渡惊涛骇浪，时而共享静水柔波，时而又掀起极乐的狂澜——这是多么完美的欢爱呀！这奇迹，就连罗马与埃及那些名号不一、实则无异的诸神都将为之震撼！

经历了连续一周的盛宴与婚庆之后，安东尼才确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尊贵地位。每当冷水澡过后，在他头脑稍微清醒时，他会醒悟，要想成为恺撒，他所需的最后一件也是唯一一件法宝，便是恺撒的情人。而当温暖醇香的美酒再次令他意识模糊时，他就深信自己已经从这个女人身上找到了恺撒的魔法钥匙。自恺撒遇害那夜以来，他在富尔维娅的鼓动下踌躇地往前走着，却总是感到空虚。而现在，这空虚突然就被一个漩涡卷得无影

无踪了。他发布自己的命令之前，总是习惯性地停顿片刻，仿佛在等候什么熟悉的指示。而现在，这些莫名其妙的停顿也消失了。安东尼终于由一个士兵变成了自己的主人。然而，即使是安东尼这位狄俄尼索斯式的风月高手，原来也还有一些不曾体会的惊喜，这惊喜就是在罗马也极为罕见，唯有舌灿金莲的亚历山大人才能说清，并且让这位战士震惊得哑口无言：活到42岁，他才明白了一个女人的嘴能够美到何等地步——那是他生平从未见过的完美。

克莉奥佩特拉也同感共鸣，一直笼罩着她的某种空虚感正在消失。但她又觉得，得到餍足的只是自己的肉体，而非智慧。这种紊乱的感受让她开始反常地调皮起来，总爱先玩一番年轻人的荒唐把戏，才肯满足那个情场老将的激情。她与安东尼被卷进了同一个漩涡，她那优雅考究的欢爱方式让安东尼且惊且喜，而他那仿佛取之不竭的旺盛精力也宛如一道激流，令她尽情地释放自己。当她筋疲力尽地退后喘息片刻时，她又想起了那两只狮子的故事。恺撒逝世以来，她的生活经历了许多痛苦的时刻，如今终于又回到了光明之路上，并再次充满了缤纷的梦想——她人生中的第二个新篇章由此开始。

第6章

告别温柔乡



不论他在船上还是在马背上，或是骑着骆驼沿着沙漠边缘闲逛，女王都如胶似漆地陪伴着他，赞同他每个异想天开的念头，随时随地为他准备好每一件事，从不厌倦，从不疲惫。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如此不懈地追逐快乐。她要占满这个罗马人的记忆，把所有其他女人、其他酒宴歌席、拉车的狮子，还有富尔维娅，统统都挤走。她要让他完完全全属于自己，因为她已彻底坠入爱河。

而这个肆意妄为的家伙把厚颜无耻视为倜傥风流，把各种诅咒视为一串串甜美的葡萄——这疯狂的几个月里，这个男人彻头彻尾征服了她。她从长笛手父王身上继承下来的某种东西，本来埋藏在她心底最隐秘的角落，如今俱已破茧而出。

卷土重来

无论如何，至少表面上看来，前一章的故事该告一段落。一个凉爽的午后，女王前去拜访安东尼，两人一个斜倚，一个陪坐，开始了闲聊。安东尼以平铺直叙的口吻提到了那件他想指责她的事情，当然，如今这在他看来只是一个小问题。她对此早有准备，巧妙地开始了反驳。难道她会支持凯西乌斯吗？难道她可能给谋杀恺撒的人送去船队和军团吗？那都是她送给德拉贝拉的东西，只因遇上暴风雨才被截住！但她马上亲自前去追赶，还冒着被凯西乌斯抓住的危险，一直追到了爱琴海一带。最后，暴风雨再次肆虐，她自己又身染重病，这才不得不被迫返航。她本该得到感激才是！而他则理当受到质问：为什么在那样危急的情况下，他却没有挺身相助？

安东尼是否相信这番话我们不得而知，但阿庇安对这个环节的记叙也许是可信的："他所倾慕的不仅是她的迷人魅力，更是她的超凡智慧。这令他在不惑之年，突然迸发出青春的激情，陷入了对她的热恋。"此时，遭到谴责的女王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下午，她该提出要求了！这世上还有3个人在威胁着她国内的权力呢！恺撒遇害后，阿尔西诺伊被人从监狱中救走，逃到米勒图斯的阿耳忒弥斯神殿里藏了起来；主动投降了凯西乌斯的那个塞浦路斯总督也活得好好的；另外，最近竟然有个年轻人冒充当年淹死在尼罗河里的托勒密，四处招摇撞骗——他们都得死！安东尼点头同意，随后派出了大批人马沿三条海岸线展开搜索，很快便抓住了他们。作为执行任务者惯常用来复命的证据，他们的首级被呈到女王面前。

现在，这位托勒密女王终于感到自己的王位不可动摇了。为了巩固王位，她亲自下令杀掉了另外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她是仅剩的最后一位托勒密，除了恺撒里昂，她身边再无至亲。考虑到这一新情况，她决定再要一个儿子，这第二个罗马人的儿子。她的亚历山大子民们都说，作为一个多情的女人，克莉奥佩特拉天生有着生儿育女的渴望。

▲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屋大维，公元前27年即位。

就因为这个，她想起富尔维娅时总是有些妒意。天真烂漫、口无遮拦的安东尼常常提到她，这个罗马妇人与自己同龄，却已先后为3个丈夫生了4个孩子，起初还是独力抚养他们。如今，正当壮年的她当然可以心无旁骛地只考虑什么国家、权力、安东尼和屋大维，或者一心一意只盼着那个既是她盟友又是她女婿的屋大维一命呜呼——反正腓力比战役之后他就一病不起，而安东尼等人也早就想把他一脚踢开。这阵子，每个意大利人都在歌颂安东尼的声望，因为人人都听说了屋大维的怯懦与战败。

罗马的混乱

罗马的局面已变得极难控制，安东尼继续说，回国军人们要求得到恺撒许诺分给他们的土地，这种要求已渐渐构成新的威胁，而利比德斯又对富尔维娅言听计从。富尔维娅反对屋大维关于财产充公的提议，因为那些资产雄厚的人都是她的羽翼。安东尼的妻弟卡修斯不得不假传圣旨，发布大量安东尼的伪令。富尔维娅还收回了原本许诺抵押在屋大维那儿的两个军团，屋大维则编了一些讽刺她淫秽的打油诗在军中散布——把它们念出来！克莉奥佩特拉叫道，随即大笑起来，安东尼也用他雷鸣般的男低音陪着讪笑。她让他不断重复那些攻击他妻子的恶毒言语，直至两人都笑得前仰后合为止。蜷缩在他们椅背后的奴隶们面面相觑，因为他们从未听过他们的女主人笑得如此开怀。

头脑敏捷的女王感到，在这种气氛下比较有可能说服安东尼去拜访她的首都和她的王宫。随着一次又一次盛宴，她对他的爱恋也日益加深。为什么要一直窝在这么个小角落里呢？冬天就要来了。的确，他已派遣了一部分军队开赴北方，准备进攻波斯。但他对这一计划谈论并不多，而且每当他说到这个，她就马上引开话题，因为她的直觉告诉她，他只是在做做样子而已。他认为自己必须效法恺撒，也就学着恺撒的样子摆摆架势，但他并非发自内心地觉得有这么做的必要。她轻而易举就能说服他推迟整个计划。而另一方面，同屋大维决裂的危险也并不紧迫，安东尼自信地认为，没有他在的话，富尔维娅是没办法跟屋大维开打的，而他早已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地容忍这个盟友。

与女王的冒险将把自己带向何方呢？凭着常识与推理，安东尼不可能

不知道。她已明确提及归国计划。何必去波斯冒那个险呢，在埃及就能得到无数财宝，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作为埃及女王的情人，他再也不用打仗，只需等着她捧着黄金来讨好他就够了。将来，假如他也想追随亚历山大大帝的足迹，实现恺撒的大计，这次拜访亚历山大城不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吉兆吗？他可是十分迷信征兆之说的。诸神明鉴，还有什么理由能阻止这个出身贫寒而又忠心耿耿的罗马人成为女王的入幕之宾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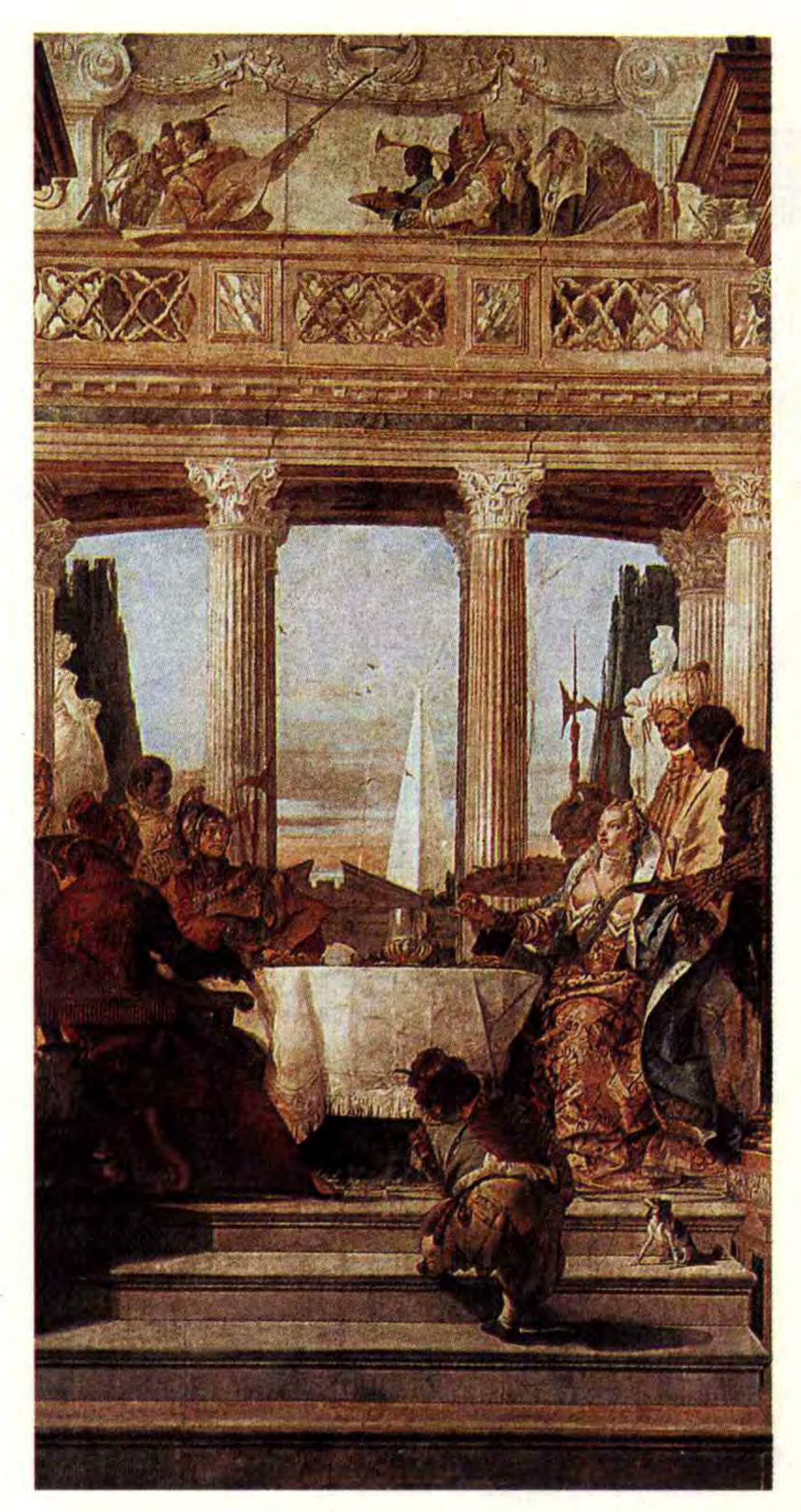
就这样，安东尼答应马上随女王前往亚历山大城，只为了——正如普鲁塔克所说——“一头栽进穷奢极欲的温柔富贵乡，却牺牲了最宝贵的东西：时机”。

前往亚历山大

古老的托勒密王宫又一次充满了生机。马车夫、军械师、清洁工、除蝇人、箍桶匠、调酒师以及无数大厨小工都在那拱顶高耸的潮湿地下室里忙个不停。为了享受上等人的荣耀，奴隶们互相支使，还不时悄悄爬上头顶的大厅，趴在地板上磕头。在那儿，他们有时被饱以老拳，有时也得点儿犒赏，有时被盘问一通，有时又被呼来喝去。如果主人走开，他们就得原地待命——大头领们常常就这么把他们忘了，他们只好一直等到晚上，甚至第二天清晨，直到某个内侍发现他们正躺在大理石地板上呼呼大睡，就一脚把他们踢醒。于是，他们呻吟着，低声抽泣着，一瘸一拐地回到潮湿的拱顶地下室里，跟他们的同伴待在一起，继续等着为楼上那些大神们的某个怪念头卖命。

从早到晚，时时刻刻，每一个仆役都得随时候命。“肯定是来了一大批贵宾吧？”一个年轻学徒向一名厨师长寻问（后来，他把这事告诉了普鲁塔克的父亲）。厨师长冲着他笑了，回答道：“参加晚宴的人数还凑不够一打呢。但每道菜都得随时备好，如果有哪道菜没有轮上，就得立马处理掉。也许就在这会儿，那个罗马人两分钟内就要用餐，也可能要再晚点儿。也许他会先要酒，或别的什么能叫他开心的玩意儿，那其他菜就得先候着。总之，我们得随时备着一大堆饭菜，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想要吃！”

安东尼这个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信徒非常享受他的假期。他身边只带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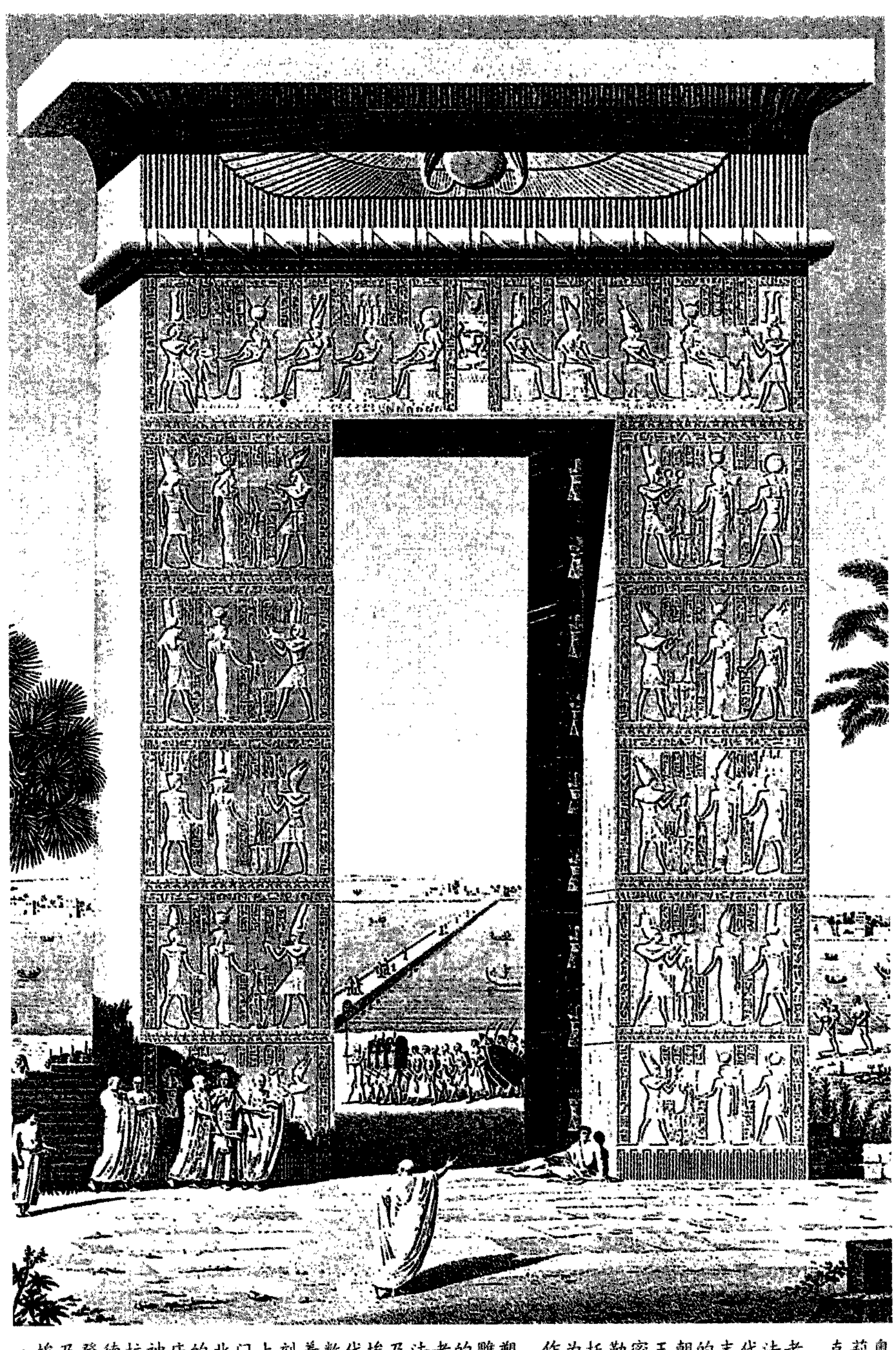


◀《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的宴会》，G. 提埃坡罗作。相传克莉奥佩特拉为炫耀财富，把一颗价值连城的祖传珍珠扔进了盛醋的金碗里，并一口饮尽。

几个不穿制服的士兵，自己则穿着希腊服装和雅典白鞋，打扮得像个牧师或学者。他打猎，钓鱼，或向缪塞恩的哲学家们求教几个他在雅典读书时记住的问题，听着他们高谈阔论，偶尔打个盹儿，又醒过来继续听，好像要讨论并解决天上地下的每个问题。最后，他就邀请哲学家们晚上一块儿喝酒取乐。不论他在船上还是在马背上，或是骑着骆驼沿着沙漠边缘闲逛，女王都如胶似漆地陪伴着他，赞同他每个异想天开的念头，随时随地为他准备好每一件事，从不厌倦，从不疲惫。虽然，每天早晨他还在熟睡时，她已跟大臣们一道工作了几个小时，解决了上百件有待定夺的日常事务，而要满足恺撒里昂的各种需求，也得每天耗去她好几个钟头时间。她对这个男人的爱恋是如此狂热，这几个月来，就连她的宝贝儿子都退居次位。

坠入爱河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如此不懈地追逐快乐。她要占满这个罗马人的记忆，把所有其他女人、其他酒宴歌席、拉车的狮子，还有富尔维娅，统统都挤走。



▲埃及登德拉神庙的北门上刻着数代埃及法老的雕塑。作为托勒密王朝的末代法老，克莉奥佩特拉的雕像也列居其中。此图出自普罗佩斯·若卢瓦和爱德华·德·维里埃合著的《埃及记述》中的插图：《登德拉神庙北门的透视图》。

她要让他完完全全属于自己，因为她已彻底坠入爱河。

这个胸膛结实的男人高兴起来，就会把她那轻盈的身子抛向空中又接住，双臂丝毫不见下沉——在亚历山大，这个野性未除的男人成天无所事事，几乎总是想要她，哪怕是最危险的情况。比如，就在她的奴隶们眼皮底下，隔着一幅随时会被掀起的布帘，他也会一把将她搂过来，尽情缱绻缠绵。就是在晚宴上，这位将军也会突然把她抱走，然后再满面春风地带她回来。这个肆意妄为的家伙把厚颜无耻视为倜傥风流，把各种诅咒视为一串串甜美的葡萄——这疯狂的几个月里，这个男人彻头彻尾征服了她。她从长笛手父王身上继承下来的某种东西，本来埋藏在她心底最隐秘的角落，如今俱已破茧而出。

她情窦初开以来的这15年里，因为没有合适的伴侣，她一直克制着自己如火的激情。而这个冬天，她却忘情地与这个罗马男人投入放荡狂欢之中，好似要以此证明自己配得上他的无限活力。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能一连几小时地抛开她的美貌、她的优雅，如一头年轻的雌兽扑进他怀中，或将他拉过来压在自己身上，直至他也陷入神魂颠倒、浑然忘我之境。在无数的欢宴中，人们从没见到她喝醉过。有传闻说，她有一枚紫水晶戒指，它的魔力能令她千杯不醉。这传闻确实道出了一个人人知其然，而又人人不知其所以然的事实。

不管怎样，幸而有如此惊人的酒量，在与百官万民同席饮酒、寻欢作乐时，她才能保持住女王的尊严，不被任何人趁机轻薄。她只向一个人奉献自己，而这个人有时却会借酒装疯，说什么他很遗憾她不愿与别人通奸滥交。遇上这种时候，尽管她知道可能会刺伤他的自尊，她还是会等他清醒后提醒他注意，他是在同一位女王打交道。

有时，在晚上，他们装扮成奴仆到街上闲逛，为了取乐把人们随意吵醒，在别人家门前大吵大闹，一直搅得熟睡的主人到窗前探看究竟，然后跑出来把他们轰走，尽管人家早就认出了这些胡闹家伙的真实身份。“虽然许多亚历山大人并不喜欢这种古怪的幽默，”普鲁塔克写道，“但也有人对此颇为欣赏，还说：‘那个安东尼在亚历山大只演喜剧，而把悲剧全留给罗马！’”有时，女王也会花心思来逗他。

这期间，他们还办了一个“独一无二俱乐部”。俱乐部里的亚历山大富豪们每晚轮流做东，人人都费尽心思要把自家的宴会办得比别人更丰盛奢华、更别出心裁。每个这样的晚上都花费无度，而主人们都思想一致——

为了女王的情谊，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当然，每当安东尼在这么一个宴会上斜躺着喝酒时，他就会开始讲故事。让女王吃惊的是，就像他大吃大喝起来就不知节制一样，他讲起故事来也那么没完没了。他会躺在那儿，大赞他第一个妻子安东尼亚是多么美貌，说那个无赖德拉贝拉是如何将她从他身边夺走，但作为报复，他也早在娶富尔维娅之前就跟她勾搭上了，那时她还是他朋友克洛狄乌斯的人呢。如今，这两个男人都归天了，而他还在这儿大碗喝着罗得斯陈年老酒。在他眼里，无论那帮留在罗马的家伙正在捣鼓些什么，都还不如落在这地板上的水滴重要。在这个“独一无二俱乐部”里，安东尼就是这样经常胡说八道。他唯一不曾提到的人，就是恺撒。

由女人挑起的内战

然而，在地中海的另一边，还有安东尼的另一位妻子富尔维娅。虽然她青春已逝，但她至今仍像安东尼一样充满活力。她对安东尼的兴趣并非基于他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信徒，而是因为他乃三方执政党之一。整个罗马都在传说他在埃及的浪漫生活，富尔维娅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威胁或诱惑他回意大利。她知道他天性凉薄、喜新厌旧，也知道埃及女王魅力惊人。一旦他继续向南或向东航行，他就很可能再跟女王或别的女人厮混个好几年。事实上，他完全可能就在那里随意度过整个余生，把妻儿都彻底抛至脑后。只有一个办法能赢回他，那就是令他的权力受到威胁。富尔维娅决定，为了从另一个女人手里夺回自己的丈夫，她要挑起内战。

这并不是什么来自恶魔的灵感，而是对先前计划的突然变更。但若非出于嫉妒，她也不会任自己如此铤而走险。她计划伪造一道与屋大维断交的命令，这样一来，安东尼一定会赶回罗马来准备与敌人开战；如果他想与屋大维维持和平，就更不可能远离家乡。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个消息一定能把他召回来，让他离开那个可恶的埃及女王。

对亚历山大王宫中曼妙的田园牧歌而言，富尔维娅的来信与使者无疑是一个刺耳的干扰音。就在此时的意大利，富尔维娅与屋大维的部队在争夺地产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她采取了极端措施，动用安东尼的军队占据了18个城市，并把那些地私下给瓜分了。这激起了军队的反抗，导致了突如

其来的政变。如今，她已逃离形势危急的罗马，带着众多文臣武将躲进了普尼斯塔要塞。在那里，富尔维娅像个将军似的四处敛财、招兵买马，还向部下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以鼓舞士气，直到敌人逼上来，并在佩鲁贾困住了现任执政官——安东尼的弟弟兼她的盟友。

读到这些急件，克莉奥佩特拉既感轻蔑，又觉嫉妒。她想起了当年跟随恺撒东征西讨时，无论在城市，还是在野外，她是如何充当他的侦探、他的女战神，如何为了自己的王位奋勇而战。但现在，是什么让富尔维娅从一个小市民变成了一个女斗士？难道仅仅是因为她要夺回她的丈夫？！

不久，新情报带来了最新的战况，安东尼的弟弟在佩鲁贾投降了，屋大维饶恕了他，但作为报复，屋大维烧光了整个城市，随即又举行了一次血腥大审。恺撒周年忌日那天，在罗马的恺撒纪念堂前，他处死了400名骑士和议员！这距离最后一批谋逆者被处决已有两年。与此同时，屋大维也派出自己的信使到亚历山大，向这位三方执政党之一解释说，挑起战争的不是他而是富尔维娅，他只希望能与盟友们和平共处。读到这些情报时，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都明白，屋大维之所以会热爱和平，只不过是因为惧怕海上霸主庞培六世。

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证实。富尔维娅带着3000骑兵，乘着5艘船，从布朗德斯逃向雅典，安东尼的老母亲也跟着她，她确实处于庞培六世的保护之下。还有更多消息：在罗马新内战的鼓舞下，波斯人发起了新的侵略，并已攻进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王子结下了联盟，目前他们正在向罗马总督施压，同时后继部队正越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叙利亚！

听闻此讯，安东尼骤然从温柔乡里清醒了，他必须立即发兵！而且无论基于何种理由，女王都应该帮助他。那个至今仍在高呼和平的屋大维即使在内战中获胜，又能把他怎样？能把埃及怎样？她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她有200艘战舰，她的财富足以满足他的任何需要。

担忧

但克莉奥佩特拉却甚为矛盾。她刚怀孕不久，假如这个男人一去不回，她和孩子们该怎么办？就凭他的个性，她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甚至不敢抱有一点儿希望。她由衷地希望这是富尔维娅的最后一招，而安东尼将永

不原谅她仅因嫉妒就把他推到如此境地。那么，克莉奥佩特拉就算此刻把安东尼输给了她，也能立马把他赢回来。但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女人，他很可能忘了她俩而迷上第三个，直到那个人也怀上他的孩子，不再讨他欢心为止。

突然间，女王意识到，这次愉快的冒险已出现了危机。她仿佛看见，不久后，她被独自留在她充满敌意的臣民中间，身边只有分别与两个罗马人所生的孩子。不知道狡猾恶毒的亚历山大人还能容忍她多久？不知道最后一个罗马人一走，那些危险的朝中要员会不会借机生事，或挑起对她的反叛？她对第一个罗马人的爱恋，始于生死决战，终于酒宴歌席——而她对这第二个罗马人的爱恋，既然是由酒宴歌席开始，那又何妨在生死决战中结束呢？

她想，安东尼是很少考虑恺撒里昂的。在罗马家中，他有他自己的儿子，也许那孩子现已到达雅典。假如他的妻子和他的母亲正抱头痛哭，他的儿女也跟着放声悲恸……这情形会对多愁善感的安东尼产生多大影响呢？没人能确定。换了恺撒的话，就算是腹背受敌，也可能获胜！

当安东尼前来与她道别时，她告诉他，她已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他却只是大笑着祝福她与孩子好运。他已经不再关心她了，而是将心思全放在了军队上，专注于各种军机情报。他的灵魂早已飞过了大海，飞到了波斯人和他的妻子身边。

当克莉奥佩特拉蜷在窗台上目送这第二个罗马人离去时，她的脸上并没有笑容。当年，她微笑着送别她第一位罗马情人时，那位世界之王邀请她前往罗马，并一直守护着她直到她的分娩安全结束。他凝视着孩子皱巴巴的小脸，那是通向天堂之梦的彩虹，是他与她的温柔盟誓。现在，她只比当年大了7岁，却仿佛已历经百年沧桑。她再也找不出一个心地高贵的人来治理这乱世。一切都混乱不堪，她自己也深陷其中，无力自拔。

她那愤世嫉俗的单纯头脑并没有追问个中原因，也没有去追究其中有几成该归结于自己，有几成该归咎于命运。她天生不习惯自省与自责，认为万事自有其道理。现在，她坐在窗台上，独自留在她的王宫里，腹中怀着孩子，而孩子的父亲正漂洋过海赶回他的妻子身边，也许这一去就永不再返。当然，他曾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以虔诚的誓言保证他一定回来。但是，从他今日许下诺言，到诺言得以实现之间的日子里，他还会遇上无数女人，还得与屋大维共处或将其征服。而他与她之间还挡着许多外国人，

都盼着有个霸主领着他们去征战。就算这一切障碍都消失了，他们之间还隔着一片无垠的大海，它能毁灭一切船只，就像命运能毁灭人间的爱恋。

很快她就会有两个孩子了，这一个也许是恺撒里昂的妹妹。依照托勒密家族的传统，10年后他就得娶她为妻，而这对埃及王族夫妻都有一半罗马血统。但到了那时，她自己将会怎样呢？到那时，她就是一个年近不惑的妇人了，在孤寂的夏夜，她会叫来一个即将成年的叙利亚奴隶，教他如何爱抚自己吗？国家安全与国家财富都必须得到保障，否则，即使是统治者也会失去行动自由！还必须缔结新的联盟，如果不想成为罗马的敌人，就得与权力最大的罗马人结盟——那会是安东尼吗？

她常常庆幸安东尼的离开。他就像飓风过境一般，常常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不论在埃及宫中还是在亚历山大城里，他一概一意孤行，动摇了原有的派系，还令许多对罗马怀有好感的人感到失望。但也正因如此，老百姓们都喜欢他。因为他的反复无常、异想天开，宫中需要各种数量惊人的稀奇物件，让小贩与工匠们忙个不停，就连无数平民也从中得了不少好处。在罗马，安东尼从来不曾如此大受欢迎。在这里，他得到了全城人的宠爱，就连常常嘲弄罗马文化的缪塞恩的哲学家们也并不反感他。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会喜欢他，但是，没有人会真正爱戴他。经过一番默默比较，克莉奥佩特拉告诉自己，安东尼与恺撒完全是大相径庭的两种人。

然而，她还是颇为重视安东尼的价值，他毕竟是“罗马皇帝”、将军兼三方执政党之一。她意识到，与这位东方霸主成为朋友将是一项精明理智之策——从长远来看，这比成为他的情人还要有利。她知道，一旦他离开，她也就再不能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了。这两个同样迷信的人之间唯一的联系，只剩下一位她送给安东尼的占卜师，利用他所知道的安东尼在埃及的秘事，此人很聪明地为自己牟利。现在，她正在倾听无数密探从希腊沿海带来的各种消息。最近传来的一个消息令她颇为困惑。

喧嚣的彼岸

那对夫妻在雅典相会的情形很是糟糕。克莉奥佩特拉似乎能清楚地看见富尔维娅苍白憔悴的面容和狂热的双眼，也清楚地知道她多么想把手指插到这个满面风霜的大块头男人的胡子里，去挠他痒痒。也许这会儿她正



▲著名艺术家劳伦斯·奥尔玛-塔德玛（1836—1912）以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为主题构思的画作:《女王在塔尔苏斯神色凝定地等待安东尼的到来》。

賂肢他呢，还一边拷问着他：这么长时间都躲到哪儿去了？当整个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罗马时，你究竟还指望从那个埃及女人那里得到些什么？这时，克莉奥佩特拉仿佛又听见，那个罗马赫拉克勒斯雷鸣般的低沉声音打断了富尔维娅尖锐野蛮的叫嚣：谁给你下了命令让你去破坏与屋大维的联盟，去占领城邦，去把守要塞，去冒险进攻？又是谁给了你权力让你把还

不成熟的决策强加于远未做好应战准备的丈夫？

克莉奥佩特拉能听见这两个声音在大海那头此起彼伏，也能看见这两个人在空旷的大厅中咆哮着踱来踱去，走近对方时还互相挥着拳头——也许，克莉奥佩特拉心想，他还真的打了她。想到这个，女王满意了，但不免还有些疑惧，他能找到一个既抛弃她又不损害与其他盟友关系的办法吗？如果他真的抛弃她，她不会对他下毒吗？富尔维娅可是没什么不敢干的，她发怒时就是个疯子。

但现在，另外一个女人出现了。克莉奥佩特拉很快得知了屋大维的最新策略，庞培大帝的最后一个子嗣庞培六世曾以自己的舰队保护安东尼的妻子和母亲，现在自然成了富尔维娅的盟友。作为一个可怕的海盗，他很可能为安东尼增加一股危险的力量。因此，尽管身为庞培家族的大对头——恺撒的义子屋大维，还是毫不犹豫地派出了信使去见庞培六世，表示愿意娶他侄女西珂丽波尼亚为妻，以表达与之交好的诚意。的确，西珂丽波尼亚比屋大维还要年长，且已两度守寡，甚至还刚刚有孕在身，也许是她最后那个丈夫的遗腹子。但屋大维这位罗马大巨头还是立即废黜了寡妇必须守节10个月的法律，又迅速跟富尔维娅的女儿离了婚，把这个庞培家的女人娶了过来，还举办了一系列盛大的仲夏婚礼庆典，并就此成了所有罗马人的笑料。

屋大维的恶劣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继承了权力才形成的。他是个内向而多病的年轻人，本可以成为一个哲学家，却好像被无形霹雳突然袭中一般，在还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年仅19岁便大权在握。此后，他就把森冷的目光投向了女色，一旦在路上看中了某些年轻女孩，就把她们从家中抢过来。随后几年里，他甚至让手下把抢来的女孩衣服扒光，声称要检查她们是否是真正的处女。

安东尼正在气头上，情绪变化莫测。因此，得悉富尔维娅的女儿被休以及庞培六世的背叛时，他气得怒发冲冠，也没跟妻子道个别，就像个疯子似的冲出了雅典。他要带着自己的军团发动突袭，还对部下叫嚣着该为佩鲁贾复仇了！然而他发现，他们都不愿再与自己的战友交手。但在他的强迫下，他们还是开了火。正当他一路挺进时，突然从希腊来了个信使，带来了富尔维娅故世的消息。她只有30岁，但她那基于憎恨与报复之心的强烈权力欲望，并非是出于对光耀天下的荣誉的渴望，终于导致了她的油枯灯尽。

恺撒有远大的抱负，他的抱负积极而富有激情；安东尼有自己的奢望，他想通过获取权力来获得他所贪图的享乐；屋大维有自己的期望，他下意识地渴望化解别人对他的敌视；富尔维娅有政治野心，但她的野心消极而充满怀疑；只有克莉奥佩特拉，她的志向是让自己享有选择的绝对自由。

三方和解

对手的死亡并未让克莉奥佩特拉心绪平静下来，反而令她颇感惊慌。因为富尔维娅的死必定会令余下的两个盟友重新勾结，这也正是他们所盼望的情形。他们还很可能认为，把埃及变成罗马一个行省的时机终于成熟。如果立场不稳的安东尼被他们说服，那她该如何是好？三方执政党中那另外两大巨头的友谊对她来说至为危险。很快，她便得到了一个惊人的证明。

向来通情达理的罗马士兵们这时突然提出了强烈要求，要他们的将军马上解决问题，而不允许他们继续以外交手段拖延下去。15年来，罗马人一直被逼着同根相煎，跟着各派首领东征西讨，结果却只为满足那些杰出首领的个人激情。每一派首领都把自己当成正义之师的主角，高呼着各种动听的口号，诸如“终结混乱”、“拯救祖国”、“保卫家庭”等等，最激动人心的是“捍卫财产私有权”，事实上，没有谁的财产私有权真正受到过威胁。

最后，这场毫无意义的内战似乎终于结束了。三方执政党在布朗德斯缔结了新的协议，比3年前的协议更为精确地分配了恺撒的遗产。利比德斯得到了罗马的非洲殖民地，安东尼得到了向东直至阿尔巴尼亚边界的罗马各省，而屋大维得到了意大利与整个西部领地。一个罗马人怎么可能干出这等蠢事来呢？除非他心里已经不把自己当成罗马人。把罗马交给自己的敌手无异于自我放逐，这意味着他就此成了一个殖民地总督，就算能一口气统领半打殖民地也无济于事。

和平协议签订完后，那两大巨头发现，要说服庞培六世签订一项条约其实并非难事，尤其是，如果把西西里岛与撒丁岛都留给他的话。但跟别人比起来，庞培六世更不乐意为诺言所缚。有一回，他在那不勒斯海湾的一条船上款待几个新朋友。席间，海盗麦纳斯上前问他：“要我去把那些家伙抓起来吗？你想当罗马帝国的主人吗？我只需收起锚，拉起跳板就能立

即出发。”庞培沉默地思考了一会儿，最终说：“麦纳斯，你根本不需要问，早该那么做了！但现在我们没机会啦，我已经发过誓了。”

最后（公元前39年初），内战终于结束了。14年来，意大利人第一次相信和平真的降临。迪奥·凯西乌斯[1]写道：“当三位执政者在他们的海军与陆军面前结下盟约，紧紧握手，并交换和平之吻时，岸上与船上突然同时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欢呼。这成千上万痛恨战争的士兵与百姓发出的巨大呼声在群山之间久久回荡，许多人当场晕倒在地，以至在混乱中被旁人踩伤。站在船上的人们等不及靠岸就纷纷跃进了大海，岸上的人也跳进水里迎上去拥抱他们。许多人意外地遇见了失散多年、生死不明的老友，许多人见到了原以为此生再难相逢的故交；他们呆立原地、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又盼望眼前并非幻觉。直到互相叫出名字并得到了回应，他们这才相信了眼前的事实。

许多人喜极而泣。而另一些人，相信他们早已故世的儿子或父亲还活着，像疯了般地跑来跑去，并向每一个人追问。他们希望找到亲人，害怕已永失所爱。他们揪着头发、撕扯衣服，呼唤着死去的亲人，悲痛得好像他们刚刚死去，并且就躺在眼前。这悲喜交加的一幕一直持续了整个白天和大半个夜晚，旁观者无不动容。”

政治联姻

克莉奥佩特拉日夜盼望着孩子的出生。三方和解的消息传来不久，一个信使来见她，却又不敢对她说出自己带来的消息。但在女王的坚决要求下，他还是告诉了她：安东尼在罗马娶了屋大维的姐姐。

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简直再自然不过。考虑到事件主角们的利益与个性，情况根本不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自第一次结盟以来，这两人就未再谋面，也不曾互致信函攻击对方。打算令整个意大利陷入战乱的人只有富尔维娅，而她的目标仅仅是想把丈夫从一桩桃色事件中抢救回来，既然现在她已经死了，他们又何必理会她的阴谋呢？小庞培喝酒时一说到埃及，就总爱拿这事来开玩笑，让安东尼颇为生气。屋大维则谨慎得多。他等待

[1] 罗马著名的史学家，公元229年担任执政官时，曾以一名罗马元老院的身份来写作。



▲多头政权统治下的罗马人，在15年内战中自相残杀。

了一段时间才秘密向几个军官透露了自己的愿望，他们又把消息传给了军队代表，后者再把他的意思作为士兵们的自发请愿提了出来。这么一来，屋大维就能冠冕堂皇地对他的朋友说，士兵们都希望他俩能结成亲家——但这显然不可能，否则那位埃及女王该怎么办呢?

安东尼（据普鲁塔克描述）并不否认她是他的情人，但他随后又补充说，她毕竟不是他的合法妻子。他想借这种解释来尽力平复良心上的不安，并且战胜自己的真实感情。

对安东尼而言，从作出这种解释到真正允诺婚事，实质上也只有一步之遥。作为一个将军，他现在的处境相当不利。回叙利亚的时间已然迫在眉睫，他得为此向屋大维借兵。既然他必须再次与埃及打交道，一桩婚事似乎倒可以成为对付克莉奥佩特拉的一块盾牌。安东尼迷信征兆，而且总是依自己的心愿把各种征兆往好的方面解释。在军事演习中，屋大维无一例外地总能把他打败。这也许是因为他贪杯导致发福超重，才让那个比他年轻又比他瘦的屋大维占了便宜。而那个希腊占卜师，也就是克莉奥佩特

拉的心腹密探，对他说：

“非凡的好运在等着你，哦，安东尼，但你必须躲开屋大维的阴影！躲开这个年轻人吧，因为他的守护神正胁迫着你的守护神！一旦远离他，你的守护神便自信而勇敢，而一旦靠近他，你的守护神便软弱而怯懦！”

既然这些征兆已威胁到了自己的利益，安东尼就像个懦夫似的盘算着改运灭灾，以便能够逢凶化吉。显而易见，屋大维的姐姐就是那个能让他俩守护神相安无事的调停人！她是他的守护神，就算他前往叙利亚，也能保佑他躲开那个埃及女人！他失去了国内那么多机会，难道不都是克莉奥佩特拉的错吗？富尔维娅霸占着他的权力胡作非为，不也是她的罪过吗？他的孩子快要出生了，届时他就彻头彻尾步上恺撒后尘了——但这种命运的轮回该结束了！魔咒将被打破，冒险随之终结。

何况，他的妻子与屋大维娅现任的丈夫同时去世，不也是神灵的意愿吗？每个罗马人都知道屋大维娅长得很美。不过她太贞洁了，从来没有勾引过他。假如有人向像她那样的高贵女士传授这种勾当，她们是否会脸红呢？他常听说这种女人会脸红，这可真是桩新鲜事！她的品质比她弟弟好，那是因为两人并非一父所出，她可没有继承那个放债人祖父的血统。她爱她的马塞卢斯，还正怀着他的第二个孩子。因此在婚礼上她不得不尽量坐着，否则人们会耻笑说他得了个孩子当嫁妆。不管怎么说，她弟弟会给他几个军团，那才是正牌嫁妆！等军团到手后，他安东尼就可以出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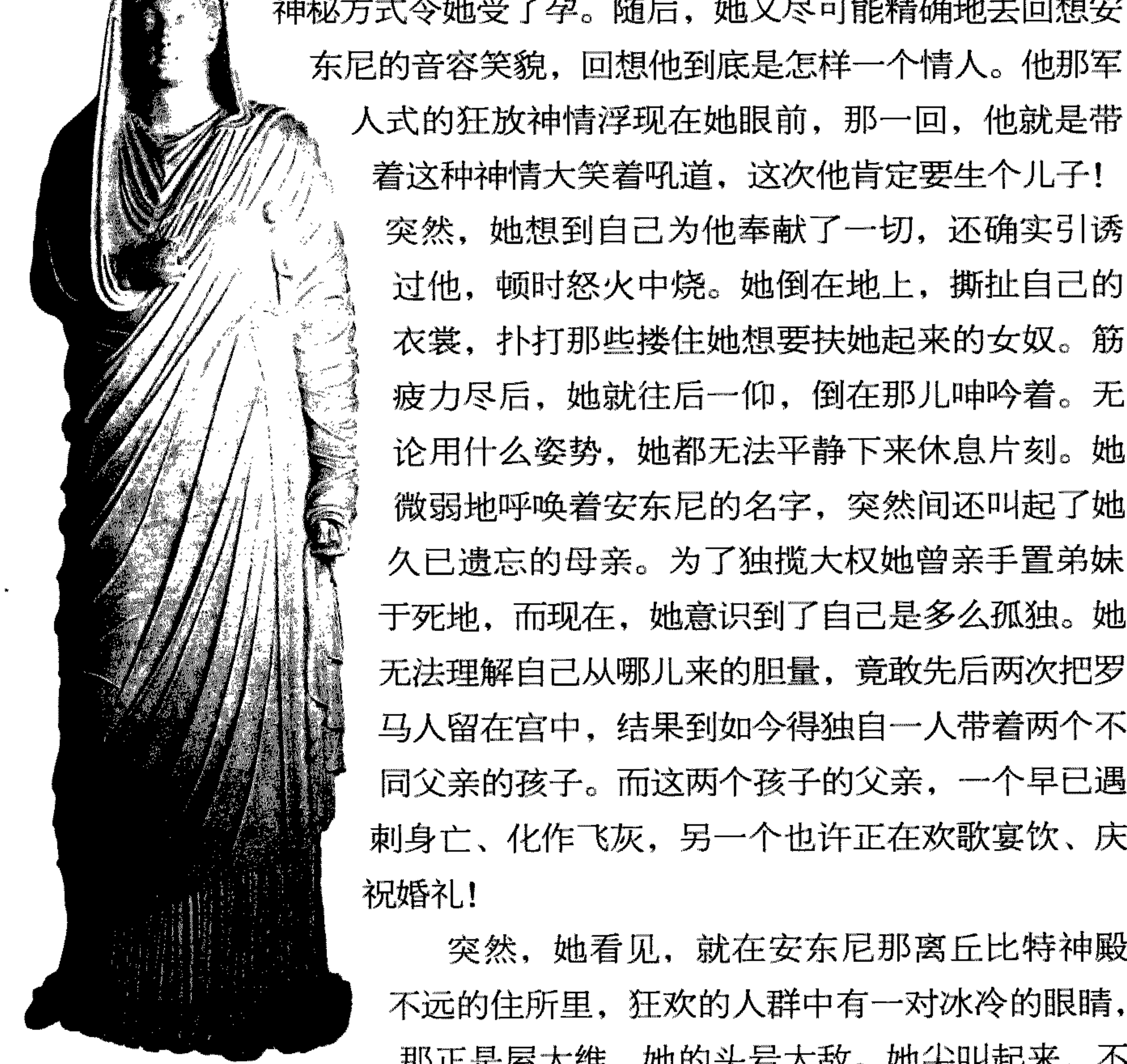
屋大维跟他的新姐夫同时举行婚礼。既然他已跟庞培六世和解，后者的侄女自然就成了多余人物，而他的目光自然也就落到了一个迷人得多的女人身上。于是他又离了婚，把莉维娅娶进门来，而她也从前任丈夫那儿得了一份嫁妆——她向诸神求子后怀上的孩子。因此，这两位执政巨头的婚礼同时举行时，他们很可以拿对方的新娘来互相打趣一番。

备受冷落

克莉奥佩特拉从信使那儿得知了关于安东尼婚事的诸般消息，她极力地克制自己，冷静地追问信使：富尔维娅去世时安东尼是否曾落下眼泪？是否当天便去借酒浇愁？若当天没有去，又是几时才去？是否有人见到他不久就去同歌妓们厮混？他为富尔维娅举办的葬礼规模如何？还有，从富

尔维娅去世到他再婚之间隔了多久？

但当她独处时，她却怎么也无法冷静地考虑自己的新处境。她的身体状况令她十分虚弱，还夺去了一直激励着她的青春斗志。孩子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肯出生？今夜，抑或明天？她无从知晓。跟上一回相比，她现在的处境更令人沮丧，也更令人难以忍耐。她让恺撒里昂陪在身边，向他解释说今后他再也不会孤单了，她一边说一边吻着他那充满稚气的面颊。她常常想象着这第二个孩子也是恺撒的，是恺撒的灵魂以某种神秘方式令她受了孕。随后，她又尽可能精确地去回想安东尼的音容笑貌，回想他到底是怎样一个情人。他那军人式的狂放神情浮现在她眼前，那一回，他就是带着这种神情大笑着吼道，这次他肯定要生个儿子！突然，她想到自己为他奉献了一切，还确实引诱过他，顿时怒火中烧。她倒在地上，撕扯自己的衣裳，扑打那些搂住她想要扶她起来的女奴。筋疲力尽后，她就往后一仰，倒在那儿呻吟着。无论用什么姿势，她都无法平静下来休息片刻。她微弱地呼唤着安东尼的名字，突然间还叫起了她久已遗忘的母亲。为了独揽大权她曾亲手置弟妹于死地，而现在，她意识到了自己是多么孤独。她无法理解自己从哪儿来的胆量，竟敢先后两次把罗马人留在宫中，结果到如今得独自一人带着两个不同父亲的孩子。而这两个孩子的父亲，一个早已遇刺身亡、化作飞灰，另一个也许正在欢歌宴饮、庆祝婚礼！



▲屋大维的妻子莉维娅的雕像，她常被描绘成一个恪守妇道、贤良忠德的主妇形象。

突然，她看见，就在安东尼那离丘比特神殿不远的住所里，狂欢的人群中有一对冰冷的眼睛，那正是屋大维，她的头号大敌。她尖叫起来，不愿再一个人待着，要仆人们马上把恺撒里昂找来。孩子来了之后被吓坏了，他认不出自己的母亲，远远地躲着她。她便把奴隶们也打发走，重又一个人留下。她梦见自己回到与安东尼同床共枕的一个晚上，她用力撕扯他胸前浓密的毛发，直到他大叫起来，钳住她的手腕。

“太阳”和“月亮”诞生

第二天，克莉奥佩特拉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从这一刻起，她再也不为任何幻觉所扰。她只想问问诸神，这份不同寻常的礼物究竟意味着什么，祭司们给了她相互矛盾的答案。然而她想，这对双生儿也许真的有两个父亲——恺撒和安东尼。想到这个，她不禁笑了。她给孩子取名为“我的小太阳”和“我的小月亮”，并发誓从此再也不思念安东尼。但一想到他此刻远在天边，也许正躺在新婚妻子身旁，再也不会回来了，她又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就在克莉奥佩特拉的人生陷入低谷期间，屋大维与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安东尼在罗马举行婚礼时写下了一些话。除了两个作为证人在文件上签名的朋友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它的内容。这个口无遮拦的男人罕见地拥有了一个秘密，那是他在一个庄重时刻的自我剖白。他郑重地回顾了恺撒的意外身亡，以及因其遗嘱而生的一系列变故。考虑到不久后他自己便要远赴波斯战场，因此，在43岁这年，他的第三次婚礼举行期间，他立下自己的遗嘱，安排好子女与朋友。

遗嘱最后一条声明，他希望在自己死后，遗体由庄严的仪仗队抬着穿过罗马广场，然后渡海运到亚历山大城，葬在克莉奥佩特拉女王身旁。这就是安东尼的遗嘱，他最后的心愿。他将卷轴封印好，交给了神庙的最高圣女保管。

第7章

A Discarded Lover

被遗弃的情人



乐极兮生悲；沉重的心灵

失去太多，谁复令你平静？

岁月兮如梭；绝世的容颜

已然凋零，莫非皆因注定？

——歌德

昂然立在船头的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七世已是一个33岁的成熟女人，她的乳汁已哺育过3个孩子，她的膝头曾枕过赫拉克勒斯。她高耸的乳房比从前更加丰满，紧绷着她粉红色的丝质衬衣。光芒四射的青春已然逝去，她却拥有了别样的光泽，那源于丰富的人生智慧，源于一位女王纵横四海的渴望。她的眼神更加锐利，她的天赋更加卓越，她的发髻也梳得更高。只有她的双唇依然美丽如初，宛如两叶轻舟泊在一道清浅的河边，好似永远在期待着某种无法言喻的深吻，令人无法相信它们也会吐出诅咒。

现在，只要她能掌握哪怕半个罗马，其余罗马人也就必然臣服于她，她的计划便可能趋近现实。出于王族的本能，加上放眼天下再也找不到能凌驾于她之上的人，克莉奥佩特拉自然渴望着能够开拓更多的版图——打下比她父王执政时还要幅员辽阔的江山。

尼罗河的守望

3年了（以现在的历法推算，为公元前39—前36年），克莉奥佩特拉独自在亚历山大城统治着埃及，在罗马的这段历史里没有参演任何角色。在此期间，就像她父王执政时期一样，两国之间船只往来络绎不绝。尼罗河谷的小麦成熟时，便装满船舱运往意大利的奥斯提亚港，返航时也许就装上了西班牙银器或高卢木料。在两国之间活跃往返的运动员、演员、商人、银行家、魔术师、投机商们好似一条纽带，联系着这个正在衰败的帝国与这个正趋瓦解的共和国，而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又各自独立地发展着。这段短暂的和平时期，两国人民以及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区的人们终于得到了片刻的喘息。而克莉奥佩特拉在这3年里，也像恺撒时代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女王一样，生活过得平静且充实。

但与其他女王不同的是，她有3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且自己是一个遭人遗弃的情人。假如不是靠着托勒密的权力把敌人赶得远远的，整个埃及早就向她发难了。然而，尽管她权势遮天，身边仍然危机四伏。3年来埃及朝中发生的阴谋并没有明文记录，但根据通常情形，我们可以猜到女王的所思所感，她必然踌躇于重重矛盾之中，或小心谨慎，或精神振奋，或满怀希望，又或心灰意懒。

这位永不畏惧的亚马孙女斗士，在战争期间曾啃过变味的军中面包，睡过四面漏风的帐篷。而同时，她也是那个时代最为骄纵的女人，不知有多少奴隶和内侍在不声不响地伺候她。如今，她身穿薄纱，搅得每个与之交谈的男人都方寸大乱，引得他们都试图透过它窥视那若隐若现的胸部。会见重要外宾时，她则身穿带有腰带与绊扣的长袍。那复杂的绊扣与系带会让男人产生动手解开的渴望，让他魂不守舍、心烦意乱，失去谈正事时该有的理智。

▲约公元前39—前36年的克莉奥佩特拉雕像。她的头发紧贴头皮，分成7股小波浪，脑后则梳成高高的发结。坎坷与寂寞为她增添了成熟的女性韵味。

她习惯于在一间中等大小的大厅里接见朝臣，在

她进入这大厅之前，通常谁也不许人内，她批阅完文件之前也不许奴隶们待在一边。只有一个人被批准在旁等候她，那就是恺撒里昂。

恺撒里昂

如今，10岁的恺撒里昂几乎已跟母亲一样高了，用荷马的话来说就是“从外貌到声音”都长得与他父亲极为相似。他有着帝王般的高大身材，说话时的态度热诚又体贴，叫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真挚。对他而言，自己的高贵品格与出身仿佛就是一种召唤，让他努力尽早学习每一件事、掌握每一种知识，就像他母亲曾做过的那样。

克莉奥佩特拉教他如何管理国家：埃及帝国及其首都的复杂环境，各种民族问题与财政问题，埃及的制造业及产品销售情况，还有地中海沿岸各国王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都必须尽快了解。为此，她要求他每天早晨都来这里出席会议，同时也不失时机地让大臣们熟悉他们未来的国王。

恺撒里昂首先要学的便是关于朝廷的知识。这认真的男孩得在每天的早课中学会辨认朝臣的等级。就像人体的重要器官一样，顶着皇亲国戚、心腹大臣、主要属国等各种头衔名号的人就是朝中的权贵显要，他们都听命于女王和恺撒里昂。接下来是书吏，从法老时代起，他们的数量就像利比亚沙漠中的沙子一样多。再其次是议员与执政官，前者负责制订有关亚历山大城的法令，后者负责督行。因为亚历山大城仍享有“自由之邦”的特权，而所谓“自由之邦”，在希腊语中便等同于“高于埃及”。恺撒里昂还得学习区别民众与族群、部落与家族。为了确定他们各自的资历与特权，总是需要无数法律步骤。他得了解的东西还包括：所有希腊人的特权和他们用以对付埃及人的阴谋诡计；埃及国内不下百万之众的犹太人的合法地位，以及其中许多人的公民权；亚历山大人的傲慢心态，以及个别埃及人一旦得志便易滋生的复仇心理；希腊人对马其顿人（或自称马其顿人的那些家伙）的妒忌，因为即使是现在，在埃及建朝两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王室仍然坚称他们的起源之地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地，而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的祖先来自马其顿。

大祭司中地位最高的一位是亚历山大大神的专奉祭司，也是整个帝国地位仅次于国王的人。当大祭司们身着盛装、上朝议事时，恺撒里昂就学



▲尼罗河是埃及的经济命脉，防汛、灌溉工程的建造与维护（图）就成了国家一等一的大事。10岁的恺撒里昂已经开始学习管理这一切了。

习理解混合礼仪。亚历山大城中的希腊人实行神权政治，并精心奉行古老的埃及祭礼，因此，伊西斯女神也相当于阿佛洛狄忒，冥王普鲁托也即塞拉皮斯神。他注意到，向布尔祭司请安时女王怀着一种伪装的热情，而查点神殿国库的财产清单时，哪怕是最细小的金碗或银勺都能引起她真正的兴趣。紧接着这些传统宗教礼仪之后是一位警卫的报告，告诉大家昨日市场上几个扁豆小贩挑起的骚乱已被镇压下去了，而对于为何应当给瓜子小贩设一个湖边摊位的问题，他的解释是这个新竞争源头已经引起了一些麻烦。

接下来，总是笔直地站在大厅中稍稍靠后处的恺撒里昂将会听到，帝国最高官员之一——体育官上前汇报埃及运动员在帕加马[1]运动会上的胜绩，还说到有一大批顶级食油刚刚到货，角斗士按摩时需要用到这种油，

只可惜它的销售已被垄断。跟着上前的是尼罗河事务总管，他借助地图和表格逐一说明，哪条运河已经淤塞，哪段河道需要拓宽，为何底比斯城以上的河段蔬菜减产，哪项税金将用以支付新添的几百架灌溉水车的货款。随后，负责国有垄断产品的大臣把几本账簿递给了女王，上头记录着纸莎草、小麦、食油和食盐的各月产量。现在，储君恺撒里昂明白了：这些国有垄断产品便是他有朝一日将要继承的巨大财富与帝王权力的源泉，据母亲所称，它们也是自由的源泉。他也学习皇家银行、皇家船厂以及皇家地产的承包者要如何计算股息红利，正因这些股息红利，所有这些商人在埃及中饱私囊的同时，也都为托勒密家族的宝库增添了无数黄金。

然而最让恺撒里昂感到骄傲的，还是罗马人入宫拜访的时刻。他们往往直奔女王而来，借口要说明一大桩小麦交易的订单，或是要宣读来年的信使名单，趁机瞧瞧这位在罗马始终盛名不衰的传奇女王。他们常常固执己见，还擅长胡搅蛮缠。他发现，女王跟罗马人打交道时，总爱提高某个数目或夸大某项要求，但最后还是常常勉强接受显然本不愿接受的条件。每逢这种时候，这男孩总觉得自己的血统比母亲还要优秀，虽然他敬佩母亲，但在他心目中恺撒的地位更高——跟“托勒密”相比，“恺撒”这个名字似乎更令人肃然起敬。

当国家司仪长在迎宾礼堂里为恺撒里昂介绍外国大使与来宾时，他感到自己的雄心陡然而生，因为他能根据武器与服饰轻易地分辨出来宾的民族：色雷斯人、俾斯尼亚人、吕底亚人和波斯人、红海地区的穴居部族以及来自尼罗河上游的努比亚人，甚至中国人。这时，他也对母亲重新生出了钦佩，因为她能用许多来宾的本族语言与他们交谈，让来宾们与埃及人都吃惊不小。在城里，恺撒里昂知道了那聚集在露天柱廊里的男男女女就是吹玻璃工和亚麻纺织工，而那堆放着一捆捆纸莎草的高大建筑就是传说中的纸莎草纸工厂。

即使是晚上，恺撒里昂也不得自在。在首都的许多花园里，他必须回应那些时髦人物的问候，也得学着观察那些所谓免税哲学家的举手投足，其中某些人下午还刚给他讲过课。他还需了解该给歌女多少赏钱，何时退席才合适。夜更深些的时候，女王还常能见到他在灯下读书。

❶位于现土耳其境内，曾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作为独立的小国出现，一度成为希腊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中心。

狄俄尼索斯在人间的化身

在这期间，安东尼在雅典的日子却过得甚是愉快。婚礼后不过几个月，他的妻子屋大维娅就生下了她前夫留下的女儿，安东尼慷慨大度地给这孩子起名为安东尼娅。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门心思要把这个清教徒式的女人变得不那么清教徒，觉得这事很是有趣。这个没有任何女人能够抵挡的男人，似乎已令她脱胎换骨，将她卷入了他那激情洋溢的漩涡，即使她的改变每次只持续几个小时。屋大维娅就像一个庄重的家庭教师，而那个淘气男生总要跟她对着干，逼得她忍不住放声大笑，随后又颇感尴尬。

只要能让她和他自己开心，安东尼没什么干不出来的！在比赛时，身为体育官的他走到两个角斗士中间把比赛打断，然后像个巨人似的用一只手把其中一个举起来，让他在半空中徒劳地挣扎，逗得全场观众都开心地尖叫起来。他把大门的警卫都解散掉，自己带着一帮子文人或小丑在大街上四处晃悠。他让市政府出钱举办规模宏大的体育盛会，然后邀请所有雅典人都来参加。他还在剧场上方修了座悬空的狄俄尼索斯凉亭，好让他和他的朋友们能躺在欧洲蕨铺成的床铺上，一边喝酒，一边欣赏长笛与手鼓的演奏。

听说他那难以相处的小舅子屋大维已经离开了意大利，他简直感恩戴德！每次一见到屋大维，他就觉得浑身发冷、无精打采。如今，他听说那小子自称为“天神之子”，就决定要跟他一决雌雄。一天晚上，他带着一帮醉醺醺的家伙，提着酒瓶、打着火把冲进了雅典卫城，非要先知宣布他就是狄俄尼索斯转世，还要庆祝他跟雅典娜女神的秘密婚礼，接着自己又扮起了神殿中那座曾被雅典人编成顺口溜挖苦的神像。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市政府为雅典娜支付一份价值百万的嫁妆，一位议员叫道：“天哪！宙斯娶你母亲塞默勒时也没要过嫁妆呀！”安东尼听了哈哈大笑，但还是坚持要雅典人付账。

他的将官们在波斯帝国边境打了胜仗，消息一传开，地中海沿岸各国的统治者们皆受惊不小，纷纷跑来跟他和谈。于是，他又从给这些小国王们封衔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乐趣。他把希律王封为犹地亚国王，把大流士[1]封为本都[2]国王，还授封了利考尼亚国王。他声称，这些国王都不过是肉

体凡胎，而他自己却是再世天神。他喝醉时，就发自内心地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克莉奥佩特拉知道这每一件事，但3年来没有给他捎过一个口信。古代作家只记载了一段谈话，当旁人问及那位被他抛弃的情人及其一双子女时，他如此作答："我可不能把传宗接代的大任都交托给一个女人。我的祖先赫拉克勒斯不也跟我一样四处播种吗？这都是为了建立更多的王朝呀！"如果这话叫女王听见，她也不会感到惊讶。

她继续远远地关注着他。当她渴望派个信使或写封信给安东尼时，她就立马打消这个念头。她觉得，作为女王，她的身份远远高于安东尼这一介平民。他之所以能得到恺撒宠信，只不过是靠了那点儿打仗的本事。有时，她也会产生女人都有的软弱，但她那理智的头脑便会立刻抓住对安东尼的轻视作为理由，说服自己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不能派人去找他。她内心深处有一种自信的预感在告诉她，要不了多久他便会自觉回头。

新仇旧恨

有一回，有传闻说这对新亲家发生了争吵，她顿觉有了希望，但不久就发现这纯属谣传。庞培六世觉得屋大维突然休了他侄女是对他家族的极大侮辱，身为大神庞培之子，他有必要好好教训教训那个恺撒家族的成员。因此他打破承诺，在墨西拿海域挑起了战争，头一回合就给了匆忙应战的屋大维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个现年25岁的恺撒继承人被打得晕头转向，在战事正紧的当口竟然放弃了指挥，丢下所有舰队孤身逃上了岸，跑去向安东尼求救。

安东尼自己也正有不少要求要向屋大维提，于是，在冬季即将结束时，他动身起航，前往布朗德斯去与屋大维会合。然而，此时已经东山再起的屋大维却并没有守信赴约，这是他第二次违背约定，两人之间可谓旧仇未平新怨又起。而这先后两次矛盾之所以还没有导致内战，只是因为双方都想争取更充裕的准备时间。

屋大维娅在两人之间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按照向来的习惯，安东尼

❶古波斯王（公元前558—前486）。
❷黑海东南岸的一个古老城邦。

很快让她怀孕生子，并给第二个女儿也起名为安东尼娅。之后，因为他还想要个儿子，他急于让她接着怀孕。在这种情况下，对他而言，他的妻子便不再像情人那样富有吸引力了。而一旦他开始厌倦妻子，也就立刻想起了亚历山大城中那些销魂的狂欢时光。看着自己妻子，他突然对她的贞洁感到一阵实实在在的嫌恶。于是，他找了一个朋友去勾引她，当她拒绝诱惑时，他就大为光火；因为他认为，她的拒绝并非出于对丈夫的真爱，而是出于那种“老式罗马人”的傲慢。同时，他常能听到关于另一个女人的消息，那个被他抛弃了的女人能一次生两个孩子，还照样保持曼妙身段！

离婚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就意味着要跟屋大维决裂。而且，离婚干嘛？只要在他俩之间隔上一整片大海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不去亚历山大城，她就可以带着女儿和即将出世的儿子在罗马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何况，安东尼这个幸运的妻子待在罗马，也完全可以跟丈夫互致信函、交换问候。

毫无疑问，安东尼不仅渴望克莉奥佩特拉，更渴望他过去那种单身汉的自由生活。当他把目光转向埃及时，不禁为政治联盟可能带来的诸多好处怦然心动。假如他能好好利用今后这几年，就能成为足以威胁罗马的一大势力。现在，他远在国外，而屋大维还是宁可跟他保持友好，是因为两人又再度构成了互相威胁的局面。既然如此，也许最适合这两人的就是屋大维娅的那句描述：如果她的丈夫跟她的弟弟反目成仇，她就是天底下最伤心的女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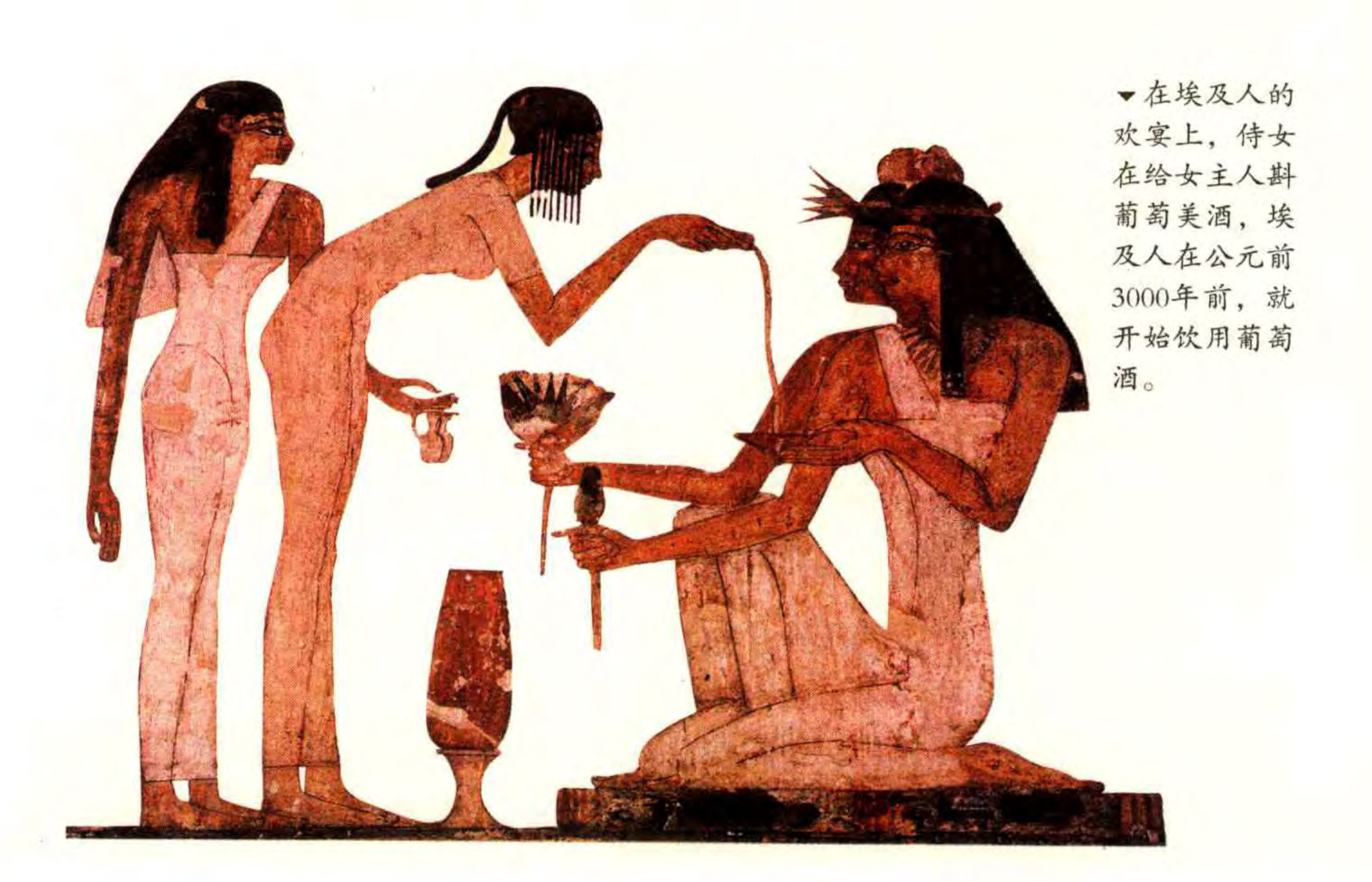
续签盟约

于是，三方执政党在塔兰顿续签了5年的盟约。安东尼给了他小舅子130艘战舰去对付庞培，作为回报，他得到了两个军团来辅佐他的波斯战争——这场征服战至今都还停留在小打小闹的阶段，而且时断时续。为了取悦这位迷信的将军，他们还按照古老的习俗彼此作了抵押：屋大维的女儿被许给了安东尼跟富尔维娅所生的儿子，而那男孩的姐姐一度曾是屋大维的未婚妻，也就是说，26岁的屋大维要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小舅子。

现在，安东尼脱掉了他的白鞋，又还原为一位将军，他的耳朵里再次充满了波斯人挑战的号角声。依照专政法，这位将军必须应战。既然新的三方执政盟约并没有实质上的互助倾向，也没有一致行动的逻辑必要，自

然就不可能永远掩盖住三方之间的对抗关系。如果想在联盟破裂之后仍保留目前攫取的权力，他就必须出战。安东尼仍然随身携带着恺撒的进军计划，虽然恺撒并未明确指定要把这些文书传给何人，但它们无疑具有显著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在过去几年里，当罗马帝国的动荡局面引得宿敌波斯趁机进攻时，它们的实用价值也再次得到了体现。

然而，要想跟波斯交战就必须有足够的资本，即使一支中等规模的军队也所费不菲。尽管财政部长许诺说会有越来越多的铜铁用以铸币，但有时还是一连几个月都无法为军团发饷。当然了，在意大利，屋大维可以把土地分给士兵作为权宜之计，但在叙利亚，安东尼只能付现金，因为那地方说不定根本缴不到什么战利品。而在东方世界，除了埃及之外还能在哪儿找到钱呢？他曾是世上最富有的女人的情人，难道这已毫无意义了吗？出于现实与政治两方面的考虑，这位冒险家决定再度去那位女猎手那碰碰运气。何况，安东尼相信，作为天之骄子，他完全可以凭着一己高兴便更改行动目标，而他也的确常这么干。征服波斯的关键是克莉奥佩特拉的财富，而征服克莉奥佩特拉的关键则掌握在他安东尼手里。酒意上头时，他几乎都能看见她玉体横陈地躺在那儿，身边还放着一大袋金子。



▼在埃及人的欢宴上，侍女在给女主人斟葡萄美酒，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开始饮用葡萄酒。

开赴东方

安东尼拔营动身了。他在科弗跟妻子告别，也许先拍拍她的脸蛋，然后像父亲般心不在焉地对她说，好好照顾孩子。随后，他遵照神谕在赴战之前带上了一根神圣的橄榄枝以及一些取自漏壶泉的圣水。但首先，他要像掸去帽子上的灰尘一样，狠狠打击打击那些地中海到波斯一带的小国王们，因为过去3年里他们都在阴谋反抗罗马，尤其是反抗安东尼。

屋大维娅怀着慈母般的情怀告别了他，这位忠贞的妻子不顾亲戚们的种种蠢念头或嫉妒心，无私地照顾起了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孩子。眼下，这里只有富尔维娅的孩子们和她自己的女儿，但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孩子冒出来。告别丈夫时她自然不会太伤心，因为在她眼里他就是个招人喜爱的疯子。她那古罗马人的责任感要求她为了家庭或国家牺牲个人幸福，而她发自内心地愿意比这奉献得更多。

还有一个人在冷眼旁观他们的离别，那就是屋大维。他默不作声地看着安东尼开赴东方，心中腾起了隐秘的希望。屋大维再也不必担心最终要为这桩交易牺牲自己的姐姐了，虽然他本来的确打算牺牲她的。如果他能对付好世仇庞培六世，独揽意大利大权，再利用地中海把安东尼远拒于外——没人能领着大批舰队渡过冬天的大海，他就可以不动声色地巩固好自己在国内的地位。而他的姐夫一旦获胜，就会很快损害他的公众声望，因为他知道，安东尼不论在哪儿都比自己受欢迎，都被视为一个更加出色的将军。但有朝一日，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在这个实际上只有两大势力彼此对抗的三方联盟当中，最终只剩他一人独霸天下。

为何安东尼不做其他选择，而非要这么做呢？普鲁塔克作出了这样的解释："冥王普鲁托曾把激情比做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此时，就是这匹再次脱缰而逃的烈马，让安东尼不顾荣誉、利益和后果，派方特纽斯·卡比托去把克莉奥佩特拉接到了叙利亚。"

没人指望他会有别的做法。令人惊讶的并不是他会派人去找她，而是他竟然拖了4年之久才这么做。也许读者会希望看见那位高傲的女王拒绝见他，而这个满心悔恨的罗马人匆匆赶来，一头扑到她脚下吧？但根据记载，故事的真实发展却现实得多。安东尼是个将军，正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渡

海而去，其航向注定要朝着东方，绝无可能掉头西行。而克莉奥佩特拉虽然是位正在执政的女王，却能随心所欲地走动。一切都在召唤着她立即去找那个唯一能救她于孤寂深渊的男人，无论是政治目的，还是私人动机，无论是作为埃及女王的考虑，还是出于三子之母的心愿，一切的一切都在力促她朝着他的方向飞奔而去。

33岁的成熟女子

安提俄克城正好与叙利亚海岸上的塔尔苏斯遥遥相对，这是她第二次沿着地中海的东方海岸线航行了。但此时，她的心境已与5年前全然不同。那时，她躺在红色船帆投下的阴凉中，不仅盼着接近那个能为自己遇害的丈夫报仇雪恨的人，也盼着他能保护她那随时可能遭受外来侵略的富饶祖国，以免一切落人敌手。她之所以这么做，既是试图以自己独有的文雅方式来解决问题，也是由于下意识地渴望着一种未曾体会过的欢乐，正是这种渴望鼓舞着她去寻求那精妙而又值得引以为豪的情欲。这个25岁的无畏女人就这样踏上了冒险之旅，那时，她还是一位阿佛洛狄忒女神。

但如今，昂然立在船头的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七世已是一个33岁的成熟女人，她的乳汁已哺育过3个孩子，她的膝头曾枕过赫拉克勒斯。她高耸的乳房比从前更加丰满，紧绷着她粉红色的丝质衬衣。光芒四射的青春已然逝去，她却拥有了别样的光泽，那源于丰富的人生智慧，源于一位女王纵横四海的渴望。她的眼神更加锐利，她的天赋更加卓越，她的发髻也梳得更高。只有她的双唇依然美丽如初，宛如两叶轻舟泊在一道清浅的河边，好似永远在期待着某种无法言喻的深吻，令人无法相信它们也会吐出诅咒。

她曾由于恺撒的出现而放弃了刚刚萌生的权力欲，但此后的岁月充满了危机与责任，充满了与臣属们不断的冲突与矛盾，她对权力的渴求也随之日渐增长。年轻时，她有当代最伟大的人物悉心呵护，自然而然地摆脱了一个独身女人天生会有的胆怯；而此时，她的自我意识已重新觉醒，更让她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只不过如今，世俗的谋划已取代了当年圣洁的梦想。

她的个性中有冷漠又愤世嫉俗的一面，而那个狄俄尼索斯式的狂欢之



▲王权与神权的结合一直是古埃及最高统治的基本内容。法老既是王权的代表，又是诸神在人间的子嗣。图为古代埃及雕刻：埃及法老一家在膜拜太阳神阿吞，乞求得到佑护。

冬教会了她何谓疯狂。但剧终幕落之后，她只得到了一对双生儿作为纪念，这段浪漫插曲也很快褪色成了遥远的回忆。事实上，当她得知，她的情人在经过那样大的风险之后，竟然自动选择了屋大维娅作为新婚妻子时，她的确一度考虑从此与他恩断义绝。但她的常识令她迅速恢复了冷静：这个男人毕竟仍掌握着半个天下，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埃及。因此，她并没有任自己的嫉妒长久持续下去，靠着理智抑制住了复仇的渴望。安东尼新婚燕尔期间，孩子们出生了。就像他与她狂野相爱时曾许下的海誓山盟一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汲取着她的生命力，把她的怨恨转变成了一种高贵的爱。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既然她这位埃及女王都能纡尊降贵委身于一介罗马平民，那么他，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帝王命运之前，当然也可以自甘堕落跟另一个罗马平民谈婚论嫁了。这本来就是合乎他平民身份的事！

然而这4年里，她始终惦念着他。作为一个被遗弃的情人，一个饱受威胁的女王，她自然盼望他能回心转意。既然主宰世界的这两个男人中一个是她儿子的死敌，她必然只能寄希望于另一个，哪怕她已不再爱他。而且，她比他理智得多，时常把对他的怨恨抛到脑后，无怨地接受他生来恶劣的性格，只盘算自己该怎样利用他的弱点。难道金钱会敌不过美女吗？难道祖先们积聚了300年的财富，还不足以为她这个已走投无路的后人换来自由？

驶向地中海

她站在船甲上沉思着，双眼望向东方她此行的目标。这一回，她不会再乘着阿佛洛狄忒的画舫自己送上门去了。当然，他还会想要占有她，但首先他必须给她一些安全感：3个孩子需要父亲，而她的王国需要盟军。切勿与罗马为敌！她又记起了父王的教导。联合罗马共同建立世界帝国的宏图曾令她魂牵梦萦，但那自诩正义的布鲁图，以匕首杀害了那个她一心追随的伟大的罗马人，也终结了她的世界帝国之梦。现在，只要她能掌握哪怕半个罗马，其余罗马人也就必然臣服于她，她的计划便可能趋近现实。出于王族的本能，加上放眼天下再也找不到能凌驾于她之上的人，克莉奥佩特拉自然渴望着能够开拓更多的版图——打下比她父王执政时还要幅员辽阔的江山。

但她越来越了解安东尼了。她感到，自恺撒逝世以来，他并没有像她那样鼓励自己去正视新的目标。她从不相信恺撒的天才已成昨日云烟，它就蛰

伏在他那些手稿之中伺机而动。这个骑兵队长掌管着这些恺撒的手稿，她却从不敢把实现亚历山大大帝之梦的希望转寄在他身上。再见到他之前，她就知道他还是老样子，招人喜爱而又优柔寡断。假如今后要跟他谈判，她就得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她并没有把握究竟能否诱使他离开波斯战场，她目前的主要任务只是让他远离罗马。如果她能让他的希腊天性彻底脱离拉丁世界——事实上，他对那个世界也并没有多深的感情——他就会把她当做自己的南地中海情人。要实现这个计划，只需再迈进一小步：他必须成为埃及国王。

当克莉奥佩特拉迎着吹过船头的海洋微风，思索着这些问题时，恺撒里昂就站在她的身边。正是因为他的意外出生，才引发了其后所有关于世界帝国的宏伟计划，他就是整个帝国之梦的证明人与继承者。这次旅程为恺撒里昂揭开了全新世界的一角，他是她的旅伴，是她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也是她的骄傲。不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得学会尊敬这个身材高大、面容严峻的14岁男孩，也即他们未来的国王。而这个女人自己则从不把地中海沿岸的人们放在眼里，她有个大胆的想法：就算她的情人已回心转意，她也决不把孩子们还给他，这位惯于四处留情的狄俄尼索斯只看得到小家伙们的滑稽样子，而且一看见他们，他就会睁着冷静的双眼想起他与她共度的那个狂野之冬。不，她要带给他看的不是那对双生儿，而是恺撒之子。

带着一份囊括了她所有要求的明确计划，女王驶向了那个在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地中海海角——这个海角有3条水道分别指向罗盘上的不同方位，每一条水道都通向一位征服者。她传令众人重新审视她的全部服饰，确定每一件服装该配哪种胸针与耳环，以及怎样巧妙地利用色彩与珠宝来衬托她的姿色。恺撒里昂站在她身边，茫然地看着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不一会儿，就转身观察战船的运行去了。

完婚

在安提俄克根据地，安东尼做了一些罕见的准备。他想用一场别开生面的晚宴来迎接埃及女王，让她知道，即使是罗马人也懂得该如何操办庆典。他花了好几周时间去搜集当年曾在她的宴会上见识过的每样东西，并

在许多细节上添加了更具阳刚之气的色彩，以免他们的罗马个性被眼花缭乱的异国风情湮没。然而，当身着华丽制服的卫兵们簇拥着马背上的女王登陆时，当她那个看上去就像她弟弟的俊秀儿子站在她身边时，安东尼突然觉得，他所有的精心准备都是那么的平淡无奇。直到两天后，她向他表达了嘉许，他才安下心来，相信自己确实安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盛宴。

连续两晚，克莉奥佩特拉都跟她的昔日情人保持着一定距离，这对安东尼而言还是件新鲜事。两人独处时，他怀着不可遏制的激情想要立即拥她入怀，好像一个远游归来的人渴望继续享用自己的甜蜜恋情。但他发现她变了。并不是因为他不再吸引她，而是因为她存心不肯承认事实。当年，富尔维娅在雅典与他重逢时，劈头盖脸地给了他一顿痛骂，而这个女人仅仅是令人捉摸不透地冲着他微笑。他扮成赫拉克勒斯，半是恳求、半是威胁地试图碰她，她却指着他猛地大笑起来。她连手指都没动一根他就蔫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好也陪着干笑。

第二天，他们举行了婚礼。对于他们的新关系，两人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冷静态度。安东尼同意由两人联名发行硬币，但他希望加上“独裁者”而非“国王”的题名。这样，即使身为埃及女王的丈夫，他也能继续保留罗马总督的身份。她也肯定了这么做的合理性，觉得确实有必要采取这种预防措施。因为，如果他成了国王，或宣布与屋大维娅离婚，那刚刚续约5年的三方执政盟约势必要破裂，与屋大维之间的战争也在所难免。一看到他那庞大的军容，她就明白，要阻止他攻打波斯已经太晚了，也不可能把这所有军团都领到埃及去。而她已点头答应为他提供战争所需的花销，她为此很是焦虑，似乎已经看到国库中成千上万金银白白流向波斯战场。而他却在想，好吧，就满足她的要求好了，她可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女人呀——摆在他面前的也就是一桩政治交易。

第三天晚上，整个大厅琴曲悠扬，安东尼麾下的几百名军官和女王的随行扈从们彼此称兄道弟，畅饮甜美浓烈的叙利亚佳酿。最迷人的舞女们被邀到军营，让一大堆男人给逗得尴尬万分。人们同时用六七种语言热烈地互诉衷肠，虽然几乎都不懂对方的言语，倒也能明了对方的心意。受邀而来的叙利亚贵族们也跟众人举杯同乐，却只是沉默地微笑着，甚少参与交谈。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他们曾与许多征服者宣誓交好，但要不了多久，大家又会在沙场上兵刃相见。

而这时候，在一间稍小的屋子里，克莉奥佩特拉正站在一张大桌旁，

桌上点着灯，还铺着一幅巨大的地图，4个奴隶分别按着地图的四角。恺撒里昂身着马其顿骑兵服，脚蹬高筒皮靴，拿着自己的毡帽，站在桌子较窄的一头，正就着烛光埋头察看地图。离他两步远的地方坐着安东尼，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今天必须披着那件沉重的紫色斗篷，这让他颇不自在。此刻，他窝在一把宽大的扶手椅中含情脉脉地凝视着女王，觉得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漂亮，因为今天，他注意到了来宾中那些小国王们窥视的目光，他们都万分艳羡地盯着他这位著名的情人。现在，除了奴隶们之外，就只剩他们俩了，他终于能好好看看她了。

她身上的银色长袍与高跟鞋令她更显高挑，她颈间的项链辉映着熠熠烛光，她发际的王冠镶嵌着全世界最精美绝伦的钻石，在这个沉默的酒色之徒眼中，她像异邦女神，更像一个不属于凡间的精灵。他忍不住比较了一番她跟罗马贵妇们的不同，发现最令他着迷的，是她那研究地图时专注而热切的神情。她拿着一支孔雀羽毛笔，好像闹着玩儿似的，在陆地与大海上画着各种含糊的记号。她清楚自己此时对他产生的影响，有意给他留够了时间让他好好品味她美貌的魔力。随后，她微笑着将头转向他，以下巴示意他把目光投向地图。他回过神来，起身走到她的右边，而恺撒里昂仍待在她左侧。于是，整个世界的版图便展现在这个罗马人、这个埃及女王和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之梦的继承人面前，总有一天，它将把这3个人紧紧联系到一起。

索要聘礼

但此时，站在地图前的克莉奥佩特拉女王正以安东尼新娘的身份，开口索要自己的聘礼——那些1500年前就属于埃及法老的古老行省。她要夺回它们以飨她的子民，尤其是国内那些永远抱怨个没完的马其顿权贵们，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唯一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埃及帝国。这就是她缔结这段罗马婚姻的一大目标，尽管还有许多预料之中的阻力，但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她便能到达至为显赫的权力之巅。为了这个，她曾在船上反复衡量考虑，并向儿子详加解释，在她看来，恺撒的灵魂正经由儿子保护着她到达这个胜利时刻。而站在她身边的恺撒里昂沉默不语，露出了并不赞同的神情。因为，她索要的行省虽然形式上并不属于罗马，但却属于那些



▲ “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尼罗河岸边生长的纸莎草，是埃及人在4000年前就用来制纸的原材料，纸莎草也成为古埃及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幅浮雕刻画了古埃及人采集纸莎草的情景。

臣服于罗马的附属国。

身披银袍的她笔直地站在地图前，右手文雅地执着孔雀羽毛笔，轻轻点向地图上的几处，却并不读出它们的名字，只随意地说着：“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些被她点到的地方有：西奈半岛[1]、部分阿拉伯半岛、卡尔基斯侯国、约旦河流域部分地区、杰里卡、撒马利亚与加利利的部分地

[1] 埃及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亚洲部分岛国，北临地中海，东部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交界，南濒红海，是连接亚非大陆的重要通道。

区、腓尼基沿海地带、黎巴嫩、塞浦路斯、部分克里特半岛，以及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包括位于金牛宫斜面一带的锡矿和直到西边尽头处的大片雪松林。

她就这么一直不停地圈点下去，直到站在一边的安东尼忍不住抬手碰落了她的笔为止。她终于住了手，他想：这可真是个昂贵的老婆！——忽然间，他仿佛虚脱了似的，让自己的胳膊沉甸甸地压在了她的手臂上，好像在说，她要是再不肯罢休的话，他就要惊惶失措地瘫倒在地了。但这套把戏对她无效，她笑着拾起羽毛笔，翎毛向前扔了出去。那笔飞过那张世界地图，打中了一个奴隶的脑袋，他却丝毫不敢动弹。

安东尼首肯了她所有要求，只有两个地方除外：他刚把希律王封为犹地亚国王，自然不可能夺走他属下的一切地盘，于是只好把杰里卡算做是向她租来的。此外，马尔科斯国王也不肯交出西奈半岛，所以，他又得在希律王的担保下向她租下这块地盘。当然，这都是些不足为虑的小麻烦。

这时候，克莉奥佩特拉发现了儿子的激动，她有些后悔让儿子在场了。当然她教过他，有时候，退一步才是明智的。但现在，他能理解这个吗？在这种两国元首谈判的紧张时刻，争辩甚或争吵都是行不通的。既然安东尼已允诺她所有要求，这本身已是一个巨大胜利，不必再为租借与否的问题讨价还价。因此，她也跟他一样，默默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她忽然单足而立，开怀大笑着，轻盈地旋转起来。安东尼着迷地凝视着她，而恺撒里昂却皱起了眉头。她抓住儿子的头发轻轻晃了几下，接着又挽住了丈夫的胳膊，两人并肩回到了来宾之中。

震惊罗马

大军还未及向波斯开进之前，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在安提俄克成婚并谈判的消息就震惊了整个罗马，市民们都感到一阵恐惧的寒栗。但安东尼让他的信使解释说：要体会罗马的伟大之处，就不必计较那个埃及女王拿走了些什么，而要在意她送来了些什么。如今，普天之下每个角落都有他安东尼打下的新王朝，需向他摇尾乞怜的小国王们至少有一打之多，而他给埃及的些许好处，只会为罗马这座伟大都市增添慷慨大度的美名——他几乎用尽了此类华辞丽藻。

屋大维可不愿意被这种惑人之论欺骗。他犹豫着是否该向元老院控诉他的盟友，但这么做的话，就等于承认这帮他向来鄙视的乌合之众的确还有那么点儿势力。另外，他与那个庞培家族的最后一员交战的情形也不容乐观。总之他还不够强大，无法借此机会与安东尼决裂。安东尼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才胆敢再娶个妻子，而完全不顾忌可能激怒他的小舅子。而安东尼那派的支持者甚至还回应屋大维说，恺撒自己不也曾要求元老院制订一条法律，允许他三妻四妾吗？何况，埃及的法律又不是罗马的法律，安东尼当然可以把自己的埃及妻子带来罗马。

假如有哪个罗马人会因为一个罗马执政者当了外国国王而感到愤怒的话，就会有人拿出一枚新铸硬币让他看，并解释说，这上头没有埃及国王的字样吧？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最有创意、最和平的办法，既能把埃及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又不让埃及人察觉真相。为了更清楚明白地解释这种情况，安东尼给他的罗马妻子及其妻弟屋大维分别写了封信，顺便宣布了自己再婚的消息，口气友好得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那滑稽演员的天性没法抵挡这种恶作剧的冲动，而且，他还坚信自己演的这出戏完全入情入理，因为在罗马人当中他还是一个罗马人，他非得找出几个理由来给自己开脱不可。但很快，他又把罗马忘得一干二净了，开始用森林之神西勒诺斯的深沉嗓音自吹自擂起来，说什么他要依从自己强大生殖力的召唤，把所有女人的肚子都搞大。

蓄势待发

然而，有一阵子他的确未曾酗酒，成周成周地保持着清醒，否则又怎能完成他那艰巨使命呢？婚礼一结束，安东尼马上就为他现任妻子展示了一场大阅兵，其规模之宏大、气势之磅礴，也许还没有一双属于人类的眼睛曾见过呢。6万罗马步兵、1万骑兵、西班牙人与高卢人的部队以及附属国援助的3万兵马——这正是当年恺撒在作战计划中预期的阵容。在地图上，安东尼为妻子指出了恺撒准备走的行军路线，那是一条由北方出发的大路，比较远，或许也比较安全，但这样一来，罗马与东方诸国都不可能在进入小亚细亚之前聚集起兵马。此外，他们还有庞大的行李车与攻城器要跟上。随后，他们将向阿拉斯挺进，也许在那儿便会遭遇威震天下的波

斯骑兵，而安东尼这位前骑兵队长正盼着跟他们多亲近亲近呢。

一天晚上，安东尼正在为克莉奥佩特拉与恺撒里昂指点恺撒的行军路线，并与自己计划的路线比较优劣时，她忽然分了神，不再留心他的诉说，而是悄悄退到了他背后的阴影里，专心观察起恺撒里昂来。这男孩正谨慎地向这位将军提问，而和蔼可亲的安东尼高兴得频频点头，为孩子解释着他想了解的一切。孩子问起了山区作战的情况，在气候恶劣的严冬，马匹要从哪里运输粮草呢？安东尼带着感兴趣的表情听着，按着男孩的肩膀要他低头看一份特殊地图，指给他看那些能够从平原上运输粮草的道路与河流。然后，他笑起来，轻轻拍了拍恺撒里昂的胸脯，好像在说："你可真是块当兵的料！"

这副画面就是安东尼跟返老还童的恺撒灵魂之间的交谈，让站在暗处的克莉奥佩特拉百看不厌。她觉得，这样的时刻足以证明，她在前来安提俄克嫁给这疯狂情人的途中所想过的念头是可行的。

危险的归国

归国途中，死亡就等在她前头。她穿越黎巴嫩到了大马士革，随后沿着约旦河抵达了杰里卡。在那儿，她受到了希律王的欢迎。希律王曾以模棱两可的花言巧语迷惑过安东尼，此时却为了那一小块本该划给她的犹太地区跟她讨价还价起来。他计划在她去耶路撒冷途中把她暗杀掉。这并不困难，就算到了今天，要在那条崎岖曲折的路上设个埋伏还是很方便的，而且，他还想通过这一行动来打击打击安东尼。但是，到最后，他却根本没敢碰她。尽管，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载，他还是放出风声说这个美丽女人企图勾引他，而他拒绝了诱惑。除了这两个小把戏，希律王还送了她一片香料林作为礼物。此外，在克莉奥佩特拉一生的历史中，他不过是颗一闪而逝的流星。

如果当时的希律王成功地暗杀了她，那么整个历史将被改写，而这个历史不仅仅是埃及的历史，同时也是罗马的历史。那位狄俄尼索斯式的独裁者安东尼也许会跟冷漠的屋大维再多合作几年，屋大维娅也可能再为他生几个孩子。

而如今，却是克莉奥佩特拉取代了屋大维娅，为安东尼生下了第三个



▲保留至今的古埃及纸莎草纸画：身穿白色亚麻衣的埃及人正在享用丰盛的晚宴。

儿子。这个女人似乎只生儿子，唯一一次生女儿，也属于生儿子时的附赠。就像4年前一样，孩子的父亲又远在海角天边，但这一回，他至少已是她的合法丈夫了。朝臣们愿意，也理应祝贺她，祭司们也将为她献上感恩祈祷。只有恺撒里昂不怎么开心。

他在想：他怎么能在她生孩子的时候去上战场呢？我父亲恺撒可是一直等到我出生才远航的。而且，他为什么不敢公开称王，却非得挂着外国头衔呢？既当埃及国王，同时又当罗马人，是很难办到的吗？

第8章

伊西斯女神



最关键的是，胜利的捷报能重振他在罗马的地位，从而令屋大维大为苦恼——这才是这场战役的真正目的。这整个过程仅用了夏天的几个月时间，克莉奥佩特拉终于如愿以偿：安东尼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一场胜利。

号角响过之后，“狄俄尼索斯”以雷鸣般的男低音开始演讲：“埃及、塞浦路斯暨叙利亚女王克莉奥佩特拉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即日起，恺撒·托勒密荣升为‘万王之王’，与其母共治埃及。”此外他还宣布，小亚历山大被封为阿米里亚暨麦迪亚国王，他的双生妹妹被封为利比亚女王，最年幼的托勒密则被封为腓尼基暨西里西亚国王。

奔赴波斯战场

安东尼的波斯战争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恺撒的计划。恺撒梦想着重现亚历山大大帝的荣光，而安东尼模仿的只是一个马其顿人的业绩。恺撒计划要用3年抗战，安东尼却打了几个月就开始不耐烦。恺撒拒绝了唾手可得的王冠，因为想首先征服东方的波斯帝国，而安东尼却沉浸在酒色之中，用另一顶王冠去冒险。恺撒准备在人类的记忆中铭刻下伟大的奇迹，因而精心计算着一兵一卒的运用，而安东尼却把恺撒的几页文件当成了护身符，以为借此就能得到神灵的庇护。这是因为，安东尼性情冲动，他心中的火焰容易猛地燃烧，但也容易很快熄灭，而恺撒的心火却稳稳地越燃越旺，且从不会灼伤自己。

然而，波斯战争毕竟给了安东尼一个机会，让他得以向子孙后代证明自己的英雄气概。以他的性格，他必然会在进军途中产生各种奇思怪想，会因为最细微的阻力变得一塌糊涂、焦躁不安，而一旦遭遇天灾人祸，他也能以强大的力量证明自己的不屈不挠。在两次遭到挫败的战役中，安东尼都显示出了他的勇气。随着罗马大军不断挥戈东进，远至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整个亚洲西部都在为之恐慌战栗。阿米里亚国是波斯与麦迪亚的近邻兼宿敌，其国王的援助是安东尼整个征战计划中的重要部分。阿米里亚国王的确隆重地欢迎了安东尼，为他出谋划策、提供兵马，既没有任何背叛他的理由，也没有流露出要背叛他的真正迹象。这位阿塔瓦斯德斯不仅是一个国王，也是一位军人，同时又是一位哲人和一位诗人。普鲁塔克对他的悲剧有一定了解。也许，那是由于他对安东尼的个性深感失望的缘故，因为但凡对人性略有了解的人，都不会把安东尼视为天生的征服者。而事隔多年之后的我们，就算只为了阿塔瓦斯德斯的诗人身份，也希望能一窥他当时的动机。

该为这场灾难负责的并非只有阿塔瓦斯德斯一人。我们知道，早在麦迪亚战争时，安东尼就已失去了耐性，突然宣布要在冬季来临前返航。根据普鲁塔克对此的记载，他就像中了邪似的，未经深思就贸然采取了行动。而重回爱妻身边享乐的渴望显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安东尼并不难以取悦，他要的那种女人整个战场上随处可见。看来，更主要的原因，一方



▲骑手仍然是罗马人远征波斯的主力军。

面是东方诸国庞大的阵势令他颇感畏惧，另一方面是只能借助恺撒灵魂的庇佑，而没有恺撒具体命令的指点，令他支撑得十分艰难。他渴望逃避这突如其来的压力，渴望回到从前那狄俄尼索斯式的奢侈快活时光。显然，他远没有达到恺撒的高度，不能真正懂得恺撒征服世界的宏图。他力所能及的角色，只是当一个恺撒的得力助手。几页文件无法取代恺撒的雄才大略，这位继承人的野心也无法取代恺撒的壮志豪情。安东尼正在走向灾难。

阿米里亚的溃败

开春时波斯人通常正忙着田间农活，若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进攻，就应在阿米里亚做好过冬准备。但安东尼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决定突袭麦迪亚首都。他让部队保持急行军，300辆载着攻城器的四轮马车跟不上行进速度，不得不落在后头。又因为麦迪亚境内没有坚硬的木材，它们既不能替代又无法修复。结果，当他自己靠着几把云梯就徒然地想要攻下都城时，所有这些攻城器都被敌人截走并毁坏，跟着阿米里亚盟军也突然不见了。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孤立无援的安东尼只得带着部队掉头逃窜，而撤退的途中，又被追击出来的麦迪亚首都守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安东尼处决了1/10玩忽职守的士兵，发粮时也只给大麦而非小麦——这是罗马士兵们最害怕的奇耻大辱，因为那意味着他们被当成了畜生看待。

自从克拉苏率领罗马人在此战败之后，就有一个离群索居的罗马人一

直住在这儿。如今，他的机会来了。他当了安东尼的向导，领着败军经由阿米里亚边境的河流撤退。这数千官兵本拟为古老的罗马夺回象征光荣的鹰徽，早已想象过自己是如何在大获全胜之后雄赳赳地走过罗马街头，如今，却不得不跟着一个被众多国内官兵视为叛国贼的罗马人朝着回乡的方向艰难跋涉。冬季的严寒把他们困在了崇山峻岭之中，接踵而来的便是饥饿，还有疾病。

而此时，安东尼显示出了他的过人之处。官兵们爱戴他们的将军，正如普鲁塔克所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安东尼出身高贵、个性直率、公正而磊落，出手又慷慨大方，还总爱插科打诨。这些综合特点令他赢得了部下们的普遍好感，而在这特殊时刻，他更是由衷地同情伤患士兵，体贴地关注他们的需要。"因此，伤患者往往比健康者还更乐意效忠于他。这个国家生长着不少有毒的植物，饥饿难耐的人们吃了会变得神经错乱，突然发疯地开始"翻开并搬走每一块被他们碰上的石头"。要想解毒并恢复神智只能靠酒，但很快，带来的酒都喝光了，中毒的人只有死路一条。盟军中本就混杂着几个间谍和捣乱分子，虽然此前都还安分，但这会儿趁着大难临头，他们突然发现了他们本族的优越性，开始惹是生非。最后，叛徒们打起了安东尼坐骑的主意，他自己的人也开始偷窃他的金杯，安东尼只得对他们拔剑相向。

在这最悲惨的时刻，安东尼甚至已开始怀疑他的罗马向导。在荒凉的山区里，这向导一直在保证要把大伙儿领到他所居住的阿拉克斯地区，到了那儿，他们不仅能找到水，还能找到可靠的盟国——但是，在最近这些人心涣散的日子里，原本光鲜夺目的大军早已沦落成了一帮子土匪山贼，所有骁勇善战的年轻战士们也都死的死、病的病，不成人形了。安东尼要他的贴身侍卫发誓：无论何时，只要得到命令，就一剑刺死他并砍下其头颅，以免其被敌人活捉，或死后被人认出。假如将来遭遇第二次惨败，他也必将在临死前重复这道命令。

最后，经过27天的艰苦撤退，他们嗅到了空气中的一丝清凉气息——他们终于到了水边。几千名渴得半死的官兵纷纷迫不及待地冲进河里。这些光荣大军的幸存者知道自己得救了，但几乎一半的战友都已魂归天国。据说，只有再诞生一位色诺芬，才可能令这第二次远征与第一次一样永垂不朽。

得到安东尼的败讯时，克莉奥佩特拉不由百感交集。假如考虑她个人

的声誉，她会觉得委屈；假如考虑恺撒的声誉以及她与恺撒在亚历山大的共同胜利，她会对这第二个罗马情人感到失望；但想想她自己的命运——作为埃及女王以及4个孩子的母亲，她则毫无怨言。波斯战争大获全胜才是她唯一需要害怕的事——那会让安东尼再次成为罗马执政者，他会回到朱庇特神殿去庆祝胜利，随后一段日子，他还会重新发现他那罗马妻子的温顺美德。更有甚者，作为全罗马最引人注目的男人，他会开始在身边各种酒馆沙龙里寻找能供他享用一日的女人。对于凯旋归来的安东尼来说，她一个埃及女王算得了什么呢？他早已征服并尽享了她的财富与美貌，也即托勒密王室传承下来的无数珍宝与无双美色。况且，他在这种亚历山大人兼罗马人的双重生活中的暧昧立场已影响到了他的地位，既然如此，为何还要继续身陷其中？

罗马的野心家

随着岁月流逝与4个孩子的出生，克莉奥佩特拉越来越现实了，而她考虑得越现实，也就越希望安东尼战败，因为唯有如此，他才能成熟起来。这既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埃及！这个狡猾的家伙能顶住任何冷嘲热讽，因为所有罗马将军都接受过精心训练，都精通利用口才转败为胜的艺术。通过密探，她不仅得知了这场灾难的所有细节，也知道了此时已传遍世界各地的那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但假如任何一位她的朝臣得知了太多消息，甚至逐渐得悉了整个事实，她就会给他看看那张因为安东尼赠送的行省而大大拓宽的新埃及地图，好让他明白应该保持缄默。

跟古埃及一样，近代的埃及也从没有出身行伍的统治者。而身为军人的亚历山大大帝就如一颗光华灿烂的彗星，虽然他的星光早已燃尽，只在历史长空中留下了一点遥远的微明，但300年来，他的光辉仍远远盖过了所有后来者，而后来者们仍在借助他的光辉闪耀一时，如同月亮反射太阳的光芒。在国家富足程度、人民生活水平甚至知识文明的发展方面，克莉奥佩特拉当政时的埃及王朝都与古代法老统治时期的水平不相上下，但对古埃及人诸多矛盾的神灵崇拜系统，亚历山大人却暗怀轻视。他们只继承了祖先们的厌战天性，这种特殊天性令其先辈自觉羞愧，却令亚历山大人怡然自得。

因此，对他们而言，一个不动干戈就能开疆富国的女王无疑不可战胜，而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原因无他，只是由于她懂得如何做好女人。况且，这个女人能以魔力影响罗马人，通过这位执掌着罗马大半个天下的执政官，左右当今天下唯一真正令人畏惧的政权。恺撒里昂，这个连恺撒与托勒密之名为一体的严肃年轻人，似乎便是未来的保证。另外，他那两个有着一半罗马血统的弟弟也完全可以接任他的位置。克莉奥佩特拉已将自己王朝的权力保护得如此周密，难道有哪个不满的王孙公子或亚历山大的党派头目，胆敢只凭着安东尼远在波斯的战败，就企图动摇她的王座吗?唯一有资格谴责安东尼的人可不在埃及，而在罗马，他便是三方执政党中的另一个。

事实上，屋大维也有同样充分的理由希望安东尼战败。虽然，在这场大受欢迎的波斯战争进行期间，他也为神庙供奉了不少祭品，祈祷胜利站在罗马人这边；但私下里他却拇指朝下，对安东尼大加诅咒，因为安东尼一旦获胜就必然令他自己饱受威胁。趁着一次争执的机会，他迅速干掉了软弱无能的利比德斯，把原属于后者的非洲殖民地划到了自己名下。随后，因为他向来擅长利用别人来为自己打胜仗，庞培家族最后的传人也败在了他的朋友阿格里帕将军手下，并只好就此亡命天涯。这次内战已持续了6年，虽然比恺撒时期的内战要短，也还是扰得整个意大利南部以及周边群岛一直动荡不安。既然元老院已经宣布他可以为自己授封任何自己想要的荣誉，那么，让所有人都拜倒在他这个胜利者脚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他已自封为43军团、数千骑兵以及600艘战舰的总统帅。

但这个27岁的年轻人一场胜仗都没亲自打过，身上既无一滴恺撒的血脉也无半分恺撒的精神，彻头彻尾像他的放债人祖父——他只是个残酷、贪婪而狡猾的投机者。

命中注定的死敌

对于她这个死敌，克莉奥佩特拉了解所有应该了解的情况。不仅知道他目前的行动，也清楚他未来的计划，至于他的感想，她也能凭着自己对他的仇视猜个八九不离十。当她听到关于屋大维的各种报告时，她总是报以嘲弄嗤笑。当这个懦夫一身银光闪闪的盔甲出现时，他身边都是真正的

勇士，而他自己却胆怯又笨拙。他学着恺撒笼络人心，特赦偷税漏税者并限制贵族特权；他打算在巴拉丁建造一座宏伟的阿波罗[1]神庙；他还授予替他歌功颂德的贺拉斯特别荣誉。然而，当听到以下消息时，她的眼中闪过了一道凶狠的恨意——屋大维刚刚在罗马广场的讲坛跟前为安东尼安置了一辆凯旋战车，又在神殿里为安东尼塑了一座雕像。但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向阿米里亚国王派出了密使，向该国王表示支持，劝说其坚决背弃自己的盟友兼姐夫安东尼。在各种阴谋罪恶中成长的克莉奥佩特拉固然是一个没有道德感的女人，可以毫不犹豫地把碍她事的人统统干掉，但身为一个女王，她却决不能容忍此等两面三刀的无耻行径。



▲作为最早的城邦国家之一，罗马的决策者通常在元老院探讨国家的未来。

不，跟这样一个罗马人结盟是绝无可能的事。但既然只有他能真正代表罗马，她也就必须更改自己15年来的执政方针。她要放弃由父王那儿继承来的法则，建立全新的政策。她必须尽一切可能去努力把那另一个罗马人——她的丈夫安东尼，从罗马争取过来。只有他成为埃及国王并与恺撒里昂共掌朝政，这个亚历山大城中的罗马人才可能与罗马分庭抗礼。

[1] 太阳神，同时掌管音乐、医疗和箴言。

是时候了，她必须把安东尼完全控制在手里。这位垂头丧气的败将向她发出了求助，听在她耳里却比胜利的号角还要动人。目前，他又回到了叙利亚沿岸。这一次，是在那个离西顿不远的名叫“白毛”的要塞，他接二连三地向她派出信使，求她过去帮助他。于是，她便乘着三层桨战舰驶向这第三个两人相会之处。不过，这一回战舰上载着的不是地毯、金杯、会弹竖琴的少女或演奏铙钹的少年，而是为几千名衣裳褴褛的士兵准备的鞋子、制服、斗篷和武器，以及大袋大袋的黄金。托勒密家族的财宝似乎确实取之不竭，唯有安东尼的情欲还堪与之媲美。

在此期间，安东尼从早到晚都满怀懊恼地坐在桌边借酒浇愁，又是赌咒又是发誓地嘟囔着下次他一定要把波斯跟阿米里亚一并摧毁。但据普鲁塔克叙述，他偶尔也会离开桌子跑到岸上，去看看他日盼夜盼的船帆出现没有。最后，她终于来了，所有军团上下无不对她感恩戴德，他们的将军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帐篷，为自己老婆大唱赞歌，说她救了大伙儿的命。然而要不了多久，向来容易乐观的安东尼就故态复萌，似乎忘了自己是多么地缺兵少马，开始热烈地盘算起复仇来，说是至少要把阿米里亚赶尽杀绝。

所有女人，包括埃及女王，向来都对这个男人有求必应；但现在，他第一次遭到了刺耳的拒绝。他要向东进军，但这个女人却坚持必须调头西行。他要追寻荣誉而去，但她却要他跟她回家。当这两个同样充满激情的人针锋相对时，他们爱的小屋就开始地震了，但它还不至于坍塌——争吵得最厉害时，两人往往会被如山洪般突然爆发的凶猛情欲湮没，就此热火朝天地缠绵至精疲力竭，恢复元气之后再接着吵闹。

他们的对头屋大维也正在筹划更进一步的作为，以促使安东尼作出决定性的行动来结束这次危机。在这匆忙混乱的叙利亚军营里，士兵们不再知道明天该向哪个方向进发，军官们分裂成了彼此敌对的几派，这位将军受到的苛责也一天比一天严厉。就在此时，屋大维娅从雅典派来的信使罗马贵族尼格尔赶到了此地。因为屋大维也有自己的密探，也知道何时才是逼安东尼作出最后选择的大好机会。他让姐姐也尽快准备好军队、武器和衣物，通过他的朋友给她丈夫送去作为援助。

他还在一封安慰信中补充说，他已设法瞒住了波斯战争的真实结果，国内百姓们都还蒙在鼓里。对这个自诩命运宠儿的安东尼来说，还有什么比一通安慰更致命的打击呢？屋大维早就料到安东尼的答复了！对他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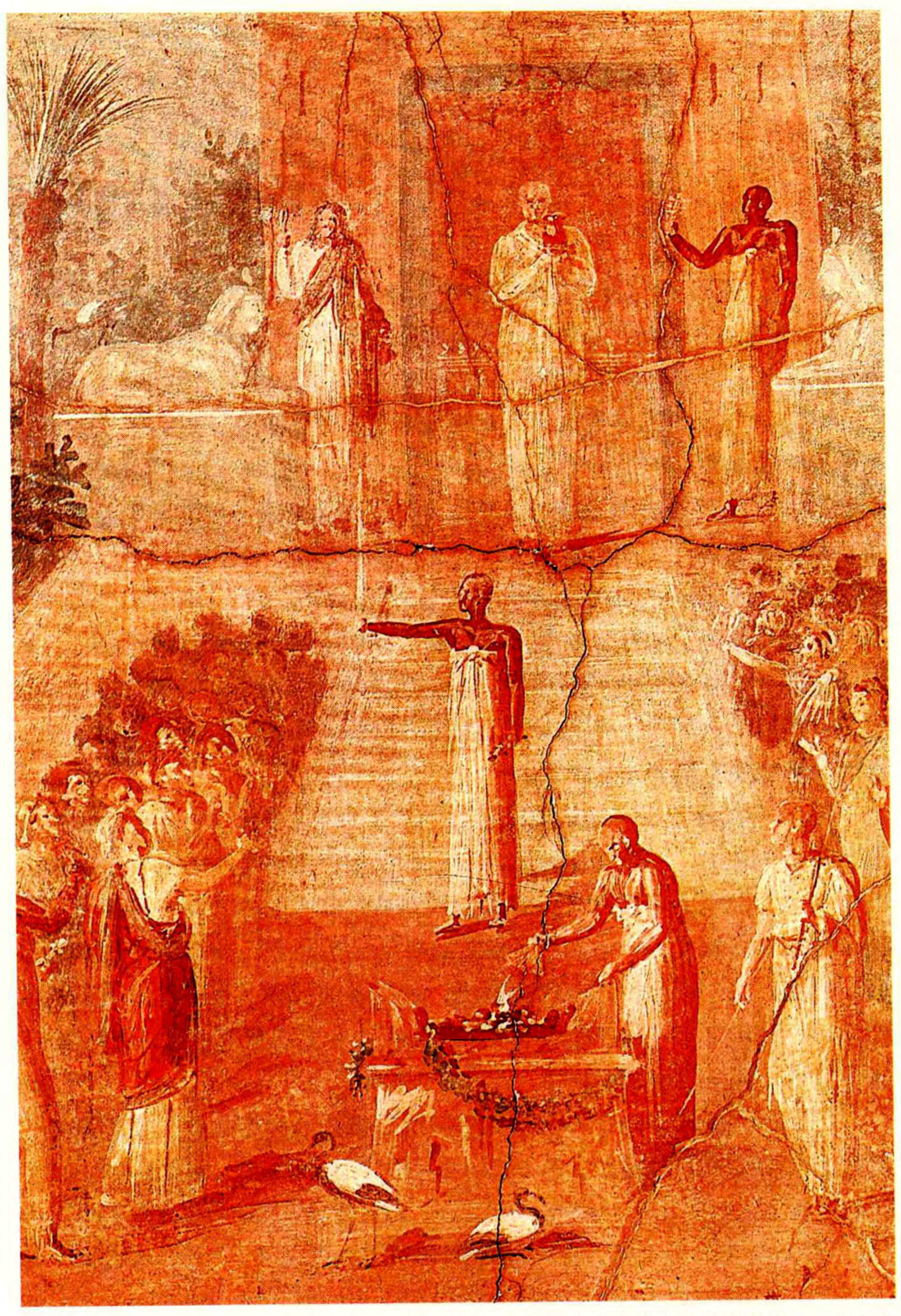
姐姐将因为这一答复而遭到何等羞辱都无所谓，只要他们的婚姻破裂，他就能煽动起全罗马对安东尼的义愤！

两个女人的角逐

现在，事实上，这位狄俄尼索斯的命运已临近一个滑稽结局：他的两位妻子正在同一时刻，穿过同一个地中海，分别从两个不同方向驶向她们不忠的丈夫，希望能把他诱回家中去见孩子们，而他那两个家和两群孩子，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两个女人都为他那溃不成军的部下送来了一批装满衣裳鞋子的战舰，其中一个还带着钱，而另一个则领着两千装备最新的罗马禁卫军！她们一个向他献上了王位，一个给他带来了他那强大祖国的友谊。屋大维娅的船上满载着的不仅仅是武器和衣裳，更重要的是，在这些东西背后，有他熟悉的整个罗马世界：广场，主神殿，竞技场，元老院，罗马城周围平原上那些凉爽宜人的别墅，阿庇安古道上闷热的小酒馆，恺撒神殿的荫凉处那些胜利的欢呼，以及各党派之间用他的母语进行的熟悉争辩。他的年轻时代、他的家乡故里都在向他发出无法抵抗的召唤，谁说屋大维娅就没有赢回丈夫的希望呢？

但另一位妻子克莉奥佩特拉还有一个无往不利的优势：不是她的钱，也不是那顶王冠，而是她的御驾亲征。如果屋大维娅也有她的对手那等勇气与斗志，她也会亲自漂洋过海来到叙利亚的安东尼军营里。这两个女人至少能面对面地交手，他们的罗曼史也将因为这传奇的一章而更加丰富多彩。然而，这个罗马主妇太自视矜贵，她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在家族中的重要性，不屑亲自与情敌较量。但对于既是女斗士又是爱情高手的女王来说，这事值得一搏，因为她所做的一切都不会有错。

对于这种较量，如今的克莉奥佩特拉是多么的游刃有余、精明老练！假如这个游戏有巨额赌注，只有她才具备赢得它的本事。在航程中，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好似由于悲痛而消瘦苍白，她几乎什么都不吃。“当他走过来时，”普鲁塔克以一个诗人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如此描述，“当他走近时，她让自己的双眸流露出一种恰到好处的惊喜；而他离开时，她又摆出了柔弱无力、不胜悲哀的神情。有时候，她会忍不住低声啜泣，随后又假装悄悄拭去颊边几行清泪，仿佛不愿让温柔的安东尼看见她的伤悲。”与此同时，



▲图为埃及人祭祀伊西斯的庄严场面。伊西斯是埃及最重要且最受欢迎的神祇之一，拥有巨大的威力。传说中，罗马人征服埃及之后，曾将尼罗河流域的宗教信仰传播到意大利和高卢等地，其中也包括对女神伊西斯的崇拜。

她慷慨地赏赐安东尼的军官们大把金银，或许还给了他们不少许诺幸福的微笑，以便让他们告诉他这两个女人中究竟哪一个才真心爱他，还有，若是失去了他，这位伟大的女王定会香消玉殒。

于是，安东尼给他身在雅典的罗马妻子作了如下答复：她可以即刻把军队与补给送来，此外，最好能把她弟弟屋大维欠他的战舰也一并奉还。但她自己就不必再继续航程了，因为他即将再次进攻波斯，而且不希望她忍受此地的恶劣气候。她可以替他问候孩子们和她弟弟，当他从波斯凯旋而归后，他们就可以阖家欢聚了！

尼格尔向这位将军与他身边维持沉默的女王先后深深鞠了一躬，就离开了。安东尼向部队下令留在叙利亚过冬，开春后再随他进军阿米里亚。随后，他辞别属下，携同女王向着亚历山大起航而去。

时过境迁

亚历山大城早已是物是人非，“独一无二俱乐部”也已成往事，狄俄尼索斯式的狂欢之冬亦随之成了遥远的回忆。安东尼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独特的中间立场——他不是国王，但却是女王的丈夫。他是一个埃及独裁者，但又是一个罗马总督——他希望借由这种中介情形来平衡自己的矛盾感受。

确实，也还有足够的歌席酒宴与欢乐时光供他消遣。女王天生擅长创造寻欢作乐的花样，不论优雅抑或粗野，反正能无穷无尽地翻陈出新。如今，宫里有了3个幼儿，已经三十好几的她仍算得上是个年轻母亲，而年近50的他却已开始发福。他们安顿下来，过着平静的婚姻生活。有时，他们俩也会被迫意识到他们并不适合婚姻，尤其是在两人欢爱时，曾经狂风骤雨般的激情如今只剩下一片死寂。随后，郁郁不乐的安东尼便会装做对所有亚历山大人都视而不见，彻底缩到罗马军官的那个小圈子里去，起码他还能用拉丁语跟他们聊聊天！但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漫无目的的交谈常常不变地围绕着罗马和屋大维进行。他们能忘记自己的亲朋好友吗？在罗马，他们也许拿不到这么多钱也得不到这么多女人，但至少他们还能在罗马城那条鹅卵石老街上溜达溜达！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老街越发叫他们想得厉害，尽管它走上去远不如这儿的普拉提亚大道舒服。

除此之外，他们也察觉到了来自埃及朝中的挑剔目光。他们与那些个

软弱无能的大臣们永远视彼此为异类。

有一回，安东尼的朋友兼书记普兰克斯在舞台上扮演了克劳克斯的角色，那是个跳舞的小丑，穿着蓝绿色紧身衣，浑身披挂着水草，头发上插着灯芯草，屁股后头还挂着条鱼尾巴。亚历山大贵族们见了，悄悄互相碰着胳膊肘，挤眉弄眼地议论：真不明白，一个堂堂罗马贵族怎么能这么糟蹋自己呢？而罗马观众好奇的却是：他得费多大劲儿才能把这个角色从他顶头上司安东尼那儿抢过来？安东尼自己则一个劲儿地瞅着这小丑发笑，他知道，本该属于自己的角色被抢走了，不过他也没损失一个铜子儿；假如他偷来的东西或得来的礼物又被人偷走，那也没什么可抱怨的。而明察秋毫的女王还是尽了一切努力来补偿他：她委任一位罗马议员为皇家纺织厂主管，指派一位罗马团长为马戏团团长；至于自己的丈夫，她则找了许多军事类任务托付给他。特别是，她要他拟出一份征战阿米里亚的计划。这应当是一场费时不多又易如反掌的战役，一旦获胜就能转移他对波斯战争的注意力。她想了一个办法来迷惑那个背信弃义的阿米里亚国王：她将派出外交特使邀请他参与安东尼第二年的波斯征战。克莉奥佩特拉就像一个伟大的导演，能把一切都化为神奇的道具。而那对双生儿究竟能派上什么用场呢？为了彻底消除那位国王的戒心，小亚历山大被许给了阿米里亚公主。

这些行动进行期间，恺撒里昂始终寡言少语。他并不肯定自己是否喜欢安东尼，只在一旁留神观察着他，想知道他是否真的能让母亲开心。安东尼消灭了杀害恺撒的叛党，他当然得尊敬他；但安东尼既然是个罗马人，恺撒里昂希望他能表现得更加严峻简朴一些。因为，这孩子总是充满热情地去探索一切有助于了解罗马人品性的事情，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罗马人本应有着高贵的天性，但唯有恺撒做到了这一点。假如罗马人注定要参与埃及的执政，他们就必须比托勒密家族的成员更加杰出。确实，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即使他自己的先辈之中也出过宵小之辈。但他的母亲——她难道不是一位伟大的女王吗？否则她如何能够征服成熟睿智的恺撒呢？而恺撒——他难道不是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最伟大的人吗？否则他又为何会选择自己的母亲呢？他有足够的根据这样理解。斯多葛学派[1]的哲学思想还未能影响他，唤醒他年轻心灵的是美德、英勇、力量、宽厚等等美好品

[1] 其思想蕴含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强调以心灵的安宁和意志的坚定来代替肉体的欢愉和享受的欲望。

质，这个12岁的男孩已然具备了一个伟大家族的成熟理性，正因如此，他才能突飞猛进地完善着自己。而已达此等境界的他又如何能够喜欢他的继父呢？除非他能做一个真正地道的罗马人！除非他有能力与自己的母亲抗衡，甚而抛弃她！但他认为，这个男人之所以会被吸引到埃及来，纯粹是为了托勒密家族的金子，或许还有母亲的美色。的确，他身上有不少值得人学习的东西；但一有人向他问起恺撒，他就会含糊其辞。作为恺撒之子，恺撒里昂不能理解安东尼为何会表现得这样躲躲闪闪。在崇拜英雄的他看来，安东尼根本算不上英雄。

安东尼重振雄风

但现在，在这新的一年里，他看到安东尼积极准备着重新出战，对安东尼的印象也已有好转。这位将军自己也兴头十足。尽管阿米里亚国王仍有些惴惴不安，还是被结亲家的骗局成功诱出了山。他骑着马前来敲定婚约，一到此地就立刻被镣铐加身扔进了大牢。用来捆绑他的镣铐都是纯银所制，但没有历史记录表明，这些银质镣铐究竟象征着对一位国王的尊重，还是代表了对一位诗人的敬意。赶来营救他的人很快就被打败了，整个战斗变成了阿米里亚的一场空前浩劫。罗马军团打碎了纯金的阿米里亚护国女神像，并将碎裂的金块瓜分一空；依照罗马人的习惯，紧接下来更是史无前例的烧杀劫掠。然而，安东尼却对士兵们的暴行满怀欣慰，因为这么一来算是给他省下了一大笔军饷。

最关键的是，胜利的捷报能重振他在罗马的地位，从而令屋大维大为苦恼——这才是这场战役的真正目的。随后，安东尼又放出了即将出征波斯的风声。听闻此讯，跟波斯人有过节的麦迪亚国王热心地提出要援助安东尼；而既然阿米里亚的问题解决之后，小亚历山大恢复了自由之身，于是，与他的第一次婚约不过数月之隔，这孩子又被许给了麦迪亚国王的女儿。

这整个过程仅用了夏天的几个月时间，克莉奥佩特拉终于如愿以偿：安东尼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一场胜利。她断定，要想把这个男人灌醉的话，一场小小的胜利比几大桶酒还管用；因为他早就习惯了酒精，却还不大习惯胜利。如今，重返她身边的安东尼终于证明了自己是一位杰出的将军，



▲18世纪威尼斯画派的著名画家让–G. 提埃坡罗以克莉奥佩特拉和安东尼的爱情故事为题材创作了《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的会见》。画家将克莉奥佩特拉刻画得雍容尊贵，俨然是一位洛可可风范的“女神”。

便自认为能与恺撒平起平坐；他是幸运之子，无论是诸神的所有恩赐，还是妻子的倾情奉献，他全都当之无愧。

他明白她有多么的能干美貌，却并不了解她有多么的聪慧。这些年发生的诸多事件早已在她的盘算之中，从她下嫁安东尼并与之在安提俄克谈判那天起，她就在有计划地引导着这个天真轻佻的男人逐步远离他的罗马血脉。如今，终于该迈出最后一步了：安东尼与恺撒里昂必须登基称帝。

屋大维娅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屋大维娅全心爱护着她的孩子们，其中包括安东尼的4个儿女。那个时代有许多叱咤风云的女人在世界历史上扮演着各种角色，而屋大维娅却由其中悄然引退。她决意既不沽名钓誉，也不追求享乐，更不贪慕荣华富贵，而要做一个或许将很快被人遗忘的清白女人。这并非由于她自命道德。事实上，尽管她弟弟尚有诸多不实之词，尽管街头巷尾仍流传着各种绯闻，她似乎的确过上了一种安静低调的生活，完全不像是全罗马最有权势者的姐姐。从那以后，罗马的流言蜚语中便再没有出现过她的名字，而她的生命中似乎也再没有出现过别的男人，尽管，她并不比克莉奥佩特拉年长，而且从来就是个公认的美人。

也许，她身上继承了其家族排斥感官享乐的冷漠个性，而她的弟弟却大不其然。也可能是因为太虔诚，或受哲学思想影响太深，她才能坦然接受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遭遇，将之视为命中注定的劫数。不论真正原因为何，在周围人看来，她的一丝不苟、她的贵族式的高傲都已统统过时，而这正是她所期待的结果。然而，作为屋大维的姐姐，一个巨大的光环趁势落到了她头上。当时，屋大维正向着奥古斯都大帝的至尊地位逼近，而她的美德正好为他所用；在他的力捧之下，她的德行俨然成了其家族固有的品质。正因如此，当安东尼把自己的罗马妻子遣回老家时，屋大维简直喜出望外。他一脸严肃地下了禁令，要他那丢人现眼的姐姐立即离开属于那个男人的屋子，而她却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屋大维被这个女人回绝之时，也正是他的对头安东尼在克莉奥佩特拉那儿碰壁之日。屋大维娅坚持留下的另一个理由是：假如她离开，人们也许会说内战全是因她而起。就这样，她继续留在安东尼的房子里抚养孩子，并接待安东尼的朋友们。因

为，如果安东尼想在罗马推荐或帮助某人，他就会胡乱给妻子写封亲亲热热的家书，却从来不想想她得为他的慷慨之名付出多大代价。她的忍耐得到了众口一词的称赞，而他的不忠不义引起了群情激愤的谴责。

不过，罗马平民跟安东尼一样反复无常。200年来所受的教训，让人们学会了把胜利当成神灵恩赐的厚礼来尊重。从亚历山大传回来罗马的消息，令安东尼的威名如日中天，也再次为他镀上了闪闪金光，加上他的个性一向比冷冰冰的屋大维更得民心。于是，大家又高兴地发现他是如此值得爱戴。

渡海传信

对百姓怀有敌意的屋大维早已练出了格外灵敏的嗅觉，对百姓们每一丝情绪的变化都了如指掌。此时，他赶紧插手组织中断了一年之久的角斗比赛，还创造性地在竞技场里举办了抽奖，把各种礼物摆满了一大桌子。最后他宣布，谁最先抢到奖品，奖品就归谁。结果，抽奖活动就在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打闹中结束了，这位高贵的奖品捐赠人却得以声望大增。与此同时，他开始征募新部队，计划把意大利的军力增加到30个军团。在元老院里，他还发表演说强调，埃及的疆域因为得到了新的行省与岛屿而更广阔，这对罗马而言无疑是个莫大的威胁。不过，他从不正面攻击安东尼。

听闻屋大维的这些举动之后，安东尼报以轻蔑一笑。几周之后，他从亚历山大寄了一封信给罗马元老院——因为是在夏天，渡海传信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他在信中说：给埃及的行省和岛屿只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那些小附属国的国王们也早就对这种交换习以为常。作完这番解释，他接着就给了屋大维顺手一击——他在信中抱怨屋大维废黜了利比德斯又将其所辖行省据为己有，还从庞培家族最后一个传人手里抢走了西西里岛与撒丁岛。更过分的是，他把差不多一半的意大利领土都分给了他那些退伍老兵。还有呢，他借走的战舰也丝毫不见有还给安东尼的意思。根据这封信的指示，安东尼的手下对屋大维展开了猛烈抨击。于是，第二次元老会议上便出现了一个委曲求全的屋大维。他酸溜溜地解释说，他将交出手里的一半行省，只要安东尼也放弃阿米里亚与埃及。他的话引起了一片欢呼，但整个大厅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为防止意外发生，屋大维及其友人全都在袍中暗藏着匕首短剑。一旦出现政变，他们可不愿像恺撒那样赤手空拳。

消息传来之后，安东尼又被逗乐了。他打算再写封信直截了当地骂骂屋大维，却被女王阻止了。屋大维的用心显而易见，难道埃及还算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吗？这个恺撒的义子真是可恶透了！现在，她必须以她全部勇气予以回击，她得让他明白，也得让天下人都知道，谁才是埃及的主人。对安东尼，她自然信任有加。她为他详细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尽管冷静的屋大维企图竭力掩饰，但他们之间的裂痕无疑不可再修复。她提起孩子们的前途，质问安东尼如果他离开埃及，孩子们该由谁来保护。她向他出示了密报，告诉他屋大维在元老院时尚且身藏凶器，也必然会用短剑来迎接他，他别以为自己能平安返回老家。何况，由屋大维征召来的人马自然不可能听凭他安东尼调遣。她给他读了每一条来自罗马的消息，这些真假难分的消息都能证明他的对手在罗马人中威望不低。她极力推许刚与阿米里亚缔结的盟约，将之视为日后攻打波斯的坚强后盾。她再次强调埃及对外贸易的大好前景，强调自己的财富如何用之不尽……为了打消这个罗马人的回乡之念，她甚至开始竭力颂扬亚历山大大帝。

暂缓称帝

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激动，试图让安东尼了解每张地图上注明的全部资讯。罗马军官们也从她那充满诱惑的动人声音中感觉到了暗示，于是绞尽脑汁地在几天内拟出了一份策划书，要求举办一场空前盛大的化装舞会来娱乐大家。事实上，不外是想借此讨好女王身边那个演技过人的喜剧演员，给他提供一个大出风头的机会。

而安东尼总是忍不住想起罗马人数千年来对王权的敬畏，想起狂欢节上他一次次向恺撒献上桂冠却被恺撒一次次推却的往事。他觉得，为了避免摔跤，女王的埃及战车不应跑得太快，还是勒紧缰绳为宜。于是，他要求暂缓称帝，继续扮演罗马人兼亚历山大人的双重角色。令他感到惊奇的是，女王也并没有逼他就范的意思。

那是因为，克莉奥佩特拉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儿子。她最大的心愿，无非是在有生之年看到恺撒里昂加冕称王。待到那时，她便能继续追寻少年时的伟大梦想，因为恺撒里昂就是恺撒的化身。然而，在亚历山大城，加冕仪式尚无前例可循，一个强大的外国人的支持，以及一个世界历史的

背景无疑大有裨益。此外，恺撒里昂有一半罗马血统，如果没有一个罗马人在场，他的加冕便失去了象征意义。克莉奥佩特拉的这一计划不仅顺应民心，而且经得住历史审判。在那个时代，她的政治手腕不可谓不高妙绝伦。东方传统含蓄微妙的处事风格与女人特有的天赋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便成了克莉奥佩特拉独一无二的超凡智慧。

一场别开生面的化装舞会

走在最前方的，竟然是罗马军人的凯旋队列——对亚历山大人而言，这是何等的奇观呀！自罗马建城以来，还没有一个罗马人胆敢在罗马之外的地方举行凯旋典礼呢！一个罗马军人的毕生理想，也就是从朱庇特主神殿一路走到罗马广场，向元老与罗马市民们炫耀一番——这就是所有艰难险阻的最高回报，就是一个地道罗马人一生中最最辉煌的时刻。而今天，几个世纪以来头一回，专属于罗马城的荣誉被窃走。罗马军人驾着罗马战车驶过了别国都城的大道，围观的人们都用希腊语鼓掌欢呼，甚至以更加陌生的手势与腔调向他们致敬。

这座伟大的亚历山大城里从没发生过这种事情，而这一切都是女王夫妇出于对化装舞会的兴致亲自设计指挥完成的。

迎着清晨的太阳，游行队伍从王宫出发。他们翻过洛奇亚斯小山到了亚历山大广场，接着穿过花园进入城中主干道，又经过了亚历山大大帝与托勒密王族的陵墓，一直走向体育馆和博物馆。打头的是罗马军团，身后紧跟着戴了镣铐的阿米里亚国王及其妻小，随后便是由4匹白马拉着的安东尼座驾，走在他车后的是阿米里亚的囚徒们，接下来是头戴王冠花环的贵族与诸侯，再下来是埃及军队，人人都举着折损弯曲的波斯刀剑，最后殿尾的是更多的罗马军人。

克莉奥佩特拉坐在她视野开阔的王位上，等待着胜利者安东尼。现在，他跳下了马车，带着囚徒们上前拜见她，但以诗人自诩的阿米里亚国王却拒绝下跪并对女王直呼其名。女王夫妇交换了一个眼神，意识到翌日将他处斩的决定并不妥当，最好还是饶他一命。于是，他当即获得了赦免。随后，人们纷纷入席，盛况空前的酒宴让几乎半数的亚历山大人都酩酊大醉，以至于第二天加冕典礼未能如期举行。



▲安东尼早已习惯了用酒精麻醉自己，成为纵情生色的罗马人中的一员。

加冕典礼

几天后，一个奇观出现了——亚历山大城外的一片旷野上架起了6座宝座，其中两座大的，通体由纯金铸成，4座稍小的皆为银制。下午，游行队伍出城了。首先是一长列车队，车上的人都装扮成西勒诺斯，举着水壶酒囊为围观的人群倒着美酒，随后是一群几乎未加锁链的大象。亚历山大人对美酒和大象早已司空见惯，最后的一幕才真正令人叫绝。主角们纷纷登上了宝座，站在最前头的安东尼扮成他最喜欢的角色——狄俄尼索斯，身着绣有金边的紫袍，棕色的卷发上戴着常春藤花环，手中紧握手杖。他身边坐着的便是伊西斯女神，也即埃及的阿佛洛狄忒，她头戴父王的双层王冠，额前竖着镶金嵌银的金蛇，像埃及神殿墙上的女神塑像一般纹丝不动，令人想起1500年前同样穿着伊西斯女神华丽服饰的法老女王们。众位主角之中，唯有克莉奥佩特拉是坐着的，因为今天她乃是一位女神。

在她对面，第一个银质王座之前，昂然伫立着恺撒里昂。这个挺拔少年肩披马其顿斗篷，头顶所戴的王冠已有300多年历史，自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便在所有埃及之王头上闪耀。而他腰间所佩的武器，却是一把罗马式

样的短剑。为了方便人们瞻仰，6岁的小王子与小公主站在了略高的位置：小亚历山大一身阿米里亚传统打扮，小脑袋上戴着一顶罗马式三重冠，穿着有袖的束腰外衣和波斯款式的裤子；而小克莉奥佩特拉则身着雪白丝衣，头戴一顶样式简单的利比亚王冠。最后是年仅两岁的小托勒密，打扮成地道的马其顿人，脚踏高筒靴，身披小斗篷，头上戴着毡帽和一顶小小王冠。每个孩子身边都簇拥着身穿王室制服的警卫。

号角响过之后，“狄俄尼索斯”以雷鸣般的男低音开始演讲。他提到了他的几次胜利，宣读了两年前在安提俄克赠给女王的行省名单，却并没有提到罗马，似乎只乐意就他本人的功绩大吹特吹一番。不过，他话锋一转，宣布：一个全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所有硬币都将铭上如下字样：“埃及、塞浦路斯暨叙利亚女王克莉奥佩特拉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即日起，恺撒·托勒密荣升为‘万王之王’，与其母共治埃及。”此外他还宣布，小亚历山大被封为阿米里亚暨麦迪亚国王，他的双生妹妹被封为利比亚女王，最年幼的托勒密则被封为腓尼基暨西里西亚国王。

在人们的欢呼声与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3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围着他们的警卫，跑向父母，要给他们看自己头上的新王冠。此时，夕阳渐渐下沉，金色的余晖照亮了满天云霞，仿佛也成了为这场盛典精心而设的背景。

梦想成真

克莉奥佩特拉仍然纹丝不动。每年的塞拉皮斯节，她都这样端坐着为她的子民们扮演女神。她听着人们的欢声雷动，一边想，安东尼扮演狄俄尼索斯简直就不必化妆。但她没瞧见3个孩子正一路磕磕绊绊地努力向她挤过来，也没去看祭司与大臣们那数百张自幼熟悉的面孔，更不在意这整个宫廷盛会。她的眼里只有恺撒里昂。

他就站在她前方，跟她一样纹丝不动，深锁的双眉下是一对黑色的眼睛，正穿越人海凝视着她。所有孩子中，唯有他明白自己已真正加冕。当他听到自己被奉为“万王之王”时，当他听到成千上万的子民为了他欢声雷动时，唯有他体会到了头上那顶王冠的分量。那不是一件饰品，不是一张假面，更不是一个玩具。为了那把罗马短剑，他与母亲发生了长久争执，因为起初她只肯让他佩带马其顿武器。虽然他明白，自己自始至终都是托

勒密家族的一员，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子孙，但他的心灵却更贴近恺撒，因为恺撒比所有托勒密都要伟大。他觉得，除了他的父亲恺撒之外，母亲好像再没有过其他情人。他要佩上恺撒的罗马短剑，有朝一日，他会拔剑出鞘，去保护母亲的社稷江山。

他把心思暗藏在紧皱的眉头之后，但还是有人读懂了。在喧嚣人群的另一端，伊西斯女神那猎人一般的金棕色眼眸正紧紧跟随着他。这许多年来她苦心筹划，她备好埃及王冠，她举办加冕庆典，全是为了他，也只是为了他。是啊，她胜利了！少年时的梦想终于成真了：头戴王冠的恺撒就站在眼前！就在这一刻，她一生的伟大征程到达了光辉的顶点。在这布满战争、阴谋、疯狂与失败的危险之旅上，她靠着过人胆识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理想，她对命运抱有赤诚信念，她对自己的权力与姿色充满信心。此时此刻，20年来她所坚持并为之拼搏不懈的所有理由都在这儿，都集中在她眼前这个孩子的身上：这孩子正以恺撒独有的深邃眼眸凝视着她，这目光穿透了沉沉黑夜，宛如一道朦胧的金光，正将亚历山大大帝的王冠照亮。

霎时间，仿佛悚然一惊，伊西斯女神娇躯微晃——在恺撒里昂身后，她似乎看见了屋大维的森冷目光。

第9章

The Hero Preparing for the War Again

英雄拔剑南起



他生来就应君临天下，日日执掌世间万民的命运，但他却离开王位，步向了坟墓。

——歌德

当勇者的命运开始步向覆灭时，似乎才倍显壮美。懦夫会意志崩溃，或心神陷于迷乱之中无力自救；而强者则迎风而立，刀剑在手，与强敌和命运斗争到最后。日复一日的热血奔涌之后，他的斗士之心在清凉无梦的月夜暂时得以安眠，而一旦旭日东升，便再度腾起烈焰。他心灵的光芒照亮了左右上下，他活力的激流磅礴于四面八方。他不断遇上新的困境又不断突围而出，他一直在与有形的艰险贴身肉搏。

这位英勇的斗士做好了最后决战的准备，但敌手的深不可测令他震撼。如果稍作理性思考，他也许就会弃械投降、坐以待毙，因为已没有任何办法能为他赢得喘息之机。但是，他鼓起了全部勇气与信心，想要爆发出超人的力量，并暗中祈祷在最后的关头力挽狂澜，化险为夷。

以英雄的方式抗争到底

当勇者的命运开始步向覆灭时，似乎才倍显壮美。懦夫会意志崩溃，或心神陷于迷乱之中无力自救；而强者则迎风而立，刀剑在手，与强敌和命运斗争到最后。日复一日的热血奔涌之后，他的斗士之心在清凉无梦的月夜暂时得以安眠，而一旦旭日东升，便再度腾起烈焰。他心灵的光芒照亮了左右上下，他活力的激流磅礴于四面八方。他不断遇上新的困境又不断突围而出，他一直在与有形的艰险贴身肉搏。他能察觉敌人逼近，也能嗅出森森剑气。他奋力拼杀，日进数里，即便潜伏一时，也是为了将来的雄起。

然而，在早已习以为常的各种不利传言背后，他还听见了一种来自天外的声响。广袤的天空开始乌云密布，隐隐雷鸣预兆着一股陌生的力量正在生成。从敌手的形容举动之中，他觉察到庞大的阴影正无声地聚集，吞噬万物的黑暗直侵远山。这位英勇的斗士做好了最后决战的准备，但敌手的深不可测令他震撼。如果稍作理性思考，他也许就会弃械投降、坐以待毙，因为已没有任何办法能为他赢得喘息之机。但是，他鼓起了全部勇气与信心，想要爆发出超人的力量，并暗中祈祷在最后的关头力挽狂澜，化险为夷。

在女人身上极少能见到坚韧不屈的勇气，即使是一个极为勇敢的女人，也必须拥有某种特殊天赋，才能在大难临头时依然毫不动摇。凭借天生的敏感与直觉，女人往往比男人能更早察觉危险的来临，她也许会努力寻找意料之外的转机，试图逃脱命中注定的厄运。通过这种方式，她也许能一次次赢得苟存之机，最后的结局也常常有异于男人的殊死抗争，没有那么多戏剧化的悲痛与壮烈。就像光谱中总有一些光线被视而不见一样，存在于潜意识里的直觉与天性常使她们对种种征兆作出有助于自我安慰的解释。结果，女人与生俱来的所有优柔寡断、脆弱敏感，倾向于妥协让步的心理特点，以及将保存后代看得比达到目标更重要的那种母性本能，往往便引着她们踏上远离毁灭性打击的大道通衢。

然而，面对命运，克莉奥佩特拉却决心以英雄的方式抗争到底。她要把每种计谋、每项战略都逐一试遍，她要把女人的惑人之技、媚人之能都

悉数用尽，与此同时，她还要以不让须眉的勇气去战斗，无论到哪个阶段都决不放弃希望。她要无所畏惧地直面迅速逼近的悲剧与死亡，并以一个王族应有的高贵从容赴难。她向来对自己的预感深信不疑，而此时，她已被诸般不祥之兆重重包围，这种种不祥又反过来加深了她对预感的信赖。她听见了命运的哀歌在嘹亮的军号声中微弱但固执地奏响。她猎人般的锐利目光与过人的敏感早就令她明白，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敌我交锋中，自己是多么地不堪一击。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两年里，她虽看似仍在竭力改造安东尼那游戏人间的生活态度，以便成就他的圆满人格，然而事实上，在她心底深处，她早已放弃了把这个浪子锻造成帝王的希望。这个勇敢的女人做到了连男人也罕能做到的事——明知悲剧的结局即将来临，仍以毫不退让的目光直视前方。

安营扎寨以弗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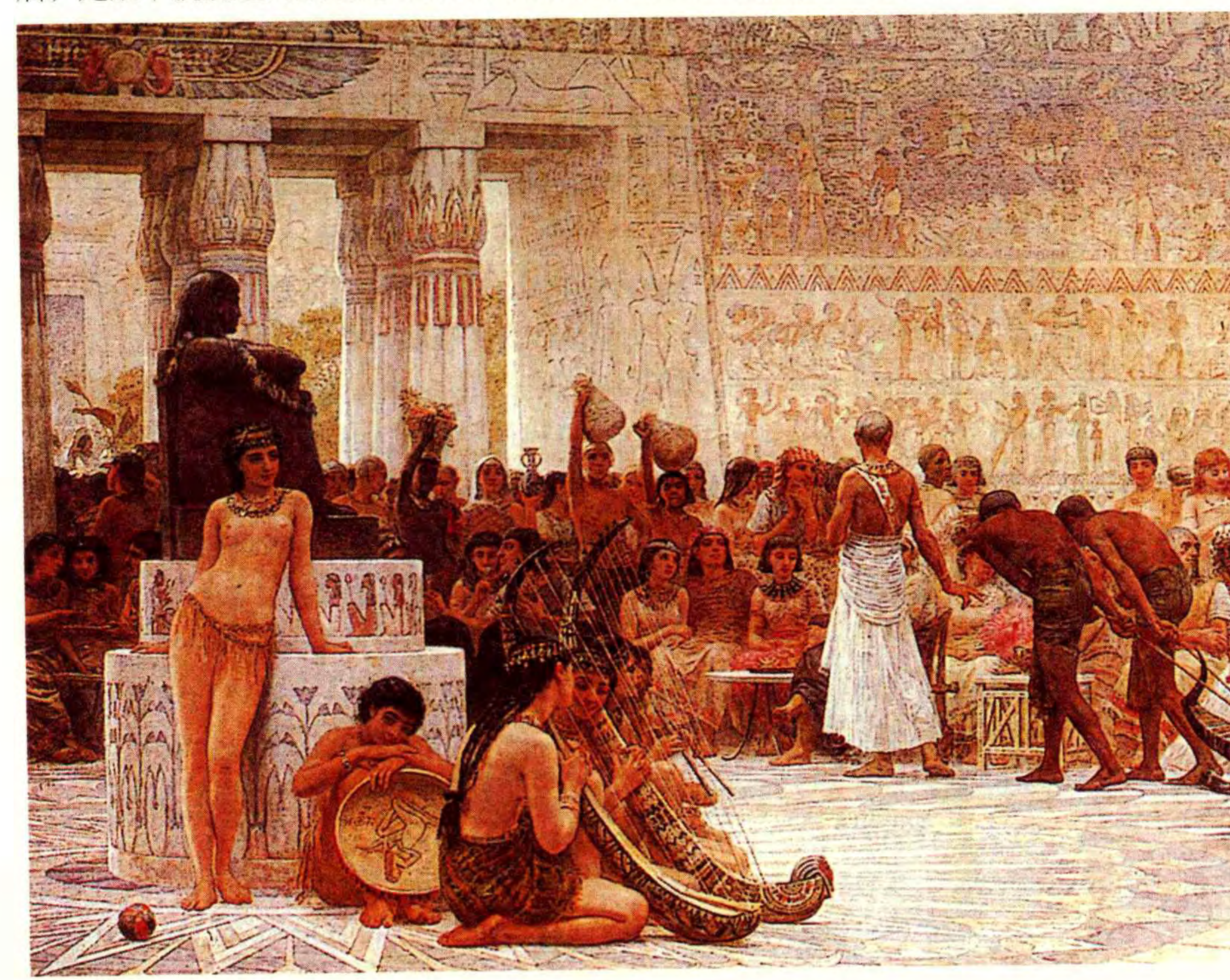
数百年来，以弗所一直是希腊文明的源泉。它的地理位置与亚历山大城相似，介于海洋与富足的内陆之间，曾被罗马人占领，又被亚历山大大帝收复，接着重又落入罗马人手中。来自小亚细亚群山的征服者们经由一条古老的路线从山区走向地中海海滨，来到离河流入海口不远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士麦那城一带。对来自西方的征服大军而言，这条古道也是入侵小亚细亚山区的必经之路。作为一座军事要港，以弗所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两股征服势力中的任何一方占领了东方世界并在此处筑起防御工程，就可以将其对手从西部大本营中诱出来。这不失为一项高明战略。

不过，自著名的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以弗所人心目中伟大的狄安娜——在她那富丽堂皇的神殿中御宇四方以来，以弗所人还从没有见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在第二年（公元前32年）春天，无数装备精良的军人蜂拥而至，挤满了从海边直抵山区的大道。他们的统帅安东尼此时无疑已成东方世界的真正主人！从幼发拉底河流域到伊奥尼亚海，从阿米里亚到伊利里亚，从昔兰尼加沙漠到埃塞俄比亚，尽属他的势力范围。而他那10万步兵、12000骑兵以及500艘带有厨房的8排或10排桨战舰组成的大军，就连亚历山大大帝与恺撒都不曾拥有过。刚结束新一轮阿米里亚战役回到以弗所，安东尼就收到了来自罗马的消息。他一边关注着这些消息究竟全属废

话抑或彼此矛盾，一边在此地安营扎寨驻下大军，等待克莉奥佩特拉的到来，她将再次把自己和金子一并送到他的面前。

这次离开埃及时，她已在各种预感的警示下考虑过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已明白此次远行也许将要持续一年，甚或更久。但自己究竟要走向何方？安东尼的大军又将攻向何处？她却无从知晓。事实上，没有人确切知道这支大军的真正敌人。小亚细亚地区的所有民族都在恐惧中瑟瑟发抖，士兵们唱着复仇之歌，决意以摧枯拉朽之势将波斯一举毁灭。盟军们纷纷举杯宣誓，要追随他们直至世界尽头。尽管如此，即将在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爆发的内战才是整个东方世界谈论的中心话题。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都明白这一点。但对于挺进波斯的计划，他心存指望，也仍怀着担忧。因为他从来都对自己罗马执政者的身份念念不忘，而她一向只把他视为埃及国王，两人的目标可谓南辕北辙，以至于到了最后，是眼下就挑起内战还是另待时机的决定权落到了他们的罗马劲敌手里。



经过一段时间连续不断的挑衅，双方针锋相对而又误解重重，越来越浓的迷雾导致彼此都已弄不清楚对方的舰队是否已在途中。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这是克莉奥佩特拉第四次穿越地中海了，她不禁忆起了从前的几次旅程，第一次，她像阿佛洛狄忒女神一样翩然前往塔尔苏斯；第二次，她以女王的身份纡尊驾临安提俄克；第三回，她如战争女神一般将各种军资赐给“白毛”要塞；而这一次，她则是集各种角色于一身。因为，在她最小的孩子也已出生数年之后的今天，在举世无双的权势与军事实力之外，她还重新恢复了少女时代的苗条轻盈。而且，这回她带了整整200艘满载着粮食、武器与衣物的战舰以及价值2万塔兰特（相当于2000万美元）的金银珠宝，更不用说占整个王室半数之多的官宦与奴隶，她几乎带上了当世所能聚集的全部奢华富贵。



航程开始的第二个清晨，她习惯性地站在三层桨战舰的船头，心中感慨万千。确实，她很少真正担忧会发生新的波斯战争。她有足够的自信让安东尼跟屋大维绝交，并让后者主动发难——这不过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目前的时机于敌人有利，但实力强大的却是己方。他们眼下所要做的，就是向他挑衅并打败他！他们与罗马的关系一年比一年紧张，现在已到了她无法忍受的程度。

◀ 古埃及人在欢宴时会将家人的木乃伊请出来一起分享快乐。

她希望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僵局，就像一个真正的女人迅速解决自己与男人之间的拉锯战一样。专制统治的游戏规则在呼唤着独裁者，两大都市中的大多数人在盼着好戏快点开演，地中海诸国君王们烦躁不安地以阴谋诡计推波助澜，三头执政格局即将走向危险的终点……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一点，这两个人不可能再继续相安无事地平分天下。

也许，三头执政的局面还能继续延续呢！这样一来，安东尼与他的罗马妻子势必要破镜重圆，而女王则将无力自保。在这种三头执政的局面下，她得独力对抗两个男人加一个女人，而且这女人既是其中一个男人的姐姐，又是另外一个的妻子。目前，她的策略是逼安东尼跟屋大维娅离婚，唯其如此，他才可能完全属于自己。但这场离异就意味着战争，而战争就意味着解决罗马与亚历山大之间的主要问题。又因为统治亚历山大的乃是一个希腊女人，这场战争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雅典与罗马之间的古老对抗再次激化到了生死关头。但这场冒险将导致什么结果呢？冷静下来考虑的话，这是否确属妥当的解决之道呢？然而，现在已没有时间再去衡量什么叫做妥当。他们已经没有选择余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因此，尽管完全清楚安东尼的种种不足，也完全明白就凭他犹豫不决的性格，他也终无可能成为世界之王，这位天下最精明、最聪慧的女人仍然被迫踏入了命中注定的不幸迷宫。正是在她怂恿下，安东尼步向了最后的决战——在这场决战中，一个像恺撒一样的天纵英才或许还能与对手势均力敌，而一个像安东尼一样的平庸之辈则无异于以卵击石。此时，更传来了种种不祥消息：安东尼所建的殖民地皮索兰被一场地震吞噬；阿尔巴的安东尼塑像连日来出水不止，即使不停擦拭亦无济于事。当她得知这些传闻时，顿时脸色灰暗，心中充满阴郁的预感。

▲公元前88年，苏拉（图）当选为罗马执政官，随后在与马略的激烈争战中取胜，掌权后即开始实施独裁统治。令人不解的是苏拉在拥有显赫的权势之后，却突然宣布放弃所有的权力，全身引退。

不过，当她再次迎着晨风伫立船头时，她便把所有这些阴沉情绪抛到脑后，重又成了一个青春勃发、斗志昂扬的女王。唯有鼓起勇气、振奋精神并集中所有的力量与智慧，她才能够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弥补丈夫的缺憾。

而她自己的缺憾，则是不得不与儿子分别。恺撒

里昂已经长大成人，不能再时时陪在她身旁。现在，他必须在经验丰富的家臣扶持下留守都城。这是一次冒险，也是一次考验。无论如何，克莉奥佩特拉还是将他留在了国内，因为他是唯一能够信任的人选，不论时间多长都能将国家大权交付于他；而对他来说，这也是一次接受生活历练的大好机会。何况，如果他跟她一道离开埃及，宫中的谋逆者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掉她那3个年幼的孩子！这种罪行在她的家族史中可是屡见不鲜。无论从哪方面考虑，把恺撒里昂留下都是合理的决定。

但是，在她灵魂最深处，却有一阵细微的低语在告诉她：如果命运之神将垂青于屋大维，她也万万不能任子女们沦为阶下囚。既然此次战争将决定最终的结局，她难免会时常感到失望或沮丧，也难免会设想失败或逃亡的可能性。倘若真有那么一天，她但愿能找到她那个年轻的执政伙伴，可以从此仰仗他那完好无损的力量。不过，这些念头她都蛰伏心底，对安东尼更是从未提及。

屋大维煽风点火

为了竭力隐瞒自己的脆弱、恐惧与邪念，同时打击对手的名望，屋大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以无数谎言大肆渲染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干过的那些令罗马人震惊的荒唐闹剧。

安东尼在亚历山大街头举行的凯旋游行为屋大维提供了最激烈的谴责借口，而没有处决阿米里亚国王的事实则成了他软弱无能的证明。同样证据确凿的是，他窃走了帕加马图书馆的馆藏并将其转移到他那个新都亚历山大，又偷了米伦❶的名作宙斯塑像、萨摩斯岛上的赫拉克勒斯像以及一尊埃涅阿斯像——所有这些东西本来全是属于罗马的战利品，现在却都落到了埃及人手里。向来只敢跟不在场的对手英勇较量的屋大维，也向埃及女王射出了毒箭。在元老院集会上，他亲自出面攻击克莉奥佩特拉，他的数百党羽则在一旁群起而应、煽风点火。因为，唯有把克莉奥佩特拉弄得声名狼藉，他才能向罗马市民们解释说，即将爆发的内战乃是一场对付敌国的自卫反击。

❶古希腊著名的雕塑艺术家，作品以《掷铁饼者》最为著名。

是啊，这很明显，她拥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她不是个埃及女人吗？那可是个崇拜野兽的古怪民族呀！一定是靠着某种带有魔力的春药，她才把那个罗马贵族安东尼迷得神魂颠倒，以至于在盛大的宴会上，他竟然当众站起来亲吻她裸露的足踝！另一次在街头，他甚至走在一帮内侍前头，亲自替女王扛轿子。就是在埃及朝中理政的时候，他也会被她写在玛瑙板上的温柔问候弄得心猿意马。有一回，他正在发表演说，远远看见她经过，竟然就那么丢下满朝文武随她而去。谁都看得出来他是被下了蛊，否则，有哪个罗马人会这样对一个非洲老婆服小做低呢！她的子女全是来历不明的杂种，屋大维娅才是安东尼的正妻。还有，她竟敢给长子起名叫恺撒里昂，那根本不可能是恺撒的儿子，她拿得出恺撒的认可证书吗？人们的耳边充斥着他们肆意挥霍祖上财产的传闻：比如，安东尼用的便壶是纯金的；而不久前的宴会上，女王把一颗价值数百万的珍珠溶在酒里一饮而尽，如此等等。但她自己从来都能在狂欢滥饮时保持清醒，这全是凭那枚紫水晶戒指的魔力！

屋大维这种种诽谤之词产生的效果虽然不容小觑，但还不足以对安东尼构成实质性的伤害，因为它们都被当成了一个不得人心的执政者对一个深受爱戴的执政者的造谣中伤。屋大维明白自己不受欢迎，只好强迫所有市民向他誓诚效忠，这可是令罗马人深恶痛绝的一大创新之举，它明确地宣告了共和体制的终结。在元老院，他装做对拒绝宣誓的波罗尼亚城视而不见，宣称全意大利都誓要向他效忠。事实上，意大利境内已处处弥漫着恐怖气氛，前执政官们与400名参议员都秘密逃往国外，想要在内战爆发前加入安东尼的阵营，因为，安东尼的友人声称，他将重建共和体制。

强兵勇将成了乌合之众

然而，当这些焦虑万分的罗马人来到以弗所时，他们是多么失望啊！这里简直就是各族人种与服装的大展览：埃及人、阿拉伯人、阿米里亚人、麦迪亚人、希腊人、犹太人还有叙利亚人，全都乘着船沿河流蜂拥而至，逆水而上直抵军营。在阿耳忒弥斯神殿[1]里，起码有上百种语言在大理石墙与雪松走廊之间回荡。而这一切中，哪里还有罗马呢？原先留在这儿的罗马军团官兵们如今全都变得不土不洋，他们用讽刺而漠不关心的表情向来



▲图为身着宽袍的罗马元老院议员。屋大维掌权后，元老院变得形同虚设。

自罗马的前执政官们致敬。他们早就忘了自己的家园，忘了这些自由的守护者。

还有，那是谁呢？那个端坐在御座上迎接这些罗马议员们的人是谁呢？这果真是安东尼，而非一个戏子吗？他身着罗马短上衣外加紫色斗篷，脚上是一双白鞋子，脑袋上还扣着顶马其顿毡帽！在他旁边，穿着绿色叙利亚丝衣的那位就是克莉奥佩特拉，她戴着双重王冠，打扮得活像埃及女神伊西斯！姿态谦恭地环侍在他们周围的，则是色雷斯、帕皮阿门托、黎巴嫩、加拉提亚等附属国的国君们！总之，一切都充满了东方情调！不过，确实，这里也还有那么一点儿属于罗马的色彩！当女王起身离去时，身边随侍的仍然是罗马军人——但他们的盾牌上铭刻着的记号，不再是代表罗马的那4个伟大字母“S.P.Q.R.”，而是代表克莉奥佩特拉的字母“C”与代表安东尼的字母“A”交织而成的优雅花纹。

很快，军中就成立了一个新的罗马派，其中囊括了许多军官。因为女王连军事会议都亲自参与，其发表的观点还颇为安东尼所重视，这招来了新罗马派的不满。安东尼的几个老朋友齐心协力拦住他，恳求他说，假如他不想失去每一个罗马人的同情，就得把她送回亚历山大。克莉奥佩特拉一眼识破了他们的打算，轻轻松松就把这些提议挡了回去。难道不是她统治了埃及15年吗？难道不是她为所有这些军队提供军资吗？谁敢中伤她的声望？这些个庶民百姓，这些个衣冠不整的前执政官，究竟算是什么东西，胆敢跑到这里来撒野，还对她出言不逊？是该收拾他们了。

❶约建于公元前550年，世界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位于小亚细亚古城以弗所。

最后的狂欢

只用了一点儿巧妙的撩拨，她就把堂堂大将安东尼重新变回了花天酒地的狄俄尼索斯，而萨摩斯岛正好为这个转变提供了绝佳的背景。此时，春光正好，万物熙和，海洋与大地俱是一片蓬勃生机，战争又还未开始，他们有大把悠闲时光。普鲁塔克写道："当全世界都在呜咽抽泣中宣泄痛苦时，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岛却是一片歌舞升平。无怪乎有人会说：'倘若这些人在战前准备时已如此喜庆放肆，那一旦胜利来临，他们又该怎样疯狂？'"

于是，附属国的国君们也开始互相攀比礼物与宴饮的奢靡豪华。这个小岛仿佛成了避难所，几百人一齐沉溺于酒色之中，全然忘记了即将来临的战乱和威胁。这所有人当中最最投入的，当然就是安东尼这位亚历山大城的新酒神，他的人生箴言就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爱怎么乐就怎么乐。在一次宴会上，席间的酒菜连他这个挑剔的酒徒兼美食家都赞叹不已，他就当场赏了厨师一栋房子。另一回演出时，演员们让他开怀大乐，他竟然赐了他们整个普里恩城。不久，他又领着侍从们乘船去了雅典。他几乎从来不去想想，究竟是谁在小心翼翼地引导着他。

有朝一日成为雅典女王是克莉奥佩特拉众多的夙愿之一，但迄今仍未能实现。此前，她虽然从未拜访过雅典这座希腊文明的神圣殿堂，但一直对希腊文明充满难言的深厚感情，因为她自身的文化传承便纯粹源于雅典。在这里，她追寻着亚历山大大帝和亚里士多德留下的足迹，感到每一座神庙都比埃及的神庙更加亲切。不过，更令她激动的往往是对安东尼妻子们的妒意，因为他跟前两位妻子都在雅典共同生活过。他甚至还满不在乎地告诉她，他曾在哪座房子里打过富尔维娅，又曾在哪座房子里跟贵族出身的屋大维娅生活。

现在，把屋大维娅从安东尼心里彻底抹去就成了克莉奥佩特拉的最大愿望，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不然，她为何要让这位最最知情识趣的绅士当自己的夫君呢？安东尼很乐意扮演一个新角色。当雅典最著名的绅士名媛们组团前来欢迎克莉奥佩特拉时，安东尼亲自为他们引见女王，又声称自己也是"一个雅典公民"，还向妻子献上了正式致辞。随后，他在狄俄

尼索斯剧场举办了一场盛况惊人的酒神节狂欢，吸引了所有雅典人，最后又驾着双轮战神马车登上了张灯结彩的雅典卫城。趋炎附势的雅典人敬奉女王为亚历山大大帝的传人，还在帕提侬神庙为她竖起了塑像。

这让克莉奥佩特拉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情愫。在罗马，她的塑像被立在维纳斯神庙中，而在雅典，她的塑像被奉在雅典娜[1]神庙里！也许这是诸神的旨意？为了揭示权力重于美貌，智慧又重于权力，而让她集两种崇拜、两种文明于一体？抑或是把她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来显示今日的雅典比罗马强大？就在最近，12年前恺撒在罗马为她所塑的铜像已被拖出神庙，砸成了碎片，那铜像的大腿还很可能被某些贱民暴发户熔化后重铸成了洗脸盆！这其中的寓意已经昭然若揭，在雅典，她离亚历山大大帝不远，而她的先祖们正是由他起源，因此她就像在故乡一般从容自若。但在罗马，她只有敌人。现在，罗马已成了屋大维一个人的天下，而这个恺撒的冒牌义子还仇恨恺撒的亲生骨肉恺撒里昂。罗马已彻底成为她的敌人，让她的丈夫永远离开罗马，也随之成为她下一步的目标。而一切都取决于她的说服力，取决于他是否肯跟他的罗马妻子离婚。

格米纽斯的劝阻

出乎意料的是，安东尼的第一个妻子倒是给克莉奥佩特拉对付他第二个妻子提供了方便。富尔维娅与安东尼的儿子安提鲁斯来到了雅典。虽说他比恺撒里昂还小，而且在克莉奥佩特拉看来，无论哪个方面都无法跟恺撒里昂相提并论，安东尼还是对这个14岁的男孩疼爱有加。这孩子是在屋大维娅那儿长大的，她抚养着他和安东尼的其他孩子，一直将他们视若己出，为此，安东尼对这位慈母满口称赞。

但是，这孩子都对安东尼说了些什么呢？这里发生了些什么变故呢？此时，安东尼的老战友格米纽斯从罗马赶来了，他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劝阻安东尼与罗马决裂。女王立即把他当成了敌人，用餐时打发他坐在末席。然后，她端坐在上席，居高临下地问他此行意欲何为？他一时犹豫不决，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不过，再次被女王质问时，他平静地答道：“如

[1]古希腊的智慧女神，是智慧、推理和纯洁的象征。据说，她眷念和守护着雅典。

果您能返回埃及，会比较有利于安东尼，否则，那些把持罗马大局的人就会宣布他为祖国的敌人。”据普鲁塔克描述，一听此话，安东尼当即拍案而起，而女王却冷静地回答：“你做得很好，格米纽斯，因为你的坦言相告，你可免受责罚。”

第二天，格米纽斯不辞而别。很快，安东尼的心腹兼弄臣普兰克斯也走了，紧接着是他的另一位朋友。随后，甚至一部分议员也匆匆赶回了意大利。听到这些消息，安东尼什么也没说，只是一笑了之，但克莉奥佩特拉却满心报仇的渴望。从当众回答格米纽斯那一刻起，她的怒火就开始不断累积，现在就要喷薄而出了——什么！她一个堂堂埃及女王，给安东尼生了3个孩子，却要在那两个下贱女人的阴影之下苦苦挣扎吗？何况，在这段时间里，她也加深了对安东尼的了解。安东尼告诉过她，屋大维曾给他写了封信谴责她，不过，他对他小舅子的答复，就只有密探能告诉她了。事实上，安东尼的回信丝毫没有让她感到惊讶，却激起了后人们的兴趣，因为它是这4个人的私函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封，尽管也仅余只言片语。苏埃托尼乌斯从一些档案中找出了这封残缺不全的信，我们由此得知，当时，安东尼是这样回答屋大维的：

“你为什么对我发火呢？就因为我跟埃及女王同床共枕？她可是我老婆啊！这难道还是什么新鲜事儿吗？她已经当我老婆当了9年了。而你呢？你难道不在跟德鲁塞拉鬼混吗？我用你的生命和你的健康打赌，就在你读信这会儿，你正打算跟特图丽亚上床呢，要么，就是特伦提娜，或者尤富丽娅，或者塞尔维亚·提赛米娅，再不然，就是跟所有这些小妖精一起乱搞！毕竟，去研究到底是哪个女人能让男人心满意足又有何意义呢？”

这是一个军人向对手所下的战书。在这字里行间，一个完整的安东尼呼之欲出——他就是这么一个斗士，一个酒神，又是一个凡夫俗子。

克莉奥佩特拉摊牌

现在，克莉奥佩特拉已经心中有数了。她要去找他，坚决要求他离婚。她已准备好了充分的理由去说服他。富尔维娅的儿子竟然极力赞美屋大维，他的老朋友胆敢威胁他，而那个罗马议员甚至对他提出警告，这一切不都是事实吗？把拳头砸在酒桌上的人，不也是他自己吗？难道他想让她遭受

罗马那些流言蜚语的羞辱？那些逃走的家伙一定会把他们所见的一切都抖出去！她又得牺牲一次！就像当年他和屋大维娅欢度蜜月时一样，而且也是在雅典！内战已经一触即发，屋大维没有足够的钱参战，而新加的征税已令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以弗所的大军正蓄势待发，只需一个命令，就能横扫天下——眼下正是跟他决裂的好时机！那么，行动吧！甩掉屋大维娅，向她的弟弟宣战！

但是，安东尼依然保持着沉默，他仍在犹豫。她再次断然复述了她的要求，语调之中含义无穷——骄傲、愤恨、权力——她的船舰与金钱带来的权力！而在半夜的争执中，她则再次施展了她那曼妙声音的魅力。几天后，安东尼召集将领们和几位议员会谈，每个人都认为不能再任由事态拖延下去，都赞成把过去几年一直存在的问题解决掉，且越快越好。少数怀疑者也因为女王的金子而打消了先前的疑虑。于是，安东尼写了一封信，宣布与屋大维娅离婚，并命令他的罗马妻子立即离开他的房子——事实上，那本是庞培的宅院，他从来没有为之付过一分钱。

这一天对屋大维而言可谓意义非凡。所有罗马人都看见，一位执政官



▲上图为《向伊西斯进军的行列》（弗雷德里克·布里克曼，1903年）。根据埃及的传统，军事上的胜利将用“托勒玛娅”的庆典仪式来祝贺。公元前34年，克莉奥佩特拉遵循埃及的传统在亚历山大城为安东尼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

的姐姐，曾为另一位执政官抚养4个孩子的屋大维娅，离开了她丈夫的房子——那正是8年前安东尼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她迎娶进门的房子！这对安东尼的好名声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他的对头简直都没法设计出更厉害的打击了！但好戏还在后头。人们都聚集在那些从雅典回来的议员身边，欣然原谅了他们的双重变节。这些家伙中的一个声称安东尼用酸酒待客，自己却喝着上等白葡萄酒。另一个则说，克莉奥佩特拉一有机会就叫嚣："总有一天，整个罗马都得我说了算！"

屋大维窃取遗嘱

为了攀附屋大维，安东尼的朋友们，包括那个曾扮成蓝绿色海神的普兰克斯，甚至干出了比背叛安东尼的友谊更为无耻的勾当。安东尼迎娶屋大维娅时曾在罗马立下遗嘱，当时，这些朋友作为证人都在遗嘱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如今，他们把遗嘱的下落与内容全都供给了他们的新主子。在罗马，再没有任何地方比维斯太神庙更加神圣。据我们所知，罗马历史上有案可查的各种罪行之中还从没有过这种事——偷走存放在这座神庙中由神灵看管的文件。屋大维冷静地权衡了利弊之后，悍然决定行此大逆不道之举。他孤注一掷地向神庙的最高贞女发出了索要安东尼遗嘱的命令。但贞女答复说，直至安东尼逝世之前，她所掌管的遗嘱神圣不可侵犯，就算是执政官，想要得到它也只能诉诸武力。于是，屋大维径直闯入神庙，夺走了遗嘱。

富尔维娅曾炮制假文件并伪造恺撒的签名，而在窃取遗嘱这件事上，屋大维的手段巧妙得多。人人都知道普兰克斯偷了安东尼的钱，他估计，此人正是因为害怕事情败露才逃了回来。他便指示此人在元老院宣读了一份关于安东尼生活方式的报告，其中充斥着耸人听闻的夸张之词，以至于一位资深议员大声叫道："以赫拉克勒斯的名义作证，要真是这样，安东尼一定成天忙得不可开交！"但，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

现在，屋大维亲自上了讲台，他解释说，安东尼早就在迷魂药的作用下丧失了理智。他的部队现在由一个埃及内侍指挥，但实权则落到了克莉奥佩特拉的侍女查米恩和她的美容师埃拉丝手里——那个埃及女人竟然企图成为罗马的主宰！整个罗马都愤怒了。在人们的催促下，屋大维不得不

撕开了遗嘱的神圣封印，并公开宣读了这份大有问题的遗嘱。其中，安东尼宣布恺撒里昂以及克莉奥佩特拉为他生的所有孩子都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并给他们分配了以下行省……他死后，遗体要由庄严的仪仗队抬着穿过罗马广场，然后渡海运到亚历山大城，葬在克莉奥佩特拉女王身旁。

对罗马人而言，安东尼所写的这么寥寥几句话绝非什么美好纪念。屋大维窃走遗嘱确实是卑鄙的阴谋，但他也确实估计对了它能产生的影响。罗马人到底还能原谅安东尼几次呢！他永远是个乐呵呵的赌徒，但对恺撒最忠诚的部下不也是他吗？将刺杀恺撒的谋逆者全都打败的英雄，不还是他吗？是啊，从那时起，他就在外国的土地上庆祝自己的成功，庆祝罗马军人们的胜利。但如今，显而易见，他的内心再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了。在后事的处理问题上，他严重地侮辱了罗马，他竟然想在异邦的土地上长眠！只有中了邪的人才会如此不忠不义！可以肯定，那个女人确实是对他下了魔咒！他那原本已获批准的下一年执政官任期立即被取消，所有的职务也随之被罢免。但是，他威名犹存，仍然没有被宣布为祖国的敌人。

不过，屋大维已经不需要这最后一步了，他只需直接对埃及女王宣战。在司战女神贝娄娜的神庙前，他越过象征性的前线，将长矛掷向了敌国领土。



▲以弗所成了安东尼的避难所，几百人整日在这里进行“末世狂欢”，酒色之中，全然忘记了屋大维对亚历山大城的威胁。

剑鞘无光，宝刀已老

各种不祥之兆越来越多。安东尼在佩特雷时，闪电袭击了他的祖先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神庙。在雅典，狄俄尼索斯剧场正上方的卫城南墙上有一组《巨人狂战》画像，其中狄俄尼索斯的画像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飓风刮走，另外两尊刻有他名字的巨型塑像也被一道席卷而去。还有，在克莉奥佩特拉那艘以安东尼的名字命名的旗舰上，怪异的鸟群毁掉了筑在船尾的海鸥巢。听到关于这些征兆的报告，安东尼只是发笑，女王却甚为忧虑。

他们两人一同返回以弗所不久，屋大维捎来了一个古怪的提议。他要求对手允许他登陆希腊，并给他一块土地，其范围为一匹马在一天内所能环跑的面积，而且5天之后，他将准备应战。安东尼把这封信扔在了一边，他看穿了屋大维的计划。两军对决自古都在马其顿战场，但屋大维可不敢在那儿跟他开战。因为当年，年轻的安东尼曾在恺撒领导下，在马其顿战场的法萨卢斯大获全胜。于是，安东尼让屋大维的信使向他转告说：他们的决战地点就得在法萨卢斯，倘若屋大维认为不合适，安东尼愿与这个比自己年轻20岁的小伙子来个一对一决斗。收到这个建议，精明的屋大维露出了不易察觉的轻蔑一笑。

现在，屋大维开始忙于船舰人员配备的事务了，因为没人知道战斗地点将在海上还是在陆地上，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但屋大维估计对手会逼他在巴尔干半岛迎战，那么盖塔国王的帮助将极为关键。为



▶公元前32年，屋大维正式宣布向埃及女王开战，克莉奥佩特拉与安东尼的埃及岌岌可危。图为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了获得援助，他把女儿朱莉亚许给了该国王为妻，甚至许诺他自己随后也将迎娶盖塔国王之女。他的步兵与舰队比安东尼少得多，但也有92000士兵和250艘战舰。他的计划是用20个军团把敌人阻在伊庇鲁斯，因为他还是对法萨卢斯战场心存惧怕。而安东尼由于疾病肆虐已损失了1/3的舰队，为了补充兵力，他下达了强制性命令，要求所有希腊青年，不论原本从事何种行业，一律入伍服役。

不过，这场决战的结局并不取决于安东尼，也不取决于盖塔国王，甚至也不取决于安东尼的遗嘱及其导致的所有后果，而是取决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内心。在历史上所有的悲剧中，真正能决定命运的就是人们的心灵。

在作决定的这几个月中，克莉奥佩特拉时常默默地观察着自己的丈夫，在萨摩斯岛，在雅典，现在又回到以弗所。在那些日子，她看到的是一个无知无觉的安东尼。她感到毛骨悚然，这个50岁男人的一切言行举止无不显露出急剧衰老的迹象：他大腹便便，两腿都是松弛的赘肉，脸颊下垂，双下巴，最严重的是，那迟钝无神的双眼总是发直，似乎什么都认不出来，更别说主动搜寻什么。她听到他的属下们也开始窃窃私语——他开会时总是迟到很久，对大家交谈的内容总是充耳不闻，有时还会当场打一阵子盹——她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了，他总是靠酒色来为自己的激情助燃，却最终被纵欲放荡所毁掉。

她开始怀疑他究竟还能不能获胜？她向征兆与神谕求助，而它们都显示了不祥。就连这支已在此地安营一年多的民族大军中，许多军官都跟她一样充满疑虑，并已心生异念，把目光投向了屋大维。她还能指望这么一支人心涣散的部队纪律严明吗？在这场争夺世界霸权的决战中，那个头脑冷静的对手年方30，还有两位著名军事战略家鼎力相佐，安东尼这个满脸浮肿的老男人是否仍能胜券在握？

一意孤行

只有一个名叫卡尼迪斯的军官迄今仍效忠于她，也许只是为了她的钱，他尽可能地利用他对安东尼的巨大影响力来确保她的利益。但她很清楚，几周以来，军中与她为敌的那些人一逮到机会，在没有证人能迫使安东尼

坚持立场时，他们就在他耳边大进谗言。出于对他的尊重与同袍之谊，军中还有几位元老院议员也都力劝他在陆上而非海上迎战。所有人都认为，既然他的部分人马在马其顿待命已久，他就应当领着大军长驱直入马其顿，而让女王乘着自己的快艇回埃及。然后，他得与盖塔国王结盟，进而逼得实力不如己方的敌军在法萨卢斯战场或邻近地区上开战。如此一来，他这位最杰出的陆地战指挥官就能稳操胜券！

但为什么跟她合作，他就不能获胜呢？因为她想要的是一场海上决战。而在陆地上，她，连同整个埃及王朝，都只不过是个累赘。

这确是事实，却也并非全部事实。还是安东尼的朋友——老贵族阿赫诺巴布斯，向他坦言了整个真相：和全罗马都仇视的克莉奥佩特拉在一起，他就算获胜，也将永远被罗马拒之门外；而没有她的话，凭他20年来的声望，他能让人们忘记所有那些屋大维就他的遗嘱编造的无耻流言。在罗马人心目中，他是最后一个共和主义者，也是唯一一个能够获得人们谅解的人。只有他，而非他的对手，曾向军团官兵们许诺过，获胜之后将恢复罗马古老的自由体制。

罗马人最后一次恳求他重新变回一个真正的罗马人，而这个体态臃肿、目光呆滞的男人只不过痛苦地哼哼了一阵，就沉默了。

打造罗马式英雄

几个钟头之后，女王就知道了这一切，甚至包括他那阵呻吟。即使不考虑自己在决战中的角色，她的意见还是跟这些罗马友人对安东尼的劝说截然相反。是她将他拉入自己的权力圈中，是她给了他无与伦比的快乐与光荣，是她为他生了3个孩子——难道，早已在战场上证明过自己的杰出并且从未丧失过勇气的她，必须再一次阻止自己的丈夫取得胜利吗？就像她曾祈祷他在波斯战争中落败一样？不，这一次，他绝不能失败！她必须彻底阻止这场战役，因为在她看来，以他目前这种萎靡不振的状态，他很可能会在一场大规模陆战中一败涂地。更关键的是，在陆地上，她无法为他提供支援，而她的舰队占了安东尼一半的海军军力。还有，在地中海海滨，她的影响力可谓举足轻重，而一场在马其顿开打的战役则完全在她控制范围之外。她对安东尼现在的想法几乎没有什么信心，因为他总是犹豫不决，

而她必须在最后关头保护他也保护自己。万一被屋大维打败，他就算输了，到底还在她的身边。而一旦是他打赢了屋大维，他就会回罗马去，再也不会留在她身边当埃及国王了。当年，她曾希望恺撒来扮演这个角色，现在，安东尼已经到了恺撒当年的岁数，却并不具备恺撒那股足以激励自己的激情。

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中，向来极富创造力的克莉奥佩特拉想出了一个独辟蹊径的权宜之计——利用一场虚拟战役来再次避免作出最终决定。只有脑子被各种征兆弄糊涂了的人，才会想出这种办法；不过，她总觉得还可能逃过一劫，否则她早就听天由命了。而对安东尼来说，在雅典与罗马决裂的冒险已经超出了他那软弱个性所能承受的程度。事实上，自从在安提俄克谈判以来，他已经拖了好几年不肯正视问题。这次又能逃避作出决定，着实令他深感庆幸。确实，让他屈服于命运主宰的正是他自己的性格，而非什么魔药。

迄今为止，在伟大的克莉奥佩特拉影响之下，资质平平的安东尼被提升到了跟她一样充满智慧的境界，仿佛一直置身于晴朗干爽的空气之中。但如今，他那狄俄尼索斯式的性格却反过来把她拖入了一团浑浊潮湿的迷雾里。就在这个时候，自从懂得行动与思考以来，克莉奥佩特拉头一次开始丧失勇气，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她的历史开始失去了清晰的轮廓。

第10章

Elegy Circling around the Oriflamme

悲歌一曲绕战旗



安东尼独自留在王宫里，所有的侍从都已投奔了胜利者。对安东尼而言，死在自己侍卫手中也算死得其所，但厄洛斯却不敢下手，反而走到一旁，调转剑头自尽了。这更坚定了安东尼的决心，他纵身扑向他的长剑，并重重倒在了地上。

沐浴净身之后，两位侍女为她佩戴上了所有她从前出席国宴时所用的珠宝，并将伟大的埃及双重王冠紧扣在她头发上，又送来了美味珍馐与甜美的佳酿。然后，她致信屋大维，请他将她葬在安东尼身旁。她最后的牵挂就是恺撒里昂。她心中念着他的音容笑貌，将手伸向了毒蛇……

两路大军狭路相逢

屋大维麾下的常胜将军阿格里帕从信使那儿得知敌军正一片人心惶惶，便连忙下令急行军，领着部队匆匆赶到意大利南部海岸，又转乘快艇向希腊北部沿海开赴。同时，他让另一部分人马继续向马其顿进发，以便在东南方向集中所有兵力与敌军对峙。他的全部行动都极为神速，而安东尼的大军却仍在摇摆不定。安东尼的犹豫与阿格里帕的果断，导致两方的实力发生了神奇逆转。

然而，安东尼也绝非孬种，得悉屋大维进军的消息之后，他迅速开始调兵遣将，像屋大维一样做好了海路两线的应战准备。他让部分希腊部队经由水路开往佩特雷，又让另一部分大军乘战舰向西进发。他希望在海上拖住敌军，又需要整个陆军在岸上随时候命，为他助威、增援或是掩护他撤退，因此，他认为开战地点最好是在希腊西部海岸。今天，从士麦那到科弗，只需乘船穿过科林斯运河，但由于当年恺撒开凿地峡的方案并没有付诸现实，安东尼的舰队还得先向西南方向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然后才能折向北边位于希腊和意大利中间的群岛，也即这两个罗马执政官平分罗马江山的界线。因为屋大维的航程较短，在科弗稍往南、莱夫卡斯群岛附近的地方，两路大军很快就狭路相逢了。

这个海岸位于今天的希腊北部，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内湾。海浪的力量集中冲击着海角的礁石

▶气宇轩昂的屋大维。作为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一统天下的帝王气概此刻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身着华丽的胸铠，上面镂刻着他取得的每一次胜利。

群，形成了一个长约48千米、宽约24千米的小湾口，其狭窄的入口还不到1千米宽。这就是安布拉夏湾，也即今天的阿塔湾。对需要躲避海上风暴的船只而言，它是个价值无穷的天然避风港，但对于在战争中被追击的船只来说，它却十分危险。因为跟入口比它宽10倍的达达尼尔海峡相比，它更容易被堵截。而且，这个海湾四周都是沼泽地，增援部队很难行进。它的后头则是品都斯山脉，时值8月初，山上的积雪可能还未融尽。就在这里，在安布拉夏湾的亚克兴海角附近，这个正好处于罗马帝国中心位置的海湾里，两支同属于罗马帝国的大军即将决定历史的进程。

对阵亚克兴海角

屋大维占据了这个小湾北部的山丘，他的右边就是伊奥尼亚海，漫长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布朗德斯、塔兰顿和墨西拿。他据守在那儿，像一条目光不离大门的看家犬一样牢牢盯着面前的海湾。安东尼的整个舰队就泊在这个海湾里，而他的大部分人马则驻扎在不远处的陆地上，与湾里的舰队随时保持联系。因为敌人切断了海上的通道，漫长的供给线只能经由港口的陆地，通过骡子的荷鞍或挑夫的肩膀，日夜不停地运来整个大军所需的口粮。安东尼的战舰封锁了海湾的狭窄入口，整个海湾牢不可破，但这仅仅是个防守之势。在海边阿波罗巨像所立的位置，安东尼可以俯瞰敌军全貌，他们就驻扎在不到两千米远的山坡上，跟他自己一样无精打采。他也看见了停泊在下方目力所及之处的敌舰，好像只需己方战舰一出马，它们就会立马弃械投降。在屋大维到来时，安东尼为了在自己的陆军兵力方面迷惑他，就让水兵都假扮成步兵在甲板上候命。这已是这一代罗马人的第三次内战了，这两位将军一定都想起了另外两次决定罗马命运的战役：第一次是恺撒和庞培的交手，第二次是6年后，恺撒的复仇者与杀害他的谋逆者之间的对抗。在这两次战役中，安东尼都是赢家。他在恺撒领导下获得法萨卢斯大捷，又独力赢取了腓力比战役的胜利。而屋大维在第一次内战中还是个在校学生，第二次则临阵脱逃。

甚至连现在的战场氛围都与前两次内战并无二致。他们一连几个礼拜彼此对峙，若非其中一方没了耐性，战斗永远不会打响。屋大维和布鲁图在腓力比战役时的情形也一样，连续几周双方都按兵不动，谁也不主动出

击。要跟自己的同胞交手时，罗马人总会有些犹豫。这犹豫倒不是出于心理上的不情愿，而是因为对彼此的实力没有把握。而且，就算签订协议也许较为明智，也没有一方会先作出和谈的决定。安东尼在前两次战争中名声大振，第一次是在恺撒领导下，第二次是独立作战。如今，他也有可能第三次威名远扬。然而，现在的他已是身心俱疲。17年前，作为恺撒麾下的年轻主将，他没有任何政治负担，只需在恺撒的命令下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而第二次内战中，他渴望着为恺撒复仇，一心要将谋逆者们赶尽杀绝，毫无商榷余地。而现在，表面上看来，仍然是罗马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内战，但实际上，在安东尼的心里，这是一场罗马人与东方人之间的争战，而他这个东方人仍在试图回避这最后的对决。

在海上乘船前进的几周里，安东尼逐渐接受了妻子的建议，并决心依此进行海战，但他的战斗目标却并不是摧毁敌人的舰队，而是自救逃命。这个理由充分暴露了他的悲观。他的4个军团留在了昔兰尼加的战舰上，另外4个军团留在了埃及，还有4个军团则留在叙利亚。他的参谋中没有一个能理解将军为何不把这3万精兵都集中到这里来，他们仍相信决战将在陆地上进行。而他自己则暗中盘算着把这些部队保存下来作为将来的指望。无论如何，他想在跟敌人交完手之后平安无事地继续向南航行——他从不对自己承认他是想逃回埃及。

众叛亲离

这个逃亡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这场海战，他必须得为海战做好充分的准备，也就是说，他无法再继续保守决战地点的秘密。得知海战的消息，他的官兵们无不瞠目结舌。随后，安东尼的指挥部分裂成了几派。又一次，每隔几天，就有怀疑他能否获胜的人叛逃。安东尼得知，最先不告而别的是两个盟国国王，然后是罗马人多米琉斯——想要叛逃太容易了，只需挥几百下船桨就能到达敌军阵营。而安东尼只管以他那赫拉克勒斯式的男低音嘲笑这一切，还把多米琉斯的财产、仆从都给他送了过去。不久后，他满意地得知，也许是因为羞愧自责，多米琉斯暴卒了。接下来，阿赫诺巴布斯声称在这个炎热的环礁海湾里发起了高烧，要求把船开出去让清凉的海风给他降降温。结果，半小时后，他也投到了屋大维那边。

在这拥挤的营地里，在没有一个伟大城市可以依仗，并且每天都与敌人面面相对的情形下，在期盼着迅速行动起来的焦躁中，克莉奥佩特拉恢复了先前的精力。战斗即将爆发，她忽然意识到，自从恺撒的亚历山大战役之后，她就再不曾参加过一次真正的战斗，而那次战役已是17年前的事情了，跟法萨卢斯之战一样久远。

突然间，伴随着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和一阵当啷作响的武器碰撞声，安东尼闯了进来，两个侍女悄悄退下了。他当即勃然大怒，咆哮道：他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他，盟军国王、元老院议员、罗马人、外国人，统统都背叛了他！就在刚才，他还很可能错杀了一个忠臣，而他下令的时候，官员们全都紧闭着嘴，生怕自己会忍不住出言抗命……这一切，全是因为她那个打海战的疯狂主意！关于法萨卢斯战役的回忆以及每一次深思熟虑都让他倾向于选择马其顿战场，而她却不管，总是在他耳边唠叨什么必须躲开马其顿！一个罗马人忘了自己的祖国就得付出代价！

▼18世纪的油画：《亚克兴海角战役》，再现了屋大维军队的辉煌胜利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溃败。



僵持

夜幕降临时，战前准备工作都已安排妥当了。在这么一个封闭的区域里，敌对双方都能观察到对方的备战情况，这正符合公开备战的古老习俗。在第二天的战斗打响前，两支大军皆已在对方眼皮底下准备就绪。为了让敌人的密探相信自己对胜利的充分把握，安东尼在日落时分摆出了酒席。

第二天清晨登上旗舰时，安东尼看见船尾跟着一条小鱼，那就是所谓的“堵船鱼”。他只好遵循水手们的古老迷信离开旗舰，上了另一艘船，并不无恼火地命令手下人不许谈论此事，但克莉奥佩特拉还是听说了风声，顿时就变得面无血色。安东尼也感到这预兆着实不祥，便要求所有贵族出身的罗马人都到他船上来，他实在信不过他们。而在这天清晨的同一时分，屋大维遇到了一个赶驴人，当屋大维问到他的名字时，此人机灵地回答：“我叫幸运儿，我的驴叫胜利者。”据说，此时此刻，一个老兵正对着安东尼大喊：“难道你信不过我们的伤疤和誓言，反倒信任几块破旧舢板吗？让埃及佬待在海上好了，但我们要回岸上去！在岸上我们才知道该怎么杀敌，怎么打仗！”

屋大维部队的真正统帅阿格里帕指挥3支战舰分队逼近到了离敌舰不到1600码的地方，两位将军近得几乎能听见对方的声音。他们都在耐心等着海风扬起波浪。安东尼舰队中所有5—10排桨的巨舰也分成了3支分队，一动不动地把守着海湾的入口。60艘埃及战舰仍静静地泊在海湾里头，在克莉奥佩特拉之前的坚持下，这些战舰全部只听从她的调遣。事实上，此时它们都藏在巨舰和山峰的阴影里，任谁也瞧不见。到目前为止，这两位罗马指挥官都不愿先一步冒险出击。若非午后的一阵海风将安东尼的巨舰防线撕开了一道裂口，他们或许还将继续僵持下去。

激战

然而，安东尼的士兵早已疑窦丛生。整整10个军团的官兵全都挤在150艘战舰上，也就是说，每艘船上都有150个人，早已严重超载。而且还有传

闻说，在前两天晚上，那个埃及女人秘密地让奴隶把她所有财宝都运上了她自己的舰队。这确是实情，而且敌人也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在开战前一天晚上，安东尼麾下两名军官带着2000人投奔了屋大维。因此，屋大维在战前动员会上决定，倘若克莉奥佩特拉想领着她的舰队逃跑的话，就不必加以阻拦了。在诸神送来的海风催促之下，两位犹豫不决的将军终于开战了！双方的陆军都驻扎在山坡上，就像在罗马竞技场里一样居高临下地旁观这场海战，为自己的一方摇旗呐喊。"这场决战与其说是海战，倒还不如说是陆战，"普鲁塔克如此写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城镇暴动。通常是屋大维的3艘甚或更多战舰包围安东尼的一艘战舰并以长矛展开攻击，而安东尼的人则用机械从木塔楼里射出各种飞弹。"而狄欧·凯西乌斯写道："只见万桨击水，巨浪排空。屋大维那小巧的军舰四处突击，一边小心地躲开敌人的炮火，一边试图戳漏敌人的巨舰。一旦不成功，他们就匆匆逃开以免陷入纠缠，不一会儿又扑向同一艘敌舰，或另一艘正在混战的敌船。屋大维的军舰就像灵活敏捷的骑兵，时而横冲直撞，时而回防反击。而安东尼的舰队则像装备沉重的步兵，努力地寻找着遮蔽，同时尽可能坚守每一寸土地。"

这是克莉奥佩特拉17年来的第一次实战。然而，青春、爱情、野心以及为王权、为生命而战的斗志——所有曾激励着她奋勇拼搏，并令她赢得恺撒之心的一切，如今都已悄然沉寂，目前的局势也与当年截然相反。她领着自己的60艘战舰困守在这个狭窄的海湾里，当其他战舰在激烈交锋中起火时，她只是袖手旁观，听凭那些外国人决定自己的命运。她的消极怠战遭到了谴责，令她无法平静，自"3·15"事件以来，她还不曾经历过如此难挨的一天。

她想起了"3·15"事件，并把眼下的情形与当年作了一番比较。她又一次陷于命运的泥沼中而无暇他顾，她不得不改变所有的计划、权力和自卫手段，以便能在打击降临时将全部力量集聚到顶点。她不安地在旗舰甲板上踱来踱去，焦躁地凝望着海面，不断地派出密探打听战况。当她听到屋大维的人嚷嚷着又一艘安东尼的军舰着火时，她认定安东尼已经输了。下午两军混战那会儿，安东尼正声嘶力竭地下着命令，亲手拉弓射箭、飞弹投石，领着已经疲惫不堪的部下与敌人疯狂厮杀。而她的水手士兵们还全都精力充沛、神完气足，她为什么就不下令出击敌人、支援丈夫呢？

因为，克莉奥佩特拉与安东尼之间虽有过模拟作战的计划，却从未签

订过合作盟约，也没有真正制订出实战方案。事实上，即便是模拟作战的计划，两人之间也从未达成一致意见。在最后几周里，当克莉奥佩特拉渐渐意识到获胜尚存在诸多风险时，作为一个将军的妻子，一个女王，一个曾在战斗中深得恺撒欣赏的人，她全然不顾自己的精明才干，偏偏把胜利假定为一种可能的情况。她尽可能地不放弃哪怕一线生机，就像一介平庸之辈只知死守计划而拒绝诸神的恩赐一样。而安东尼只是私下有所保留地接受了她的提议。激励他奋战的其实不是别的，而是正与这个计划的精神大相径庭的东西——一个战士内心深处战胜敌人的渴望。

临阵脱逃

此时，她困在海湾里，看似远离战火，却又近得足以听清一切动静。身为一名指挥官却处于这样的位置，在军事史上也许是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她的命运、埃及的未来和子女们的性命全都取决于这个时刻，敌方将领正一鼓作气步步紧逼，近得已经能点燃己方的旗舰，而安东尼那艘已经疲惫不堪的战舰，却很可能会因害怕而弃职逃命。

在这最后关头，因为种种幻想的缠绕，克莉奥佩特拉几周来的冷静考虑全被搅乱了。她再也无法忍受如此被动、憋闷地滞留于此，她需要空气，需要自由。她向埃及舰队下了命令：开出海湾，驶向大海！

不到一个小时，在全体埃及舰队的护卫之下，女王的“安东尼亚”号就向南驶入了伊奥尼亚海，海风灌满了它那匆匆升起的船帆。根据屋大维的决定，当克莉奥佩特拉的船突然出现在狭窄的海湾入口处时，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于是，这些闪闪发光、完好无损的三层桨战舰和五段帆船就像驶入一条既定航线一样穿过了那些冒着浓烟、嘶吼混战的战舰，开向了远海。安东尼发现了她，也看见了预定的信号（关于这一点，所有的记载都是一致的），立即毫不犹豫地放下了一艘小船，并亲自操桨划向她的旗舰。他安然登上女王旗舰时，身边只带着他的儿子安提鲁斯以及两个朋友。

不过，一队敌舰很快就追上了他们。安东尼立即接下了埃及舰队的指挥权，驱走了它们。但一个乘着小艇的人仍在继续追赶旗舰，并奋力把长矛投向安东尼。安东尼在下层甲板上向他喊道：“是谁在追杀安东尼？”

“我是拉查理斯之子尤利克斯！”下方传来了那人的回答，“我要借着

屋大维的运势，为我父亲报仇！”原来，安东尼刚刚处死的议员正是此人的父亲。就这样，尤利克斯躲开了埃及舰队的攻击，并在几艘敌舰的协助下，设法截获了另一艘满载着财宝的埃及旗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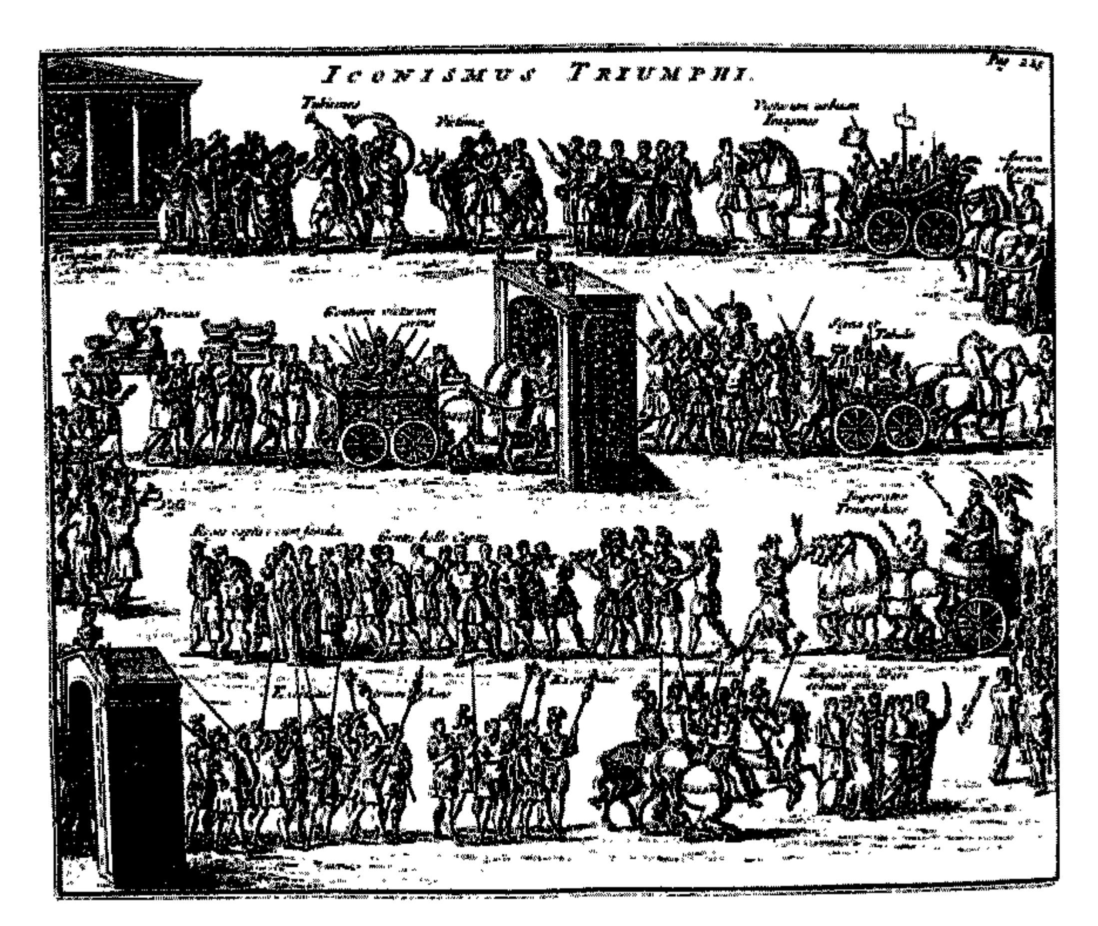
经过这最后的短暂交锋，安东尼将军彻底垮了。多日来的紧张骤然消失，而所有他敢于或不敢于承担的一切，则犹如千斤巨石般一下子沉甸甸地压在了他的灵魂上。几天后，当他们抵达伯罗奔尼撒半岛南岸的特纳隆时，安东尼已恢复了元气，也得知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起初，他的部下没人发现他已临阵脱逃，卡尼迪斯知道之后也不敢声张。直到他已经一整天没有露面，剩下的元老院议员纷纷投奔敌军，而阿格里帕也公开了他逃跑的事实之后，被遗弃的部队才开始相信这个消息；不过，安东尼的陆军仍然没有马上投降。

安东尼的舰队显而易见是全军覆没了，但他的陆军看起来仍然牢不可破。于是，安东尼命令卡尼迪斯领兵穿过马其顿进军小亚细亚。深思熟虑之后，他认为失败还言之过早，自己仍能依靠19个军团和1万骑兵东山再起。他和从前一样慷慨，给那些克服重重危险追随他而来的逃亡部下们送去了一整艘埃及战舰的财宝，并给科林斯与雅典的支持者们寄去了慰问信。随后，他继续向埃及方向航行。

最后的赢家

屋大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成了最后的赢家。他，漫长的13年里一直在各种运动与党争之中跌跌撞撞而又小心谨慎地挣扎前进的他，就在几年前，还曾被庞培家族的年轻后人打败。就在昨天，他还是个所有罗马人都不喜欢的执政官，人们容忍他，仅仅是因为恺撒提携他当了义子！而现在，他已成了一个年仅32岁的罗马独裁者！他的幸运得归功于他的义父，从那位功勋赫赫的将军那儿他继承了无数财富。他的幸运也得归功于他那强大的对手，正是后者的愚蠢失误给了他可乘之机——他这个放债人的孙子，顷刻之间就成了整个西方世界唯一的主人！

屋大维缺乏扮演这一角色所需的一切素质，因此，他面临的第一项使命，也就是接掌新兵，便成了一件令他深感窘迫的事。因为安东尼的大半官兵最后都投奔了他，而他连自己旧部的军饷都无力支付。他唯一高兴的



◀ 亚克兴海战成为克莉奥佩特拉历史上最大的失败与耻辱。自此之后，埃及的自由与独立被终结，它成为罗马的行省之一。图为公元前30年，胜利者屋大维在埃及举行的盛大的游行活动。

就是报仇雪恨的机会终于来了，但他很少敢于承认自己内心深处原始的渴望，又总爱伪装成高贵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于是，和往常一样，他委托别人去处决安东尼的部下。在这么一场大捷之后，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兴趣去一报私仇。富尔维娅的第一任丈夫克里奥，因为从来不曾善待少年时代的屋大维而与他积怨已久，此时，曾为安东尼作战的克里奥之子便立刻被处以极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屋大维都尽情地沉醉在战战兢兢的罗马人为他奉上的无数宴会与荣耀之中。几个月前，在他窃取安东尼遗嘱时羞辱过他的神庙贞女，现在也来到城门外恭候他的凯旋。安东尼战舰的船喙被固定在了恺撒的神庙里，广场上架起了一道凯旋门，全意大利都在争先恐后竖起屋大维的雕像，再也没人承认自己曾支持过安东尼，安东尼的生日甚至被元老院宣布为不祥之日。还有，整个罗马都在呼吁着征服埃及，而这正中屋大维下怀。

亚克兴海战3个月后，这位胜利者进军小亚细亚，准备攻打埃及。就在那儿，在尼罗河口，他唯一有理由害怕的人还活在世上，那就是恺撒之子恺撒里昂，他必须干掉他。

旌旗无光日色薄

埃及舰队装点着五颜六色的花环与成百上千迎风飘扬的彩旗，驶近了亚历山大港那座伟大的灯塔，所有亚历山大人都相信埃及舰队奏凯还朝了。

经历过奇险之后，克莉奥佩特拉反倒恢复了青春活力，祖先的土壤也

重新给了她力量。21岁那年王位被夺时，她年轻的血管里奔流着旺盛无比的生命力，它那炽热的气息令年迈的恺撒也为之心折，而今，这股生命的激流再一次在她胸中澎湃，她重新积极地投入了亚历山大喧嚣忙碌的生活之中。如果失去了权力，她会运用狡诈的诡计，如果15年来第一次没有了罗马人的协助，她会好好利用托勒密家族的黄金。而且，她发现，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足以代替丈夫的位置。

如今，将满17岁的恺撒里昂已是一个能以帝王身份独立统治埃及的男子汉了。他现在被亚历山大人称为恺撒·托勒密，而乳名恺撒里昂几乎已被人遗忘，他的母亲为抚育他而付出所有的艰辛已得到了丰厚回报。大洋对岸那个名叫屋大维的男人，仍然只以“恺撒”二字自称，而这个埃及的恺撒，比他更有权叫这个名字。现在，世上有两个恺撒。

日子就这么一周一周又一月一月地过去了，人们都听见了时光自耳边呼啸而过的声响。从回国头一天起，她就开始尽一切可能网罗一切可以仰仗的人才，利用一切可供利用的条件，准备着一切可供解决危机的办法。冬天时敌人无法横渡大洋，她也充分利用这一时机完成了各种防备工作。在首都亚历山大，所有可疑者都被投进监狱或处以极刑，恐怖行动已取代抚民之策成了生活的正常状态。如果屋大维会在开春时来犯，就必须在那之前争取到盟国来保护埃及。

但她最担心的是军队补给不够！为了给罗马人提供巨额支援，埃及国库已日渐空虚，如今，必须重新填充它，直到金银满溢！她下令处死富有市民以攫取其财产，又洗劫了诸多古老神庙，以便将其中的金银祭品重铸成钱币。但如果罗马人真的攻来，这庞大的国库该怎么办？她自己又该怎么办？最重要的是，她的孩子们能逃到哪儿去？她想到了西北与东南方向的一些国度，于是分别向西班牙和高卢派出了特使，去打探那些国家里是否会有屋大维的敌人，倘若有的话，她可以出钱武装他们。与此同时，她派了一部分舰队从佩鲁西亚开到苏伊士地峡，现在，这些船只正由陆地上的车马拉向红海。当年在尼罗河上的浮宫里时，恺撒就曾提到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移调舰队。第一艘船已经成功运到，但一个叫狄丢斯的罗马将军想要投靠屋大维，便煽动阿拉伯人反对克莉奥佩特拉，于是，他们抢劫了那批船舰，并将之付诸一炬。

但她不会服输。怎么才能挽救孩子们呢？她调查了从尼罗河通往红海的两条沙漠商道。她从小就听说过许多关于印度的美好之处，至今也与这

个国家保持着商贸往来——印度也许够远了吧！屋大维的爪牙肯定到不了那儿！克莉奥佩特拉像少年时代一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准备奋战到底。

万念俱灰

埃及舰队归国之际，作为一个失败者，安东尼带着两个朋友和几名随从，独自来到了亚历山大西边的一个叫帕勒托尼姆的小港口。他自认愧对世人，没有勇气再进都城。并且，在这种情形下，他认为克莉奥佩特拉会十分乐意跟他离婚。她知道，接连几夜的放纵之后他会格外消沉，而此时的他正陷于消沉之中，而且比以往严重百倍。他坐在沙滩上，显得木讷又迟钝，昔日那个天下第一的陆军统帅、半个罗马帝国的主人，如今却已成了一个痴痴呆呆的家伙，只知死盯着地面，好似看不到任何出路。希腊雄辩家阿里斯托卡瑞特坐在他身边，正引经据典、长篇大论地向他阐释福祸相依的道理。他的朋友卢西里斯也在默默陪着他，此人在腓力比战役中自诩为“败后布鲁图”，从此得到安东尼的宽恕和擢用，其后12年里，他始终对安东尼忠心耿耿并充满信心。

终于有一天，海外传来消息说，希腊的安东尼余部悉数投降了屋大维——他顿觉万念俱灰，想一死了之。卢西里斯及时地来找他，跟他谈起在腓力比战役中，他是如何独立夺得大捷，而自己当时的盟友，也即胆怯的屋大维又是如何连滚带爬地落荒而逃。没人能比这位布鲁图朋友做得更好了，他唤起了安东尼对胜利的美好回忆，让这个沮丧的家伙感觉到了行动起来的必要性。

埃及王宫前面有个小岛，小岛以西是一道长长的防浪堤，它一直延入大海，末端连接着一个狭长的半岛，半岛上便是托勒密王族的古老行宫。很快，这个行宫就被拾掇一新，迎来了它的新住户——落难将军安东尼及他的两个朋友。安东尼想到了希腊厌世者泰门，便给这行宫起名为泰门宫。在法罗斯灯塔的光影交替之中，他就这么稳坐在泰门宫里，成了亚历山大人好奇的对象与讽刺的笑柄。他看见他们总是乘着船环岛而行，如果他在窗前读书时感觉到了某道陌生的目光，他就马上皱起眉头，好让自己看上去更具悲剧色彩。

当他试图通过装疯卖傻而非实际行动来治愈真正的绝望时，这个最最

率性而为的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安东尼打心底里觉得扮演喜剧角色是桩赏心乐事，也一直都是个杰出的喜剧票友，但现在，他已失去了所有眼花缭乱的行头，又没了从前的好兴致，这戏自然也就演不下去了。于是，他坐下来，读起了自从雅典的学生时代之后就再没翻开过的柏拉图著作。他想在古代传说里寻找自己的影子，比如，泰门的故事里说，在砍倒自己的无花果树之前，泰门请求雅典人赶紧在树上上吊自杀。他最关注的人物据说还有阿希比亚德斯，他对朋友阿帕蒙图斯说到阿希比亚德斯的行为时曾断言：有朝一日，这个年轻人将给雅典带来灾难！由于仇恨与怨怼，他一直在拼命压抑自己对罗马的热爱——可能正因如此，也可能仅仅出于无聊，或是不想再过这种清心寡欲的日子，几周之后，这位假泰门就结束了他那公开的隐居，回到了埃及王宫里。



▲屋大维统治罗马帝国40多年，罗马城到处竖着屋大维的雕像，共和制再次演变成为君主制。

“蔑视死亡俱乐部”

克莉奥佩特拉用了一个老练圆滑的办法来平息那些私底下的嘲讽，她举办了一场“欢笑与美酒之宴”，以便让摇摆不定的安东尼和挑剔苛求的亚历山大人都回到从前的生活常轨之中。她宣布，17岁的恺撒已届成年，将在她死后继承所有大权。同时，她也公布了安东尼与富尔维娅之子安提鲁斯的年龄：16周岁。亚克兴战役之后，她一直把这孩子带在身边，当然，

她并没有给他任何权力，只不过想讨好和迷惑他的父亲。她想借此重构治国大策并刺激公众舆论，同时也重振丈夫的精神，让漫无目的、了无生气的他在刺激之下变得积极主动起来。

宣布完这些之后，盛大的酒宴便开始了。对亚历山大人来说，这场酒宴是一个欢迎安东尼的好机会，因为在这个场合里，他只是两个刚穿上成人服的少年的父亲兼女王的丈夫。她用尽一切办法来重振安东尼的声望，为他举办盛大的生日贺典而忽略自己的生日，甚至鼓励他以他那惯有的方式肆无忌惮地纵情享乐。为了重温他那狄俄尼索斯时代的旧欢，更为了象征第五幕的严肃，安东尼忽然重兴了“独一无二俱乐部”，并将其改名为“蔑视死亡俱乐部”。因为，对他而言，这种处境下应有的庄重严肃与美酒狂欢之间本来就是和谐一致的。

也许，女王会忍不住一边苦笑，一边由着他胡闹。为什么要剥夺他那刚刚恢复的活力呢？她当然是爱他的，若非想到还有恺撒，她仿佛从头到尾就只爱过他一个人。那对双生子现在已满11岁，就快长大成人了，他们不就是证据吗？他们的母亲曾不藏任何私心杂念地将自己献给这个男人——没有任何安全感，也没有得到一句山盟海誓，却一心想要以身相许——没有几个女人会如此委曲求全。仅仅几年之后，她甚至赔上了自己祖国的命运。不错，是她诱使他离开了罗马，但为了她的心与她的国家，她要坚持这一政策。是啊，她爱他，即使是那些与她为敌的古代作家，也从没暗示过她在婚姻之外还有别的情人。

有时，比如海战之前那会儿，他确实恨她，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不爱她。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肉欲的囚徒，始终沉迷于她的魔力。如今，他已年过50而又大腹便便，更是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伴侣。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安东尼显然从哲学之中收获甚少，而一旦他放弃了对柏拉图偶尔产生的兴趣，在目前的情形下，他自然比以往更加依赖他那不知疲倦的妻子。

不久之后，他们两人都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对彼此的深爱。

希律王倒戈

为了磋商关于结盟的事宜，希律王带着许多坏消息来到了亚历山大城。他们从他口中了解到了屋大维部队的实力与装备，也得知屋大维正用马车

拉着舰队穿越科林斯地峡，就像克莉奥佩特拉尝试把自己的舰队运过苏伊士地峡一样。

但随后，与安东尼单独相处时，希律王向他提出了秘密建议：只要一举将埃及变成一个罗马行省，他就能赢回每一个罗马人的心，还能迫使屋大维缔结全新的联合执政盟约——他只需杀了埃及女王，就大功告成了！

当年，也正是这个希律王，因为害怕而停止了在约旦河流域刺杀她的行动。也许，两人这番私会的隐秘内容，就连克莉奥佩特拉的密探都不得而知。安东尼当然拒绝了他的提议，他对妻子如此忠诚，以至于希律王自觉已成了主人的敌视对象，只好匆匆逃走了事。离开埃及之后，他径直去了屋大维登陆的罗得岛，向屋大维致敬并献上黄金，还把自己从安东尼那儿打听来的一切都告诉给了屋大维。作为奖赏，屋大维允许他保留自己的王国。

这个背叛者公然挑衅的行为激怒了安东尼，他再次跟女王与恺撒里昂联手合作，积极地开始了备战行动。有11个军团至今仍滞留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其中只有半数处于军官领导之下，谁给他们军饷，他们就听谁指挥。冒着与下级军官冲突的危险，安东尼动身前去争取这些军团。他首先得降伏的一个人，看来就是他自己的旧将盖勒斯。当他走近自己的旧部，准备以他那声如响雷的男低音开始劝服时，盖勒斯下令吹起了军号。于是，就像当年栽在利比德斯手里一样，年迈的安东尼惨遭了同样的失败。

随后，他又想起自己曾把几千名角斗士编成一个军团留在了叙利亚，为了庆祝凯旋，他还训练过他们。于是，他派出信使召唤这些战士立即开赴埃及。但另一个将军半路截住了他们——又是狄丢斯，那个曾煽动阿拉伯人摧毁女王舰队的家伙！就这样，他连一个军团都没得到，而屋大维已经领兵直逼了过来。安东尼赶回亚历山大，必须准备守卫都城了。

恺撒里昂出逃印度

接下来的一幕极其可怕。为了拯救儿子，克莉奥佩特拉要求他离开埃及。她以眼睛命令他，她以声音劝服他，她用尽了所有女王兼母亲的权威，但对于她的命令，这个年轻人早已习惯了争辩。这两年来，无论她在与不在，他都以实际上的国王身份统治着埃及。最后，她只好告诉他：如果他

留下，一切都会完蛋，而如果他离开，迟早还能助她复国或为她报仇。她终于打动了他那年少气盛的心。她让他带上几条装满黄金、武器以及途中所需的船只，送他踏上了前往印度的航程。他将在年迈的家庭教师陪同下，首先穿过沙漠到达尼罗河畔的卡普托斯，再驶向贝勒耐斯港，他可以率着他的船队从那里启程，前往印度经商。在印度，人们早已在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对埃及人颇为熟悉，他可以在那儿招到士兵，然后带着他们回来攻打罗马人。

身为埃及国王，恺撒里昂的逃跑行动必须秘密进行。一天夜里，他乔装成普通士兵，混在一小队骑兵里冲出了亚历山大城，然后消失在城后的茫茫沙漠里。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屋大维就进入了埃及的东部门户，并占领了佩鲁西亚。克莉奥佩特拉坐在宫里，回忆着自己的年轻时代。跟当年一样的王宫，一样正经由尼罗河三角洲逼近的敌军，亚历山大城得再一次准备自卫了。现在，她身边也一样有个罗马人，但却不再是恺撒。战斗吧！去面对迫在眉睫的事实！去尽可能地争取时间！屋大维的使者已经出发了，是真的吗？那就让他来吧！

一位名叫哲尔苏斯的罗马贵族被带到了她的面前，向她转达了屋大维的问候：他在远方仰慕她已久！她只需杀死安东尼，他将欣然允许她保有埃及的土地、王位和她的子女，一切都将平安喜乐！

他是多么愚蠢啊！克莉奥佩特拉想着。真是个拙劣得可笑的谎言！假如真的这么做，他马上就会打着“为安东尼之死复仇”的旗号冲进亚历山大，把我们统统干掉！多么可怜的下流胚子，你玷污了恺撒的英名！

但面对这位信使时，她却什么也没说，甚至没有吐出半个“不”字，只是盛情挽留他在宫中小住。因为她知道，不消几个长夜，她就能从他口里套出许多他本该保守的秘密。但令他们双方都感到吃惊的是，不知是因为这信使还是他的主人，安东尼竟然起了嫉妒之心。他将这个罗马人鞭打了一顿，然后把他赶了出去，并丢给他一封写给屋大维的信：哲尔苏斯傲慢无礼，理当受辱，如果屋大维自觉遭到了冒犯，他尽管把安东尼手下的希帕查斯当做抵押绞死好了！

现在，既然已经不能通过刺探或贿赂打听任何消息，女王也就突然改变了策略，命令这个饱受惊吓的罗马人去告诉他的主子：如果他想要安东尼的人头，就只能亲自来打下亚历山大！在这番暴戾的发泄之后，安东尼

也得知了那个已告破产的阴谋，他也许会一边声音低沉地大笑着，一边理直气壮地告诉妻子，希律王最近也提出过关于她的同样要求。

“莫要悲哀，吾爱！”

该做好最后的准备了。她把所有的黄金、珠宝、象牙、绸缎以及外国香料都转移到了她的埃及陵墓中。很久以前，她依据祖先陵墓的式样建造了这座陵墓。它位于海角岬以东的路奇亚斯，离王宫和大海都很近，属于伊西斯神庙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被称为阿佛洛狄忒神庙。因为，在那里兴建这座陵墓时，正是她生命中相当美满的几年，她觉得自己就是伊西斯与阿佛洛狄忒的混合体。她本该为防御事务全力以赴，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她却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料理这个墓室，她与她的先祖们世代积累下来的财宝都藏在这里。如果敌军攻进来，她决定在陵墓里自焚，带着所有这些令屋大维垂涎三尺的财宝同归于尽。

这座拱顶墓室没有窗户，仅在圆形屋顶的最高点有一道小小的出口，虽然正值盛夏7月，却也甚为阴凉。陵墓里其实有两个墓室，可一旦插上墓门，所有留在里头的人都将变成囚徒。到时，将由谁来为整个陵墓点火呢?她那忠诚的女奴愿意以身殉主，可她们太软弱了，无法自己完成这个使命。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下，她请教了她的御医奥林巴斯——普鲁塔克为我们记下了他的报告——他建议她说：最保险的自杀办法莫过于运用毒蛇。

但问题是，用哪种毒蛇好呢？克莉奥佩特拉对毒蛇的功效提出了3个要求：不可过于痛苦，必须迅速致死，不可毁坏她的容颜。作为试验，一名罪犯被带进了宫里。回顾一番她那个时代的历史，她会发现自戕的例子比比皆是。极端险恶之际，罗马人总爱自杀，他们还相信只有罗马人才有这份勇气。在暗杀恺撒的人里，有四五个就是死于他们自己的剑下。她听说，加图被恺撒打败之后，也是在床上躺了一整夜，独自读着柏拉图的《斐多篇》，最后把匕首插进了自己胸膛。阿丽娅那句名言更是妇孺皆知，当丈夫被判处死刑时，她一面紧握他的手一面举剑自裁，并微笑着说：“莫要悲哀，吾爱！”然而，令她感受至深的，还是童年时关于叔叔的记忆，当年，塞浦路斯王为免遭侮辱，选择了饮毒自尽。

回光返照

克莉奥佩特拉准备昭告天下，并不是只有罗马人才有自我了断的勇气，同时她也决定，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必将奋战到底。安东尼也已准备就绪，决心捐躯疆场。因为此时，屋大维已逼到了城门之下。安东尼的青春又回来了，今天，他又成了当年的骑兵队长，又像当年打赢屋大维那样，带着他锐不可当的骑兵在沙场上纵横驰骋。现在，他虽已英雄迟暮，仍能将所有真本事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他闯进女王的墓室时，言语间像个喝醉的人一般兴奋无比。据普鲁塔克记载，他发现她全副武装，便安慰地吻了吻她，并向她介绍了一个战绩出色的军官。他对这位军官大加夸赞，又赠给他一副纯金护胸甲作为奖赏。然而，就在当晚，这个军官秘密投敌了。

敌人正雷鸣般地撞击着城墙，亚历山大市民陷入了一片混乱，有人奋勇抗敌，有人屈膝求饶，在这7月的酷暑煎熬中，官兵叛逃之事层出不穷，不幸的消息也接连不断……在这种乱糟糟的情形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都觉得，也许就在明天，整座城市都将沦陷。安东尼再次向对手提出了决斗的挑战，却收到了屋大维讥讽的答复，说是让他另寻死路。这天晚上，安东尼与军官们一道借酒浇愁，酒酣之际，他悲哀地说：他不再求胜了，只求速死。最多等到明天，他们就能换个新主子了。

就在这同一个晚上，许多亚历山大人都觉得仿佛听见了鼓乐之声大作，似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信徒们组成了一条无形的长队，舞出了城门，又舞进了敌军阵营之中。

安东尼挥剑自裁

安东尼还在想着要在海陆两线与屋大维展开决战。但第二天，他却发现，他同时遭到了这两条战线的背叛。当他站在一座小山上观察海战时，他看见，他派出海港的战舰正忙着向敌军挥桨致意，敌军也忙不迭回礼，顷刻之间，双方便亲如兄弟，罗马人与罗马人，自古本是一家！而当他率领埃及骑兵冲出东边城门，准备最后与屋大维一决雌雄时，他看见，整个

骑兵队径直奔向了敌军。他像一头负伤的公牛一般怒吼着，策马冲过无数出逃的市民闯回了王宫，身后只跟着两三个士兵。“叛徒！”他咆哮着，“她背叛了我！女王跟敌人是一伙的！”

就在此时，一个信使跑到他跟前报告说：女王已经死了！

她并没有死，但她相信，藏在这个陵墓里，她再也不会听到任何消息了。在官兵们全体叛敌之时，她带着两个侍女匆匆赶到了她的陵墓里。这3个女人合力绞动绳索，放下沉重的墓门，把自己跟她的财宝关在了一起。现在，她至少还能依靠怀中的匕首。没人能进来了，当她的消息传到安东尼那儿时，她已经在墓中待了一个小时。

安东尼独自留在王宫里，所有的侍从都已投奔了胜利者。他手边没有匕首，只有自己的佩剑，而许多罗马人都知道，没有旁人帮助的话，要以一把长剑自裁是十分困难的。但安东尼身旁还有他的持盾侍卫，早在阿拉克斯撤退那会儿，他就曾请求过一个持盾侍卫，一旦得到他的命令，就动手杀死自己。现在，他又向另一个名叫厄洛斯的持盾侍卫下达了同样的命令。对安东尼而言，死在自己侍卫手中也算死得其所，但厄洛斯却不敢下手，反而走到一旁，调转剑头自尽了。这更坚定了安东尼的决心，他纵身扑向他的长剑，并重重倒在了地上，但他并没有即刻气绝，还在大吼着要别人来成全自己。

这时，几个奴隶赶到了。他们发现了躺在血泊中的安东尼，告诉他女王仍然活着，并对他说了她的下落。安东尼气息奄奄地请求他们把他带到她身边去。他们把他抬到陵墓，轻叩墓门，说出了正确的口令。即使在这个时候，从不绝望的克莉奥佩特拉也想出了应对之策，吩咐侍女把梯子搭到了墓顶的出口边——在这封闭的墓室里，她的声音几乎被回音湮没——于是，奴隶们用绳子垂下担架，3个女人把濒临死亡的安东尼接进了墓室。

古代作家们的这段记载不可能出于虚构，因为，御医奥林巴斯是最后一个与她交谈的人，他记录下了一切经过，再没有比这更真实的叙述了。关于安东尼，普鲁塔克最后的描述却是这样的：

“就他本人的愿望而言，她应该满怀欣喜地回顾他过去的欢乐时光，而非为他眼下的不幸恸哭悲悼，因为他的一生曾春风得意，他的死亡也并不可耻。作为一个罗马人，他曾征服过世界，最后征服他的，也只能是一个罗马人。”

安东尼刚刚咽气，普洛克琉斯的脑袋就出现在了梯子顶端。他带来了

屋大维对女王的敬意与问候：她无需害怕，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她回答说，只要屋大维保证让她的儿子恺撒里昂继续当埃及国王，她就打开墓门。

这一切发生得过于突然，完全出乎克莉奥佩特拉的预料之外。罗马人接二连三地走进墓室，带来了新的命令：她必须无条件投降。就这样，失去了武器与保护的女王无助地站在一群罗马人中间，身边是她已经死去的丈夫和两位蹲在地上啜泣的侍女。军官命令士兵对她搜身，看她是否还有暗藏的武器。这是多么可怕的时刻！ 6只下贱的手在她的身体上肆意游走，贪婪地运用着这份不知从何而来的特权。

屋大维开进亚历山大城

据说，当年恺撒见到庞培那血淋淋的首级时，他默默地流下了悲伤的泪水。而屋大维在同样的情形下，却叫来了他的朋友和下属们，打开随身携带的文件袋，特地当众宣读了安东尼的几封傲慢自大的来信，以及自己那些措辞得体的回信复件。他想通过这番对比让世人得知，他与安东尼究竟谁才较胜一筹。然后，他流了“几滴眼泪”，随即命令普洛克琉斯速速前去活捉女王。正如普鲁塔克所说：“因为他极其热切地想要挽救陵墓中的财宝，它们将为他的凯旋倍添光彩。”

当天下午，屋大维开进了亚历山大城，成千上万的亚历山大人臣服在他脚下。其中许多人在18年前的年轻时代，也曾见过恺撒和克莉奥佩特拉的入城仪式。而更多人在两年前，也曾站在这片开阔的空地，看着扮成狄俄尼索斯的安东尼出现在女神伊西斯身旁。现在，那对王族夫妇却在她的陵墓之中，他已自杀身亡，而她沦为囚徒，饱受屈辱。比起激情似火的这两人，脾性冷酷的屋大维显得更加明智，他请求亚历山大人站起身来，保证没人会受到伤害，因为这座城市属于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斯多葛学派的伟大哲学家阿里欧斯站在屋大维身旁，这篇希腊语的演说词就是他的杰作。然后，还是照着恺撒的先例，屋大维的队伍开向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墓。

有一阵子，也许是3天左右，克莉奥佩特拉似乎开始动摇了。假如有可能保住儿子的埃及王位，她愿意忍受任何事情——只要能办到这一点，她

愿承担一切！但如果她猜测正确，屋大维是在哄骗她的话，他就会立即带她回罗马，在凯旋仪式上向人们炫耀——那么，她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接踵而来的信使不断劝说她，只要走出墓室，她将受到女王应有的待遇。但她仍然留在那儿，因为她不敢相信屋大维。又一位信使带来了屋大维的警告：如果她胆敢自杀，他就要杀掉那对双生儿。为了拯救她的孩子，她会如何选择呢？她一直依靠自己美貌的魔力求生，而在临死之前，她的美貌又最后救了她一次。

一位名叫德拉贝拉的年轻军官早就对迷人的克莉奥佩特拉仰慕已久。由于一直担任屋大维的随身侍从，他十分清楚屋大维的打算：3天之内，屋大维就要带着女王及其3个子女渡海返回罗马。德拉贝拉冒着生命危险设法进墓室拜访她，趁看守不在的机会，把自己所知的情况都悄悄告诉了女王。

仆倒在罗马人脚下

现在，她知道了她需要知道的一切。在想象之中，她又看见了阿尔西诺伊，在4匹马的凯旋战车之前，拖着叮当作响的镣铐，眼望地面，艰难地走向朱庇特神庙，而她克莉奥佩特拉，则深深沉醉在复仇的喜悦之中。现在，她自己将在凯旋游行上被上万名罗马人羞辱，他们全都可恨，全都下贱，就像那些在她身上乱摸的混蛋一样——但最最可恨的，还是那个站在凯旋车上、享受着报仇之乐的屋大维！她决心已定，头脑又清晰起来。她必须骗得屋大维相信她急欲求生，一切都看她的能耐了！



▲传说克莉奥佩特拉让御医奥林巴斯假扮成农民模样，将小蛇藏在无花果篮里，然后悄悄地送到墓室里。图为克莉奥佩特拉正在专注地看着奥林巴斯向她展示毒蛇。

她给他写了一封信，乞求他给安

东尼一个国王式的葬礼，他同意了她的要求。到了安东尼下葬那天，这个本应黯然神伤的女人在旁观者面前表演了一出好戏。“哦！我的安东尼啊！”为了让旁人向屋大维描述这一幕，她哭天喊地，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哦！不久前我的双手还是自由的！而现在，它们却已成了俘虏的双手！死亡让我们分离！你这个罗马人在埃及的土地上长眠！而我却得到你的国家去了此余生！既然上天诸神已经抛弃了我，假如冥间诸神有灵的话，请代我向他们祈求吧！恳求他们，别让我出现在凯旋游行里，别让我玷污了你的英名！”

第二天，屋大维来了。待在陵墓中的她完全清楚这位征服者的意图。现在，她必须把这出戏机智地演到底。若想争取时间找到心腹为她带来毒蛇，她就得让他相信她对生活仍有兴趣，一心想要苟且偷生。于是，克莉奥佩特拉从病榻上爬起来，仆倒在这个罗马人脚下；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这么做。既然她清楚他此行的真正目的，便主动命人取来了财宝清单。屋大维甚感兴趣地接过了清单，此时，她的管家突然宣称说其中有所隐瞒。

“可耻啊！”她哭喊道，“一个贱仆竟然告发我私藏了几件珠宝！我本打算把它们送给你的姐姐屋大维娅和你的夫人莉维娅的，我只想让这两位女士对我仁慈一点儿！”

于是，他马上保证要完全尊重她，向她鞠了鞠躬，便离开了。他相信她想要不计代价地活下去，现在，他可以对自己的凯旋游行放心了！

她赢得了一点自由。如果那两位侍女帮不上忙，那就必须得让御医来干。

一代女王香消玉殒

第二天，一个农夫——或者说，士兵们认为这是一个农夫——带着一篮子无花果来探望病中的女王。士兵们检查时只看见了上面的无花果，却没有看见底下的毒蛇。

一见到这篮子水果，克莉奥佩特拉就安心了。沐浴净身之后，两位侍女为她佩戴上了所有她从前出席国宴时所用的珠宝，并将伟大的埃及双重王冠紧扣在她头发上，又送来了美味珍馐与甜美的佳酿。然后，她致信屋大维，请他将她葬在安东尼身旁。

她最后的牵挂就是恺撒里昂。她知道他正安全地藏在海港里，很快就会启程去印度。他身上集中了恺撒与她的精魂，还能遇上什么灾难呢？她心中念着他的音容笑貌，将手伸向了毒蛇。

屋大维读到她的信后本想立即赶去陵墓，但考虑到自己的尊严，便派去了一名军官。这军官发现，警卫们还根本不清楚出了什么事。他走进墓室，看见已经逝世的女王光艳照人地躺在那儿，头上还戴着托勒密王冠。一位侍女已经死了，另一位也已奄奄一息。他对着后者大叫："都是你干的好事！"这女孩回答道："确实是桩好事，这可是女王的遗作啊！"

屋大维允许亚历山大人为她举行王族葬礼，并把她安葬在安东尼身边，但他自己没有出席这一仪式。

他只有一个念头，赶快命人把托勒密家族的财宝迅速运出墓室，并将所有黄金珠宝装上了自己的船舰。他那放债人祖父真应该活着看见这一天！现在，他可以为所有军团发饷了。

托勒密王朝终结

埃及变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这是自172年前迦太基灭亡以来，罗马最伟大的一次胜利。屋大维把女王的3个子女带回了罗马。他的姐姐屋大维娅把他们跟其余孩子一同抚养。安东尼一共跟3位妻子生了7个孩子，全都在屋大维娅的温柔照料下长大成人。

但是，恺撒里昂在哪儿呢？这个世上唯一一个能与他争夺大权的人，他必须把他弄死。自从开进亚历山大城那天起，他就向四面八方派出了密探，在最诱人的悬赏激励之下，他们正竭力搜寻这个贵重的战利品。最后，他们惊奇地发现，他还待在贝勒耐斯。一位文质彬彬的军官向他保证，屋大维会以最

◀ 埃及人相信，克莉奥佩特拉和她的儿子死后变成"神王"。



▲V. C. 普兰塞普所作的绘画：《克莉奥佩特拉之死》。39岁的克莉奥佩特拉带着与埃及女王相称的尊严安详死去。临终前她给屋大维书信一封，其请求哀婉动人——希望死后和安东尼合葬一处。

友好的方式欢迎他，并在返回罗马之前就承认他为埃及国王。就这么简单。不知是出于轻信，还是参与了阴谋，恺撒里昂的家庭教师，也即那位哲学家，说服了他听从屋大维的安排。于是，他就跟着他们回去了，接近亚历山大城时，还受到了舰队按皇家礼仪进行的欢迎。

在王宫里，向来惯于让别人承担责任的屋大维问哲学家阿里欧斯说，他是否应当处死恺撒里昂。阿里欧斯明白新主子的想法，于是模仿荷马的诗句做了回答："恺撒太多，并非好事！"

屋大维一个示意，年轻的恺撒里昂还没来得及踏上自己的国土，便被雇来的杀手干掉了。他就这样死了，一对王族夫妇为了纪念有史以来最高贵的人，而在这片海滨上构建出了至为宏伟瑰丽的梦想，而今，这个梦想就这样陨灭了。

现在，一切都已回归正轨。不久，屋大维就要离开埃及了。临走前，他下了最后一道命令：推倒所有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的雕像。

此时，一位名叫阿其比斯的富有贵族挺身而出，恳求留下女王的雕像。

他捕捉到了那个罗马人不悦的眼神，便唤来自己的奴隶将整整10麻袋的金币放在了屋大维面前。这位世界之王当然理解这种“语言”，他点了点头，把命令改成了只推倒安东尼的雕像。

第二天，当屋大维乘船驶向罗马时，他不禁回头望向供给他无数黄金的埃及海岸：在路奇亚斯海岬，最后一位托勒密的铜像正闪闪发光。

越过碧波万顷的大海，克莉奥佩特拉的目光永远凝视着罗马……

附录

大事年表

Chronology

公元前100年	恺撒出生。
公元前83年	马克・安东尼出生。
公元前69年	克莉奥佩特拉出生。
公元前66年	屋大维娅出生。
公元前63年	屋大维（恺撒・奥古斯都）出生。
公元前59年	罗马承认克莉奥佩特拉之父托勒密・奥利提斯为埃及国王。
公元前58年	克莉奥佩特拉的叔父塞浦路斯王饮毒自尽；克莉奥佩特拉之父王位被篡并前往罗马，其长女贝勒奈西成为埃及女王。
公元前55年	克莉奥佩特拉之父成功复辟；贝勒奈西被处以死刑；安东尼作为骑兵队长来到亚历山大。
公元前52年	托勒密・奥利提斯逝世；克莉奥佩特拉与其年仅10岁的王弟共同登基执政。
公元前49年	克莉奥佩特拉被废黜并遭驱逐，其弟以国王身份独立统治埃及。
公元前48年	罗马元老院承认克莉奥佩特拉之弟为埃及国王；克莉奥佩特拉建成军队；法萨卢斯战役爆发；庞培逃往埃及并遇刺；罗马帝国的主宰恺撒登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战争爆发；克莉奥佩特拉之弟遇难。
公元前47年	克莉奥佩特拉七世成为埃及女王并与其次弟成婚；克莉奥佩特拉与恺撒之子——托勒密・恺撒（恺撒里昂）出生。
公元前46—前44年	克莉奥佩特拉携其子并其弟与恺撒同在罗马。

公元前45年	恺撒在西班牙。
公元前44年	恺撒遇害；克莉奥佩特拉返回亚历山大。
公元前43年	克莉奥佩特拉受凯西乌斯威胁；安东尼、屋大维与利比德斯形成第二次三方执政联盟。
公元前42年	腓力比战役爆发；刺杀恺撒的谋逆者战败。
公元前41年	克莉奥佩特拉前往塔尔苏斯拜会安东尼；安东尼在亚历山大过冬。
公元前40年	安东尼思念意大利；安东尼之妻富尔维娅逝世；安东尼娶屋大维娅为妻；（三方执政党）签订布朗德斯协议。
公元前36年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重新结合；波斯战争爆发。
公元前35年	安东尼战败，撤退途中遇克莉奥佩特拉，与其同往亚历山大。
公元前34年	安东尼征服阿米里亚，并在亚历山大举行凯旋游行；克莉奥佩特拉成为神圣东方女王，其4个子女被授予王冠。
公元前33年	安东尼武装对抗屋大维，与麦迪亚结盟。
公元前32年	克莉奥佩特拉与安东尼在以弗所和雅典相聚；安东尼与屋大维娅离异；罗马向克莉奥佩特拉宣战。
公元前31年	亚克兴海战爆发。
公元前30年	克莉奥佩特拉与安东尼自尽身亡；恺撒里昂遇害。
公元前14年	奥古斯都大帝逝世。

部分图片作者名录

贝卢奇/FOTOE：P220图